

红军长征记

下册



丁玲 主编

董必武 陆定一 舒 同 等著

红军长征记

下 册

丁 玲 主 编

董必武 陆定一 舒 同 等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目 录

- 由金沙江到大渡河——莫休·3
-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氓·31
- 小茅屋——曙霞·64
- 渡金沙江——曙霞·66
- 鲁车渡寻船——艾平·72
- 火焰山——艾平·76
- 一个人带一根绳——曾三·79
- 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文彬·83
- 十七个——加伦·100
- 泸沽到大渡河——刘忠·103
- “保保”投军——艾平·105
- 老娘也要戳你一杆子——艾平·109
- 一个忠实的革命“保保”——廖智高·112
- 铁丝沟战斗——邓华·115
- 真是“蛮子”——谢觉哉·118
- 飞夺泸定桥——加伦·121
- 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罗华生·128
- 抱桐岗的一夜——觉哉·131
- 回占宝兴——黄镇·133

- 大雨滂沱中——莫休·134
- 卓克基土司宫——觉哉·140
- 芦花运粮——舒同·143
- 打鼓的生活——莫文骅·148
- 还不算空手——周士梯·152
- 吃冰淇淋——周士梯·155
- 瓦布梁子——拓夫·157
- 波罗子——童小朋·165
- 波罗子——王辉球·169
- 隔河相望——艾平·172
- 松潘的西北——莫休·175
- 绝食的一天——何涤宙·192
- 从毛儿盖到班佑——必武·195
- 通过草地——曙霞·198
- 番民生活鳞片——觉哉·205
- 俘虏兵的一束话——周士梯·207
-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杨成武·213
- 榜罗镇——定一·221
- 过单家集——翰文·226
- 不识相——莫休·229
- 长征中走在最后头的一个师——周碧泉·236
- 长征中的红五军团——黄镇·239
- 艰苦奋斗的五军团——李雪山·242

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李治	· 244
长征中的女英雄——必武	· 252
长征中的医院——徐特立	· 255
长征歌——定一、拓夫	· 260
红军入川歌——定一、戈丽	· 262
打骑兵歌——定一、黄镇	· 263
两大主力会合歌——定一	· 264
再占遵义歌——莫休	· 265
凯旋歌——莫休	· 266
渡金沙江胜利歌——彭加伦	· 267
战斗鼓动曲——加伦	· 268
提高红军纪律歌——加伦	· 269
到陕北去——彭加伦	· 270
乌江战斗中的英雄	· 271
安顺场战斗的英雄	· 272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	· 273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	· 286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	· 293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	· 295
附录：长征大事记	· 298



由金沙江到大渡河

—— 一页日记

■ 莫休

强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冒着大雨经过 70 多公里的急行军，于 5 月 24 日赶到安顺场，并歼灭守敌两个连，缴获渡船一只，控制了渡口。

5 月 25 日，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上午 7 时，第二连连长熊尚林率领 17 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团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的火力掩护下，乘小船由安顺场驶向对岸，一场惊心动魄的渡河战斗开始了。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击溃守敌，控制了对岸渡口，巩固了滩头阵地，从而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红一团虽然渡河成功，打开了中央红军北进的通路。但是，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不能架桥，缺乏渡船，而且此时尾追之敌薛岳部已过德昌，正向大渡河昼夜赶进，情况十分紧急。中革军委为迅速渡过大渡河，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5 月 26 日，中革军委作出新的部署：红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

左岸；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红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疾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红三、红九军团和红五团随左纵队后跟进。

5月27日拂晓，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①、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下，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下，从安顺场出发，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昼夜兼程向泸定桥疾进。

5月29日晨，经过160公里的急行军，红四团终于赶到泸定桥，并袭占了西桥头。

泸定桥位于今四川省泸定县，是中国著名的铁索桥之一，扼川康要道，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桥长100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桥身铁链9根平行系于两岸，上铺木板，以作桥面；桥栏左右铁链各两根作为扶手，人行于上，摇摇晃晃，险要异常。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城内驻有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一部，旅部在泸定城南的冷碛地区，另有两个旅正向泸定城增援。在红军到达前，敌人已将铁索桥的木板拆除，只剩13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

5月29日16时，红四团经过紧张的准备，发起夺桥战斗。红四团占领泸定桥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的率领下，也日夜兼程疾进，在击破

^① 编者按：一说黄开湘。

敌人一个团兵力的拦阻后，顺利到达泸定城。接着中央红军主力陆续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

今日只行三十里，虽因房子问题，耽延些时间，但还有半日的休息。天气既凉爽，村前又有清冽的河流。连日急行军，大家多少都有点倦意，然而不能再忍受汗液的浸渍，于是仍然一群一群地跑到河边去，浮沉在骄阳下的河流里，领略那说不尽“浴后一身轻”的轻松舒畅。

下午得消息，因金沙江对面有敌一营扼守，渡船被焚去，江面阔有五六百米，水流又较急，虽然准备好了一些材料，屡次派遣善水者和放骡子泅水，但因敌人的射击和急流的飘荡，迄不能达彼岸。浮桥架不成，只得改向东，沿江下，至军委纵队过河处用船渡。消息传布后，大家都有些不快之感，原因是既要多走路，而且又走在各纵队的后尾，这种当后卫的掩护，在我们军团是长征后的第一次。这样就使素来轻视×师的意识又发展了，“没啥用，当一次前卫就架不起桥，害得我们当总后卫！”这种抱怨声在有些战士中沸腾起来了，为着消灭这种不良意识，特通知各部在行军中深加解释。

五月六日

六时半起行，沿昨日来小河北下，两翼受丛杂而重秃的小山

环拱。河两侧敞平,居所掘渠道河流灌田,早插的秧苗已碧绿如毡,早插的尚作鹅黄色,甘蔗亦青葱过膝。农民男妇已成群的在田中劳作,见我们过,似无惊慌不安的神色。二十余里即至金沙江边之龙街(小圩场),居民约百余户,半数被民团威胁过江。至此休息,有两少妇自半里外汲井水来,大家争饮,酬以钱,坚不受。

出龙街数里即上山,峻而高,无树木,间或乱石峥嵘,马不能乘,登不久即口渴气喘,汗涔涔从额头胸前脊背滚下来。战斗员有疲而怨恨对岸阻我的敌人,戟手指骂的。上升十余里始达巅,横山脊行,无滴水,求树荫亦不得,缓步行,又数里略降,得一村,寻水仍不得。过村复上山,此时除口燥外,饥肠复作辘辘鸣。行久之下至半山,得一涧,有水略作赭色,大家争往取饮,但入口有苦味,不知含何矿质,虽口液已干,亦不敢饮。下至山脚后,即沿江唇行。山石受河流和山洪冲击,乱杂地塞满进路,江面有时被两岸石崖约束,宽只一二百米。

十四时至一村,古树数十株,荫甚浓,大家争息其下,取江水溶以糖,饮之甚甘。后行即渐凉爽,平坦地亦渐阔,田畴渐多,但因山流少,江水又引不上来,似有旱象。二十时至白马口宿营,因已冥冥,居民亦多躲避,故村中详状不知。

从元谋县以来,居民多种甘蔗,用土法榨汁熬糖,糖不作散粒,均范以瓦缶,成小馒头形,间或范成拳大瓜果状;因提取不精,溶水后满浮杂草及沙泥,渣滓,沉淀物,味亦不甚甘,但在炎暑中行军,取此糖溶江水饮之,亦凉爽宜人,故大家都携带甚多。

五月七日

此次未能直接过江,又须绕道,致有人怀疑或将不能越此天险,又将复尝强行军、急行军滋味,加以个别的动摇者和反革命分子从中造谣,说什么“过江后有八百里大山无人家,粮食没有,连水都打不到”。我们未能抓住这点深入解释,致在部队中发生很坏的影响和情绪,今早直属队逃了几个担架员。

迟至七时才出发,行十余里,因前途江岸多崩坏,马匹集中绕右翼大山上行,我们仍循江唇前进。崖石崩陷者甚多,碎石排列如刀锋,甚难落足。时或大石垒垒,上倚削崖,下临江流,俯视图人。用手攀石峻,许久方能移步。稍一不慎,手滑脚脱,即有断头裂腹或坠入江流的危险。大家在翼翼小心的爬进中,于是真感着“行路难”了。挣扎约十里,方渡过此难关。后即行江滨细沙上,陷足没胫,踉跄甚苦,风起处沙卷起如浓雾,颈项耳孔填满沙砾,闭目驻足,任风沙侵袭,俟风过沙落,方敢张目举步,情状宛如行大沙漠,不同者有“取之不尽”的江流随伴耳。此时行军序列已紊乱,随行随取饮江水,沙受江流荡漾,映日闪闪作金色。虽然地理上称金沙江边居民多淘沙取金,但趁取水之便,细心检视,只是满握沙砾而已。十三时至一渡口(或说是太平渡),大树数株,憩其下,取江水溶糖进午餐。对面岸上有一船,并隐约见人影蠕动,取望远镜视之,中有荷枪者,知为民团。呼久之方应,戏嘱其放船过来,彼亦甚客气,只答“你们到下面过啊,这里没有船”。许多人已疲不能行,在此候马,予以缓步饶有

趣，仍步行前进。十六时经一较大村庄，屋多作平顶，上覆泥土或石板，这固因农民生活贫困、无力购瓦，另方或许风多关系。对岸在两峰怀抱处，亦间有一二人家，凿田成梯形，承泉水，映苗碧绿可见。

“行行重行行”，天已入冥，摸索行沙滩上，至二十一时即留沙岸上露营。上弦月已升空，踏月赴水滨洗濯，掠过波面的夜风，特别凉爽。大家一群一群地展卧具于轻软的沙面上，仰视弓月，细谈着本日行军中的闻见，不甚繁响的江流，细细嚶着催眠曲，不久即把人们都送入黑甜乡。

五月八日

因传出今日可到渡江点的消息，大家都兴奋地从憩密的睡眠中睫着惺忪的睡眼爬起来。在大地只作鱼肚白的湿润晓气中，据沙堆上进了早餐，即匆遽的起行。天明绕过一个小村庄，江流将崖石刷成削壁，路改绕右侧大山上行。早日又放出炎威，大家又汗流气促了。以后或山脊或沙滩约三四十里，又上一峻直的高山，因已接近目的地，大家还是不休息地拖着两只疲酸的腿前进。十三时过鲁车渡，有船一只，×团即留此过江，我们又登数百米的小山，于是大家欢呼了。随着许多手所指向的辽远前方，错乱山峰夹峙的低处，有明澈的一条白纹，并每隔一二十分钟即有树叶样的小黑物在白纹上浮荡过。大家都在争抢着说：“啊！那是渡船啦！”

十八时方至绞车渡江边，广阔地沙岸上，塞满了黑压压的人

群和马匹辎重。数十个船夫(每人每天工资五元)划着五个或大或小的渡船,把一群群的长征英雄向北岸输送,于是又蜿蜒地蠕动着隐没到北岸山口中去。

奉主任命令负责在此维持过江的秩序,在兴奋快乐的情感下,也忘记行过八十里的疲劳,成碗的溶糖江水吞下后,也忘记了饥饿。“××队先过呀!”“这个船只上三十个!”“马牵在船尾上呀!……”呼喊着,奔走着,有时为着制止超过载数而顽强抢渡的人,一足或双足插入江水中,拖下一个或两个人。渡着渡着,天已入夜了,两岸燃起大堆的火,汽灯也点起了,江岸、江面都照得白晃晃地(这样不分昼夜的槽渡已五天了),继续着一船一船的过。至二十四时,直属队已渡完,确已疲得不堪了,将维持的任务交给×师舒同志,附船过江。摸索到灌木丛中本部的露营地,卧具尚未展放好,又淅淅沥沥落起细雨,破烂的油布,拦不住雨滴的侵袭,而斜坡上又流来高处的余水,于是卧具上下都给潮湿了,蜷伏着把身体缩得像刺猬样,勉强安置了倦体。

此次抢渡天险的金沙江本选定三点前进,我军团和右路的×军团均因架桥未成,不能成渡,只中路在刘参谋长亲率干部团以敏捷灵巧的手腕夺得了几只船,并英勇的击溃了对岸会理来的援敌,夺得了这一要点,全部由此毕渡。这是突破一切记录的空前的红军长征史最光荣的一页。

当我们由贵阳(贵州省城)城边以强行军急行军进云南边境内,敌人已多少估计到我们要北渡金沙江、大渡河(这是四川的两道天险外围)入川,但此时云南的主力部队都因保守贵阳被

我们掉在后面很远,云南全境空虚。同时我们又以一小支队急趋至昆明(云南省城)城边六十里处之杨村,因此慌得国民党省主席龙云手足无措,只能到处调兵守昆明,而分不出也来不及派遣部队扼守金沙江,只雷厉风行的发命令,派了一些专员,不顾人民生命财产的威逼金沙江各渡口一些材料均焚烧,甚至民房都要拆毁或烧去。我们这次东西两路未能达到渡江的目的,多少是由于敌人这一政策的“成功”。

闻刘参谋长率领干部团执行争取渡江点的任务时,曾连续日夜通过三百五十里的急行军前进,当将到达江边时,适拥护反革命的区公所秘书(曾任过县长)正在办理文件,严限速将绞车渡船只焚去。得此信后,嘱他率领至江边喊船,并与管理这带渡口的彝人土司接洽,先头赶至口岸已午夜。北岸有一个国民党抽收苛捐杂税的厘金局,卡勇十余人,枪十余支,我们巧妙的抢得了船渡过尖兵去,大模大样的进入税局,在局长卡勇奉烟奉茶的恭敬招待下,我们缴了这十几杆枪,俘虏了一批五六十个吸血鬼。于是一面警戒,一面招呼后续部队速渡,当渡过约一连人时,拂晓便以一排人向通安大道挺进,扩大警戒线。行约十里刚上山时,发现左翼大道上有敌约一营向我前进,而右翼山上亦发现有敌扼守。因山道极小,两旁又为削壁,敌人用机步枪射击外,更滚放大石,极不易仰攻,我们以极迅速的跃进,结果通过一个排接近隘口。在刺刀手榴弹猛烈冲锋下,敌人溃散了,接着便两营敌人全退却,我们取得了扼要的山口,成为渡江的坚固屏障。此时地方群众来报告,又有两团敌人由通安向江边前进。

此时我主力部队最先头尚距渡点有半日路程,这样只得以一小部巩固渡口,以二个营迎击通安的两团敌人。经过一小时的战斗,敌人便被冲得落花流水,虽然敌人是很狼狈的溃窜了,但我们因力弱未能穷追。只俘得营副一连长二,士兵六十余名,长短机步枪八十余支,迫击炮一门。这一战斗,表现着红军的无上英勇,而这一渡点巧妙的夺取,也只有神速机巧的红军才可能。

五月九日

有些部分因粮食携带不足,今早无饭食,就是我们也只得半饱,加以连日急行军(每日都八十里以上),自然难免疲劳现象的发生,所以今早出发时参差零乱,行军序列紊乱不堪。入山口数里即上山,马给加伦同志骑,我一颠一簸一弯又一弯的向上爬。因我是采用“宁缓勿息”的走法,所以行至半山,我已超过了一切大队的先头。约二十里至山顶,过此即四川境。横行山脊上,正感口渴,迎面一农妇以瓦罐提水来,连饮两碗,问其价,“每碗两个大铜元”。摸索袋中,只有三个铜子,不免踌躇起来了。适刘部长赶至,要渠伐为补足,方免此小小困难。不料前进只二百米,在路转角处,即有细泉涓涓出,前妇人水即由此取,此农妇确是个机灵投机商。然而走半里路一碗水即要两个大铜元,这对红军未免有点“捉麻老板”了。下山后,遇五个农民,为了彼此探寻什么,或者为了亲爱,于是我们脚步合拢了。他们“表功”似地叙说着昨日怎样劝了三个人来当红军,又指点着右翼的山阜五日前红军怎样在那里打败了刘元璋(刘文辉侄,守会

理)的两团人,以后他们在山上怎样埋死尸,并清到了一门迫击炮和一些子弹。进了通安街口,连接着摆列一些茶水和浓乳样的白米粥,旁均横挂着“欢迎”“四川”“同志吃稀饭”,并有些小鬼同志呼喊“同志们辛苦了,吃稀饭呀!”“四川”是友军×军团的代名,他们大部还正在后面渡江,这时我的饥肠在提议了:“冒充一个‘四川’同志吧!”于是是在一个谷壳满地的小屋中,摆出“四川”同志的架子了,喝了两碗稀饭。因为队伍还未到,房子未找好,顺便到×师政治部,又蒙他们招待了一次,说了一点宣传部门工作后便借振武同志铺,如死蛇样躺下了。

通安是滇蜀商业交通的孔道,市场还发达,货品主要是鸦片、糖、盐,所以吸民血的税局门面特别修得堂皇。

五月十一日

十时半行抵会理城南十余里处,因不知前梯队确在何点,特顺便转入路侧军委询问。承副主席详细告知,应到达地点和进路,并告我在此将作几天休息。于是在辞出后,又顺便到总政治部,借访几个熟人,并探问工作,寻得后只向荣同志一人在,因此在吃罢一顿香肠及云南火腿后便辞出,冒着正午的炎蒸,赍息赶队伍。当时友军团正在围攻会理城,故我们绕城西小路北进。不久从村庄林树的间隙中,即可窥见城垣,但城边正冒着浓烈火焰和烟雾,闻系守城敌人防我接近城基,故今早派人冲出将附近民房一律纵火烧去,同时又以密集火力射击,不让我们施救,以致我们只得眼看着数百家民居变成焦土!当我们每经过一村

庄,都有农妇指城恶骂刘元璋的酷虐,而督劝我们,速即扑灭此獠,以除民害。当赶上部队后,敌机数架飞行甚低,因小道均从平坦的田畴中穿过,不便隐蔽,向领队者提议索性休息隐蔽,俟敌机去后再走,未被采纳。以致行未数十米,敌机到来,忽散开,又集合,经过一小时,前进还不过二里后,卒在稀疏几株小树的土阜上,被敌人机寻准了目标。缩减低空飞行至百米,驾机人和机关枪以及翼下悬垂的炸弹,均历历可见。予趁敌机越过的一瞬间,急趋离开人丛数十米处水沟内,屏息不久,便见炸弹连贯落下了,土石飞溅,烟雾吞食了树林和一切。在三次回旋投下六个炸弹后,本部受轻伤两个,警备连死伤四个,我的特务员未随我逃开,他手提的菜盒、马灯被洞穿了几个大孔。今天的损失,完全由于领队者无计划所致。十八时半抵城北约十五里之瓦店子宿营。

五月十二日

为着寻求安静清凉地点,便于写教育材料和开干部会,特步往距驻地约半里之孤庙。入门见有一堆集而尘封的课桌,知为学校,至侧室遇一面橙色浮肿而却有点“斯文”气的老烟鬼和一店员样的青年,自说他们是这学校的教员,现在学生都因为农忙回家做“活路”去了。为着探知这一带的状况,便在南风徐来的当门,和他们座谈了数十分钟,据云:“由此至安宁(约五百里),为平坦谷地,两侧荒莽丛山,中均‘保保’(即‘彝人’或称‘蛮子’)杂居,汉人不敢入。”

又说：“刘元璋是刘文辉的侄子，到这里还不到一年（刘文辉被刘湘赶出成都后才占有西康及这一带地盘），‘款’要的太厉害，什么都要钱！这一带老百姓简直被闹得不得了，你们（指红军）来了，就好，这是老百姓的救星。”

晚在此开直属队干部会，由朱主任报告“渡江胜利的意义和今后的任务”。

五月十四日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接近或会合四方面军（他们现正在嘉陵江岷江间胜利的活动着），创造川西北新的抗日局面，因此须趁敌人防御未周时，迅速抢渡第二道天险大渡河。这样便于上午匆匆地结束此地三天的地方工作，大致是：扩大红军工作，×军团较有成绩，而地方组织方面，我们是较好些。

总之在这样好的群众条件下，工作都不能算作满意。

为着凉爽和避免敌机扰乱，这段路程，决定夜行军。十七时出发，两侧均大山，大道尚宽坦，依山傍河行，初冥黑略感颠蹶苦，不久下弦月即排东山出，夜风凉爽，月朗星稀，经夷门、白果湾，均小圩场，大铺、杂货店数十家，因在深夜，闭户寂无人。二时半转入路左山脚露营，居民三两家，询一老媪，知此村名孔明寨，对面约二百米高之山名孔明山，说因诸葛亮南征孟获时曾在此扎营，故村和山，因此得名。

五月十五日

上午整个时间被睡眠占去。十七时出发，山势渐逼狭，路亦起伏崎岖，至摩沙营，安宁河自东北来，我们来路之小河汇入转西南角下经易迷注入金沙江。后此山势又渐宽朗，田畴渐多，所经村庄房屋亦较整洁。过永定营，有已倾圮的城廓。金川桥街，路系三合土筑，商业似尚发达。出街过铁索桥（铁链四条，横架河上，两端埋入石堆中，铁链上覆板，两旁亦有铁索，作扶栏，人行其上，摇摆如软索，甚怖人，胆弱者有爬行的，此种桥四川最多，云南亦有），至土坝宿营，已鸡鸣四时矣。

川省赋“天府”之名，现在虽尚未履腹地，但此数日所经之重山西南陲，其土地之肥沃，物产之丰富，居民之生活之较优裕，已驾凌黔滇所谓富庶区之上，“天府”或算名副其实。

五月十六日

早饭后，见刘连玉同志还未到（因在会理附近腿部被炸伤），忙着派人牵马去接他，以后又作“黑甜乡”游。十七时出发，十里至铁匠房过安宁河，转小路，因前面半站营有敌一团尚未驱逐，×师须绕左翼，爬大山，侧击敌后方，致队伍均停止在沙滩上。时弓月已上，为着免除战士们的枯寂疲劳，特派人至各单位教前日过江时所编的歌，于是渺茫的沙滩上，浮起了一片歌声，冲破夜的沉寂！——“金沙江响叮当，抗日的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河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真顽强，战胜了困难，克

服一切疲劳,下决心我们要渡江。”——这个快乐而轻松的歌,很快便在各单位唱熟了。

二十三时得命令即留河边宿营,待进入房子展开铺后,又忽传“走!走!走!”不安了片时,方得确息,我们又留后梯队,明早行。

五月十七日

四时启行,遵河西岸小路北进,过半站营(在河东岸)见两山夹峙,险要天成,如有强敌据夺,我们势难飞越。约六十里至德昌(西昌分县)附近,停止休息做饭。闻昨夜我军攻半站营时,敌由河东岸向西昌溃退,未通知德昌之敌,今早我军至德昌,敌人尚在睡梦中,被俘获人枪各三百余。

十九时继续行,大风撼屋拔树,沙砾被卷起,扑面如子弹,过铁索桥,长约十丈,大风震撼,摇摆,不敢移步,过桥后,路甚坦平,惟冷不可受。直属队全部马匹集中,在最后过桥,适×军团队伍马匹又由东岸西渡,双方至桥中端相值,因板宽只二尺,彼此前进既不能,退亦不得,后从街上取门板来,另从铁链上铺一路,方获解难,以致马匹落伍甚远。白日睡未成眠,现行路又较远,屡思马而不见来,勉强行,疲倦困顿为前所未有的,最后简直在梦中行,经麻栗寨,至黄水塘宿营。

五月十八日

黎明正在好梦方酣时,忽闻人惊呼飞机来,因街面放满担子

马匹,并睡满了人,恐被发现目标,故大家匆忙起赴街外林下和小屋中躲避,予至一茅屋中,主妇替烧茶做面甚殷勤。

十七时出发,经黄土坝、马道子,时夜深人倦,又忽大风雨,但路旁房屋均被先头师和友军住下,行久之方至西昌城东南方之小村中宿营,已次早三时矣。西昌为金沙江大渡河间首称富庶之区,附近盛产稻米骡马,现有刘元塘(刘文辉之子)两团人扼守,亦依会理办法,将附城民房均付一炬,我们到时,尚遥见火光熊熊红澈彻半天。

五月十九日

我们和宣传队、地方工作部以及一部分炊事员共数十人,塞在一个炮楼下的小屋中,拥挤嘈杂不堪,寻梦既不成,醒亦不能作事,只得找村农闲谈话,以消永昼。据一老农云:“北起大渡河,南至金沙江,原为南蛮地,孔明征南蛮时才开辟的。汉人只在这一狭长的盆地中,两旁山中现仍为蛮人。西昌城边现尚有孟获殿,为孟获称王时所居,但昨日为刘元塘纵火烧去。”以历史考之,此老言或近史实。数日来所经,凡有三五人家的小村庄,即有一炮楼,多有至五六六个的,炮楼作立方体,高约四五丈,内以板隔为数层,四周墙均尺余厚,由散土筑成,留小孔甚多,可以瞭望和放枪,问之居民云为防“蛮子”用,由此可知汉蛮仇视之深。这一带村边田畔多桑树,间亦有辟田成林栽植的,多为原生桑,未经接植,但亦知剪条,故叶子亦颇厚大。居民几每家都饲蚕数箱,自然都是老旧的土法,不过抽丝后不是为出售或织绸缎,多

是自备纺线用,因这一带不见棉花。

十七时出发,田野中骡马驴子三五数十群的远近皆是。过河让路,行甚缓。二十里至过街梁,已午夜,但居民半数以上均手擎油稔或蜡烛,鹄立门口,替我们照路,并有提壶携盏,亲爱的缓声的招呼吃茶。夜神被赶走了,半里的长街,成了光明喧闹的白昼。过此以后,宽平的大道在坦荡的青绿的田野中,无际向北延伸。河流声,草虫声,在迷茫神秘的午夜,入耳均成细乐。微渺的残月,映着秧苗上的露珠,晶晶发光。大地的一切,都使人心旷神怡,隐约中见出了礼州(西昌分县)的雉堞,更增加了愉快,因预定在此宿营的。走入不高大的城门,踏入坦平而宽长的街路,嗒……嗒……嗒,大家都不自然的合着脚步,快步前进,走完了里余的长街小巷,广渺的田野,又展在眼前了,于是有人在含糊地也不希望有人答复的问:“到什么地方去?”幸行至四五里,即弯入路左一围墙高耸深堂邃室的地主家中宿营。时针已指翌日的一点。

五月二十一日

昨日十七时由礼州附近出发,今早二时方抵泸沽。泸沽在清时属“泛”治,驻有武职的泛官,夹河两岸有长街两道,墙壁多用板,商店多而大,繁盛远超贵州之剑河、紫云,云南之马龙、禄劝等县。队伍决二十四时出发,我们拟二十一时先行,后因中央来了许多人,打“急手快”做东西吃,又被一位由成都来的失联络的女党员(她丈夫现禁在西昌狱内)纠缠了许久,直至二十三

时才动身。过石塘桥,居民多从睡梦中起,捧茶相敬,拂晓经沙坝街。偌大的圩场,不久前被一幼童放爆竹燃起大火,夷为平地。休息时遇一老妪,狡猾而善谈,频称颂邓旅长之“功德”。原来这数百里两侧山中均彝民(居民均呼为“保保”或“蛮子”),彝分“白彝”、“黑彝”。“黑彝”属土民,汉人多呼之为“黑骨头”,体壮性彪悍,四时跣足,攀山越荆,迅捷如野兽。下着袴,管甚大,如布袋。上披无领袖之自制毛毡,色灰白或黑褐。头缠白色或灰色毛线物。喜拱踞地上。食物不用箸,多以手捧,烈酒为酷嗜物。有识汉语者。不事生产,性喜抢杀,食物多是番薯和荞麦。由白彝耕作。白彝为汉彝混血种,为黑彝之奴隶(称娃子),黑彝俘得汉人之未杀者,即留作奴隶,初恐逃脱,常系以索,使之劳作。因山深路少,且捕获后更酷刑致死,故被俘者多怖而不敢逃。此等俘虏久之驯伏后,黑彝或妻以彝女,以后生子生孙,均为此主人后代之奴隶,此白彝之所由来。凡一切耕种,架屋炊爨,伐柴,牧羊等贱役,均由娃子任之。每家黑彝几乎都统治有若干娃子,而强大的“码头”(即土司下的首领)且有娃子多至数百者。屋均用木材,竖木编条为墙,架梁覆木板作顶,上压石块,防风吹覆。寝无床,多数拥披毡席地卧,亦有支石尺余高,架板作床的。无厨灶,只以三石支地,上置锅釜。这三块石脚,异常尊敬,如有移动或加以污蔑的,有被主人殴死的危险。无文字,不与汉人通婚,间或以其猎取的兽皮等出与汉人换取盐或布。汉人的官吏、军阀、地主、绅士们,以及他们的政府,都是一贯的蔑视、虐待这些落后弱小民族的,除以种种狡诈欺骗诱取他

们(彝民)的财物外,更为着迫使他们缴纳苛捐杂税,时常以大兵肩着“安边”、“宣抚”或“开发”的大旗,去杀捕烧房子牵牲畜,“安抚”这些“蛮子”。这样就积下彝民(其他一切落后小民族都如此)的怨恨,也不时成群结伙,到汉人区域来抢杀,来报复。正因为他们是反压迫掠夺的斗争民族,所以更养成他们嗜杀不驯的“野蛮”。因为彝民的习性是恃强争夺,所以他们内部亦因支派人口的多寡,势力的强弱,而分出许多互相对抗的宗支,彼此亦仇视,并时常格斗抢杀。邓旅长父为汉人,被虏为奴隶白彝后,取彝女生邓旅长,因此邓旅长精通汉彝语言,并深悉彝民中的族派冲突以及易欺的简单头脑,所以他逃出后由土匪而收编任旅长,便以“做官”来收买利诱,分化各彝首,常以委为营长作饵料,诱某码头扑杀另一码头。为唆使其最有力码头之弟,谓如能杀其兄,则委为团长。此人果杀其兄,携首来献功,邓即将其扣押。又恐彝众为拥首领来报复,又复向彝众扬言:“某人不义杀其兄,彝民应除此败类。”俟挑起彝众对此杀兄之人恨怒后,又将此人杀去。这种“授刀与彝,以彝杀彝”的政策,不两年,彝首被杀死数十,余下的亦惴惴不安,有躲入更深的大山中的,有几个较大的码头,则逃在雷波方向去了(那边彝民更多)。剪除了头脑以后,削弱了彝民自卫的力量,于是邓旅长便继以大军的“进剿”,威逼彝民交军款,此时彝民失去了头脑,彼此支族间又加深了仇恨,失去一切反抗力量了,只有俯首帖耳,任凭汉人军阀宰割,连自卫的力量都减弱到几乎没有了,当然不能出山“骚扰”了。这即是邓旅长所以得到“歌功颂德”的本领和由来。

五月二十二日

昨夜行了一通宵,今早六时方到达冕宁城。城在蛮山怀抱中,周围均约有二十里的平坦地,因河渠交织,土地生产力亦不甚贫瘠。虽然通宵未睫眼,且行七十里路,但一入城门,即受熙来攘往满浮着愉悦脸神的群众所包围欢迎,因此失去了一切的疲倦,仍然精神奕奕地招待着一批一批的来人。询问着讨论着地方情况与建立革命组织问题。据一党员谈,此地只有几个党员,多数是失业的小学教员,且很久已断绝上级的指导,所以活动的范围和效能都是狭窄微弱的,不过在我们的影响下群众则甚多。动员了一切人员和力量,上午即开盛大的群众会,成立“抗捐军”,除已有基本数十人外,当场又自动报名的近百人,于是推动这百余基本“抗捐军”队员广泛活动。在下午就成立了县革委员会,并吸收了几个彝民参加委员会。因为有着这样好的群众基础,又有正在斗争着的彝民群众,所以中央决定抽留得力干部,并由红军中抽调人员,配合“抗捐军”组成一强大游击队,在此开展更大的抗日苏维埃运动。

下午得消息,我先头团因未能很好的与彝民接洽,以致刚入彝境时,受到某支彝民的袭击。工兵连被捉去三十余人,但取去一切武器和财物——连衣服都脱去了——后,又赤条条的放回来了。后刘参谋长亲与某支首领晤会,详细解说红军对他们的同情与援助,于是在联合打“刘家”(刘湘、刘文辉)的口号下,侵蚀了隔膜敌对,并与其首领饮血酒宣誓(彝民必以此方信为真诚

不逾),又赠以礼物和红旗,因此才顺利的得通过前进。

五月二十三日

六时出发,行十余里刚过平坝,忽对面十多个怪异的男女呈现眼帘,他们有赤脚的,有光臂的,有以一块烂麻布遮覆下体的,但每个却都是面庞肥白红润,充分表露着中流人物的架子。不过在不胜辛苦的憔悴中,却含着狼狈的羞涩,趋前问之,方知他们都是冕宁城内的商人或绅士流,数日前随国民党的冕宁县长率一连兵逃窜,甫入彝民境,即被数千彝民包围,一连人的枪缴去了,人俘虏了,县长和一切“老爷”们都捉去了,他们也当然不能幸免。不过他们这几个人或者彝民以为没有“祭刀”的必要,以及没有当“娃子”的资格,所以在给他们两天饥饿的惩罚后,又把衣服剥得精光放回了。此时他们方懊悔,早知红军如此好,不应该逃走吃这个亏。

过大桥,上一山约十里,过此即彝民境,下山后使人起一种异样感觉,山多峻拔不可攀登,天然林木也特呈荒莽;路侧小阜或平坦地亦甚多,可开辟耕植,但均野草灌木丛生,只在彝屋左右邻近,始有数块熟田,但亦因缺肥浅耕,在杂草丛中,有几株番薯和稀疏的荞麦。行数里,忽路旁擎出红旗,上书“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旁有披毡荷枪者数人,盖前日我们所组织,今日特来接送我们的。过此彝民即渐多,三五成群,夹立道旁,远处尚有呼啸而来的。在冕宁时,我们本已在部队中动员每人带一件礼物送彝民,但今日因人数过少,又得之不厌,只是雄赳赳地,伸

两手操不纯熟汉语：“钱……钱……钱……”如沪上偷鸡桥之“瘪三”样，把你包围起来。更不客气的，则直接来摸索荷包，罄所有掏去，至此大家有些窘了，取钱付之，则两袋已空，若怒斥之，又恐触其怒，只得强颜浅笑地敷衍，同时加了两足移动的速度，行久之方“冲出重围”。过拖乌，彝民虽不同我们为难，亦不接近我们，只将羊子赶上山，人亦躲入丛林中，不时探头探脑窥视。又行十余里，四山云合，天亦晦暝，即留路旁彝民板屋中宿营，室内空无所有，只三石块支成的灶及番薯一堆。此地或名泸坎，今日行约一百一十里。

五月二十四日

六时起行，大雾甚冷。十余里，山渐向两侧展开，不见板屋，但两侧山岭上树荫下都满布着彝民，远近呼啸相应，忽啸聚忽散开，间有负枪者，且渐向路边逼近。恐其袭击或劫夺我们的落伍者，乃将部队集结休息，派宣传队卸下武装，携宣传品向两侧迎去。初时见我们去，则后退，不能接近，后乃依其习俗，将两手高举（表示手中无武器，我们要亲爱），并仿其啸声，方有数人迎来，能懂汉语，告以红军的主张，及愿意与彝民联合打“刘家”，彼亦表示对红军欢迎，并无恶意，只想来看看。嘱其不必看，后乃远近呼啸响应着退去。过此即升分水岭的高原，腐树败草，不易识路，后即行河边，土石崩陷塞路，山均闭塞不可登。又数十里过箐箕湾，彝民数十成群立道旁。闻昨日先头团过此时，几发生冲突，所以今日特别戒备，先派人宣传，并缩短行军距离，见有

年老者,更给以银元数枚作礼物(或是所谓买路钱),因此平顺地过去。过此约三十里出彝境,黄昏至岔罗附近之百子路宿营。今日行约一百四十里,但通过了彝境,每人心中都如释去了石块之挤压,轻松畅适得多。

五月二十五日

由此至大渡河边有两路:一直北经岔罗下至龙场渡口;一西北行,越山至安顺场渡口。全军团分两路进,我们进西北山路。八时起行,出村不久即上山,峻坂斜坡,约十余里,忽大雾迷蒙,峰峦回环,路作“之”字拐,上下左右均闻人语和武器撞击声,但咫尺不见,颇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幽致。下山过新场,售胡桃的甚多,贱而美,购而满储袋中,随行随取石块敲食。复上山,至顶即见远远山脚下一条白练,即大渡河。下山后即坦平,路在白水盈盈的交错秧田间,数里至安顺场街头,见箱笼桌椅杂物,倾斜零乱的堆满各水田中。奇而询问居民,盖敌已料我由这一带过河,故下令沿河百余里各渡口均须将房屋焚去,以困住阻我。此街已举火待燃,故居民将一部家具搬出,免全部化为灰烬,不料昨晚红军突然趋至,一营白军不及纵火即遁去,全街得幸免。居民言罢,极称感红军不置。

宿营毕即至河边观架桥,一面在扎排劈竹,一面用船渡。河宽虽只百余米,因地势倾斜度大,水流奔腾湍急,时速每秒在四米以上,每舟用船夫十二名驾驶(每名每日工费十元,外给鸦片),此外只能乘十五六人,由此岸放舟时,岸上用十余人拽线逆

流上,后始放舟随漩流直下,十余船夫篙櫓齐施,精神筋力都紧张到极高度,顺流斜下,对岸又均石壁,靠时一不慎,舟触石角即粉碎,放来此岸亦如此。当船至漩流中心将及石岸时最危险,见之心悸。大渡河即古诸葛亮南征“五月孤军渡泸”之泸水,此时犹如此难渡,在当时汉人还未至此的“不毛”情形下,其困难当更可想见了,无怪《三国演义》上描写当时死了那样多人!

晚寻萧华同志(他随先头团行),询问夺此渡点的经过。据云当先头团行近安顺场时,即得群众报告,该地有敌一营,已破坏船只,并准备烧街屋。当即派选精干前卫连跑步下山,急趋街口。此时对岸有敌一营,沿岸居高临下,已掘好数线的散兵壕,街上有一营长,率兵一连驻守,河岸尚有渡船一只,是营长留下准备渡河的,我尖兵连以极迅速的动作进入街口后,敌方发觉,当即一部围攻敌人于一大房内,一部夺取了渡船。本队赶到后,即将此困守之一连敌人解决,立即准备强渡,驱逐对岸之敌。但此时对岸敌有一营,伏壕中以强烈火力射击,船又只有一只,河流湍急,一次只能渡十余人,再渡即须三十分钟,不但船在中流有被敌击沉危险,而在绵密火力与急流的匆忙下,船也有不能靠岸的顾虑,特别是渡过后,后续部队又不能立刻赶到,已过的少数人,更有覆没的危险。但决心既下,必须求得冒险的成功,于是先商量船夫(因如此急流非在此处老操舟者不能胜任),在宣传与重赏之下,他们允诺了。此时部队中涌出最光荣的十七个英雄(大部分是党员),自告奋勇渡河。于是我们集中六架重机关枪及几支自动步枪,集中了上十个特等射手,以密集连续的射

击,打得对岸壕沟内敌人不能抬头,来掩护上船强渡。虽然敌人的火力未能被完全压倒,但船已安全放至中流了,此时大家在不可名状的快乐中,正欢呼着,忽急流冲船向下流直下,不能靠岸,稍下数十米,河面愈宽,且直当敌人火网下,彼处更危险,此时大家直跳起,几乎失望了。但经船上人尽最后的努力,卒将船靠了彼岸,而十七个英雄如生龙活虎样跳上去了,于是我们“冲呀!”“光荣的英雄们万岁!”……高呼着,跳跃着,鼓掌,叫,十七个英雄便在机关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以及硝烟尘土的弥漫中抢得了敌人的第一道战壕,殆我们还未渡完一连人,他们已将一营敌人打得落花流水逃窜了。我们只缴得了十几支枪,俘虏几十个人。这一战斗,不仅在长征史中,即在红军六七年的战斗史上,也是创新纪录的光辉和伟大。

五月二十六日

早起即大风,甚冷,云雾封失了山岭和大地的一切。某师仍继续用船渡,余均在此休息。上午往架桥处,见竹排已编齐大部,箴缆船丝亦准备好,但据架桥司令言,流急牵索系排即断,曾以二号铅丝八根缉缆,只系上三个竹排,即被急流冲断,现拟悬空牵缆架绳桥,成功与否,还不敢定。

下午与一老年商人闲话,据云此地原名“紫打地”,太平天国名帅石达开即在此处兵败被擒。传闻石渡过金沙江后,深得彝民欢迎,为之带路至此。无舟楫,乃用蛮藤布帛牵缆架绳桥,已渡过万余人,因后续部队尚远,有尚在拖乌以南的,石恐孤军

在北岸有危险，乃又下令渡回河南，俟大队到齐后才渡。不料渡回后，连日夜大雨，河水暴涨，绳桥被冲毁，以后因材料缺乏和水急，架桥不易，迁延久之，而大队又均集中，此地粮秣告缺，人心浮动。此时石又疑彝民故带其至此绝地，乃开始虐待并杀戮彝民，于是激起彝民愤怒，断绝石军的一切粮秣来路，并群起围攻，从各方面与石军为难，而四川清军又大举合围，石军更加溃散解体，因而纵横南中国赫赫一时之名帅石达开，便全部溃灭了。这些是否信实，只可作“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了。

五月二十七日

想了许多方案和试验，浮桥迄架不起，因改变方针，以已毕渡之X师组织右路军，余全部为左路军，夹河而上，直趋泸定桥。七时出发，过一铁索桥，越一山约三十里至海罗瓦，街道甚整洁，卖食物者甚多，居民亦极亲爱。出街行数里，因对岸有敌一连，散布许多点，瞰射大路，乃改行左侧山上小路，初草树蓊郁尚隐蔽，后行暴露山腹，对岸敌密集速射，弹着点均在左右数米处，路旁有数牛，忽一着弹惊跳，幸未伤人。后复上大山，路鄙而小，草树苔藓，被满路面，极难行，约二十里方下山，抵田湾宿营。此间有敌一营扼守，被我先头团击溃，缴枪四五十支，营长亦被俘。现先头团已星夜向泸定桥追击前进。

五月二十八日

因部队须急行军，赴至前面作战，我们又留后梯队，迟至九

时才行。数里上一小山,虽不甚高,但两侧均不易攀登,只一条峻直的路。昨日敌人有一连守此,被我击溃。过此时详视山势与敌壕,觉得我军固然英勇,而敌军却真是最低级的无用。过此复上猛虎岗,山势更险而高,沿途伏尸数十具,想见敌人在此的惨败。山上敌人做围墙散壕甚多,但勘视数处,不但目标太显露,特别是前面死角太多,射击视线均在三四百米外,再接近则火力全失效力,敌人愚蠢,一至于此。

行完二十余里萧瑟荒凉迥无人烟的谷地,于是又登山了。天忽大雨,山多土而少石,人行后泥沼深尺余,足插入往往不易拔出,而灌木浓密,有时须批拂许久方得前进。山之大而高,为所经六七省所未有。颠蹶至山脊,已冥冥入夜,下山路沙多泥少,显白色,易辨识,加以峻直,故大家多跑步行。十余里,至山腹,略平处,有居民数家。时雨势愈大,后续队伍的三分之二在山上,梯队指挥者泥守命令,坚欲前进至摩西面(距此尚有十五里)。强争之始留止宿营,询问一老者,知今日已行一百十里。

五月二十九日

六时起行,四围山巅积雪皑皑,云雾荡漾,时隐时现。朝日透过云雾映积雪上,晶莹耀目,一幅美丽的雪景,令人不肯移目。十五里抵摩西面。此处有敌两团,被我击溃,一天主堂甚壮丽,牧师二人(一西班牙人一法人)均未逃,并附有医院学校。入街择一茶室休息,茶颇清香可口,因此地距雅安不远,故有此好茶。店主婆四十余妇人,颇健谈,为我们滔滔叙谈此地的交通及生活

情况。此地西北至康定(打箭炉,西康省城)一百二十里,中越一数十里雪山,四时积雪,行其上多晕眩呕吐(想系海拔高,空气稀薄缘故),如以白糖和水饮之即可免,因之此地卖糖的特多。但来往行人大多畏此途,往往宁愿多绕一百二十里弯经泸定桥。出街后东北行,上五里石山,至顶,又闻澎湃声,大渡河又显脚下。五十里至弓乌,闻前面稀疏枪声,谅系在作战,因天气亢热,留休息甚久,后即行河边,农作物有玉蜀黍荞麦及少许稻子,只在山脚略平地,山上均濯濯无草树。对岸见有三五落伍人员,知右路军亦已过此前进。黄昏至土泥坝即留宿营(行一百一十里)。

五月三十日

六时出发,初尚宽阔,十五里山忽紧缩,路在山唇上,长约数百米,下视浪花飞溅,急漩如沸釜。左侧光滑的山,土松石碎,不可着足。对岸一村庄,很大,名冷碛。村沿星罗一些散兵壕,此处若敌人以少许兵力扼守,则我们无法过此,否则亦将受绝大的牺牲。又十五里即至泸定桥,桥东西横跨大渡河上,较德昌桥略短,唯两旁各有两条铁索作扶手,行其上摆动较小。西桥头有一长街均饭铺小零卖商,县署及主要市场均在桥东。昨夜先头团抵此时,敌一旅人守此,将铁索桥上木板均拆去,并架机枪于桥东头,攻取极不易。后我某连以一排人从铁索上爬行前进,后续人即携板铺桥,则冲至桥头,敌人又在桥头纵火,将桥亭及街屋燃起,阻我前进。我爬上铁索上的一排人,从火堆中冲出去,占

领桥东岸,后续部队方铺板过桥,一面救火,一面与敌人巷战,终将敌人击溃。敌人在此匆忙中溃窜,遗弃辎重甚多,同时并留下大批奸细,到处放枪并纵火。因我过桥部队不多,忙于进击,警戒,搜索,又要东跑西奔救火,各方面应付不及,以致最繁盛街市中段,被烧去店铺十余间,敌人的狠毒竟至如此。

此地为川康唯一交通要道,四围均大山,林菁深密,悬崖绝壁,四时多积雪。少人家,只产少许玉蜀黍,粮食极困难。一切主要食用品,均仰给汉源、雅安。由四川输入西康的食粮及工业品,及西康输出四川的藏货,均须经此。故此地不仅川康军事要地,同时更是商业中枢。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长征回忆的一段

■ 一纸

一、金沙江

长江的主源是金沙江,要和岷江在宜宾(叙府)汇合,以下才称作长江。想从泸州,后来是宜宾渡江到四川的企图没有实现,弯了一个大弯,终究过来了。从金沙江过来的。这一大的迂回,对全世界的军事学家,都是一个奇迹。就是亲自定这个计划,执行这个计划的同志们,今天想来作一个战略的说明,都是不容易的。就是在这个队伍中的许许多多的战斗员,我就是一个人,在那时,在迂回当中,都看不出推想不出行动的方向来。神妙不测的迂回!

金沙江上搭浮桥,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事实。涤宙同志的努力,第一个筏子还不曾拴得稳,便冲走了。只有槽渡。由路南河(云南元谋县属)直驰一百二十里,太阳落坡的时候到了江边。热得发昏,在江南岸的小村里买了一根甘蔗解不了渴,在渡船上,任凭你弱水三千我亦取一瓢而饮,这才心里清凉一下。同

行之队,有渡过后继续前的,有留南岸警戒的。我住到北岸,坐在江边,在金沙江内濯了足,用金沙江的水洗了脸,吃饱了涤宙同志替我们准备下的金沙江边生长的鸡,回到窑洞里睡觉。在甘肃陕西已看惯了住惯了窑,金沙江岸的窑虽然比起陕甘来是不像样,但那时颇有新奇之感,首先就是这足理想的飞机掩蔽部。可是,没奈何的恨江的两岸都是高山,夹在江底的,流在江面的,是一股一股的热风,加之闭在一个人造岩洞里,蒸得气闷,不简单热,睡也无从睡起,便和涤宙同志扯山海经。

“怎么占领这个渡口的?”

干部团之一营,由参谋长伯承同志带领,前天晚上到达河边,拂晓就捕了一只船,很早很早渡过去一排人,预先侦察清楚,晓得在绞车渡刘文辉并没有什么人马,只有一个收税的厘金卡子。首先就去敲这个卡的门,那些家伙还在梦中,敲门的时候,当然不十分客气,似乎扰了他们的清梦,还大发一顿脾气才开门。等到一开门当面站着一群武装的不速之客,才惊讶着哪里来的红军。刘文辉发下要船都靠左岸的通令,还原封不动的没有打开。

占领了渡口就准备架浮桥。水的流速倒不大,困难问题是很深,没有办法抛锚,架桥材料也难得找。江面的宽度有六百米远,筏子没依托,后来企图架门桥,但竹片子没有劲,布拉的纤绳也不够力。涤宙同志把上下游、南北岸,都跑了一遍,也没更好的适宜的搭架桥的渡河点,桥架不成功,最后的决定还是用槽渡。船还大,一次可以过一排人,一共有六只船。原来大家对于

金沙江的知识都很缺乏。即四川同志中,很少到过金沙江的,至多是宜宾望过一望,那与岷江交汇的汪洋大流;上流是什么样子谁也不得其详,结果便是道听途说,甚至有说有好几里宽。实际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这样的急流也过的不少,只是其急不能架桥,其深不能徒涉,浩浩荡荡显见的是长江正源罢了。

原来一、三两军团,还分在绞车渡的上下游,各自去占领一个渡河点,但因为敌人预先有了准备,或者是把船沉了,或者是把船靠在北岸,都是望洋兴叹,没有占领成功,后来就是一个渡河点,六只船载过了红军全部。到四川只有九军团是从另一个渡河点过来的,他自从为乌江隔断后,现正重新合起来。

红军就是这样过了金沙江,说来或者有人不相信。

(一月二日于鹿县套通)

二、到通安

渡过了金沙江的第二天,早晨还没有出发的消息。天气是继续热下去,石洞也住不了,转移另一个“石洞的回廊”去,有轮船一样的窗眼,实在是抢眼,可以通风稍微舒一口气,多几个蝇子也不在乎,铺起油布睡觉。河南岸的一部分也来了,回廊上增加了,雪峰、传吾。我们昨天还住在不同的省份四川和云南,有一衣带水之隔。

还莫有睡得满意,出发命令来了,听说有香蕉买也来不及去买,急忙整装走路,说是到通安,五十里。

到通安是顺着一条沟上去的,在沟里还可以喝点清凉的涧下水。一爬上山,山名“火焰山”,“之”字拐的小路,整个山益上益高。没有半点水,没有半根树,没有半点风,太阳丝毫不放松的照着,颇有沙漠的感觉,不知比《西游记》中的火焰山何似!据说沙漠没有山,试问山不山有什么关系,反正是没有水喝,没有风吹,在休息的当中,有“老百姓”顶一罐涧水,上山来,他投机的发了一注财,大家是争着喝了半碗水。休息了又爬,又休息(找水喝),又爬,在这个沙漠感觉的“火焰”中。大约有四十多里路了,前面嗤嗤的响着枪声。敌情不明了,虽然怎么样打仗不关我的事,打到如何程度,却不得不问一问。这时太阳已经落坡,热的感觉已变成看打仗去的情怀了。

再爬一个小山坡,到干部团的指挥阵地。阵地上前后左右,挤满了的人,除了附近迫击炮阵地的射手和团的指挥员(陈、宋)及其他少数参谋、司号员、通讯员之外,一大部分是“观战”的,我构成其中的一个。首先得清楚敌情,敌人之两营,或说一团,属于驻会理刘元璋部,在干部团尖兵连,到达通安街上的时候,他先一步脚进入通安街,正在休息。我们乘势一个袭击,就把敌人压出通安,缴了他两尊迫击炮。就在这个时候,据另一报告说,敌人向干部团阵地右侧移动,团的指挥员恐怕孤军深入,受敌人的包围,同时怕和绞车渡本队失联络,就没有乘胜追击。相反的,还把队伍撤回来路距通安两三里的山上,占领阵地,一变而为防御的姿势。这就是我上到指挥阵地观战以前的大略情形。

敌人向我方右侧移动,企图包围的消息并没有证实。还是从正面反攻过来。对面,山上隐约的浅白色的人影,跑来跑去,枪声很疏,子弹飞过而发出嗤的声音,没有把严重的紧张的空气带进到听觉中来。忽然我们在敌人阵地的山脚下的几个连从几个方面仰攻山去,枪声依然为很疏,比较动人的是一两个手榴弹的爆炸声。不上五分钟,已经得手,敌人缴械的缴械,逃跑的逃跑,在指挥阵地上看得很清楚。总以为还有什么追击,再来一个反突击,再来一个包围,就是看不见,听听紧密的枪声也好。号音响亮的吹彻山野了,我听不懂,问别人是什么号,大家都说集合号,这似乎是战斗结束了。

从观战到观战场,从自己的阵地到敌人的阵地。

不算一场恶战,说不上什么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山腰到山顶,躺着一个的、两三个的淡白色的单服的人,军服上洗染着红的血,在不同的地方,看不清究竟子弹穿过的洞是腰间还是胸上。有些角上没有人,摆着子弹带,摆着背包,还四散着步枪的机柄。不规则的东西是为人拾着,尸,望它一眼,让打扫战场的明天再来招呼吧。还有一两个似乎痉挛的动着的,但事态十分明显。他已不在希望的门内了。营长,由三个灿烂的黄金色的五角花依然横在领章的左右,认识出来,亦躺着。失去在士兵面前的威武,走过他面前的人,不过惊异的以胜利的口音叫出一声:“啊!打死他一个营长。”

山坡的那面政治科首先守着几十个俘虏,许多人围绕着他们问话。人多口杂谁也听不出一个端绪出来。只听得来了一个

步枪营,配合一个工兵连,是刘元璋自己带来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后续部队来增援,也没有更多的部队要包围我们,假如审慎的判断一下情况,不退到后来的阵地,一进通安便猛追下去,虽不活捉刘元璋,但胜利必不止此,讲战术我可是外行。

通安市上,莫有直起的暮烟,山色却在四围渐渐的黑暗下来,想遮没这一幅战后的图画。顺着一条僻径我们向下通安去。俘虏也不得不向他们的同僚作永久的离别,在政治科学生的后面,跟着下了山。前面一阵扰攘,击溃的散兵再缴出两支驳壳枪来,俘虏的行列中又加进去两个数目。

进通安街,找着宿营地时,那真是“找”,因为设营员,岂有此理的不肯带路,倦意已经压上眉尖,虽然还余有胜利的兴奋,和一餐晚饭的怀念。

(一月十六日在套通,去年今日正在遵义)

三、会理郊居

在通安休息了两天,这是回渡乌江后仅有的休息。五月九日进至距会理十余里路的地方。会理城今早已为友军包围,但真实情形,尚不明白。干部团自己的任务方向,也没有弄清楚。宿营地一连搬了几次,十日下午才搬空。

就是十日夜,强攻会理城。强攻和以后的爆破我想另写一段。在会理城郊附近,自九日起,共作六日勾留。

会理、西昌这些县名,在四川人的耳中,是含有生僻边远的

意义,不是什么好地方。虽然隔大凉山的“蛮子”不远,但在到达的早上,自望城坡以下,两侧高山,中间夹一不小的平平谷道,树木蓊荫,田畴阡陌,村庄繁密,殷实的内容,有些出于意料之外。老百姓都说城里很不错,商业还有些,因为是和云南交通的要道。许多轻工业品(为布纸烟等)都从云南运来,四川由此对云南输出糖。宿营地搬了好几次,住过的房子有土豪的,有商家的,还有贫苦农民的,都还可以。群众都很好,刘文辉的苛捐杂税已经把农民剥削到只剩一张皮,一副骨头。不仅是参加红军踊跃,报告城里的情形和希望我们打城的热烈,谁也不能忘记。一个老头儿,就同我们住了六天,跟着跑了两个晚上,预备进城时带路。

城,敌刘元璋之第六师守着。初到的一天驻离城很远,只从半天的红光中,晓得会理城大烧房子。第二天下午搬到附近,切心的爬上一个山头,望一望要攻进去的会理。长方形的城垣,雉堞一串,沉默的堆在上面,压在谷道正中。所能看见的,只是满城的房屋用几千百万瓦建缀的遮盖着,分不清街道。高耸出的天主堂的钟楼,也寂静的不敲一声。南面有一个空场,仅有稀疏的人影在奔驰。一座死城,要是没有枪声没有烧房子的烟和火。刘元璋为着扫清他的射界,为着预防我们可以迫近城进行坑道作业,对附城周围建筑,特别是北门外繁盛的街道,用煤油棉花,一扫而光——光者火光也。烟幕街上一天,和天上的云连接起来,中间闪烁着火星,四散的飞去,火焰不断的从屋顶上冒出来熊熊的燃着。不仅一处放火,无数处木材崩裂,墙土倒塌,更紧

张了视觉和听觉,几乎失掉分别。带着无情的火,下了山头,回到宿营地。

四川的五月,天气应当是热的了,晚上只能盖遵义纪念品三友实业社的毛巾毯子。蚊子还没有出来,苍蝇可多的怕人,同云南一样的多。我们的宿营地,太阳一出来总有好几十万,比飞机还讨厌。苍蝇的包围是经常的,飞机只来袭击一下,来的时间,也可以预计得到。飞机总是每天来两次,但都在会理城附近的天空盘旋,一方面对城里的守城白军投掷信袋,一方面把几个炸弹来轰炸我们围城部队。他抛得再多,飞的再低,可是没有什么损伤,打塌些民房庙宇是唯一的业绩。

六天当中,上级干部队上了几次课,两天的晚上去看攻城,其余都是闲时。热的闷人的午间,可以倒头一睡;下午太阳落了山,可以望望会理城的烟火;也可以到雪峰处去谈谈地洞挖得怎样了;或者一同到溪边林下去采桑子吃。会理有香蕉,在金沙江岸上是看见,但都被别人买完了。在会理是听见说别人买来吃了,根本连看也没有看见过,但把桑子聊当水果。苏进同志还请了我们吃了一回四川菜,是一个邛州人动手的,四川味道也有限得很。戏是我点的,家乡风味却不够,还不如自己胡乱弄点小玩意儿有意思。把糯米粉做成汤圆,或者和些黄糖进去一蒸,便是很甜的年糕,卖个鸡来杀,鸡汤内煮菠菜。就这样弄东西吃,也花去时间不少。

六天的时候,在没有秩序的生活中过去。对于会理城强攻既不成,爆炸也未奏效,进城似乎是已不必强求了。五月十五日

的下午六时,远望着四方黑压压的城,城里外的烟和火,在青葱浓郁的四围山色中,在古道垂杨疏散的斜透出夕照的图案似的线条中,在无端的怅惆情绪中,离开了会理。

(四月十六日于甘泉高家哨)

四、强攻和爆炸的两夜

灼热的太阳下了山城,从它的对面,升起一弯月,几点星。就是这样的星月黄昏,也不能带来幽静的氛围气。因为烟是真冒着,浓黑的这里一股;火通红的照彻一个半天,会理城上还送来零乱的枪声。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传遍了今天晚上要攻城的消息。

赶早的吃完晚饭,赶早的整装待命出发。灼热的太阳已下山坡,从它的对面升起一弯月,几点星。我们从宿营地经过四面插满秧苗的田埂上,隐蔽的爬上山头,下午我远望会理城的山头,这就是今儿晚上攻城的指挥阵地。我翻过山头,走向山前斜坡上坐下来。晚风呼呼的,吹作初夏的夜凉,有时还使人打一个寒噤。烧房子的烟火,更清楚的逼到面前,连城垣上雉堞间奔跑的黑影都照红,连因风动摇着的树枝都照红了,连遮满全会理城的瓦鳞都照红了。赤化的会理!

迎着风望着赤化的会理,期待着攻击信号的发布。

一声迫击炮响,轰向城里,无异一个晴空霹雳。继续的便是繁密步枪声,嗤嗤响着,中间更夹着更繁密的每秒钟几十发的轻

机关枪声,从四面八方射向城去。攻击开始了。城里的子弹也同样繁密起来。夜间射击的目标是缩小了,乱发着,一排一排的连放,作火力的比赛。指挥阵地的上空,有时也飞来几声嗤嗤的子弹不知落向何所。迫击炮弹,我们射向城里的,以及敌人射向我们的,交互的轰来,增浓了夜间战斗的紧张空气。一九二七年围攻武昌的往景,急速的掠过我的回忆中,一声手榴弹响,打碎了这一个回忆。迫击炮弹也爆炸了,纷乱的。沿着城垣雉堞,一路的照明,那是告诉谨防架云梯爬城的记号,在爆竹似的枪声中,明明灭灭的不定,有如天空的星粒,掩映在流动的浮云上。我们是静悄悄的接近,静悄悄的放射步枪、轻机关枪、迫击炮,静悄悄的攻击。敌人是相反的,叫!吼!吵!嘈!在城墙上,听说刘元璋连小学生都动员上了,成千的人,嚷成了一片,真像汪洋大海中一只沉没的轮船,无希望的向天呼救。有时是整个城墙一声叫,有时是一路叫过去,此起彼落的,无意义的汪汪呐喊,如同一群狼嚎,一群犬吠!

城西南角的天空一闪,由信号枪中射出的发光弹一颗红的,又是一颗绿的。

“啊!进城了!进城了!”大家都如此说。

攻城部队,谁先进城就谁打红绿枪,是原来约定了的,那还不是攻进了城!劲光同志带起他的队伍就走,叫着向导领路,一直向西门去。枪声还是响着。迫近西门的时候,在田野中一条上百人的影,城墙上望得着的,子弹嗤嗤的在头上飞过。大家立刻对攻进了城的信号弹的红绿闪光,要打一个问号。急速的

通过,到一列民房下隐蔽起来,侦察个究竟。红绿弹的闪光靠不住,城墙上一直飞下来子弹,停止在民房下近十分钟,没有证实已攻进城的事实。队伍只有向来路回转去。消息传来,强攻未成功,战斗的时间已经很长,决定不攻了。攻城部队已经撤下来,我们也就用不着再回到原来的阵地。

枪还是在放,人还是在喊,雉堞上的照明已灭了一大半,只有烧房子的火愈烧愈有劲似的,冒着烟,飞着火星。一路走向宿营地,一路回头望望,已是耿耿星河欲曙天了。

十一、十二、十三日,全线平静无事。坑道作业在两处异常忙碌的工作着,十四日下午连炸药的埋塞都完成了。爆炸就在今天晚上。

黄色炸药、黑炸药,这些东西,这里是不容易得的。这几天尽了一切的努力,来收集硝磺,但据说数量并不足够。提起炸药,抗日先遣在福建缴获的卢兴邦的炸药从瑞金运到湖南,已无法再搬运走,因为运输员的补充发生困难,就拿来白炸没有人的湖南式的碉堡。现在可找不着那样好的炸药了。但是炸会昌炸沙县的经验 and 胜利,使我们有炸开会理的信心。

同样的黄昏,同样的晚风拂拂、星月依依,同样的队伍,跟随指挥阵地的转移而转移,到另一个山头。更接近城了。迫击炮阵地也在附近。首先是钳制的方向,即是指挥阵地这个方向,开始佯攻。迫击炮、步枪、轻机关枪,照着雉堞上有照明,城墙上有着喊声,火和烟继续燃烧着的这个广大的目标——会理城,无次序的射击过去。一时就热闹起来。城内也回敬了无数的步枪子

弹、轻机关枪子弹、迫击炮弹。那只快沉没的轮船上的呼号更加惨厉,甚至于压倒枪声炮声。我们知道这仅是今天晚上攻城的序幕,惊心动魄的崩天裂地的轰响,还在后边。

大家期待着,红军期待着,会理的工人农民也期待着;风期待着,云期待着,星和月也期待着。

过之又久,差不多都等得不耐烦了,终究响了那一声。有似绝大的陨石,自天而降,还加以陡然的地震,轰响和动摇联系起来。这瞬间,整个夜战的参加人都埋沉在一声中,全都神经都集合在一点。爆炸开了吧,可以攻进去了吧,突击队行动了吧,一连串的思想过程,没有停留的自流的向前发展。而敌人呢,所有枪声、炮声、呼喊声,都突然绝灭,轮船已沉没到海心了!那时他们的思想过程应该是:该没有炸开吧,红军该没有进城吧,快些丢了枪跑吧。沉寂的时间是很短的,不过半分钟,每个的思想过程,都得到他自己的结论。

城墙上重新响着枪声,依然奔驰着叫!号!信号枪也不见放出它的颜色闪光,爆炸是没有奏效的,还是爆破作业不好呢?还是有了爆破口而突击队不行呢?当时不知道,就是一年后的今天也无从考据了。反正这不是战史。但是有两处坑作业,一处爆炸不成,不是还有一处可以爆炸吗?看第二回吧。又等了相当时间,第二处爆炸了。从爆炸声听来,就是未奏效的。声响是小的很,凡是第一次所引起的那种刺激震入每个人耳心的巨响,从西面山的阻挡,发生更大的回音都没有。

“大概坑道口塞得不结实,向外面跑了。”这是工兵专家的

推测。

枪稀疏的响着，城垣上的呐喊也似乎柔弱无气了。在攻者和守者间，战斗的紧张性都已转入松懈的状态中。

自黄昏到晓时，已经很久了，风、星、月，都疲倦似的吹得无力，照得无光。回到宿营地时，背后依然是几天来一直燃烧着不熄灭的火和烟。

（五月五日于宜川，北赤前集）

五、八个晚上的夜行军

攻会理，是不坚决的。不仅是客观上敌人以逸待劳，我们已近一万里路的长行军，兵力疲惫，难以攻坚；在作用上说，也没有必要的战略意义。后面靠金沙江，前面横大渡河，两侧是彝民区域的崇山峻岭；仅此会理、西昌一个谷道，殊非必争之地。会理既不下，西昌也用不着攻，就是冕宁、越嶲两城敌人如以重兵扼守，我们也不必一定占领它。主要是争取先机过大渡河！

过大渡河，由会理出发，有一条路是经过西昌，翻小相岭，从越嶲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这是走成都的大路。另一条是经西昌至泸沽后，向左走到冕宁，经过一个“蛮子”区域，直下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这是不容易走的小路，第一条走不通，敌人已在富林大树堡布置了重兵，堵截我们，只得选定后一条。对第一条路，则采取佯动，由五军团占领了越嶲，欲强渡富林模样，以迷惑敌人，而大兵径趋冕宁！

由会理出发到冕宁,共是八个晚上的夜行军,计程五百二十五里路。都是沿安宁河左岸直上。安宁河自小相岭发源,南流入雅砻江,再流入金沙江。就是这一条八九百里的流域,形成这一个平坦富饶的谷道。沿河市镇,为甸沙关、摩挲营、金川桥、黄水塘、礼州以及泸沽,都是有上百户人口的地方。虽然是夜间通过,看不出什么来,但三合混凝土的街路的平滑,铺面排列的整齐,告诉出贸易状况应该是不坏。大部分居民都跑了,加之夜晚,街上寂静得落叶可闻。但也有人一身是胆,他晓的他,既无家可烧,杀也未必杀到他名下来,还做点半夜的生意,汤圆、面饼子,剥红军的“黄瓜儿”(请准我用这个杭州土语,因为有天街上买东西时,曾对两位浙江同志谈话,使用到它)。

夜行军,主要原因当然是避免飞机的侦察和轰炸。有月亮的夜还好,上弦和下弦,就一天漆黑,足下莫有高低,我顶怕这些时间来夜行军。在江西、湖南、贵州,多是打火把,远远望去,颇为壮观,因山势之起伏蜿蜒,活如一条几十里路长的火龙。这八天是正在月圆时候,用不着火把,每天晚上都在月底下走,星底下走。太阳落坡时出发,一直走到东方发鱼肚白。虽然疲劳些,一边走,一边看夜景,还不错,颇有苏东坡“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之感。那风,可不算是清风,而是狂风,吹得劲儿真够大。泼面吹来,既不冷也不刺,可是受不了。行路时我把斗篷取下来,作挡风的盾用。据向导说,孔明借东风,借到金川桥为止,所以要过了金川桥,才没有风。真的,金川桥北的风势是好些。这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知是哪一晚上,被风一吹,都起恶

心,翻肠倒肚的呕吐,一个一个的吊下去。这一队人马,简直散人伙,到达宿营好久好久,才收拢来。他们晚上的好菜,是桐油炒的狗肉。原先不知道那油是桐油,竟自上了一个大当,就是没有风,也要作呕的。

军队生活的单调是事实。孔圣人还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军队中,男女既没有,一切的“欲”都寄到饮食上了。夜行军已够疲劳,但第二天早晨到了宿营地,还未肯即去寻梦,一定要设法弄个好东西吃。但桐油炒狗肉可是最倒霉的东西!八天当中,至今犹堪回味的,是宿营黄水塘的凸凹那天。夜行军走了好几十里路,走的个个都精疲力尽的,一休息坐下来就是瞌睡。虽然夜半的寒气侵人,也顾不得许多。陈宋自己也未尝无此同样要求,便下命令,大休息,放心睡起来,等天明了再走。天明走了几里路,进入宿营地,是一座土豪房子,已扎过我们前走的友军。飞机还照顾了一个炸弹,打得灰尘积寸,好像久未住人的古屋子。

一座四川式的大院,正房是四合头的建筑,右侧连接一个两厅一亭的花园,点缀起鱼池盆花。但究不脱“土”气,一切都不整饰,花园里长着乱草,堆着木材石灰,找不出一一点“风雅”来。正房上随处都堆着一囤一囤的由佃户处勒逼来的租米。一个书房,锁了两柜子。恶劣板木的纸装书,夹杂一点高小中学的算术、历史、动物、化学的教本。翻来翻去,只找出一部石印的《桃花扇》尚可消遣,这已经是不容易获得的读物。在行军中,可是除了米之外,饱口腹的东西倒不少,虽已是走的友军,打过了土

豪的,剩余不要的东西,已经有二十八九只火腿,一大缸油泡香肠,好几罐冰淇淋样酩的蜜糖,一大筐一大筐的蔗糖、藕粉、花生,还有上品的普洱砖茶。云南名产的火腿到通安时已无余,今复得此补充,安得不喜。就是这样东西还成为后来在松、理时代的黄金回忆,大米之多,毛儿盖无论已,今在陕北,亦只能嚼黄米糍子。涤宙同志要赶路到大渡河边去试作架桥作业,他刚到宿营地,又马不停蹄的随伯承同志走了。给他一只油鸭子作路菜。火腿是分给整个干部团,公家的菜便是油腻腻的煮火腿、糖冲藕粉、泡普洱茶、炒花生、油煎糖饼子,炊事员是忙着,学生也忙着,我也忙着,把菜盒子,一格一格的装满油鸭子、香肠、蜜糖。忘记了夜行军的疲劳,就是躺在那花园的厅子里,还翻着《桃花扇》。

(五月八日于北赤前集)

六、冕宁一瞥

最后一天夜行军,以入下弦时候,月起得很迟,再加上一天云,蒙蒙的仅能辨着路影。由石龙桥五十里到冕宁,五月二十三日早晨九点钟才到。

冕宁敌人仅一个连,自计不能与会理比,已闻风远扬,我军先头,垂手而得。我们住城南一村庄中,距城尚有十里路,到达宿营之后,照例铺门板,解马装,洗面,洗足。冕宁是江西红军入四川后第一次取得的县城,会理既攻而未下,我又久矣未回四川,照例事完后急的想去县城看一看。

四川的县城,在以前,只是生长在彭县,读书在成都,到成都路过新繁,以及离开四川时岷江船行,实际上岸到了江安的乐山、宜宾、泸县、江津、重庆,一共九处,今得冕宁而十。在四川会理、西昌已不足道,冕宁之荒僻衰落,不言可知。一进城去,印象便不佳,别人不知怎样,我或者有了成都盆地的先入之见,连西昌填子也不如。

城垣低低的,且薄,进南门,一条大街,通到北门;东西一条,窄窄的,比南北的一条更不像样。在两条长街相切的十字路当中,一座高耸钟楼,恐怕在全城算是最高的建筑物了!于是把两条长街,变成四条街。街上的店铺,一列的平房,并且没有什么气象恢宏的,都是矮矮的益显得卑微。很少有三间门面的商店,一般是一间的两间的,红油铺板都褪了色;更看不见有什么黑漆大门,八字粉墙的土豪房子。街上已经没有啥东西可买,或者是怕“共产”搬起来了,但就不搬,也不见得有何殷富。不通大道,僻近蛮区,已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发展的限度。本来不想买什么,反正要买,就只有买吃的,打听着一家糕饼店,鸡蛋糕非所望,能够买的几个芝麻饼子也好。去问一问的时候,又已经为捷足者早搜罗完了。做新鲜的,要从调面粉等候起也大可不必。别寻出路,街上有卖豆腐的,有卖莴苣的,有卖萝卜白菜的,弄顿饭吃也好。

我们停足在一家草药店门口,以买两毛钱“六一散”为名,借故同掌柜的说东话西,就拉扯上了。这个掌柜是阆中人,他惊异的表示着红军真怪,哪里来这么多,随处都是,他家里阆中也

到了红军。我就和他开玩笑,老远从阆中跑到这儿来做生意,以为是躲过红军了,哪里晓得在冕宁也免不了,过可无处去了。他笑了一笑。最后问到冕宁上面的“蛮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没有吃的住的,要准备两天干粮,要准备露营,但问题中心并不在此。赶快兜到正题上来,就是我们拿钱来买些莴苣、豆腐、萝卜、白菜,由掌柜奶奶替我们弄顿饭吃,天气热得慌,还是煮稀饭吃吧。承情得很,掌柜的一口答应下来,我们便在他店里放倒门板,睡一觉。昨晚夜行军,靠着今天还是半夜出发,吃的问题有了把握,还得需要寻梦。口渴吗?掌柜的在八仙桌上,还送一大壶清茶呢。

在半睡眠的状况中,过去了一两点钟,等掌柜的把我们吵起来的时候,已经一大盆又白又浓的稀饭,四盆素菜,摆在桌子上了。连掌柜的在内,各据一方,吃起来。油腻的东西,天天吃,今天这么来一下,换个口味,真痛快。尽情的吃。最后向掌柜的道了扰,走向宿营地去。正午是过去了,可是太阳的灼晒的光线,并不减弱一点儿。

一路进城,同着吃这餐饭的是劲光,雪峰同志。

(五月十七日,甘泉,临真)

七、“保保”^①

通过彝人区

1935年5月21日，中央红军主力经冕宁大桥、拖乌等地，通过彝族聚居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抢渡大渡河。为顺利通过彝族区，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和一个工兵排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刘伯承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率先向大凉山彝族区进军。

彝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源于南迁的古氏羌人，与唐宋时的乌蛮有渊源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称谓，有的自称“诺苏”及“米撒”、“撒尼”、“阿细”等。元明以来称“罗罗”、“保罗”。因红军对彝族不了解，沿用了当时的称呼。

彝族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他们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

为了顺利通过彝民聚居区域，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

^① 编者按：“保保”是封建社会与国民党政权对凉山彝族的蔑称。因红军对彝族状况不了解，沿用了当时的称呼。本节有删改。

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同时，在中央红军各部队中，普遍深入地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的教育，严格要求指战员尊重彝族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从冕宁大桥出发，进入彝族地区。当部队行至冕宁北25公里处的袁居海子（今彝海子）地区时，遭到彝族罗洪、老伍、沽基〔鸡〕等家支的拦阻。红军先遣队一面向彝族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一面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并按照各家支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受国民党蒙蔽、对红军政策不了解的老伍族说服其保持中立；对受国民党利用同红军对立，并截去红军器材及枪支的罗洪族，采取政治上争取，军事上予以一定程度的打击政策，迫使其停战言和；对同红军比较友好的沽基族，则采取热情友好、赤诚相待的态度，争取其全力支持。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的习俗，同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并赠送武器、弹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由于红军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正确政策，从而争取了大多数彝族同胞站在红军一边，化干戈为玉帛。当晚，刘伯承司令员邀请小叶丹等同返大桥营地，热情款待他，进一步加深了汉彝两民族间的兄弟情谊。刘司令员还代表

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正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

第二天，小叶丹的四叔便引导红军先遣部队，顺利通过了彝族居住地区。

5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由小叶丹带路，进入彝族区，受到彝族同胞的热烈欢迎。红军指战员为感谢彝族兄弟的支援，每人都准备了一件礼物赠给彝族兄弟。红军所到之处，充满着彝汉兄弟团结的欢声笑语，彝族同胞到处传颂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的动人事迹，许多彝族青年还踊跃地参加了红军。在广大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彝汉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隔阂，以阻止红军前进的计划。

在四川的时候，只晓得灌县有“蛮子”，大凉山也有“蛮子”，其实灌县出来的“蛮子”是松潘、茂州等地来的大凉山的“蛮子”，散布的区域，不仅限于大凉山，大渡河、金沙江、岷江这个地角里的大山中都有，并且这两种“蛮子”，在人种学上是不同源的，据我的猜想，松、理、茂的番民，是出于西藏民族，而大凉山的“蛮子”，则原来是长江流域上流的土著，被汉族帝国主义赶到这个穷山僻壤来的，恐怕和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的苗、瑶族是同族。我申明我的是猜想，正确的结论，待之将来无产阶级的类学专门家。戎马仓皇，今天不容我多所饶舌！

冕宁的“蛮子”本地土人称之回“倮倮”。对于“倮倮”他们是言之色变,抢杀汉人,无所不至。汉人待遇“倮倮”只要捉着,也极尽残酷,冕宁有专门关禁“倮倮”的监狱,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上了镣铐的。民族仇恨之深刻,不知其几世纪了!对于冕宁监狱中的“倮倮”,不放,我们便不算忠实于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但放,冕宁群众是反对极了。经过对群众的解释,我们还是全部放的。可是当天下午大桥就告警,幸好我们先头部队赶到。“倮倮”才跑了,不然大桥是有一场火。

早上两点钟出发,昏暗中经过冕宁城,到大桥、北岩堡时,已近正午了。这以后,鼓起足力,翻上一个高山,那便是“倮倮国”了。“倮倮”是盘踞在这一个山脉上,这个山脉名小相岭。那边下山,就是大渡河。两日行程,共二百四十里路,除了前后约一百里的汉人区域不算外,纯粹的“倮倮”区域,由南向北,约有百零十里路长。这一个山脉,上面有类高原。这个高原上,有什么矿产,地理书上没有,提起了毫无意义,土地是很贫瘠的,自然林都不大丰富,加生产技术的落后,农产品是无甚可观了。我现在所能想起的,只有荞麦、马铃薯,很少的小麦。水草却随地皆是,畜牧是应该有的,但恐亦不甚多。因为这样,生活资料的不充足,而从掠夺上来弥补这一部分,他们的“财政上的赤字”是很自然事情。有时成群结队的下山来抢,有是时拦路打劫过路客人。据说,杀人却不甚杀,但抢劫时是把被抢人的东西,完全抢尽,连穿的裤子都不留。我们占领冕宁后,冕宁“县大老爷”的一群,逃往“倮倮”区域,除“县大老爷”被杀了之外,其他的人衣

服都脱光,甚至于一位科长“太太”也得裸体跑转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们内部的部落关系,也不甚好,部落间互相抢劫也是有的。

因为要劫掠别人,同时要防止别人对自己的劫掠,武装的价值就增大了。可是在这方面,就大有进步,已不是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虽然一部分还拿铁器的刀矛,但大部分是拿的火器了。明火枪、毛瑟枪、七九步枪,而且会使用,瞄准极准确。两天的路程当中,他们一路都排成上二三百人的队伍,站在我们行军队列的旁边,看我们前进。对于我们那么精致的枪,是羡慕得了不得。在初次接洽“假道”的交涉当中,我们送了他两百条枪;我们行进时,有个“倮倮”看见驳壳枪很小巧得玩,一定要,我们给了他一支步枪,他大为满意。

这些“倮倮”们除了武装观念很浓厚之外,货币观念也很浓厚,就在站队参观我们,通过的这一群一群的人多少,他都要,而且面孔上似乎表现着强硬的需要的样子。许多同志今天还说:“啊!那些‘蛮子’伸手要钱的样子,怕人得很。”对这个问题,我们曾经有过准备。就是大家预备一些东西来给他们。有的给他们钱,有的给他们一两尺颜色的棉织品,或丝织品,有的给他们一两块四川盐。钱一下给光了,因为要钱的人是连续不断的伸着手。忝为四川人,但不会说“蛮子”话,一路我只好用手势做给他们看。钱,站前头的几个,我给了他们了,现在可空口袋,完啦。其实我也还得留下几个子儿自己花。货币,对于这些“倮倮”有何用处?糟糕!他们也不得不和商品经济接触了。拿着

钱,就可换他们需要的布啦,线啦,针啦。这些东西,他们是没的;粮食自己还不够吃,也莫有农产品可以出卖。反之钱是很容易来的,抢,并不会费什么劳力。拿钱去买他所需要东西,就等于抢得这些东西。

因为“倮倮”的成群结队来看我们,我们也就看了他们。大部分是赤足,有的穿麻鞋,身上是布褂布裤,各样各式,不伦不类,一定是抢来的。外罩是一件羊毛手织的披衫,那倒是真正土产,莫有袖子,领小,撇开很大,这样一裹,就是这样简单。大镰、刀子、烟管,挂在身上,同松、理、懋的“蛮子”又差又多。女人是百褶裙,据说不穿裤子,这可没有实际考察,毛羊披衫,亦是那么一件。

不是听说还有什么“白骨头”、“黑骨头”即白彝黑彝的吗?站的这一排排的人丛里,谁是白彝?谁是黑彝呢?怎样分别呢?可看不出来。据说“白骨头”是奴隶,而“黑骨头”是主人(大概就是地主土司吧)，“白骨头”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而且“白骨头”永远是白骨头,即是说奴隶永远是奴隶,白黑彝不通婚,有私奸的,白骨头要遭残杀。汉人也有被俘虏去作白骨头的。抢东西,打抢货币,只能消费一次就完了。打抢劳动力,却能使他再生产,只需给他一点吊命的食物。如何进行“剥削”这件事,“倮倮”他也晓得。“倮倮”就是这么一个社会。

(五月十四日,临镇)

八、安顺场怀古

在“保保国”行军的第二天，那天整整一百四十里。一出“保保”区域，天就黑了，下大雨，又是下山路。我们的行军序列前面，刚好又是迫击炮连，走不动，只有站着淋雨。找着三间房可以停足，已经午夜早过，两点钟了。经过岔罗、洗马姑，到了“农场”（大概以刘文辉的团长李光明在那儿建立了一个“光明农场”而命名吧）便是大渡河边。大渡河，土人称之曰铜河，沿河右岸上行三十里即达安顺场，一个近代史上有名地方。

洗马姑驻了一夜，牙齿正痛得说不出话来，还有动闹别扭。农场驻了一夜，却奇怪，牙齿又不痛了。就在农场，涤宙同志归回建制，大渡河架桥，和金沙江一样，没有可能，工兵专家对此天险也无用武之地。听说大渡河上流只有富林这一个渡口，水才比较平稳。在这里，甚至连槽渡也不是好办法了，金沙江的水虽急，在绞车渡船还能过直角，而在大渡河农场处，并安顺场一处，船要顺水冲成斜角才能渡过。渡一次，来回要一点钟，这是最快的速度。并且船很小，也很少，农场四只，安顺场两只，驾船不慎，两处各破坏一只。容不下多少人，渡不了多少人。两处的船，也不能集中，因为滩险水急，上游的船放不下去，而下游的船拖不上来。这真是棘手的事。所幸农场、安顺场两处的渡河点是抢在手中了，总有办法想。

安顺场渡河点的对岸，敌人是一个连，首先我们得到了船一

只，船上载十七个红色战士，不顾敌人的火力，在那样汹涌的波涛中，把所有的一切，成功或失败，都交给一只船，都交给轻机关枪和手榴弹，安然的渡过左岸。敌人一个连，溃散了！我们十七个胜利了！胜利的十七个英雄！无产阶级队伍里十七个英雄！

但是浮桥难以架起，而槽渡又浪费时间，于是整个野战军沿河右岸直上，抢过泸定桥。仅以干部团渡河，分在农场、安顺场两处，掩护全军通过，同时迷惑敌人，使敌仍以为我们是从安顺场渡河。方针定下了，我到安顺场的时候，军委总队已经整装待发。刚好在那个时候，飞机突然来袭，我在文彬同志处捧了满两手的枇杷，也顾不得吃，便从场口跑出来，寻觅下一个适当的隐蔽地方。嘘——嘯！炸弹炸在河边上，我很担心安顺场里几十匹马，拴在街上，那样大的目标呀！

军委总队出发的时候，我也由安顺场渡河过到对面的安靖坝。

安顺场要是不到这个地方，也不会知道这个地方，我是说从历史上，来知道这个地方。太平天国的史籍，我相当的看了一些，特别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我那时正旅居北平，每天到北平图书馆，都是翻的太平天国的材料。但安顺场这个地名，却生的很。后来才记得薛福成的《庸庵笔记》里的“书匠寇石达开被抢事”提到它。石达开就在安顺场这个地方全军覆没的。时同治二年四月间事，阳历便是五月，和我们渡大渡河的时间相同，亦历史巧事。但是对于这些英雄末路的悲剧的史实，有几点很是值得怀疑的。我不是说那些“傜傜”土司拿了石达开

的钱,又出卖石达开的事。那是可能的。把石达开作为一个很好的战略家来看的时候,安顺场的失败,是不应该的。据《庸庵笔记》所载,石达开的队伍,本已由安顺场渡过河一万人,天就晚了,后续部队不能再渡。石达开以为他一贯用兵谨慎,今天把兵分隔在河的两岸,使兵力分散这不大好,重把已过河的一万人渡转来(大意如此,原文无书在手,无从录出)。这里有几个漏洞。既然天已晚来不及渡后续部队,那么又哪能把已渡过的一万人渡回安顺场呢?这个时间哪里来的呢?有渡这一万转来的时间,为什么不继续渡第二个一万人过去?从安顺场渡河点的水势来看,天近晚还能渡一万人,那船非有二百只不可,一只船一次渡二十五人渡两次。但那个地方,很难一齐摆下两只船来,船夫不是熟手,还不内行,得有一千六百个船夫,四个营一只,分两班。我们两只船把沿河两岸的船夫请完了,也只三十九个,还夹了几个生手。结果还要撞坏船,押船的政治科学生和船夫自己还送了命,只有两个船夫爬起来。石达开那时,哪里得来两百只船,一千六百名船夫?同时一个渡河点,河那边没有兵力扼守,假如对岸为敌人占据时,如何可以渡河?既已渡过去一万,又渡转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的事!这样粗浅的战术,以太平天国名将见称的石达开不见得不知道。要是薛福成的笔记是实事,那才奇怪了!就是后来大雨水溺,以致对岸为清兵所得,难于渡河,为什么不沿右岸直上,连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向下走,弯到大凉山东的岷江沿岸?机动地区还很大的!我想那时石达开的兵力尚不少,士气亦可

用,而计不出此,一世人豪径自在安顺场束手就缚,作阶下囚,我真不大佩服。可是历史的安排同样奇怪,终就空了!就是李秀成在南京的孤军奋斗,也没有希望了。今天所能看见的,只有“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欲从田夫野叟,一寻翼王遗迹,以供凭吊,哪里是!

更奇怪是百年而后,出了震动全世界的朱、毛,又来到石达开撞钉子的地方,蒋介石、刘湘、刘文辉等高兴得很,以为历史的范畴,是一个铸定的模子,安顺场石达开擒杀样子,做得十拿九稳的。然而不然!不仅有强渡安靖渡的十七个英雄,而且刘文辉的泸定桥也不守了!只可惜我没有去看那有十条粗铁索长半里路的伟大的工程!

河对面的安靖坝,石达开没有过得去,而我是过去了的。怀古幽情,且暂为搁起,首先得找定宿营地,把自己安顿下来。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都在缫蚕丝,苍蝇成千成万的满天飞,结果住到供奉关圣帝君的冷庙里边去,至少苍蝇少些。安靖坝住了两天。这地方盛产蚕桑,成为这里农民的主要副业,丝是自己织,卖茧子,交通不便,还在路上就会出蛾了。因为销路是四川丝业中心的嘉定(大渡河与岷江河流处),远着呢。可是土质并不好,玉蜀黍已挂须了,才长三尺来高,茎是细的,同高粱秆一样,怎比得产在川西坝子的玉蜀黍,和甘蔗一样粗,比人还要高。两天来实在没得啥事,看河那边的红军陆续的向泸定桥前进,看大渡河水涨。因为下雨,请特务员多劳点神买两个鸡,买了又要杀,杀了又要炖!吃了鸡去可以说话的地方一坐,发表我的石达

开也莫有什么了不起的高论。

既然怀古,安可无诗:

澎湃铜河一百年,红羊遗迹费流连!
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
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
早知末路排安顺,何不南朝共死生!
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
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

(五月十五日,临镇)

九、大渡河边

大渡河,我们不仅是渡过便罢了,整个在四川行军当中,几乎无处不与他会面。野战军是沿河右岸上行约三百里,抢过泸定桥。掩护部队的干部团是沿河左岸上行二百里,在龙八埠与野战军会合,才向化林坪前进,脱离了它。但后来在彝民区域中的大小金川,穿来穿去,正是大渡河的上游。大小金川留在后面说吧,这儿只攫取由安靖坝到龙八埠的一段印象。

五月三十日十三时,由安靖坝整队出发,目的地挖角坝(汉源县属),行程六十里。一路隐蔽一下飞机,休息休息,天就阴下来了,似乎要落雨的样子。高低低,路都凿在峭壁上,蜿蜒曲折

的小路,由于山势和崖石的阻碍,有时上,有时下,总在山的侧面。山地行军,速度亦不甚快,且渐渐的下起细雨来了,更难走。然而时间已下午过去,接近黄昏。一边走,一边念着陆放翁的诗:“幅巾筇杖立篱门,秋意萧条欲断魂。恰似嘉陵江上路,冷云微雨湿黄昏。”那时景象,后两句,真恰如其分。

问一问走了多远?“三十里。”快黑下来了,设营员已经把团部的宿营地安排在三十里路的那个小村庄上,六十里路,是不会有,但我们还要走足四十里路,才有地方住。大渡河边,两岸高山,紧夹着一溪急流,要找出一块平坦的河滩,实不容易。一个很小的平地,已经叫什么坝,几间小店子,就算一个市镇,数椽茅屋,就成一个村庄。走了十里路才到,雨还是淅淅沥沥的下。两间茅屋挤了二百多人,能够找着门板,摆下自己的行营,已是如天之福了。吃不吃饭,真是满不在乎,且横下来听雨声度夜!

五月三十一日晨七时出发,目的地得妥(泸定县属),计程七十里。但先得经过挖角补足昨天未走完的二十里。天可晴了。二十里路,很快就到。在挖角休息约一小时,等队伍到齐,这时得着消息,野战军全部已进占泸定城及泸定桥,可以安全渡过左岸。石达开没有渡过安顺场,我们却舍安顺而不渡,泸定桥十七根铁索,又宽又稳,那些想把历史当成数学公式的将军,怎得不在朱、毛的威名下宣告失败!到得妥,是由挖角右行上山,得离开大渡河边。山是大相岭的余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共是三座,就是这七十里。山里面亦有“倮倮”,比较大凉山上

的是要开化些。抢劫,土匪,这些东西是没有了,并且还能多少说几句汉语,我们通过的时候,男女“保保”都在田里,农业技术的进步,或者耕地面积的扩大,二者必居其一,保证了他的生活资源。有一家正在炖牛肉,还有人进去买了他的牛肉吃。我在路上,还用汉语来问了他到得妥还有好远,三重好山,既是汉人都不要的,路也就可想而知。山上自然林极丰富,一片绿,依着山峰的起伏,叠成乱山纵横的调子。路是少人走过的,远年的败叶陈枝,溃烂在地下,兼之雨后,和着泥,极不好走。翻到第三层山,雨又下起来了。在山上已能够望远望着大渡河的线流,但转来转去,总在那个山坡上,似乎距得妥还不很近。等到从山的斜坡上溜到得妥时,雨更大,而且天快晚了。进了宿营地,清查掉队的可是有点多,我总算没有落伍,但已疲惫到不想再多走一步路,就住在队部里过了一夜。

六月一日晨九时出发,目的地沈村(泸定县属),计程五十里,从得妥前进,重沿大渡河左岸逆行。河幅到此已稍窄。但流速之急,恐怕比下游是有增无减。浪花冲刷在河中的礁石上,嘞的一声溅到一丈多高,还没有落下来,第二个浪花早又冲到了。大大小小的浪花,一河都是;奔腾澎湃的惊涛骇浪,掩盖了一切,几乎说话都听不清楚。飞机来的时候,轧轧的声音,一定要掠在顶空上,才能够觉得。

今天的出发命令,本来是三十里到家眷一个小镇市。十三时到达。已经宿营布置都好了,甚至于肉丝菠菜面都吃过了,准备睡觉了,又来第二个出发命令。前进二十里到沈村宿营,十五

时出发。这几天来天气完全不对劲,午后照例下雨。一出发雨就飞起来,益来益大。路是小路。雨天黑得很快。还不到二十里路,距沈村还四五里,前面一个绝壁,路被几天雨一冲,塌下去了,要是白天还可以整理,天黑了,什么也看不见,没有办法过。只有向来路的小村庄找宿营地。这可费劲儿了,山腰的河岸三家村,哪里摆得下大队人马。东拼西扎,分散在三四处,总算塞进去了,但已午夜的二十四时。今天的疲惫,比昨天更甚。

六月二日晨八时出发,目的地化林坪(汉源县属),计程二十里。早晨起来,胡乱吃一顿饭,先派人请当地土民去挖出那被雨冲塌的一段路,队伍随后出发。在宿营地的村庄中,有树杏子,买了几十个,颜色倒好看,红红的,可是味儿却酸酸的,聊以解馋。幸好天晴,雨后的山,洗过了的,绝绿,四川的山,都是有树木的,大渡河两岸,巉崖峭壁,长松短辣,危挂在岩石上,缩成小景,颇似爬壁虎的青藤在墙上。而土质完全说不上,和安靖坝一样,只产很坏的玉蜀黍及马铃薯。到了沈村停下来,才得到今天行动的命令是向化林坪前进。在沈村的半天任务,是向来路的警戒,要到十五时才出发。因此宿营布置是临时的。把马装解下来,在一家店中,翻转两个半制品的棺材盖,作我的卧榻。细雨飞着,无事消遣,煮马铃薯吃。

“嗒嗒嗒嗒!嗒嗒嗒!”预备号后是集合号,踏着雨后的泥地,出发了。我们向前走,野战军过泸定桥后,沿河左岸向下走,龙八埠是接合点。大部分已走过去了,我们到龙八埠的时候,驻扎在街上的,是三军团之一部。自到龙八埠后续向化林坪(《庸

庵笔记》上也提到这个地方)前进,这才完全脱离了大渡河。这二百里,一路急流,沿河留意水势,真个无一处可以安放一个木板,遑论架桥,要真是没有泸定桥,过一河确成问题。泸定桥成于清康熙时,石达开何乃见不及此!化林坪是在山半腰,一个比较大的街市,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在那里扎住,我们只好又退回五里,到盐水溪宿营,小楼一角,一个囚牢似的窗眼,睡得头脑昏昏,怪难过。玉蜀黍马铃薯之外,别无出什么!

大渡河这沿河山径,今天要我再去走一趟,那简直说不大愿意。假如当风景看,确是要得;逆行这二百里路,算看了一幅中国山水画的长卷。

(五月三十日,临镇)

后 记

我本以“金沙江”为题,拟专写长征中的四川的一部分。今年一月便动笔。但十个月来,仅仅在宜川、甘泉的巡视工作中算成功了一点。这以后,便一直未写得一个字。原想写完后再寄出,但这“写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现在录出最先的九节,以答复尚昆同志的号召。

小茅屋

——贵州西北边境的贫民生活写真

■ 曙霞

小茅屋，
矮茅屋，
入门要低头，
睡卧难伸足，
起风檐欲飞，
雨来漏满屋。
门前野草迷山径，
屋后荒山暴白骨！
绕屋凄凉无所有，
旦暮但闻小儿哭，
寒冬聚围小煤炉，
火焰常灼小儿臂^①，
茅屋梁上少苞谷^②，

① 小孩们虽寒冷也没有一线布遮体，被煤火烧得周身起泡。

② 该地只产些苞谷（即玉蜀黍），存粮无处收藏，多挂在梁上。

家人下体多无裤^①！
借问贫穷何至此？
苛捐杂税如狼虎？！
兄弟流离爹娘死，
卖儿鬻女偿不足，
何如参加红军去？
拼将热血换幸福！

① 当地小姑娘十七八岁，还多是没有裤子穿，有的身无寸缕，终日睡在草堆中，出门时，用一块烂布遮盖。

渡金沙江

■ 曙霞

初夏的太阳，
烧灼了沙砾的山地，
行人的热汗，
沿脸浹背地流淌。
远征负重的健儿，
在黄昏后才跑到
一座村落的边沿休息，
“努力吧！第八连的诸同志！
无论如何要走一百八十里！
为着要完成我们的底任务，
为着要达到我们战略机动的目的，
我们今天要走一百八十里！”

黑夜的幕已垂罩着金沙江边，天险的长江原来如此
天险！

羊肠小道在高山向江的斜面
蜿蜒而下，
对河山洞内炮孔枪眼挖遍。

倾泻的水流，
像万马奔腾，
深黄的江水
谁知深浅！
此处虽不是“蓬莱弱水”，
只“一夫守御”，
怕“万众莫前”！

蒋该杀^①起了倾国之兵，
说：“要把江西漏网的大鱼捉起！”
粤，湘，桂，黔，也都调兵遣将，
呐喊摇旗！
一路来“追”“抄”“堵”“截”，
一路来败北披靡。
遵义一战^②
咬得捉鱼者双手鲜血淋漓。
日本占领了东北，
蒋该杀却把“国防”大兵调到西南，
说是：“抗日必先剿共！”(?)
“攘外必先把内安！”(?)

① 江西苏区人民都喊蒋介石为蒋该杀。

② 中央红军第二次进占遵义打坍王家烈部八个团，周、吴两纵队也被我们全部击溃，直追到乌江江边，缴获极多，是“反攻”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他孝敬日本的礼物，
是中华半壁的河山；
他所得的最好头衔，
就是卖国汉奸！

蒋家大兵也曾东追，西截，
这条“大鱼”却“神出鬼没”，
一会向贵阳直撞，
一会向昆明奔逐，
曲靖坝麇兵佯战，
吓得龙云急去抱佛^①，
这“大鱼”却大摇大摆到金沙江畔，
这才见灵活的战略战术。
彝民的土司，来替红军带路，
说是：“只有红军能解除我们的痛苦，”
“江边还有五只小船未烧，”
“聊当我们微小的礼物。”

铁流般的一队，
已到金沙江中，
对岸山洞内的税吏，

^① 当红军麇兵曲靖府大坝子上围攻府城时，龙云以为将直捣其老巢——昆明，急电召其主力，星夜绕道回昆明布防，昆明城一夜数惊。

还在做他们“作威作福”的迷梦，
静悄悄地收缴了
税警的八根枪，
惊醒的税吏惊呼着：
“啊！从哪里飞来的天将军！”

蒋家大兵追到金沙江边
“望江兴叹”，
龙云的部队对着急流
侥幸地惊赞；
周(浑元)薛(岳)打电“告捷”，
说是：“大获全胜——
缴到烂草鞋半只。”
龙云伸舌头，摸着脑袋，
还捏一把冷汗，
背地说：“早知是这样
我就备下船只送他过江。”

万里长征，
历尽了风霜雨露，
忆连年血战，
破敌军屈指也应难数！
任大江峻岭强敌坚城莫能阻，

谁说“长江天险”？

看红军等闲飞渡！

刘文辉接到紧急电令，

说是：“朱毛红军已到金沙江畔，

如果同通南巴西进的张徐会合，

怕要赤化了川康。”

刘军长急忙调派虾兵蟹将，

开江边堵防，

谁知“五一”节那天正向江边开拔，

就大败于通安^①。

胜利的红军，

已渡过了天险的金沙江，

前面“两大主力红军会合的灯塔”

放射出万丈光芒，

高举起我们的红旗向前往，

“无坚不摧”的红军谁敢当！

东洋的暴浪，

^① 通安镇在金沙江北约二十里，刘家兵于“五一”节那天由通安南下，被我红军先头部队干部团大败于通安。

已吞没了华北半壁的山河，
救国的男儿，岂肯仰天空叹！
我们的长征为哪般？
为的是北上抗日，
挽救民族的危亡，
突破重围，
长驱北上向前往，
看我们直捣白山黑水收复旧山河，
才早餐！（白山指长白山，黑水指黑龙江）

一九三五年“五一”节前一天作于“通安祝捷大会中”

一九三九年“五一”节录于子丹县西八十里之顺宁

鲁车渡寻船

■ 艾平

就是在渡过天险的金沙江一个下午，一支队伍顺着金沙江的左岸沿江而上。

“同志们！天险的金沙江，我们是胜利地过来了，现在我们又担负着重大繁难的任务，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我们这个营沿江而上，到鲁车渡龙街接应我一军团，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一军委直接给予的任务，我们能够完成！张政治委员领导我们去。哨团属的侦察排呢？”十一团第二营营长萧桂同志，在出发前这样又于营面前讲话，解释他们的行动任务，最后他又这样地问：“能够完成吗，同志们？”

“能够完成的！”像雷样的响亮的回答了一下，队伍也就开始出发了。

倾盆大雨后黑无光，四周黑暗得咫尺不可见，天雨后路更加泥滑了，人们还是一个跟随一个，后面的猜捕着走前面的人的脚步声，不停息地在前进着。

“同志们！爬山比赛吧！”

一个战士忽儿叫喊起，但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过了一会好像还是同一样的声音，又喊着：“爬山比赛哪个来？”

“丢你那个！来吧！”

“来！大家都来！不来的做乌龟。”

接着就像一窝蜂似的，大家气喘吁吁地争先恐后的，争着往山上爬，许多年纪轻的一些同志们，口里还在不断的唱着：“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吵吵闹闹，八个山是上去了，可是又来了一个重叠的山，山真有相当的高，但是休息一会，又继续往上爬去。

“往后传：一道石壁没有路，爬上去。”从前卫尖兵一个传一个的传达来了，队伍于是慢慢慢慢紧缩拢来了。有的说路走错了，有的说弯路去吧，有的说硬爬上去……你一句过去，他一句接过来，闹得一团。最后还是张政委肯定说：“硬爬上去：轻机关枪背在身上，枪一律大背起，无线电和行李用绳子调上去，骡马丢掉算了！”

好在悬崖峭壁的地段并不很长，差不多费了两个钟头的时间终于爬上去了，骡马当然无法子爬上去。

天是更黑了，悬崖峭壁的山道，更增加了夜行军的困难，走着走着，扑通一声又跌倒了一个。抬无线电的同志有本领，他们始终没有跌倒。

是半夜十二点钟的光景，终于到达了金沙江边的一个村庄，据村内群众说，这就是鲁车渡了。

到达鲁车渡不过十分多钟的时间，河的对岸发现大的队伍，打着火把，沿江而下，估计一定是一军团队伍，于是用号音与他们联络，出乎意外的号音一响，河对岸的火把一个个的迅速的熄灭了，经过半点钟的时间，终于联络到，得到他们的号音，知道

这是一师的队伍。但被金沙江的流水声所阻，隔江不能传话，火把仍然继续地沿江而下了。

第二天早晨经过多方的探问，知道鲁车渡原是一个渡口，在前两天还有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队伍在这里守着，他们为防止红军渡江，曾将所有的渡船打毁，沉到河底去了，只剩下一只小船是弯到一个悬岸的石壁下停着。

他们停这只船的方法，是乘着另一只船，将这一只船从河中拉到上游的石壁下停着，然后再把乘的这只船打毁沉到河底去。所以经过半天的工夫，也没有法子把这只船弄到手，从上山用绳子吊人到船上吗？山又高耸入云里。泅水到船上吗？水的流速又很大，不可能从大水泅到停船的地方去。别无办法。最后还是采取后一个办法，坚决地从下水泅到上游去。经过了十多人的泅泳，看看要达到船边，结果又被流水冲下来了，时间已耗去了两点多钟，然而始终无法与船接近。

最后，终于把这只船弄到我们手里来了，是用这样的法子：一个侦察排的王班长，他的泅泳术还不差，他用一根绳子束一把刺刀在头上，当他泅到距船还有一丈多远的地方，就靠着石壁用刀戳在石壁的被水冲裂的石隙中，慢慢慢慢地，一步一步的向上流移动，终究爬上了船。

就在这一刹那间，沿河两岸的欢呼声，震天价响起来了，庆贺我们的成功。

费尽千辛万苦弄来的船，终究在金沙江的河中飘动起来了，一军团的一部分，也就依赖它，从金沙江的右岸渡到左岸来了。

敌人的诡计,终究不能战胜转战万里百战百胜的英勇无敌的红军。

十月四日于红大

火焰山

■ 艾平

十一团之侦察排及其第二营,在完成鲁车渡接一军团之任务后,继续完成军委电令:经江驿到达龙街对岸,阻止云南之敌的任务。

在占领江驿分县之后,为警戒后方的安全,留一个连驻守江驿(江驿距龙街河岸六十里,为我去会理与主力会合必经之道),其余在烈火般的太阳光的照耀下,向龙街继进。

由江驿去龙街的行程并不很远,只六十里,上一个十五里的高山,下一个二十里的大山,经过十余里的狭长山溪就到了。

这一个大山就叫火焰山。

据江驿城外的老年人说,从前也是不经常下雨的,现在更是很不容易遇到下雨,田禾、农粟等植物,经常都干枯得不像样子,所谓火焰山真是像烧火一样热咧!(老年人的话语)

“是不是孙悟空过的火焰山?”一个同志这样取笑地问一个乡下的老年人。

“哎呀!先生!你们也晓得孙悟空过火焰山吗?”老年人带着惊奇的神气说,他不停止的说下去:“听到先前辈的老人这样说:孙猴子过火焰山毛都烧光了,所以而今猴子的屁股和脚板都莫得毛……”

不等那老年人说完话，一个中年的汉子插嘴来说：“说是这样说，不晓得是真不是真哟。热是老热很，那河沟里常常是没有水的，那里越热的凶哩！听老前辈们说，孙猴子被火烧的那年起，河沟就不流水了。”

这里的群众告诉我们的，确实有些不差，虽然传说是不能可靠的神话，气候确实有这样的怪。

我们队伍从这火焰山过的时候，十五里的高山，在我们转战万里的红军看来，并不算什么，所以没有费什么力气，爬上去了，山顶上有一间小小的店子，静寂得很，除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少年女人外，什么人也没有，因为军阀刘文辉把龙街的渡船烧空以后，已有十余天没有客商打这里经过，小店子的老板也被由龙街退入会理的白军拉夫去了。

起初这家很害怕我们，后来经过我们的宣传，说明白我们是红军，送给了她们我们从江驿县得来的土豪财物，县政府县长老爷的白糖及其他食品，对她们的态度很和蔼，吃过了她们冷水都给钱，她渐渐与我们亲近起来，她告诉我们红军真好，对他很相亲。她最恳切而愤恨的对我们说：“就是前几天啦，龙街来的二十八军，别的不说，连她我的独女，一个独命根咯！都赶她哭起来了……还是跳下岩去，才躲脱了呵！你们看她脸上脚上的伤还没好咧？”

她几乎流出眼泪来了，站在她旁边的女儿羞煞地就走开了。

“骚扰你们了！……”

“噯呀！说什么骚扰哟！一口冷水你们也把钱……回来时

我一定烧一碗茶你们解渴！……”那中年女人，背后跟着她的女儿，和蔼地向我说。最后她又很关心的说：“天还早，慢慢走也还走拢的！”

下了火焰山，人们随着微微的凉风，并没有感觉什么热，我们的队伍慢慢地在一个狭长的久干无水的小河沟里行进着。

这久干无水的小河沟，只有四五十米远的宽，弯弯曲曲地十五里来长，雨天山的石壁把它夹在中间，好像两道墙中的巷子一样，石壁之高，高出云表，石壁上无草木，也没有旁的植物，好像乘轮船在巫峡的狂涛大江中探头望天一般的一样的天边景况。

这时快到下午四点钟了，虽是夏天，然而天气总不会像正午那样热，在这从孙猴子被火烧那年起就没有流过水的河沟里却正成反比例，热气逼人，比别的正午还要厉害，热得人们淋头大汗，像倾盆大雨般的从头上脸上手上身上往下滚，窒息的空气使人们的脑袋发昏。“难怪孙猴子过火焰山把屁股毛都脱了！”

一个年纪轻的、人们叫他“跳皮骡子”的小鬼，一面拭着脸上的汗水，一面在取笑指着一个长着短短胡子的同志嘴巴说：“你比孙猴子还厉害呢！你的胡子还长着没有被烧脱！”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十月五日于红大

一个人带一根绳

——由冕宁到大渡河

■ 曾三

大渡河是一定要过去的,石达开故事的重演,是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估计。可是我们不是石达开呵!我们要估计到困难,我们还能克服困难,大渡河是天险,但是我们要把桥架起来。

当我们在冕宁休息的时候,虽然离大渡河渡口还有二百余里,但是命令是这样传来:一个人带一根绳,三个人带一根竹,大家动员起来,带到河边架桥去!

于是大家讨论起来了:

“刚才打的那个土豪家里,不是还有很多苕麻吗?可以拿来打绳。”

“不够的,再去收买……”

“竹子呢?……”

大家为着一定要渡过天险的大渡河,动员起来了,不消说,有了红色战士的保护,有了党团员的领导,这个计划是完成了的。

早晨二点钟出发,除了照例背米以外,又加多了一根绳,三分之一根竹,虽然负担是更加增多了,精神却都是更为兴奋。

“你驮了很远,轮到我来驮吧!”

“用不着,我可以多驮几里。”

“我的体力较好,给我来驮。”

“我驮,你休息……”

这是路上各个同志各逞英雄互相推让的情形。

天明了,我们到了大桥,大桥的群众见着我们走向“蛮子”(黑彝)区域去,又每人带一根大绳,也有带竹的。“这有什么用处呢?”怀疑的神情,差不多每个土人的面孔上都会流露出来。

“你看!那不是一群疯子吗?”一个同志这样叫,因为他看见了几个不挂一丝的农民,从前面走来。

“呵!”大家注目了,大家在议论了。

“这样不是太难看了吗?……”

我们前面的同志,已经和这些裸体人谈起来了,他们似乎是很凄惨的在那里诉苦,我们的同志,似乎是在安慰他们,同情他们。最后,我们的同志,有的给他们一件裤,有的给他们一块布,并且还给他们一些钱,他们表示着很感激。

我们更怀疑了。“为什么?”“他们不是疯人?”“他们是穷人,穷得连裤子也没有吗?”“比贵州的干人儿还干!”我们又议论起来了。

他们渐渐走近了,我们问了他们,我们的指导员又来向我们作了解释,我们知道了,原来他们是帮助我们的先头部队送担子的,他们回来经过黑彝区域,被穷苦而打劫成性的黑彝把衣裤剥光了,所以只好一丝不挂。他们说话的时候,认为“蛮子”是野

蛮到了极点,非常痛恨那些“蛮子”,当然他们还不知道“蛮子”为什么会这样“蛮”的。

他们注意到我们的装束了,似乎与别的军队,甚至与我们先头的部队都不同,“你们为什么一人带一根绳呢?”“你们去捆那些‘蛮子’是吗?”他们自己问了,又自己这样答了,我们只回答了一个“不是”,他们就去了,也来不及说得更详细一些。

上山了,上山就是黑彝区域,这座山的确有相当的高,六月行军,还远远看见一座雪山呢!山中间没有什么平的可以耕种的地方,很稀疏的几间房子,一些种了马铃薯的土地,一群群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衫的“黑人”,这就是我们要经过的异乡——黑彝区域了。

这些黑彝见了我们,只是点头称“好”。我们送给他们的布呀,衣呀,糖呀,针线呀,他们真是高兴得了不得。我们说:“大家打刘家去吧!”他们很快的回答:“好呀,我们后面来。”他们恨刘文辉入骨,对红军却有些认识,所以很是客气。

黑彝们也注意我们一人带一根绳,表现着奇异。勇敢的懂得汉话的青年,竟提出疑问来了。我们的回答是“架桥”;他们还不大懂得,因为他们不相信,哪里有这样一个去处,要这些绳子来架桥呢?一个青年战士倒有趣,他说:“这是备来捆刘家军的!”他们黑彝连声道好,表示庆祝我们的胜利。

这一天路程太远,走一百里以上,又遇着路不好走,天又下雨,周身透湿,我们摸了一半夜路。竹呢!绳呢!谁也不敢丢,谁也不愿丢。我们的意志是铁的,用不着再去说明了。

到了大渡河边,石达开失败的安顺场,我们的麻绳与竹是捆“蛮子”呢?是捆刘家军呢?还是架桥呢?因为有了十七个英雄,强渡了大渡河,拿得了船只,所以绳子是拿来编草鞋,竹是拿来烧饭了。我们的精神是愉快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渡过大渡河去。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

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

■ 文彬

在微明的月光之下，我们几个人骑着马在西昌坝子中走着，向着左面右面前面望过去，看不到山岭，一片平洋洋地，所谓是西昌大坝子。在几天夜行军没有睡眠的我们，昏昏沉沉走了五六个钟头。到达礼州，经过了一条很长的街，继续向前走，去找寻军团司令部，大概是下半夜三点钟的时候，开始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在红热的太阳之下，我们又继续的开始走了。在弯曲不平的石子路中，经过了不少的村庄。这些村庄的群众，都摆着摊子卖糖、饼、点心，特别多的是杏与水果，虽不十分好吃，但在此时行军路上还是不差。下午二点多钟的时候，已走到了先遣团——红一团驻地之泸沽。

街上的店铺都还开着，满街及各店门口都贴着“欢迎红军”的条子，插着“欢迎红军”的旗子。

开了干部会，进行先遣团任务的动员后，正在团部休息，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跑来说，她的老公是 C.P，于今年一月间已在城都被捕入狱了，她因生活关系，到此亲戚家里度生活，要求同红军行动，在红军中工作。打开城都后，可会见她的老公。我们因为有先遣任务，所以交给后头的政治部处理。

一晚九十里到冕宁

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嘀嘀嘀，嗒嘀嘀嗒……”的集合号音吹起来了，在历史上有过不少战绩的红一团，在指挥员率领之下，一队队在月光之下集合了。只听得满街的脚步声音，嘈杂声，咳嗽声，是后续部队已到了，大家都挤着，各有不同的任务交走着。

走了二十里的地方，见满街点着挂着红灯，写着“欢迎”的字样。休息一下，无数的群众都围拢来了，拿着茶壶、茶杯，和蔼的叫着：“先生吃茶。”有的拿着点心、糖，请我们的战士们吃，大家都笑咪咪，不敢接受，硬要拿钱给群众，说着：“同志你不要钱我不吃，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公卖公买。”

休息后又开始前进了，沿途蒙雾中见着被土匪烧了的村子与街道，过了不少的河桥，个个战士们都在不停脚的走着。“天明了，休息一下，大家把服装整理好。”团长在说着。

噼噼啪啪一阵爆竹声，已在耳边响着，只见满街挂着红旗，贴着红绿标语，写着：“欢迎为民谋利益的红军”、“拥护共产党”、“红军万岁”等口号。一进城，在街上见着一群民众，见我们笑嘻嘻的拱手为礼，有的笑嘻嘻的口里说着“官长先生辛苦辛苦”，有的见了轻机关枪、迫击炮，很奇怪的各向各的耳边轻语着说：“这是机关炮”、“这是大炮”，在猜疑着。忽然来了三四个蓬着头，打着赤脚，披着麻布破毯子，耳朵上挂着红条的彩石，面带

黄黑的彪形“傩傩”(即彝民分黑彝白彝),见了我们立即跪下作笑,表示欢迎致敬意。我们连忙两手把他们扶起,他们欢喜不已。

到街上见店门照常开着做生意,有杂货店,有茶馆店,有摆小摊子的,有……最好的还是有肉包子,我们同他们谈问时候,他们说:“昨天下午已知道你们要来,县长带了二三百个民团已跑了,昨晚一晚城门都没有关,大家等着你们来。”……“听说你们在泸沽对老百姓都很好,公卖公买,打富济贫,保护穷人商人,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怕,没有跑……”

队伍在街上休息,吃了点心后,又继续前进了。我们到天主堂休息,弄中饭吃。中国传教师很客气,呼我们坐,五个外国妇女亦来,都请他们不要走,问问消息与情形。“傩傩”见了酒马上就喝,几口便把一大酒瓶吃得精光,一下子吃醉了。他们火拼起来了。请他们吃饭,更加高兴的很。

到“傩傩”国边地的大桥

在弯曲不平的乱石子路上走了不到十五里,忽然满天布上了黑云,轰隆轰隆,光芒四射,雷电大作,暴风雨袭来了,即在路边一个小亭子中避了半点多钟。再走了十余里,到山脚下,地方工作组在打土豪。见“傩傩”穿了土豪的长袍子,笑嘻嘻的,见了我大叫几声,表示欢喜,并双眼向着他穿着的土豪衣服看了又看,又高兴极了。

队伍于下午已到了大桥。恰巧在部队刚到大桥的时候，“倮倮”有几百名聚集来大桥抢群众的东西，见红军一来，马上四散而走，当时捉获十余人。据当地群众说：这是离此十里之“倮倮”罗洪家，经常出来汉人区域抢东西。今天“倮倮”准备来烧大桥的，红军一到，救了他们，他们高兴得很，送酒啦，帮助煮饭啦，杀猪啦，大家都高兴的拥护红军。

我们把俘来的“倮倮”，一面用酒饭优待他们，一面给以宣传，说明：“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倮倮’与大桥群众都是穷人，应该联合起来打富豪，不要自己打自己。”经过宣传后又放回去。

进“倮倮”区

第三天早晨，在清晨的太阳下，开始前进了。走了十里路上山。上山约有十里，见赤身露体的男女三三两两一小群一小群的走来。他们见了我们，个个都胆战心惊的发抖着，并假说是小商人，特别是女的，洋烟吃得瘦成鬼样子，低着头在队伍的旁边过去了。以后听说这就是冕宁县政府的官员及刘文辉部下的一个团长的太太们，在经过这个山的时候，被“倮倮”缴了枪消灭了，他们是侥幸放回的。

我们的向导（带路的）说：“县政府及刘文辉对待‘倮倮’很凶，要抽他们的捐，每年叫‘倮倮’送牛及羊、骡子，到县政府去进贡。常常将他们的头子捉去坐牢，冕宁城里就关有百多个。

不卖东西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汉官的奴隶，受着封建的剥削，有时捉去了杀掉几个，表示威吓与警戒‘保保’。这次这些官员听说红军来了，同一团人要想逃到西康去，到‘保保’区，被‘保保’包围消灭了，还打死了很多人。”

我带着向导一面谈问着，队伍继续像铁流一样走着，不停脚的爬着山。走了大约有二十余里的地点，正是一个山坳森林中，尖兵长跑步回来报告说：“前面巴马房有几个‘保保’不准我们通过，怎么办？”我立即带着向导到前面去看，见两边山上坐着“保保”，见我过去，大家都跑了，到处只听得大打“呜呼”、“呜呼”。用了很多方法，做了很多宣传，经过汉人的翻译，找来了几个“保保”，向他们解释，讲了一个多钟头，结果他们说：“娃娃（即白彝，为黑彝的奴隶）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我说：“要多少？”他说：“要二百块。”马上给他们二百块，大家一抢而散。又用种种方法找来了几个代表，我们又向他解释了许多话。他说：刚才的钱是给张洪家的，我们沽鸡家，娃子亦要给他点钱，又给了二百块大洋。

正在进行宣传与交涉的时候，“啪！啪！啪！”后面打起来了。据后面来的报告说是昨天我们刚到大桥要想烧大桥，未成，被我们捉住了几个的罗洪家，因为我们今早晨放回去了人还未到，所以打起来了，我们为了自卫起见，不得不把他们打退下去。结果，我们后面工兵连的几个战士衣服被脱去了。

后面还在打。我们仍在不断的向“保保”沽鸡家的宣传着，告诉他们：“只有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你们的刘

文辉,打汉人的财富,分财富的衣服粮食。”又经过了这一次宣传以后,有一个说:“我去找爷爷来。”过了一会,来了一个很高很大的汉子,打着赤膊,围着一块麻布,打着一双赤足,披着头发,左右后面跟着背了梭镖的十几个一样装束的青年,见了我即坐下。又谈了一些话后,他自说:“我是沽鸡家的小姚大^①,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我一面派人去告诉司令员,一面带着他走。他带着娃娃一块儿走着,翻过一个坳,过了一个森林,见了我们的队伍,拿着枪上着雪白刺刀,站着在担任警戒,他又不愿再走了。顾其意好像是怕我们把他捉去,经过解释,他还是靠着山上走,不肯走路。

经过了森林,到了一个坪里,有一个清水池塘,名为海子边,见我们的刘司令员来了,我马上介绍给小姚大,他立刻双手鞠躬行礼,即在塘边坐下。小姚大问:“你是司令员?”刘答:“我是司令员。”又说:“你姓什么?”回答:“我姓刘。”他即说:今天后面打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并要来同司令员结义为弟兄。刘司令员马上答应可以,小姚大叫娃娃到家里去拿一个鸡子来。

正在太阳快已下山,一个“保保”用碗在塘里沓了一碗清水,一只手拿着一只鸡子,一只手拿着一把刀,口里念着:“某月某日,司令员、小姚大在海子河边结义兄弟,以后如有反复时,同此鸡一样的死。”完立即用刀把鸡头一斩,鸡血淋淋漓在冷水碗中,以后即血水分作两碗。小姚大要求司令员先吃,刘司令员拿

^① 编者按:小姚大即小叶丹,1935年与刘伯承彝海结盟,使红军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民区。

起血水碗大声说：“我刘司令员同小姚大今天在海子边结义弟兄，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了一口而干。小姚大一面大笑说好，一面亦拿着碗说：“我小姚大于今日同司令员结为弟兄，愿同生死，如有不守这事，同此鸡一样死。”亦一口吃干。

经过了这样吃血宣誓之后，小姚大及“保保”才大放心，带了十多个娃娃，牵着一匹黑骡子，背着梭镖及缴来的枪，同我们一齐下山。

回到大桥

我带着小姚大他们十几个“保保”下山，经过汉人住的村子，男女老少都站在路边看，插着“欢迎红军”的红绿旗子，摆白米饭酸菜，送给我们。我们个个战士都给钱买吃，但“保保”见了，拼命的吃，亦不说一句话，吃了就走。汉人更骂，我们给以解说，并代他们付钱。

进了大桥街上，只见满街已挂着“欢迎红军”旗子，见了我们带了小姚大回来，大家便高兴称奇，都说：“好了好了，小姚大亦捉来了，把他关起来。他很狡猾，不要让他跑了！”有的说：“杀了他，害人的家伙！”老太婆说：“该死该死，阿弥陀佛！”这里可见落后的“保保”，在汉人财富贪官污吏的压迫下所造成的汉人与“保保”之对立现象。

我们听了这些话之后，马上告诉各连队及地方工作人员与宣传员，到群众中去解释，说：“这些‘保保’他们亦是同

我们一样的穷人，同我们一样，受财富的压迫痛苦，他们因为文化落后，不懂道理，常常同汉人对立，有时因为苦来抢东西，我们要说服他，用打用杀是不行的。”经过了按户宣传后，群众才懂得这些，有的仍不服气，经过无数次解释才了解。

晚上，我们办了一些菜，买了一些酒请他们吃。大家说说笑笑很高兴，吃完饭之后，见司令员说：明天他要沽鸡家的“保保”到山边上接队伍过去，愿意帮助去打罗洪家，很愤慨的说：“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村子里，把全村都烧光他！”

我们又向他解释穷人不打穷人，自己不要打自己，他不服气的把头脑一拍：“我小姚大不怕他！”

出“保保”区到箐箕坳(一百二十里)

第二天早饭后，我带着“保保”小姚大在尖六连后头走，爬上头一个山坳时，见十几个沽鸡家的“保保”拿着红旗，背着长枪，口里打着“呜呼”、“呜呼”，表示投降与欢迎。上了山顶，他们带我们一同到了他们村上的门口，见他们已排好了队，每个都拿着枪镖，打着赤膊，赤足围着麻布毯子，见了我们，大家笑咪咪的站起来，来看我们的队伍。他们今天见了我们的时候，已同昨天完全不同了，好像已经是自己的人一样了。老的小的年轻的，都笑嘻嘻的来接近我们，不像昨天这样的害怕我们了。

我们队伍到了村庄面前休息了。小姚大告诉我们，他不能

再走了,因为前面已不是他们营的地方了,他准备派四个娃娃送我们到前面的村庄,并要挑选二十个娃娃到我们队伍里来学习军事,准备学会了回来可以打刘文辉。我们送了他一支手枪,他更加高兴,把一匹高大的黑骡子送给司令员。我们不肯接受他的礼物,他反而不高兴,表示认真。

我们的队伍又要继续前进了,一路经过卡纳、啊尔哪些阿回、阿红的地方,经过“保保”的交涉后,都能顺利通过。一个村庄交换一个“保保”带路,真好像是中央苏区时的乡政府一样。我们经过这些“保保”村庄的时候,有的在山上打“呜呼”、“呜呼”,经过带路的“保保”回答之后,就不打呜呼了。有的站在路的两边看我们的队伍,有的笑咪咪的夹着队伍同走,见了红色战士身上的手巾鞋子,马上向你讨,或者抢了就跑。见了坐马的指挥员过来的时候,即拱手讨钱。这可见他们生活的困难。据带路的向导说:他们吃的是苞谷,没有菜吃,除了缴纳苛捐杂税之外,还要帮助刘文辉担任无代价的劳动,帮助军队抬粮食,运输挑东西。

战士为了要完成先遣任务,个个都雄赳赳的不顾疲劳,不停留的走着。大家都抱着一个决心,就是要夺取天险大渡河的渡口。

太阳已快下山了,一路还没有看见一间房子,可是大家还不觉什么,只在想着到大渡河还有多远呢!忽然满天笼罩了乌黑的云,一下子风来了,雨亦来了,战士们戴着斗篷,拿着伞,仍是不断的走着。在斜风细雨之下,战士们的草鞋、袜子,有的

衣服都被风雨打湿了,在油滑的污泥路上继续前进。

天已快黑了,前面发现了十多间短小又低的草屋,司令员已命令前面的队伍停止了,决定就在这一个村子中宿营,后面队伍亦继续到达。因为房子很少,大家只好挤一下,后面的队伍还在雨下露营呢!我同政治部同志住在一间低矮厨房里,地上虽有些污泥,但比起在雨下露营的已经是阔气写意得多了啊。

我们住的那一间房子内,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我就同他谈论起来。我问:“老汉这是什么地名?”他答:“是笕箕坳。”问:“这里到过刘家军队没有?”他答:“在几天之前,开来有二三百,已向西康省去了。”问:“早先在这里经常过队伍没有?”他答:“很少过,只在长毛时候,石达开的队伍在这里扎了几天。听说生了太子,办酒席,挂灯结彩,打锣、打鼓,很热闹呢!”问:“你们这里刘家来抽捐税吗?”他答:“什么都要捐,名目多得很,还要派差,带自己的粮食去帮他运米到西康省去。”一直问了点把钟,他的精神真不错。我因这几天没有很好的睡,谈着谈着就睡觉了。

到岔罗吃白米

在云雾未散的清晨,我们又向着目的地前进了。战士们不停脚的穿过了无数的森林、果园,见了桑子大家在采着吃,有的吃得一口是黑的。

个个战士的枪都上了膛,上了雪白的刺刀,都准备着去消灭

敌人,占领渡口。个个都抱着胜利的信心,决心,爬一个山飞快的过去了。红军的老习惯,要打仗,没有一个落后的。

走了五十多里路,刚刚爬上山,只听得前面的一个山头上大声的叫着:“你们是哪里来的,是什么人?”司令员用镜子一瞧,是放哨的,队伍就隐蔽停止了。

前面派了几个便衣侦察员,派了一个连,连接着前进。前面山头上仍在不停的高声喊问着:“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派代表来!”我们回答:“中央军,从冕宁回来的。”我们的部队一面在回答着,一面飞快的跑步前进。

“啪!啪!啪!”打了几枪,队伍已到了岔罗街里了。只见街上都插着“欢迎”的旗子,区公所的区长还在办公室内,街上的店铺也照常开着在做生意,商民、贫民、男女老小都一个没有走。

队伍进街后,休息了。我跑到一家杂货店的门口,要了一碗茶,买几个铜板的核桃,坐下来吃着,并谈问着街上的情形。

据当地的商民与群众说:刚才打枪的是当地民团,他们开始见了我们的时候,以为是中央军,因为听说这几天中央军要来这里,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准备欢迎着哩。

一刻,见宣传员带着一个身穿长衫、戴着秋帽、穿着软底鞋年约三四十岁的人来找我。他一见了我即拱手作揖。当据宣传员介绍,才知该人即是岔罗区公所的所长。当即安慰他不要害怕,告诉我们河边的消息,我们极不难为你的。他经解释后,亦很了解。

当地的群众、商民，第一次见了我们的红军，写着是为穷人的标语，宣传员及战士们都找当地群众在不断的宣传着，个个都公买公卖，所以连饭及菜都拿出来卖给我们吃。

等一会，地方工作人员回来报告，这里有刘文辉的兵站，里面有几百包白米，马上派人清查，一部分分给群众，一部分通知各部队带走。

抢 船

河边情况已弄明白了，渡口只有一只船，白天放在对岸，夜晚放在这边，所以非夜袭不可。各部都已吃了中饭，由此到河边（安顺场）还有七十里路，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太阳已向西斜，我们的队伍又开始前进了。

一出街翻一个沟，马上就要爬一个高山。只见队伍沿着山路，弯弯曲曲的，不断的在爬着山，远望过去像一条长龙铁流。

走了二十多里，天已黑了，天上笼罩着雾，看不见月亮。因为我们担任着夺取河边船只，保证架桥、抢渡的重大任务，所以黑夜急行军，带着袭击的性质，要采取秘密迅速的手段。

“不准咳嗽，不准点火打手电，不准讲话。”这是前面团长传下来的命令，个个都很静肃的，在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石子小路上慢慢的走着，遇到了缺口狭路，有的用手摸着跳过去。

到了山顶，只见云雾迷迷的，山下有微微的灯光，听说这就是大渡河的边上，只听见远远的叫着“喂，开船过来”的声音。

下山了,更斜更滑的小石子路,只好慢慢的一脚一脚的爬下山去,一只手拉着后面的一枝小柴子,一只手拉着前面的树枝,前脚踏着实后,后一只脚才跟下去,这样一步一步的摸下去,心在不停的跳动着。

“砰! 砰!”打了两枪,我们的先头路队,不顾一切的向着河边跑去。大家的决心,就是抢船。一刻即来报告,已夺到了一只船,敌人的张营长带了十多支驳壳枪,来不及走,已被我们围在一间土豪的屋子内。

据当地群众说:刘家军已知道你们要来过大渡河,到四川去,他们在河对岸守着。这几天强迫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搬家,说要把这一条安顺场都烧光,使你们来没有房子住。今天下午听说你们已到了岔罗,预料你们明日可到这里,准备今天晚上就要烧了,所以在各屋附近都堆着柴,备着洋油来点火。你们真来的快,营长没有烧得赢。群众因免去了烧他的住屋,很高兴,一句一句的同我们说着,一面把自己的家具又一件一件的重新搬到家里去。

十七个

天已亮了。河对岸的敌人约有一营多人,在沿河的山上构筑了简单的工事守着,见了我们的人,一枪一枪的打过来。司令员决心强渡。

当地群众因为受了刘文辉的种种剥削压迫,他们对于刘文

辉是非常痛恨的,特别是这次要烧房子,使群众更加愤激,所以我们只要进行简单的宣传,不到一小时已找到了二十多个水手,都自告奋勇,愿在枪弹底下强渡。

没有听过枪炮响的船夫,经过谈话解释,已准备好了。船上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参加抢渡的是一团×连自动报名的战士。

我们的机关枪“嗒嗒嗒”响了,迫击炮亦“轰轰轰”的打起来了,十六个战士在党的支书领导之下沉着的下了船,箭一样的开出去了。

敌人的枪瞄准着船上打,船仍不停留的流着。河水急,不留意已把船流到河中间的沙坝上去了,敌人的步枪、机枪,更加密集向着船上射击,船又必须重新拖过沙坝,向着逆水倒转去,这真是危急,但战士们都抱着有敌无我的决心,仍然坐着船,拿了上着膛的枪,取了保险机的手榴弹,准备着冲上去。

此时机关枪的特等射手,向着敌人的工事瞄准着,不停的打,特别的是有名的炮兵射手,在中央苏区温坊战斗得到极大赞扬的炮兵营长,炮炮掉在敌人的阵地工事中间,使敌人不敢抬起头来。

船已拢岸了,十七个英雄不慌不忙的上了岸,立即向着敌人仰攻。一个冲锋,敌人动摇了。我们的战士乘着这一机会,一连打上去几个手榴弹。“嘀哒! 嘀哒!”冲锋号响了,十七个英雄像猛虎一样的冲上去了,敌人溃了,不要命的跑了。

敌人虽已溃败下去了,但后面沿河这一线还有一团人防守

着。十七个英雄在二船还未渡过去之前,他们不但能够仰攻敌人,冲溃敌人,占领阵地,不仅能够乘胜追击敌人,而且能够在敌人反攻时,背水守住已得的阵地。

在很急的流速之下,一船一船的渡过去红色英雄,渡过了三个连。继续前进了,扫除了沿河四十里之内的敌人,保证了渡河任务的完成。这种英勇坚决顽强的精神,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不管敌人用追击、袭击、堵击的方法,超过于我们数倍力量,依靠着天然的险要障碍,堵住我们的去路,但英勇的无坚不摧的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着北上抗日的任务,是能够克服的。这种伟大的成绩,让我们的敌人发抖吧。

朱总司令炒猪肚子

队伍已到了一天,根据当地群众的报告,打了一家群众很痛恨的土豪,东西已全部没收分给了群众,群众的斗争积极性更发动起来了。特别是被我们围困住的张营长,在临逃走时还想把房子烧掉,我们立即动员部队把火扑灭,并拿钱救济受损失的店户。

所以群众能够报告我们在几里路之处还有一只船,并帮助我们拖来,又找了一批木匠,修好了一只坏船。第二天船已增加到三只了,撑船的水手亦到了八十多个,这表示群众对红军的拥护热情。

大渡河因为河底有许多石块,所以水流很急,每秒钟有四米突以上之流速,船夫异常吃力,一只船须有十一个人撑船,每人只能撑几次,马上就要换班。

一船一船不断的在渡着,朱总司令来了,和蔼可爱的我们的领袖——朱总司令,见了我们战士,是笑眯眯的谈问着抢渡的经过、现在渡河的情形与每次时间快慢,等等。

总司令的老习惯,见了群众总是笑嘻嘻的,做宣传工作。他看见了船夫坐在休息,他亦坐下去,同船夫去谈话。他很通俗的用着他本家的四川语句,问着当地的情形,并告诉这些船夫说:“刘家军是保护大地主土豪劣绅的,他们都是要压迫剥削我们穷人的,我们穷人很多,一百个人里头有九十九个是穷人,只有个把两个是有钱的人,所以,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是能够有力量把他们这些剥削人的混账王八蛋打倒的……”句句说的船夫点头称是,更加愤恨刘家的军阀。

谈了之后,我们一同到房子里坐着,一面谈问着当地的情形,总司令又说:“这些水手很好,大家努力宣传几个当红军,放在工兵连,将来在四川行动时是有用处的。”

正谈之时,时间已快到十一点了,特务员走来说:“今天政治部打土豪,杀了几个猪,分给了群众。送给我们还有一个猪肚、猪肝。怎样弄中饭吃?”总司令马上回答:“你把它切好,我来炒。”

不到一刻钟,总司令已把猪肚子炒好了,大家一面在吃着总司令炒的猪肚子,一面在谈笑着肚子的炒得好。总司令说:“我

很会炒肚子的,以后你们找到肚子,准备点辣椒,我再来帮助你们炒吧!”

中饭吃完了,继续谈着闲话,总司令又说着安顺场的故事。他说:“我问了这一带的群众,都说这里是石达开入川时在这里消灭了的,因为生了王子,不能前进,大排酒席,大吹大鼓,弄了好几天,结果后面追兵一来,‘倮倮’又反对他,结果全部消灭了……”

另一个同志又说:“我听群众说,石达开以后化装了一个老百姓,背了一把雨伞,过了河到了四川,还有人见了呢……”

大家说笑了点半钟,后面的二师亦来了,决定二师继续向西去抢夺泸定桥。

十七个

■ 加伦

四川的大渡河是著名的天险，四川省的铜墙，两岸高峰，形同削壁，水深无底，流急如箭，亘古以来，无军渡过。诸葛亮之祭泸水，凄凉万状。石达开之全军覆没，遗恨千秋。大渡河之险，真是名不虚传了。

红军不是诸葛亮，更不是石达开，大渡河虽是天险，哪里又能挡得住无坚不摧的精神呢！

部队是向着大渡河前进了，这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重要关键。千万人的意志，千万人的决心，不怕艰苦，不怕疲劳，用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坚决的要战胜这一困难。我们模范的一师一团担任了这光荣伟大的先头任务了。

我们的一团，他们是火线上的模范英雄，在国内战争史上曾写下了不少的光荣战绩，尤其是在江西敌人五次“围剿”中，山甲嶂、猫嘴峰、雪山岷的顽强抗战，不怕敌人十几架飞机，几十门土炮，三四个师的人马，炸弹炮弹像冰雹般的打下，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像暴雨般的飞来，集团的冲锋队伍像野兽般的卷土而来，阵地打烂了，他们又做，做了又烂了，烂了又作；子弹打得精光了，他们续之以石头刺刀；他们的同伴一个一个的倒下去了，一班人剩一两个，一排人剩三四个，一连人不上十几个，他们是毫

不动摇，他们誓不退却，他们要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敌人的尸体，堆满了他们的阵地的前沿。在他们巧妙的反击冲锋中，敌人终于像水鸭儿一般的坍下去了。这种英雄顽强的精神，敌人曾经闻风丧胆呵！

我们的一团不但善于防御，而且还长于进攻。天险的乌江，就是他们三个英雄夺取的，像我们这样的英雄，大渡河又能奈我何！

他们经过了几天的急行军，通过了很高的“倮倮”（弱小民族）区域，沿途进行了艰苦的争取工作，不然的话，不但无法过大渡河，连“倮倮”区都恐怕出不了。

在离渡河点（安顺场）一百里的地方，他们用一晚的急行军就赶到了，一个袭击，活捉了敌人的哨兵，知道敌人有一营人在街上，同时河边还留下了一条船。首先派了一部分队伍夺取了那只船，同时猛力向街上猛攻，把敌人从梦中打得鸡飞狗走，捉的捉了，跑的跑了。有一部分企图固守房子，也终于被消灭了。营长老爷是侥幸逃脱了狗命，渡河点的安顺场，就在东方发亮的时候终被占领了。

河的对岸有一团的敌人在把守着。山上一排排的堡垒，河岸一线线的工事，河岸很突，石崖又陡，简直没有路可以上去。

水声是震动了耳鼓，哗啦哗啦……响得对谈都听不到语声。站在岸上看去，波涛奔腾澎湃，河深水急，令人见了心寒。队伍准备强攻了。

火力配备好了，部队中送出了十七个英雄。他们的英勇，在

那饱满的肌肉上,和那坚毅的表情上显露出来。他们的热血沸腾着,整个部队的热血也在沸腾着。

怎么强渡呢?浮水是不可能的,渡船又只有一只,水手又很怕。没有本地水手,船不但撑不过去,而且船不被冲翻也要冲下几十里。但群众总是热烈拥护红军的,经过耐心的宣传,水手抱定了决心,不怕一切牺牲,无论如何,要把我们撑过去。

枪声是像放鞭炮一般的响起来了,打得河水四溅飞扬。我们的炮,我们的机关枪,也向着敌人猛射,口号声震动天地,十七个英雄迅速的一跳登船,船像飞一般过去了。我们的军委刘参谋长(伯承)在河岸高呼:“勇敢冲锋!冲过去呀!你们是光荣英雄呀!无论如何要渡过大渡河!”

船拢岸了,十七个英雄飞身一跃就上了岸,接着一排手榴弹,夺取了河岸上工事,接着又攀藤负葛,爬上石崖。敌人在上面猛烈扫射,手榴弹拼命的打下,他们终于爬上去了,又是几排大枪,又是几排手榴弹,把敌人打得鸡飞狗走,高山的堡垒,又被我们十七个占领了。后续部队继续一船一船的过去,敌人被追的屁滚尿流,天险的大渡河,就被我们十七个英雄战胜了。国内战争史上又写下了光荣的一页,模范的十七个,永远光荣的十七个!

泸沽到大渡河

■ 刘忠

占领小相岭：二十号由泸沽出发，一百五十里的路程要一天赶到。小相岭有五十里高山，人烟稀少，很险要，悬崖石壁，并有川敌杨森部扼守隘口。我二师的侦察连，不顾一切的向敌人攻击，爬过悬崖，把该敌全部消灭了。

越嵩城情形：越嵩的地方，半数是彝民，半数是汉人。彝人生彝熟彝两种。该城在我军未到时，有杨森部守城，我军来时，该敌闻风而逃，所以我们到达该城时，群众不管汉人生彝熟彝都来欢迎，并且热烈的参加红军，可说是长征来第一次的热烈。我们还做了充分的彝民工作。该地彝民是最受国民党军阀压迫的。国民党政府的县公署设有什么彝务科，彝人每家都要派一个人去坐监狱，作抵押品，在监狱内计有一二百彝民。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要解放弱小民族的压迫，要联合少数民族，当时即释放出来，所以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到第二天，向海棠前进时，很多彝民，摆着刀枪梭镖，有“倮倮”头领导沿途欢送我们出“倮倮”区域。

海棠战斗：由越嵩到海棠是一百四十里，也是一天赶到。将到达该地时，有越嵩逃窜的敌人两个连，掩护着越嵩县的县长及工作人员，被我们先头部队全部击溃，消灭其大部，县长及工作

人员,就此活捉了。这一战斗,有该地方的彝人来参加,由于国民党军阀对他们的压迫摧残过甚,所以我们缴了枪的俘虏官长,他们把衣服裤子剥得干干净净,沿途都有,真是有趣味的事呀!

晒经关:将要到大渡河边二十里处,有一晒经关,到达该地时,我们的侦察员化了装,碰着了退却之敌一个收容队。他以为我们的化装侦察员是他们自己的散兵,故将大渡河边的情形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到达晒经关后,分路向大渡河边前进,袭击大树堡。

大树堡战斗的模范侦察员:杨森之一个旅,主力在大渡河北岸之富林,一个营在大树堡防守,通晒经关方向,有一个排哨。我化装的四个侦察员,带着两个在小相岭缴枪的新战士,很技术的坚决的把敌一个排哨打坍,所以取得了占领大树堡,并活捉了敌之连长以下的官兵数十名,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任务。

“倮倮”投军

■ 艾平

越嵩为会理通大渡河之大树堡与泸定桥的冲道,是汉人彝人杂居的所在地,地瘠民贫,物产不丰,交通阻害,文化落后,民众性强蛮,好械斗。常常发生汉人与彝人械斗,小则大闹一场,大则打伤人命,甚至烧房屋,抢掳居民与牲畜财物。汉人与彝人的民族仇恨如水火之不相容,当地的汉人官僚军阀,更以民族侵略权的思想,挑拨民族仇恨,以遂他们压迫剥削彝人与汉人工农的心,愿汉彝民族仇恨有加无减地一天厉害一天。

太平天国石达开曾屯扎于此。后来石达开在大树堡、安顺场为清军所败,其残部都为这一带“倮倮”(即彝人)所覆灭。石达开的故事在这一带地方差不多大自老头子小至小孩子,都可以讲出几篇。

红军在跨过金沙江后,更要跨过天险的大渡河,浩浩荡荡地从越嵩向大树堡与泸定桥前进着。

一天十一团一营,经越嵩城,这里群众如见救星一般的欢腾起来,欢喜异常,沿大道的两旁,挤挤的像人山人海一样。还有许多携儿带女地跪在街道上,手里拿着写有“红军总司令大恩人

麾下……”的主义稟帖，口里不住的呼喊：“红军大恩人呀！……呼怨求救。”这些在城外是“傩傩”族民众，在城内是汉人的工农劳苦民众。他们各告着不同的事件：一部是听说那个白军团长或豪绅、官僚杀了他的儿子，她的丈夫，为出不了捐款，而倾家荡产；一部是她的儿子或丈夫，因为前年越嵩闹红军，被张团长（军阀刘文辉的一个团长）杀了；（越嵩在一九三四年曾产生过红军与游击队，声势相当大，曾围攻越嵩城三次，后被军阀刘文辉派兵所镇压）；一个是诉说：“傩傩”怎样杀了他的人，抢了财物，或烧了房子；还有彝民诉说城内那个杀了他几个“傩傩”，抢了“傩傩”的东西，烧了“傩傩”的房屋，等等。各诉各人的理由，各申各人的怨由。

后来，经十一团的政治处详细考查，召集了群众大会，当群众指出过去坏人、官僚、军阀制造汉彝民族仇恨的侵略压迫与剥削的阴谋伎俩，告诉他们彝人与汉人的贫苦工农都是同一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汉人的贫苦工农与彝人应亲密的团结与联合起来，反对压迫者与剥削者的汉人官僚、军阀，不应自己互相争打，上汉军阀、官僚的老当。并指出只有当红军自己武装起来，才是出路，才能打倒压迫者与剥削者，等等。最后，又在群众的报告与拥护之下，没收了一家罪恶昭彰的土豪，将财物全部分给了当地汉人群众与彝人，并给予为当红军而被害的家属以抚恤。

一场数千年结的汉人与彝人的不解之怨，就是这样的解决了。这里对红军的认识，是更加认识了，于是附近群众自动投入红军的愈来愈多，在二三个钟头内，加入了十一团当红军的达七百余人，就是“倮倮”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十一团各人各单位扩大红军成绩最好的要算第七连与团政治处。素以小同志见称的宣传队长赖子山同志个人也扩大了七十余人当红军。

彝人在生活上、言语上，以及一切习惯都与汉人不同，加入红军的彝民另外编成了一个连，一般群众称之为“倮倮连”。“倮倮”民族性情忠耿朴实，老穿着一件半旧的长不长短不短的褂子，像和尚样，披着头上像印度人样包着大堆的花花手帕。由于他们爽直性子使他们不会虚伪。他们的文化程度异常差，一连人中间只有两人能够用彝人的字写他自己的名字，但大部分都会说几句普通的汉语。他们没什么虚假的礼节，但他们互相亲爱，与我们红军也是很亲爱的。

“倮倮”人吃猪是生吃，并不煮熟，异常喜爱酒。他们向我们说：没有饭吃都不甚要紧，可是没有了酒吃就不得过，比没有饭吃还要来得难过，所以他们加入红军的第一句话是：“有酒喝。”“莫得酒喝，哦（我，他读成哦）不当烘军（红军，他读烘军）。”

记得有一天下雨，夜晚异常冷，好似冬天一样，大家都担心

着他们很冷,然而,他们同心一致地说:“只要喝酒冷也不怕。”

他们很强悍,很勇敢,团结精神好。只有一件事有一个人不满,他们全体都团结起一致行动起来,他们还不能分辨事情的真理。

十月七日于红大

老娘也要戳你一杆子

■ 艾平

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象征着活该有事一样。时间是不早了,大概已经是晚上八点钟过后了,忽儿人声鼎沸,像狂涛般地一大堆人群都打着火把和油纸灯笼,没有次序的从街的一端涌过来了。前面是几个红军和几个青年群众,推着拉着一个中年的像劣绅样一男一女的猪罗在前面走,后面跟着拥挤一大群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急速地行进着。他们嘴巴里喊的在喊,叫的在叫。土豪婆在哭,土豪在辩诉哀叫。人群们的火把的火光把漆黑的天空照耀得像白天一样。倾盆的大雨依然在不住的下着,但他们并没有顾及他们是站在雨中。

“营长!把老狗某尺的捉起来了!”一个头发已成斑白的五六十岁的老太婆把张政治委员叫营长。她手里拉着土豪婆,气喘吁吁的带着胜利的口吻说着:“我说这走狗几尺的莫走好远吗?是不是?……咳!咳,真把人收拾够了啊!……争点把老娘累死了!累得老气都出不赢。”

“打!杀!”围在后面一些的群众们摩拳擦掌的叫喊着,你一句的我一句的闹做一团,使人很难分别出来谁是说的什么。

十一团侦察排的陈排长诉说他们与群众一起捉那劣绅,同这些群众一起,天夜的时候已经到了距这里二十里的地方。

“同志们怎样啦？”

“营长！杀呀！”“不杀，你们走了他又振我们老百姓哟！”众口一声，都在喊着杀。

“说是要杀的就把手举起来。”

“杀！”所有的手都举起来了，有的举左手，女人连举两只手的也有。”叭！”那个头发斑白的五六十岁的老太婆一个耳光打在那土豪脸上，接着哭诉说：“走狗！你把我收拾够了哇！”“叭！”又是一个耳光，“你说我的儿子当土匪围越嵩城，我的儿子一个独命根都给我弄来杀了哟！”“叭！叭！”接着打了两个耳光，“老娘舍得命不要，同你拼了哟！”她指住土豪拼命的乱啖乱扯。

“娼妇！”她又摔着了土豪婆，“今天你碰到老娘的手哟！……老婆把屎都给你抓烂啊！”她的手又往土豪婆的腿上乱抓起来，“二婶！五姐！来呀！一起都来啊！”

“把这娼妇的屎！给她抓烂啊！”六七个中年的妇人，一拥上，围着土豪婆打的打，抓的抓，一些年轻的女人，愤恨地站在旁边看着没有动手。

“好了大妈！拿去算了！大家难得等呢！雨越落越大了。”一个青年英勇的手里拿着一把大马刀，走上前来，把土豪和土豪婆拖起就走，人们的大群跟着向街外面急速地过去了，土豪和土豪婆的头、脸、手、身上到处都流着血，但他俩仍在怕的卑鄙的乞怜着。

十分钟的以后，两具尸首躺卧在保安营街东端的一个广场

上,那五六十岁发斑白的老太婆从一个少年手里夺过一支梭镖,她一面不住地在死尸上戳,一面在说:“死了,老娘也要戳你一杆子!”

人们的大群气愤消除了,欢喜的走散了。有许多还在议论着:“红军真好,为穷人,我们也跟去……”

十月七日于红大

一个忠实的革命“保保”

■ 廖智高^①

英勇的无坚不摧的中央红军，浩浩荡荡的渡过了金沙江，打坍川西南小军阀刘元塘的部队，不数日就冲到并占领了越嵩县城。

好多的宣传员不疲倦的在通街的墙壁上门板上写着：“打倒刘文辉！”“活捉刘元塘！”“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不交租不还债！”“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标语，随着也就向老百姓解释了这主张。

红军开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东西，很多群众分得了衣服和 大米，红军买卖很公平，说话很和气，一般的群众都知道。

刚才移到汉人地方居住的一个“保保”——王木冷听到了红军的这些主张，看见了红军的这些情形，特别是“取消苛捐杂税”这个主张，在他脑子里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红军初到时，他是存在着恐惧怀疑的心理，现在开始转变过来。

王木冷家里有七口人，自来就是租田耕种，每年收得的粮食，除纳租交款外，是不够全家人吃活的。他经常还要到高山去砍柴来换米，卖短工一天只得工资大洋五分。他频年都是这样

^① 编者按：一说廖志高。

劳苦,才能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在红军影响之下,他那苦闷的头脑里发生了:“红军是不是真正不要捐款?”“不知道能不能为我们解除痛苦?”的一些问题。

“老板!红军不拉夫,不要捐款,红军是救穷人的,是穷人自己的军队。”一个红军见着他很神气的向他这样说。

“简直好!从前我们每月都要出款呢!”

“老板!你想不出款,你只有同我们一道去打倒刘文辉;要永远不交租,也只有武装起来去把豪绅地主的土地没收来大家分,红军里不打骂人,穿吃大家都是一样的,你愿意当红军不?老板!”

“愿意!”王木冷一边听着这个红军的谈话,一边想着自己全家七口人,都要靠着他维持生活,一年都劳苦,好日子也过不到一天。他决定了,他不顾家庭了,他坚决参加红军。

王木冷参加红军,首先就编在三军团四师通讯班。那天有两个“保保”也参加红军了,一个叫做魏自千,一个叫做古哈,他们三人都同编在一班里。魏自千抽大烟,红军每天都发给他一钱大烟。他们在红军中生活还觉得不错,因为每天都有肉吃有烟抽。

红军由泸定小路向着天泉开发,他们担任了架电话的工作,每天到宿营地不得休息,滂沱大雨中架电话,王木冷也不怕。夜深寒冷电话不通,王木冷也就很快的去修理,但是魏自千和古哈确感觉些不耐烦了,经常发出厌言。

在由越嵩到天泉的过程中,没有土豪打,粮食非常缺乏,大

家都在吃玉米,又没有好菜吃。魏自千连大烟也不得抽了,他动摇了,想把古哈和王木冷组织起来开小差。

首先古哈被鼓动了,他们两个就向王木冷说:再前进就没有粮食,只有饿死,不如跑回家去,既不受饿,也不吃这样的苦。

王木冷对革命的坚决,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都在这时充分的表现和证明出来。他不但不听他们的鬼话,而且以同志的态度,来批评教育他们。

“你们想跑回去,就是怕吃苦,我们参加革命,要刻苦耐劳才对。我相信假如你们跑回去,还是一定要被豪绅把你们杀了。望你们不要胆大,我是坚决不干的。”

他们灰脸灰嘴的不敢继续再说下去,无精打采离开王木冷走向旁边去了。

天快明了,王木冷正在梦里听着人呼叫,惊醒过来,有人问他魏自千和古哈到哪里去了,他细想一会,气汹汹的说:“泥滋模区!(‘俚俚’骂人的话)他们一定跑了,把他们捉回来枪毙!”

铁丝沟战斗

■ 邓华

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搭桥,船渡又很慢,因敌情的紧张,故决心渡河西岸,抢渡泸定桥。一师为右纵队,我们(第二团)奉命为先头团,沿河右岸溯流向泸定桥前进。利用休息,进行了政治动员,一般的指战员都很兴奋,不顾如何牺牲疲劳,一定要夺取泸定桥。

瓦坝有敌刘文辉部一个团,是先一天到的,派一个营前出二十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连哨伸出五里。大概下午一点多钟的光景,即与其连哨接触。沿途左边是大河,右边是高山,尽是险要的隘路,敌人即利用这种要隘节节的抗退。我们为了争取时间,不顾一切直向前冲,直打到瓦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人全部已先占领阵地,经过几点钟的战斗,卒将敌人全部击溃,向富林方向逃窜。当晚即在该地宿营,第二天拂晓,溃敌一排突围,因警戒疏忽,仅俘虏数人,大部被其逃脱。

饭后仍继续向泸定桥前进,翻了一个六十里路的大高山,到了妥德。是个小圩场,附近有几十家,相传诸葛亮征泸,曾在此住过。该地有民团及被我们在瓦坝击溃之散敌,共约百余人,经过点半钟的战斗,被我消灭其一部,其余溃散。以后又继续前进,天雨路滑难走。时已天黑,雨更大,路更滑,许多人都跌倒

了。已经走了一百多里路，此时已很疲劳，但每个战士的心坎中，只有一个意志，要夺取泸定桥，不怕任何困难疲劳。经过点多钟的夜战，才将敌人驱逐，进入宿营地。

因伙夫全部掉在后面，第二天拂晓，有的连队煮了些稀饭吃，有的是饿着肚子，继续前进出发。走不到五里路，敌人又守住隘路，我们便接着攻击前进，一直把他压到铁丝沟附近。铁丝沟非常的险要：左边是很深很急的大渡河，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右边是很陡的高山，峭壁千仞，高耸入云。敌人即利用此天险顽强固守，同时敌驻龙八埠的一个旅的主力，已赶来占领了铁丝沟的最高山及其隘路。开始，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决驱逐隘口的敌人，以一连向高山警戒，主力则迅速通过向泸定桥前进；后得教导营对河火力的援助，守隘路的敌人伤亡甚众，我们乘机以一部由路右山腰绕至敌人翼侧，正面同时冲击，决将敌人击退，占领了隘口，再追击前进。以后从俘虏中得到情况，敌一旅在龙八埠，判断要夺取泸定桥。非先消灭这个敌人不可，我们率前面的二营，折向铁丝沟的大高山佯攻，主力则由萧华同志率领，由正面迎击。背后是大河，前面是高山，敌人兵力地形都占优势，后退即有吃水的危险，只有往前面拼命，才是出路。两方又不能取得火力的联系，将攻至山顶，三营之八连连长动摇，敌人则乘机反攻。此时真是千钧一发，危急万分，经过有力的鼓动，全体指战员奋起了拼死的决心，特别是九连一班人绕至敌人后侧，几个手榴弹一打，敌人即已动摇。同时三团一部已赶到，战士勇气更高，最后一个反冲锋，便夺取了敌人的阵地。二营此

时已占领最高山,于是敌人全部退向龙八埠,我们取得了夺取泸定桥有决定意义的最后胜利。我们除一部占领龙八埠向敌警戒之外,其余主力则继续向泸定桥前进。到时,我们四团的哨兵已在那里叫“口令”。

真是“蛮子”

■ 谢觉哉

长征途上碰到的弱小民族，最令我感兴味的是“蛮子山”上的“蛮子”。——从大渡河南，到小金川、草地、腊子口等地，我们都喊做“蛮子山”。其实大渡河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的民族，是番不是“蛮”——“蛮子山”属越嵩县。我在路上拾得一残本《越嵩志》，载有许多诸葛亮征蛮古迹，判定山上“蛮子”当蜀汉时孟获之后。不到两千年，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千里沃壤，悉为汉人所有，“蛮人”仅保其残种于高山丛岭之中。我从山下大桥市（汉人居留地的终点）听到汉人对“蛮子”的憎恨，在山上看到蛮子的悍直，恍惚眼前展开了强食弱肉的图画。

传来命令：要过“蛮子山”了，各人带足四天干粮，要露营，要尊重“蛮人”习惯，不进“蛮人”房子，不和“蛮妇”谈话——“蛮俗”，认妇女和外人交接是莫大耻辱——如有事进“蛮人”房子的，不得用脚踏他架锅子的石头，这是他们所敬的神。又说前头部队派人和“蛮子”土司假道，三个部落欢迎我们，其余两个跑了。——五个部落，人口约万人。

炎热的晌午到达大桥，市民言：“‘蛮子’凶得很，常常下山抢掠，遇单身旅客，连裤子都剥去，说不定还要杀伤。不久以前，刘文辉派一团人来打，打个大败，姓李的团长打死了。希望你们

红军把‘蛮子’杀‘绝!’”出市即无人烟,约十里,上山,转几个坡,见十数“蛮兵”裹头跣足,持梭镖,也有几杆旧式快枪。人高大如山东佬,每人头上顶一张红军布告,并有一面红旗,在路上欢迎我们。欢迎的仪式,不是拍掌呼口号,而是伸着手向我们讨钱。给两三个铜子,就欢喜得了不得。

山上虽有些可耕的地,但“蛮人”不知耕种,仅产一种很小的铃薯,煮熟了给我们,一百钱两个。也有抱鸡来卖的,五毛钱一只。讲到穿,鞋袜终年不要,每人披一件毛毯,像毛巾袋一样粗,据《越嵩志》上的考据,说即是禹贡上,“西夷祗贡”的“织皮”。

沿途都有“蛮民”来看,有的蹲在山上,有的蹲在路旁,有的讨钱,有的不讨。一老“蛮妇”似乎是首长夫人之类,系百褶白布裙,跣足,两耳各垂杏子大的两颗红珠子,披的不是毛布而是细毡,携一小女孩,有同志给她一块饼干,欢跃接去。

前面山上似乎来了一个人,越近越像,则是一丝不挂的男子,说是被“蛮子”剥去了,而且血流满面,这样的人,碰到了两三个,可见“蛮子”打劫是事实。

我们在山上走三天。第一晚露营,第二晚大雨,幸一能汉语的“蛮子”,引我们到一岩旁的房子歇宿,有几间平室,似乎是“蛮子”中的土豪。

山上气候较寒,由南上山,不觉得高;由北下山,似乎有一二十里,而且很峻。下山约五六十里,即安顺场,临大渡河了。

“蛮子”体格很健,而且也不凶恶,大概是太穷了,所以打

劫。平情而论，汉人抢去他几千里的平原，他剥汉人几身衣裤，又算得什么。同时我又觉得“蛮子”所以能保全他一线种族，还是靠着他能够有“野蛮”的抵抗。诸葛亮大概是看中了这一点，知道越压迫他会越反抗，所以不得不擒了又纵。举个例子，在西昌的一个镇上经过，有一石碑，是咸丰年罚彝人建立的。上称某月日有彝人某上街，吃醉了酒，和人家吵闹，因此罚彝人头目出钱十串，给武庙演戏，议定以后彝人不得在街上喝酒，日落即须归山，不得在市上歇宿，并罚彝人头目建碑认错。这和帝国主义对付殖民地不是一样吗？那里的彝人不反抗，所以现在不仅没彝人在街上喝酒，似乎连彝人也在若有若无之间了。“蛮子”就不然，如有“蛮子”上街被欺负，他就非报复不可。山下的汉商汉官，尽管恨他，却也不敢轻易惹他。

又记得经过安龙时，和一小学教师谈话。据称安龙五万多人口，“夷人”（苗民）占三分之二。苗人居乡，汉人居城市；苗人富的，读书的，大都改装改姓，不承认自己是苗人，这是加进了汉族土豪劣绅的群，为剥削苗人的帮助者，与现在中国的汉奸无异。然而“蛮子”里面没有此种东西。

然则对“蛮子”怎么办？

这不容易么！当我们对他宣布民族平等，他即欢迎我们，毫无猜忌，且有加入红军的，“‘蛮子’诚可人哉！”

飞夺泸定桥

■ 加伦

安顺场的强渡虽然胜利了,但因水流太急,桥架不起来,架了无数次,被冲坍无数次。十二根二十四根头号铁口的长索都被冲断,这当然是无希望了。桥不能架,船又只有一只,敌情又万分紧张,尾追的敌人已相隔不远了。整个野战军靠一只船来渡,不知要费多少时日,紧张的情况当然不容许再延时间了。怎么办呢?这当然只有夺取泸定桥。

部队分两路沿河岸前进:第一师为左路,由安顺场渡河,归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指挥;左路是由我们英勇的四团为先头,后随整个野战军,归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同志指挥。部队是这样前进了。

右路军一师前进的道路都是沿河而上,左面临河,右靠高峰,崎岖小路,真所谓羊肠一样,稍一不慎,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

爬了几座大山,经过了一些“蛮子”的地方。小茅屋架在树上,好像一个鸟窝一样,屋旁搭了很高的架子,挂上了很多苞谷(即玉蜀黍)。一二条大狗好像狮子一样,懒洋洋的睡在架了房子的树下,它并不吠我们。一切都很沉寂。经过半日的行程,和敌人接触了。地形很险,敌人都是在隘口上修了碉堡扼守着,我

们在地形的限制下,完全没有什么阵地,一路都是仰攻的背水战。假使稍一失利,就有到河里吃水的危险。敌人沿途摆了两个旅,都是杨森的部队。有些口子是一营,有的摆了一团。地形是那样险,兵力是这样多,一道一道的难关都摆在我们的面前,然而铁红军在他无坚不摧的精神下,一道道的难关都被他冲破了。敌人屡战屡北,我们是猛打穷追,右路军是这样的前进着。

左路军担任先头的四团,他们是五月十三号出发的,他们相隔泸定有三百二十里,上级限他们三天要夺取泸定桥。

活泼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战士的精神。他们决心要和右路军夺桥比赛,他们千百个人的心中,什么都抛弃了,只有一座泸定桥。

路也是沿河而上的,情况是和右路军差不多,大概走了三十里的左右,对岸有敌人向他们扫射,路是不能通过,于是他们只好弯路,可是弯路就要爬大山,并且要自己当时开路。大概绕了十里多的光景,又绕到河岸上来了,敌人又在对岸打枪,他们只有勉强跑步通过,然而在敌人机关枪下,跑也不行,只好又弯路。这样弯来弯去,费了不少的时间。

当通过一个大山的时候,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敌人先机占领了阵地。满腔热血的四团的战士,好像猛虎见群羊一样,哪里肯放过,只一个猛冲,就把敌人打坍了。这山有十多里来高,下山后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桥是被敌人毁坏了。河虽然不宽,但却很深,徒涉当然不可能。于是动员全体战士临时砍

树,把桥架起来,才得通过。

打了胜仗跑路更加有劲了,情绪也更加提高了。但忽然前面塞住了一座悬崖。崖的两边都是削壁,无论如何是爬不上去的;中间一条小路,好像一座天梯,抬起头来看,帽子都要掉下;山顶是一个小隘口,筑了碉堡,有敌一个营在扼守。正面是不可能上;右面是靠河,无路可绕。时间是不早了,这到底怎么办呢?

“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久经战斗的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在他侦察后,断定是要爬上左面的石崖,定可抄入敌人背后,夺取这一隘口。他一面鼓励着战士,一面指导着爬石壁的方法,攀藤负葛,一个一个的吊上去了。正面的仍在强攻,敌人是耀武扬威地,机关枪是一带一带子扫射。不到半点钟的时间,敌人后面的枪响了,敌人全部动摇起来。我们正面的乘势猛攻,敌人就这样坍下去了。一个猛追,敌三个连完全消灭,俘获一百余名,活捉营、连长各一只,缴步枪一百余支,手机关枪三十多挺,其他军用品甚多,尤其是烟灯烟枪遍地皆是。人家说杨森的兵有两条枪,真是名不虚传了。

前进不多远,到达了猛虎岗。这是到泸定桥的最后一道关口,山高有三十多里,左右完全不能攀登,也不能包抄;只有中间一条小路,并且是壁立的;上面也有一个隘口,照样筑了龟壳,驻了烟兵。听说又增加了一个营上来。强攻不可能,包抄无办法,怎么办呢?问题又摆在前面了。

红色指挥员的机动,终于战胜了当前的困难,决定实行夜摸。

在黑夜中,一切都是沉寂。稀稀的冷枪,断续的由山顶龟壳内放射出来。战士们没有一点声响,悄悄的一个一个的摸了上去。山顶的猪猡们一点也未察觉,一排手榴弹,打得那些烟鬼鸡飞狗走,龟壳又被我们占领了。烟兵们的家私——烟具——又丢遍了满地,这样一路的险要完全被占领了。

第二天(十四日)的八时部队正要出发的时候,接到一封军团的来信:

王杨(团长王开湘^①政委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十五号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着庆祝你们的胜利!

此时已是十一点了,但离目的地还有二百四十里。照命令第二天(十五号)拂晓要赶到,那么要在十八个钟头内跑二百四十里,估计时间是来不及了,然而无论怎样是要完成任务的。于是立即分配政治工作人员到连队去进行动员工作,政治委员站在路旁讲话(因无时间集合讲话),战士们情绪更加提高了。

到达摩西面的大山上,有敌一营在扼守。经几次的冲锋肉

① 编者按:一说黄开湘。

搏,结果将敌人击溃,并随即乘胜猛追。到山下又一条小河,桥又被敌人毁坏了,只得又动员大家随时来架。这样一挨,到河边的一个街上,已经是天黑了,但距桥还有一百一十里。天是黑的十分可怕,大雨又像翻盆一样倾下来。战士们还是拂晓前吃了饭,跑了这多路,又打了仗,肚子是饿得难过。为了夺桥的胜利,于是决定不吃饭,立即又在连队进行鼓动。政治工作人员都跟各连队走,党、团员和干部最先做模范,向战士们详细解释。全体战士一致高呼:“不怕苦,不怕饿,一切为了夺取泸定桥!”

行李担子和走不动的人以及驴马都留在后面,派了一些武装和得力的干部领导。团长政委率领三个步兵营轻装出发。

天是这样黑,雨是这样大,路是这样滑,伸手不见掌,真是寸步难移。跌跤的人不知多少。费了很多的时间,还没有走到一里路。对河的火光起来了,一线一线的像飞也似的向着泸定桥奔去。敌人是在对河和我们夺桥,情况是这样紧张,时间是这样短促,怎么办呢?点火吗?又怕敌人发觉。不点火吗?又走不动,明天夺桥,是成了严重问题。在这样的关头,我们的杨政治委员下决心了,立即传知部队全部点火,并告诉各连队“假使对河敌人问我们是哪部分的,就答他是某师某团某营今天被‘共匪’打败的”。我们这样欺骗着敌人,敌人听了也不怀疑,他们仍然点着火把在那边赶路。我们仍然点着火把在这边赶路,两路的火,两路的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一个闷葫芦中前进!

时间是快到五更了,经过一晚的急行军,人是都有些疲劳了,肚子也十分饿了,衣服也全湿透了,在这又饿又疲劳的情况

下,真是有点难熬,很多人都打起瞌睡来。团长、政委也东歪西斜,几次险些掉下河去。有时忽然站着不动,被后面的冲撞时,忽然惊醒,而又踉跄地前进。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中,直到天亮时,到达了泸定桥。

桥是铁索做成的。共有二十条^①,每条都有普通饭碗般大,每根相隔的距离在一尺以上。两边有铁条的扶手栏杆,桥的中间没有墩子,只铁索的两端埋在两岸。桥头的地下打了很多大的铁桩。铁索上铺了板子过人。河面有数十丈宽,由桥上到水面也在数十丈以上的高。当你走到桥的中间时,桥会左右摆动得很厉害。假使你往下一看时,奔腾的水势,无底的深渊,真叫人毛骨悚然。泸定桥之险,于此可见。

桥板是被敌人抽了,只剩得几根光铁索。第二道桥是找不出来的,渡口也完全没有的。对岸敌人在两旅以上。桥头及河边一带以及山上,都有重兵扼守。机关枪、迫击炮,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向我们示威。迫击炮也像连珠般的掉过来,都打在我们驻地附近。他们耀武扬威的向我们高叫:“共匪过来呀!飞过来呀!我们缴枪给你呢!你们为什么不飞过来呢!”

我们的战士也高声的回答他:“只要你的桥,不要你的枪!”

这是多么雄壮的回答呵!

经过详细的侦察,在桥头配备了火力,准备了板子。部队中

① 编者按:应为十三条。

又进行了鼓动,部队也进行了分工:第二连挑选了二十个英雄,一概用短枪、手榴弹、马刀,由连长廖大珠同志领导为冲锋队,其队用长枪随冲锋队前进;第三连搬板子,准备在前面冲过去时,他们铺板子,给后续部队过去。一切准备停当,团长、政委亲到桥头指挥,全团号兵集中在桥头附近,夺桥的激战开始了。

冲锋号音响了,机关枪迫击炮声、手榴弹声、口号声震动山谷,战士们热血沸腾起来,战斗情绪也紧张到万分。廖连长领导的二十二个英雄在团政委鼓动的口号声中,冒着浓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索,冲锋过去。刚到对岸桥头,敌人放起火来把桥头的亭子烧燃了,火焰冲天,无法过去。英雄们此时有些踌躇起来,徘徊不前了。团政委见此情况,高声大叫:“同志们!这是胜利最后关头,拿出你们英勇的精神,冲过去,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呀!快冲呀!敌人坍了,你们是光荣的模范英雄呀!冲呀!杀呀!”

这一段鼓动词又把英雄们的勇气鼓起来了,他们不顾一切冲进火焰中去,衣服、帽子烧了,眉毛、头发也烧了;他们一切都不管,只是猛冲,一直冲入街上,和敌人进行长时期的巷战。敌人集合全力反攻,二十二个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是万分紧张,差不多几乎支持不住了。正在这样一个严重关头,团政委领导着援队来了,在这最后的决战中,终于将敌人完全打坍。烟鬼们屁滚尿流的四散逃命,泸定桥就这样胜利的占领了。除一部分部队追击外,其余部队就在泸定桥城(城在桥头)宿营了。本日的战斗,我们只伤亡三人,这是胜利中的胜利。

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

■ 罗华生

天险的金沙江,已于五月间强渡过了。敌人还鼓吹“共匪已进入了天罗地网,又是第二个石达开,要消灭在两条大河的中间”。因为过了金沙江,前面还有一条更险要,不能架设任何的浮桥,同时船只也未见得有,并且还有刘文辉部两个旅的兵力拦阻守备水深流急的——大渡河横着。

当时决定坚决的强渡大渡河,我英勇无坚不摧的红色战士不分昼夜的雄纠纠向着目的地前进。自安顺场出发,我团(红四团)为开路先锋,扫清前进道路上一切障碍,消灭拦阻我们前进的敌人。那天行程约八十里,时接近了田湾,敌(刘文辉部)约一个营的兵力,在那里堵塞要隘,企图拦阻我军的前进。与前卫营接触了,英勇在先头的第三营第七连只用了一个冲锋,把敌人打得猛向后逃,就胜利的占领了田湾。乘胜的跟踪追击,坚决消灭该敌,毫不停留的由田湾再前进。过街口小小的铁索桥,桥虽然是摇摆着像软索似的,使人过时心惊,不能密拥过去,但在蓬勃的战斗勇气中,队伍也就迅速拥挤密集的过去了。再追到约十五里路的山脚下,该敌除集中全营之兵力外,另增有一个步兵连,一个团部的特务连,有所谓萧营长的督战,并构筑有工事鹿砦,堵守高山的隘口,企图作最后的拼死的拦阻抵抗。当即决战

约四小时,终于在我英勇战士的面前歼灭。黄昏了,战斗也已解决,共计俘敌约二百名,这个萧营长也被生擒,十余支冲锋机关枪全部的拿到我们手里来了,敌残部完全失败,逃窜于深山老林中。那时早就天黑了,毛毛雨儿也慢慢的大起来了,因此就在那个解决战斗的村庄宿营。当晚奉命于拂晓前(三时)继续行动,进到摩西面(约百二十里)。出发后,刚下了一个三十里路高的山,又要开始越过高四十里路山。后面骑着黑色的马的通讯员急送命令来,展开一看,是给四团神圣的光荣任务:以高度的战斗勇气,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任何的疲劳,今天要赶到,并夺取泸定桥(约二百四十里),圆满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当时接到这一任务时,在党团员干部中、战士中,进行了飞行的政治工作,下了最大的决心,不怕峰险山高的路,不顾敌人在那边河岸怎样的捣乱(向我军射击),一直的向前进。在沿途还缴敌散兵人枪各二十余。刚经过了摩西面,天也黄昏了,雨更加下大了,那时就决定每个战士找二三个火把发光,再来继续前进。敌人在河的对岸看到了不怕任何艰苦的英勇红军这样的猛进,就手忙脚乱的又派一部分兵力拼命的增援到泸定桥去。敌人在那边河岸打了火把沿山脚拼命的增援到泸定桥,我们英勇的红军也打起更亮的火把,奋勇坚决的在这边河岸,向着泸定桥前进。敌我两方好像运动大会竞走的一样,结果终于我们比他赶到更前面了。火把快完了,天也亮了,二百四十里的行程也达到了。泸定桥(铁链上面铺着小板子)那边桥头,就是泸定县城,敌一个旅的兵,并附有一个炮兵连,在桥头固守,还构筑坚固工事拦在桥头,并且

把桥上的木板都收掉了,只剩六根光铁索链。因桥上的木板被敌人弄掉了,同时又是白天,所以当时没有冲,只派了一部分队伍,并附了一些轻机关枪,在桥头向敌方扫射,决定黄昏时实行强渡总攻击。天气快黄昏了,沿铁索链冲锋的二十二个英雄(只记得文书李友林、连长廖大珠、政指王海云等三同志的姓名,均四团二连的)也有更充分的准备,大刀刺刀,磨得更白,又更亮,架放在铁索链上的木板,也准备了;团司令部一声集合前进号音,全团的队伍就运到泸定桥头的隘巷要口,以火力援助二十二个英雄沿铁链冲锋,并准备增援与全部强渡。那时二十二个英雄沿铁链快冲,到那边桥头了,口中还喊着“只要你的泸定桥,不要你的烂枪!”守桥的敌人就恐慌万状,失了守桥的决心,放火烧桥头的凉亭,并延及附近的几间房子,那时二十二个英雄在铁链上与守桥的敌人肉搏,不怕敌人怎样的拼命与放火,以几十个炸弹的爆力,打得桥头工事内的敌人完全灭亡溃散,胜利的过了桥。桥头的工事,与人一样的高,也英勇的爬上去了,但工事上下周围,就是敌人放火烧的房子,在狂舞的红焰中,在红灼的砖瓦上,在狂燃的木料里,几丈远外,就要把活生生的人烤焦。他们是不能留停在那里,有些英雄的眉毛、帽子被火烧掉了,但仍然继续迅速猛烈坚决勇敢的从火堆里向街上冲,后续队伍也趁机铺起板子过来了。计肉搏一小时,泸定桥便成了红军空前光荣的胜利品。说什么红军要做第二个石达开的人,他们也许要自笑是甜蜜的幻梦吧!

抱桐岗的一夜

■ 觉哉

在岗下水子地停着一天了,说是前面部队走不通。第二天午前九时出发,不一里,大家倚树偃息。敌机来了又去,我们终是蹲着不动。

快正午了,才开始蠕动。呵,原来是上山,陡的草壁,窄的之字路,这样的路不是走过很多吗,为什么这样慢?转过一坡,就只能一脚跟一脚,树木渐丛杂了,因终年不见日的缘故,土都成了黑泥,手攀着树根或枝,足踹着泥里的小石。太陡了,上不去,握着小竹,掉下涧里,从这个石上,缘到别个石上,又到树林里来了。有些密箐,像竹枝扎成的门,弯着腰走进,有新砍伐的刀痕,原来是先头部队开的。在山下时,土人对我说:“可以走,不过难骑牲口。”哪知道根本没有路,只有些攀藤负葛的痕迹。

看看天晚了,据说到山顶只有一十八里高,但说是走不到。前面传来了声音:“宿营呀,宿营!”怎么宿法?拣得三四尺可以放下东西的平面,就是好的。大家知道这一夜是不易过的,非有火不行,枯枝倒是不少,一下子那一堆这一堆的火着了。我因为插过了队,被毯在后面,虽然相隔不过二三十丈,但要下去找多难,况且黑烂泥上也无法睡觉。天公偏不作美,下起雨来。雨滴从树上哗啦哗啦的流下,人们都打着伞,烤着火,我借得一洋瓷

盆垫坐,许多同志坐着打鼾,我是彻夜没有睡。

很想弄点水喝,炊事员同志点着火下涧取水,约半点多钟,携上一桶水,正架着烧,不幸泼了。但是天刚亮,他们已煮好了两桶苞谷糊给我们喝!

“走呵!似乎有了点日影,到山顶就好了。”站上山顶一看:哎哟!路是有的,满是泥泞,陡处呢,谨防“坐汽车”(跌翻滑下的称呼),稍平处呢,泥深没膝;泥中的石头不见了,有几匹马陷在泥里出来不得。

怎样走法呢?为要绕越泥淖,有的下涧,缘着圆石头走,有的攀树上岩——在涧不可下、岩不可攀的地方,就攀着路旁树或竹枝跃进。行行重行行,太阳当头的时候,居然出了森林,望见许多人马在山下河里洗衣煮饭。路上泥没有了,但还滑,不幸得很,我偏偏在出森林后,坐了两回“汽车”。

到河里洗去脚腿上的泥,渴的很,一同志拿茶壶在烧水,“给我一碗水吧!”我说。他就倒上一碗,怪浊的,谁知是煮的骡子肉,没有盐,可是味特别鲜,至今还记得。

回占宝兴

■ 黄镇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取得了大会合，红五军团从宝兴向着懋功胜利的前进了。这一段路非常难走，已经在邛崃山脉里，两边的高山，沿河崎岖的小路，铁索桥……走了一天，又要转回宝兴，要继续阻止敌人的前进，争取使我们两方面军大会合的地区更加扩大。前进我们高兴，向后转我们也高兴。吃了早饭，一口气走了四十多里。

我英勇的三十七团第一营二连第二排进到了宝兴，群众们争先恐后向我报告：“红军同志，快，南街头来了白军，正在庙里休息哩！”我第二排托着上了雪白刺刀的枪，拿着手榴弹，一个跑步，南街头的白军原来是四川军阀杨森的两个连，冷不防被我第二排砰砰啪啪，杀打得遍地乱跑。敌人后面本队见势不佳，也向后转跑步走了。这两连人被我们消灭了差不多一半，追击得敌人退了到灵关场，我军又一次的胜利的完成了军委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大雨滂沱中

——两河口的欢迎会

■ 莫休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在今后行动的战略方针上,党中央和张国焘发生分歧,为此召开会议以统一认识。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分析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理由,指出了向南、向西发展的不利因素;张国焘却强调北上困难,主张南下,以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毛泽东、朱德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会后,张国焘迟迟不肯北上,公然向党伸手要军政最高领导权,致使延误了北上时机。

消息的传来,已够两天了——×副主席^①要来。这比宝兴出发后,夜雨的露营,午夜得到先头团已在大围(即达维,本书中又

① 编者按:这里指的是张国焘,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作“大维”——编者按)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其刺激人的兴奋程度,不见得有什么微弱。自然首领的晤会与先锋队的见面,是有喜悦不同的内容:后者是抛开“老家”长征,突然异地弟兄相逢,是悲酸中的狂喜;而前者是尚未发现新大陆时航师们的大会议,从此可以寻出着陆点,这在狂喜中又有不可言说的慰安。

日子一展开,人们都表现出异样的兴奋。第一工作是会场的选定和布置,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四围蛮山(我们呼松潘一带的番民为“蛮子”,因为那边的山也就称为“蛮山”),老林紧紧合抱着,绝不肯让出数十米的平坦地来。西北从梦笔山(雪山)、东北从虹桥山(雪山)送来两条卷石走沙怒吼的溪流,雨季雪融,刺骨的寒流,泛滥相同黄河决口,顽固地、威严地盘踞着所有低的平地面。会场布置在何处呢?经过邓罗两局长亲自率领的查勘,只得勉强地选定东溪南岸一点稍大的山脚斜坡。

这不过是不到百米方的斜度较小的山坡呀,不知名的灌木和荆棘丛生着,乱石又是猪嘴样凹凸的拱出着,设计和修整,又须大费工程了。调来工兵连,伐木斩荆,抛石掘土……数十个红色英雄,快乐的又疲倦地工作了三小时。漂亮的会场出现了:上首就自然的土石削成了小小的方台,那是主席台,下面紧包着松松的沙土铺成的欢迎者列队的地段,右首凸出的一块平地,那是司号员集中地的乐亭了。标语呢?张贴就困难了,聪明的宣传队长把它们勉强地安置在路旁小树和棘条上;会场东首数米处,依着土坡,借两根木条横路耸起欢迎牌,一些绿叶野花攒簇着,艳红的绸布上闪耀着“欢迎红四方军领袖×××同志”几个八分

体字。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简陋，而又从来没有过的严肃伟大的欢迎会场。

临时架设的电话线，爬行白虹桥山方向的五里处，派出了守机的专员，报告到来的消息。

忙碌着，吆喝着，饥饿着，疲乏着，数千百只眼睛探视着东方。铃……铃……铃，电话催问回答着，等等等，日子已溜过了一半。

本来一早，天就哭丧着脸，似与快乐的人们呕气，现在又飘飘洒洒起来了，又似在来冲洗人们的疲倦和饥饿。雨的助虐者低度的气温，又乘机开始了进攻，人们被风、雨、冷击打着，有些“四面楚歌”了。然而热望的心的亢奋的情绪，战胜了这一切四围袭来的自然敌人，不畏缩不颓丧的整齐坚决的鹄立着。

忽然像下“向右看”的命令样，每个头都转向西侧了，在两河口的街口出现了一群人——朱总司令、毛主席和其他我们的航师中央各主要负责者，他们微笑的、阅兵似的走过欢迎者的队列，谈说着走向虹桥山的方向去，不远又停止了。在没有命令下，大家不自然的整一整队列，这是被“快到了吧”的心情促动的。

突然大雨袭来了，简直狂放得不成样子。雨柱是那样的粗大稠密而有力，要穿破一切的雨具，击打到地上，像弹子样攒出一个小小的窟窿。数分钟，人们被浸在海洋中了。一切山上林子中的水，猖狂地急促地奔向低处去，刷走了一切的败叶、断草、

泥沙、小石块,情势要将人都卷入溪中去;水花飞溅,一切雨具削弱或全部失去防御力,冰凉的雨水,濡湿了外衣,渗蚀到肌肤,大地也冥茫了;但人们依然在抗战谈笑,快乐兴奋。

暴雨的袭击延续了约二十分钟,不能丝毫的动摇或稍稍紊乱欢迎者的阵容。雨的冲锋是失败了,因此它亦稍稍的敛迹,由密集雨柱的冲锋,转作了流落冷枪的戏战。而浓密的云层,却卷来滚去,显然这表示它不是冲锋失败的退却,而是整理第二梯队,集厚兵力,作有机的再袭击。

抗战胜利的人们,此时高奏凯歌了。

5 · 4	3	5		2	1̣	6̣	5	3		1 · 7̣	6̣	2		2	—	0		6 · 5	4	3	4																	
两	大	主	力	军	邛	崃	山	脉	胜	利	会	合	了	欢	迎	红	四	方	万	余	里	长	征	经	历	八	省	险	阻	与	山	河	铁	的	意	志	血	
5 · 4	3	5		6̣	1	2	1̣	6̣		5	—	0		6	6	6	5	4	4	4	3																	
面	军	百	战	百	胜	英	勇	弟	兄	团	集	中	国	苏	维	埃	运	动	的	牺	牲	换	得	伟	大	的	会	合	为	着	奠	定	中	国	革	命		
5	5	5	4	3	0		6	6	6	5	4	4	4	3		5	5	5	4	3	0																	
中	心	的	力	量	唉!	团	集	中	国	苏	维	埃	运	动	中	心	的	力	量	巩	固	的	基	础	唉!	为	着	奠	定	中	国	革	命	巩	固	的	基	础
5	6	1	2		1̣	6̣	5	—	0																													
坚	决	赤	化	全	四	川																																
高	举	红	旗	向	前	进																																

(此两大主力会合歌编于宝兴,次日先头部队即在大维与四方面军会合)

快乐亢昂的歌声,震荡着山林和大地。由会合的胜利,勾起

了长征的回忆。于是强渡金沙江歌,遵义战斗胜利歌……一切都从快乐兴奋中唱出了。延长着很久的唱歌竞赛。雨仍是敲打着山林地面和人的头颅。

东侧围立着的航师们移动了,阵容突然严肃起来,收下了一切雨具,行列整理成侧看一条线。司号员小同志们把号捏得紧紧的,喊口号的领导者们,腮帮鼓鼓地,洪亮的呼声,像不可拦阻的随时都要冲出来,数千百只的眼睛又贪婪地盯视东方了。

东方山脚林隙中,隐约的露出几个马头,渐渐显露走近了。在百余米外站立的航师们中,首先冲出去的是朱总司令,紧紧的握住了来的人群中一个人的手,随后便是大家围上去。混作一团了,说什么听不到,只是许多的手挥动着,似乎大家要狂吻起来。

“欢迎四方军的领袖!”

“欢迎航师×××同志!”

“红军主力会合万岁!”

“×××同志万岁!”

口号声像暴雷般轰出来了,快乐冲击着每个人的心弦,过度的兴奋,血管暴涨起来了。拳头握得紧紧地,相同几千个铁锤样,随着每句口号后一致挺直地举起来,要戳破低空的云层。

暴雨又不可抗的袭来了。这是快乐之泪吧!雨声,口号声,军乐声,暴涨的溪流声,织成震破耳朵的交响曲。在这繁响中把一群人欢迎上了主席台。

口号停止了,肃静了,甚至屏息着呼吸。猖獗的雨柱仍是倾

盆样的倒着,模糊着人的视线,说话不甚洪大的朱总司令的介绍词,几乎都被这轰响的雨声全部遮断了。

“同志们!这是四方面军的领袖,我们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同志;……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迎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上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朱总司令指着他侧边比他不高,但比他横胖约一倍的人,在雨声中急促地说完了他的短短介绍词。

被欢迎者说话了:

“同志们:……这里有八年前我们在一起斗争过的(指朱总司令——记者),更多的是从未见面的同志。多年来我们虽是分隔在几个地方斗争奋斗,但都是存着一个目标——为着中国的人民解放,为着党的策略路线的胜利……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红军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共产党万岁!”

猛攻猛打的雨,逼得说话者不能再继续了。队伍移动了一下,列出长长的人巷,航师们愉悦地通过去。军乐声,口号声,唱歌声,在黄昏暴雨的洪流中震荡着。

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卓克基土司宫^①

■ 觉哉

卓克基是清高宗劳师伤财,费几年工夫,才克服的所谓小金川的七大土司之一。土司宫设在几条河的汇流点,前临急流,后倚峻岭,一石块砌的四方桶子,高达八丈,宽广约十丈,前栋两层,后栋、左栋、右栋均四层,屹立万山中,俨然一西式建筑。

下层:上栋是大厨房,巨大的锅子几十口,左右为马厩和下人的住室等,中间的坪颇大。第二层大概也是些下人的住室,及收藏食物器具被服的屋子,有一些高大的木橱子。第三层就美丽了,玻璃窗,雕镂而坚厚的木门与木壁。右栋数室,陈设颇精,有状若货架和壁相连的架子,分许多格,格内陈设一些玉如意、小玉佛、铜佛、瓷佛及其他古玩等;有床作长方形木池,无架;有精致的书案,均是坚木做的,这大概是土司的卧室。左栋为两大厅,有木坑,桌凳壁饰,都雅致。上栋为佛堂。第四层:上栋为大佛堂,有几面大铜鼓,藏经很多,用架支置,黑底白字,像我们裱装的字帖一样,但墨色发光,纸亦坚致,佛幢很多,绸质的,壁画因年久,熏黑,看不清楚。佛外围有很多木轴,可以转动,这是卷

^① 编者按:卓克基土司宫又称“卓克基土司官寨”,在今四川马尔康县卓克基乡西索村,建于1918年,四层碉楼建筑。红军长征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在此住宿一周。

“藏经”的,但上面已没有经。右栋一小佛堂,左栋是新装饰的佛堂,壁画新鲜美丽,马象狮虎、英雄甲冑等,宗教图画,栩栩如生,连屋顶都是。这种神秘的美术,我们看见的,除大维喇嘛寺伟大的美丽的壁画外,要算这里。前面一小客室,题“蜀锦楼”三字,是一位曾在广州大元帅府做过事的过客题的,还题了一首不大佳的古诗。前面平台,可容一连人的操练,屋顶佛幡颇多,有高达三四丈的。

现任土司叫索观瀛,在成都大学读过书,刘文辉送了他两架机枪及若干步枪,又卧室里有几本《三国演义》,以及“蜀锦楼”的题字,可见此人已有几分汉化^①。我们先头部队派人向他假道,被他杀了,因此把他打了一下。他率领百多番兵,窜入深山。我们因其反动,把他财产没收,但宫里许多古董器具,群众不敢要,我们不能拿,仍是原封未动。

宫旁建一碉,系石块垒上的塔,比屋还高,各层有高尺许的洞,即炮眼。这样的碉,藏地颇多。《圣武记》上说碉多么险,攻碉多么困难。有一封奏折上说:番人(即藏人)十多天可建一碉,而“官军”攻下一碉,需时月余,牺牲士兵常至数百。但实际这种碉不像国民党筑的碉,在山顶及要害地,而是同内地土豪家筑的避土匪劫抢的楼子。我们在云南扎西他方看见很多,湖南也有,叫做箭楼;可以防小匪,不可以御大兵。红军经过番区,没

^① 据说四川军阀,侵蚀土司,学了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的法子,时常把各土司调了去,一住几个月,吃花酒,坐汽车,看电影,抽大烟,使他们乐而忘归,渐渐就可以向土司地方进行各种剥削,同时送他们一些洋枪,使他们对土人有镇压反抗的把握。

有据碉来防御我们的。

藏人种的地,都是土司的,要向土司纳租。什么都派差,土司烧的柴,吃的肉,甚至门前守卫的都是居民轮派。见了土司就跪下,等他过去了才敢起来。至于土司对地方做了些什么,只看土司宫前一条木桥“万古流芳”的捐名碑上,第一名索长官捐大树两根,其余是该村各户捐派的。看那些名字,知道这里有少数汉人在此寄居。

芦花运粮^①

■ 舒同

在S山上的一个村庄,印象倒是很深刻的,但没有过问它的大名,仿佛离马河坝二十里,离芦花八十里。山上是一片雪,四时不融解,由卓克基到黑水芦花,这算是最后的一座大雪山了。村庄不很大,周围是油油的青稞麦,瞰居山腰,高出地面十数里。翻过S雪山,即是这个不堪回首的村庄了。

红六军配合我们右路,由康猫寺向左经草地绕出松潘。在他的前进路上,遇着极端彪悍的蛮民骑兵,横加拦阻,既战不利,乃折回右路。第一步以四天到达S雪山上的这个村庄。因为粮糈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已到山穷水尽,不能最后支持。生死完全决定于我们能否及时接济。

事情不容迟缓,在我们接到六团急电之后,立即来了一个紧急动员,筹集大批粮食、馍馍、麦子、猪肉、牛羊等,那完全是剜肉医疮的办法。其实驻芦花的四团、五团、师直属队,每天都是自割而食,各人揉各人的麦子,各人做各人的馍馍,从“蛮子”的嘴巴上抢过来,用自己血汗去生产。经过整个一天的动员,经过干部和党团员的领导,好容易才把这些粒粒皆辛苦,处处拼血汗的

^① 编者按:本文有删改。

救命麦子、牛羊、馍馍粉搜集起来了。

已是下午一时了,我还在五团帮助动员,师的首长猝然从电话上给我一个异常严重而紧急的任务,要我负责率领一排武装及几十个赤手空拳的运输队,护运到那山脚下,迎接疲饿待救的第六团。

义不容辞的我已慨然允诺,接受了这光荣的任务,即时从芦花出发。

这时已经是三点了,四点、五点了,估计要两天才能赶到,而今天还要赶三十里路,才找得到宿营的地方,否则露营有意料不到的某些危险,这问题一开始就威胁着我们。

天色像是要夜,乌云簇簇,细雨纷纷,我们这一大群人开始在路上蠕动。前后有少数武装,中间是运输队,背的背着粮,赶的赶着牲口,不上五里路,在一个桥头右边,山林沉深处,守河的一班人那里搭棚子住着,因为他们是预定同去的。当我去喊他们的时候,恰好遇着他们都是面盆茶缸里满盛着羊肉和面粉,就从它的香气中可以想象得到那滋味了。饿着肚皮的我,口涎差不多要流出来,不好向他们讨吃,只是催他们快点吃了同去。不上十分钟,他们就一边吃一边走,插入了行军序列。

“人马同时饥,薄暮无宿栖!”这时不啻为我们这时候写照了。走到一个深山穷谷里,没有人影,没有房子,没有土洞石岩,参天的森林,合抱的粗树,没胫的荒草,是我们这时天然的伴侣了。黑彝有突然出现杀人越货的危险,不知好远的前面才找得到房子。我们这群迷羊,就在这个坡路上徘徊了很久。

好吧！我们就在这里宿营。时间天候都不容许我们犹豫选择了，于是集结队伍，我亲自去动员解释，大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冲破了这阴霾险恶的环境。把粮食放下，羊牛马集拢来，靠着几头大树，背靠背的坐着，伞连伞的盖着，四面放好警戒，大家悄然无声的睡下，希望一下子天亮。

天是何等的刻薄呀！我们这点凄凉可怜的希望都不肯惠与。一刹那风雨排山倒海来了，渺然一粟的我们，像置身于惊涛骇浪的大海中，虎豹似乎在周围怒吼，黑彝似乎在前后呼啸，恐怖紧张的笼罩了周遭，雨伞油布失去了抵抗力量，坐着，屁股上被川流不息的刷洗，衣服全湿透。我同两个青年干事，挤坐一堆，死死抱紧伞和油布，又饿又寒的肚子，在那里起化学作用，个个放出很臭的屁，虽然臭得触鼻难闻，但因为空气冰冷，暴雨压迫，也不愿意打开油布放走这个似乎还有点温度的臭气。王青年干事，拿出一把炒麦子，送进我的嘴巴，于是就在这臭气里面咀嚼这个炒麦子的滋味。

本来这些地方平常就要冷得下雪，在气候突变的夜晚，其冷压力更不待言。同行的许多同志，冷得发哭哀吟，然而我们很多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却能用他坚韧不拔的精神，艰苦奋斗的模范作用去影响群众。安慰群众，就这样挨寒、挨饿、挨风、挨雨，没有动摇的通宵达旦。

天色已光明了，风雨也停止了，恐怖似乎不是那样厉害，大家起来，如同得了解放一样，相互谈笑，重整行李担子，一队充满着友爱互助精神的红色健儿，又继续前进了。一直走了二三十

里,绕到高山上的几个破烂蛮房,停止休息。

热度不高的太阳,破云出现了,我们放下担子,布好警戒,用了大刀,才找到一点柴火锅子,烧好开水,泡点熟粉,就这样吃了一顿。

大家都在回忆着前夜,回忆着短短的过程。一部分正在咕噜咕噜的睡着,恢复肉体上的疲劳。

山回路转,沿途都看不见人影马迹,这下子却有了我们的队伍开始往来,这使我们兴奋胆大。然而仅仅只是这一个地方,过此以往,那可怖的景象,又将在我们的面前展开起来。

“走吧! 赶早,时间已过半了。”

“我们红六团还在那里望眼欲穿的等候着,我们早点去早点接济他们!”

哨子一发,队伍集合,于是又继续以前的精神,向着目的地前进。

河水骤然高涨起来,泛滥在两岸山谷中,一条小路,有时淹没得不见,排山倒海的流水声,伴着我行进。小雨,路又泥泞,我们埋着头一个个的跟着。

离S雪山只五里路了,六团先头的几个同志与我们尖兵相遇,大队亦继续赶到。

“哎呀! 不是送粮食给我们么,我们的救星!”

“你们迟到一天,我们就要饿死,真是莫大功劳呵!”

“宣传科长! 你们来了,真的来得好,救了我们的命!”一下子环境变得复杂,到处喧腾起来。许多六团的同志,围拢过来,

争述他们如何过草地,如何打骑兵,如何冲破困难,如何望着我们接济。我不知道怎样应付才好,怎样安慰他们才好,除了把运来的粮食全部供给他们外,连我们的私人生活必需的几天干粮也零零星星的分送给了他们,就是最后的一个馍馍,也基于阶级的同情心,分给六团的几个同志吃了。

打鼓的生活

■ 莫文骅

—

如果是非洲黑人赤裸裸在海边打渔的时候,如果是广州布尔乔亚人们着绸衣服在荔枝湾爬艇纳凉的时候,打鼓附近便要着皮袄了。因为这是中国西部之高原,接近草地番民之区呢!空气是稀薄的,寒风是砭人肌肤而致入骨!天空中每天浮着不散的一朵一朵的惨淡的愁云,屋顶及山头积着左一块右一块闪光的冰块,真正“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几百米远便不能透视的,人们好似处在广寒宫里,又似在梦魂中游泊荒凉的孤岛上。

红色干部团由仓德出发的时候,爬呀,向着离海平面标高约五千公尺的高山上爬。因为最近给养困难,爬山的本领锐减了一半,脚是软的,手是小的,脸是尖的,眼睛也躲在眼帘里去了一些。所以爬山太觉吃力,然能够鼓起战士们的劲的,因过了山便是打鼓,听说那里麦子已黄,粮食很多,能吃得饱,因此用力的爬。

越爬,山越高,空气越稀薄,越感觉寒冷。有几个同志,身体

抵抗力弱的,头晕了,眼花了,脸皮白了,嘴唇黑了,不知不觉跌下地去了。有些人去搀扶,但好似酒醉翁一样,扶得东来西又倒,只得眼光光的看着他几人躺在冰天雪地中。哟!我们亲爱的同志啊!……

费了极大的精神,才上山顶,只见满山积雪乌云盖天,其他什么也没有!

下山时,曲折盘旋,越下越暖,身体则转为舒畅,肌肉也灵活了些。积雪的高山,被我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毅力所征服了。

二

到达打鼓附近时,满腔的热情竟成昙花一现!看到满山麦子青青,随风吹来,如河中水浪,很觉美观。但我们并不是游山玩水的诗人,而是希望着麦黄,得到粮食。到打鼓,问原驻的友军,他们说粮食困难多呢!民屋内亦没麦子,山上的又不能割,以前虽有,现在则没了,他们还是数麦而炊!糟糕!令我们失望了,脚又软了,好在已在打鼓宿营。

战士们因为出发时听说粮食很多,满心欢喜,现在适得其反,于是议论纷纷。有的说欺骗他们的,有的说或者前面部队吃光了,有的说或许山上才能找到,有的……真是意见纷纷。此时政治工作太难进行了。只得向他们耐心的解释:“在这样异常困难的环境中,所谓有粮食,也是有限的,何况部队驻过不少,吃的带走的,昨天有,今天不一定还存。我们是为中华独立解放的民

族先锋的骨干,在共产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已克服了许多困难,任务的严重,须要以最高度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克服的呢!不然国家沦亡,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日寇木屐下的奴隶了!冲破了困难,胜利是不远的。

过去苏联在军事共产时候,内忧外患粮食不继,亦受过了极大的困难,依靠着列宁党的领导及人民与红军的坚忍,卒能克服而有今天呢!我们现在亦有正确的党中央直接领导,大家能团结一致的吃苦耐劳,还怕最后胜利不是我们的?同时,在这样困难环境中正是我们创造铁的干部的时候,希望彻底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问题的中心,是如何解决困难,克服困难,不是谈什么长,论什么短的时候呢!”

好在战士们政治觉悟程度一般的比较高,一经解释而完全冰释了。大家转而谈论如何找到粮食及如何争取番民回家了。因为番民已被国民党欺骗强迫逃走一空。

三

本来我们一粒麦子也没有——事实上不能有——带来,期望着到打鼓吃一餐饱的,谁个知道又如此。但是怎样解决问题,这真是提得最尖锐不过的了。你望我,我望你,甲说这,乙说那,实际上都是束手无策。

“今晚吃什么呢?麦子没有了!”到宿营地后,各营、连请“示”了,因为已是十五时。

“且吃一餐豌豆苗，野芹菜吧！”陈赓、宋任穷、毕士梯及我商量了一下，便这样主张。于是下令了，各营、连都派人到附近菜圃及山边去摘。

我因疲劳而且肚饿，于是将必要的工作布置了之后，便到床上睡了。心中自己打算，豌豆苗是好吃的吧？两广不是叫做龙须菜么？酒馆上六毛钱一卖（即一大碟），虽……想着，精神是很好过的样子，不觉睡着了。

“起来吃饭了！”这好听的声音催我醒了，朦胧地爬起，打了一个呵欠，向特务员问：“饭在哪里？”他指：“这便是。”我转头一看。啊！原来就是一豌豆苗、野芹菜！分明是这样东西，而却是美其名为“饭”，真怪得很！

看着大家吃时皱着眉头，我知道不妙，将碗拿起慢慢地夹了一箸送进口中去。唉！如何吃得下！既没油，又没有盐，清汤寡水，一尽麻痹的腥气。我吃不下，即倒在床上睡去。

此时各个同志切齿痛恨国民党这个狗娘养的卖国贼，既不准我们北上抗日，而且压迫我们到这样不利的地区，还要欺骗压迫当地群众走了，使我们遭遇到这样的困难，真欲灭之朝食！

次日，给养问题还未解决，吃的还是豆苗、野芹菜，我不能不勉强吃了！因为人命要紧呢！工作要紧呢！

还不算空手

■周士梯

昨天我们在中打鼓西端六十里的高山上,搜获一百四十六只羊子,每个伙食单位分了三只。四科另外奖赏我们两只,以示鼓励。“上干队是搜山的模范队,”啧啧人口。今天又要到东边搜山,团部特别优待,昨夜就发每人一斤炒麦子做干粮。

天还没有亮,我们由中打鼓出发,在山脚绕了七八里路,都不能上山。后来沿着一条水沟上去,就发现一丘半亩平方的麦田和一棵大树上用树枝架起一个能睡二三人的架子。这个架子有点破烂,像很久没有人住了,但是无疑的是有人到过这个地方。大家都说:“今天更有把握,争取超过昨天的成绩。”

再上七八里路,前面是比人还高的茅草做宽正面的拦阻,没有丝毫道路的痕迹,在指北针上找到前面的方向。钻过这个茅草的地带后,仍然是一片没有人或兽物走过的满铺着草的斜坡,大家有点失望似的。

再走了十几里,寻到一段半明半昧的道路痕迹,并有一堆干牛屎,大家喜形于色,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就沿着这条道路痕迹爬上一个小山,望见前面三四十里的高山上像有一群羊,大家高兴起来,脚也特别有劲了。有些人说由左侧包围,有些说要由右侧包围,有些人申述昨天赶羊的经验,说了一大堆计划。渐

渐的这群羊是古怪了，动也不动，有些人怀疑是石头和雪，有些人说一定是羊，他引证昨天那一百四十六只羊，也是这样的远景。

因为我们的继续前进，把这群羊的确的变为石头和雪了。为要观察那边山的情形，这群假羊，还没有失去我们前进目标的资格。

将要到达山顶的地方，碰着一大块草地，黄金色的水一滴滴的流下，矮草把泥泞装伪得很好，好多人都踏到泥巴里去，这半里路远的草地，费了一个钟头才通过。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现在是尝着这个滋味了，西北方向的远山，都积满了雪，好像是银世界，蔚青的树木，夹杂其间，更把这个银世界映出特别洁白可爱。东南方是千百里的绿草起伏地，连一根树都没有，宛似太平洋的怒涛向我奔来，大家欢喜欲狂，忘掉了疲劳。

休息三十分钟，六七十人都不约而同的在青草上或石头上睡下，让太阳蒸发去脸上的汗和脚上的水，聊似上海洋大人在新式洋楼的天台上进行日光浴，所异者，是我们没有脱去衣服。

特别优待的一斤炒麦子都吃光了，成绩在哪里呢？不特牛羊没有得到一只，连见都没有见面，甚至于小小的动物也没有看见一个，上山时看见那堆干牛屎，是今天唯一的成绩啊！大家都同意再走远些，另找一条路（其实无所谓路）回去，或者会碰着侥幸呢！故决定绕到北端的森林。

在林沿看见一个比野牛脚还大，不知道是什么野兽的脚痕，

这个脚痕很新,是刚刚才走走过的。我同一班学员跟着这个脚痕进入森林里去,到处都是小树和藤子阻住去路,但依着脚痕为行进目标,也不觉得什么难走。走约一里路,脚痕找不到了。为要取捷径快点跟上队伍,故由斜斜方向转出来,路也比较好走,走得很快。乖乖!越走情形越不同了,拦路的小树和绊脚的藤子都没有了,几搂粗的树木,一棵棵的竖得很高,枝上滋润得像要溜水出来。远年的朽枝烂叶,把泥土埋到更深的地层下去。一层层的绿叶,高高地遮蔽了天空,任何强烈的阳光也射不进来,一种难于形容的臭气,不断的从鼻孔里涌进。蜻蜓大的蚊子,一群群的转来,和我们格斗。我们知道是迷到森林的深处了,东转西转,更使环境恶劣起来。几棵十几搂粗的巨树,吓得我们心里一跳一跳,谁都不敢拢去。大家站着面对面的,“走哪边呢?”“天黑了就糟糕呵!”真的好着急呢!后来定出计划:“不论如何,都依着指北针向正南方向走。”树木渐渐地矮小和稠密了,间断的可以窥见一小块天空,身体一曲一直的钻出来了,沿着林边向西走了十余里,才看见队伍停止在一个小阜上等着。

一个洼地出现了野菠菜(大长如菠菜,但色淡和硬一点,朱总司令昨夜告诉我这样的菜可食,但并没有命名,故我定名为野菠菜),大家都很高兴地争着去摘,总计摘了四五斤。

黄昏时回到中打鼓,毕士梯同志从第四层楼跑下来,站在门口,过一个望一个,最后就是我。“今天的搜山吃本。”我说。

“还不算空手!”毕士梯同志望着我手中的野菠菜。

吃冰淇淋

■周士梯

天亮由中打鼓出发,宿营地是沙窝。一出下打鼓村子,就看见路旁一块木牌子,上面写“上午九时后,不准前进!”我们就会意是为着“由下打鼓到沙窝九十里,中间没有人烟,要翻过一个大雪山,如是过了九时,当天就不能走到,要在山上露营”而写的。

这块木板牌子告诉我们今天是怎样的程途了!但是已经尝过夹金山雪山、康猫寺雪山神秘的我们,已没有过夹金山时那样的当心了。过夹金山时,老百姓对我们说:“在山上不准讲话,不准笑,不准坐,若故意讲话、笑、坐,山神就会把你打死。”我们自然没有这样的迷信,可是已想到高出海面五六千公尺的雪山上空气的稀薄和冷度了。今天的雪山总不会比夹金山高吧!

距山顶还有二十里的地方,就看见前面的人群走得比蚂蚁还缓,像一条长蛇弯弯曲曲而上。我们的呼吸短促起来了,脚步也不自觉地缓缓一踱一踱。

我们踱上山顶,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好多同志,已坐在那里谈天,我们也靠近坐下。

骄阳从天空的正中疏散地放出光辉,紧紧的吻着每个长征英雄的面孔。它在微笑喜悦似的接迎长征英雄们上雪山。它虽

然把大地一切的景色照耀得特别显明起来,但没有丝毫的“炎炎迫人”的情境。这宣布广东俗语“盛夏太阳真可恶”的破产。

我们周围的雪,洁白得十分可爱,令人回忆到“踏雪寻梅”的古典,而兴叹——白雪真可爱,梅花何处寻!同时又加添了人类“盛夏赏雪”的乐趣。

萧劲光同志提议吃冰淇淋,全体赞成。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郭化若、陈明、何涤宙、冯雪峰、李一泯、罗贵波和我十几个人,都持着漱口盂,争向雪堆下层挖。

“谁有糖精,拿出公开。”李一泯同志说,毕士梯同志的胃锁药瓶子、郭化若同志的清道丸瓶子、萧劲光同志的小纸包,都一齐出现了。

大家都赞美今天的冰淇淋,引起了上干队好多学生也向雪中冲锋。

“我这杯冰淇淋,比南京路冠生园的还美!”我说。

“喂!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呢!”陈赓同志说。

“安乐园给你多少宣传费?”我给陈赓同志一棒。

“冠生园的广告费,一年也花得不少!”陈赓同志暗中回一枪。

“你们如在上海争论,我都愿做评判员,‘蛮子’地方,找不到事实证明,结论不好做,这个结论留给住在上海、香港的朋友做吧!”毕士梯同志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争论。

瓦布梁子

■ 拓夫

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发布了《红军为保护喇嘛寺的布告》、《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关于民族宗教政策的文件,并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认真进行贯彻。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进入松潘、理番、茂县等地区。这里是川西北汉族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当地的老百姓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粮食产量很低,少数民族群众勤劳朴实,吃苦耐劳,性格豪爽。不过,由于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和掠夺,他们对汉人积恨较深,有很重的戒备心理。加上在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地方军阀就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污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甚至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娃娃”的魔鬼,更加加重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心理,因此,不少人闻知红军将至,便弃家出走,躲到深山老林中去了。

红四方面军为了打开革命局面,早在进入这个地区之前,就发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自己是大汉民族,回、番为蛮夷之人,不愿接近他们,忽视了‘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错误观点,指出:“回、番(即藏族同胞)民族是中华民族之一,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力量,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一个有力的支柱,将他们组织起来,领导起来,参加革命战争,是我们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和苏维埃红军干部项主要的任务之一。”《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要求干部、战士了解藏族的情形状况,宣传党的纲领和民族宗教政策,学会回、藏民族语言,培养大批回藏民族干部。红四方面军还指示所属军、师一级政治部立刻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以研究少数民族的政权、土地关系和经济、风俗、语言文字问题,设立学校,选拔青年学习回、藏民族语言文字;要帮助回、藏民族建立革命政权。红军还提出了少数民族政治纲领,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对回、藏民族的反动统治,建立各级人民革命政权,尊重回、藏民族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实行信教自由、男女平等,等等。

5月30日,红四方面军在松理茂地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担任主席。在西北联邦政府下设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周纯全担任委员长。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中共西北特委专门做出了《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要求红军官兵细

心了解其政治经济状况,并根据这些情况,提出符合当地群众要求的口号和斗争纲领。

由于红四方面军实行了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终于赢得了当地回、藏民族群众的信任,打开了局面。“熬盐迎亲人”的故事,就是红军与藏族同胞鱼水深情的生动写照。当年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宣传队工作的孟瑜后来回忆道:

我们一到宿营地,立即分组去筹粮筹盐。由于受军阀、土司头人的反动宣传,在红军未来之前,群众都跑到山上去了。我们转了大半个村子,连个人影都没见到。我们帮助群众整理家园,一家一户地挑水扫地,直忙到天黑。发现一位没有走的藏族老人有半罐盐,我们想用银元买下来,老人对红军有疑惧不肯卖,抱着瓦罐走了。第二天,有几个老乡悄悄回村来探虚实,他们发现红军不但没有拿他们的一针一线,还把村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便消除了怀疑,把山上的群众陆续叫了回来。那位前日不肯卖盐的藏族老大爷带着一位通司(翻译),找到宣传队,硬要把半瓦罐盐送给红军,说:“红军耶莫耶莫!”(红军好!)宣传队长执意不肯收下,于是老大爷就告诉队长,在离住地不远的白云山有一种白石头,缺盐的年月,当地老百姓就用它熬过盐,只是味道有点涩。队长听了非常高兴,向老大爷了解了熬盐的详细方法,于是队长向上级报告,部队就决定在茂州休整,就地开展筹粮熬盐活动,以迎接大部队。正是由于这位藏族大爷的帮助,使红军摆脱了缺盐的困难。

1936年3月,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到达四川甘孜藏族地区。为了维护藏族寺院不受干扰,特颁布告说:“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不得侵扰。”布告颇得藏民之心。1936年4月,道孚波巴县政府(党帮助建立的藏族自治政府)发布《布告》,要求过往部队保护寺庙和活佛住房,《布告》宣称:这个房子是佛都督(即活佛)喇嘛的,要求凡来往部队不要随便侵入,不要任意乱翻、毁坏及收拾经堂用具。若要用屋内之物,必须经过主人同意方可,绝对不准强取。由于红军严格执行了正确的宗教政策,从而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和欢迎,为红军筹粮筹款、顺利过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奉令筹粮

一、四方面军会合进至黑水、芦花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筹粮。因此,当时军委有筹粮委员会的组织,在毛儿盖与芦花城各设立一筹委,我是参加芦粮委的一个。芦花粮委担任筹六十万斤粮食的任务,我们计划在几个出产粮食的中心区域,分头进行。我就担任了瓦布梁子的一路。当天计划好一切,第二天便随一班武装,匆匆的经芦花城出发了。

二、芦花城到瓦布梁子

芦花城到瓦布梁子,沿黑水东下,计三日路程。一路只闻水

声,不见人迹,黑水两岸,皆峻岩绝壁,望之长畏;绿草道上,人烟稀少,感无限寂寞。当时,已疑我到了《西游记》里什么地方。头天我们到了以念,彭司令员那里住,闲谈半晚,毫不疲倦。

第二天又循黑水前进,景象与前日无异。唯行至一处,不知何名,见四方面军有一排人住在对岸,正往来渡一“绳桥”。所谓绳桥者,乃一根粗绳,横贯两岸,另以一细绳悬一草篮,人坐篮中,由岸上数人用力抽拉,绳拉一下,篮进一节,约需一刻钟,篮才经此岸到达彼岸。此种绳桥,为我平生罕见,所以我在马上呆呆的看了好久,才离开那里。这天到维古宿四军政治部,吃了一餐其味无比的牛肉面条。

第三天离开维古,行不久,即弃黑水而南,爬上了高约二三十里的大山。山腰一段,树木遮天,寒风袭人,不得不下马步行。一路恐遇袭击,子弹不离枪膛,时刻准备战斗。上山行约三十余里,始到瓦布梁子,所幸一路无事!

三、瓦布梁子

瓦布梁子是一条很高的山岭,站在山顶向四周一看,但见黑水如带,万山纵横,黄绿田禾,错杂其间,别有一番景致。瓦布梁子周围,有十几个村庄,数百户藏民。藏民所居房屋,均为石块建筑,二层或三层,远望去有如上海之洋楼。此为黑水、芦花一带较富庶之区,产有大麦、小麦、荞麦、洋芋、萝卜、猪、牛、羊等,并产盐,因离汉地较近,故此处藏民不似芦花一带之野蛮,且通

汉语者颇多,但风俗习惯,与芦花大致无异。

四、争取藏民

四方面军一部经杂各老入芦花,曾道经瓦布梁子。当时这里藏民,皆逃避于深山老林,后来找到一个通司(即翻译)名“七十三”者,曾到过成都。此人为我们出力不小,经过他,宣传争取了一部分藏民回来。我到瓦布梁子以后,为了保证粮食计划的完成,更用大力进行争取藏民的工作。我们出了保护藏民的布告,在藏民田里插了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任意侵犯。凡是回家的番民,每家都发了保护证,使其安心生活。我们并派人到各村去召集番民开会,经过通司翻译给藏民听,宣传红军的主张。这样一来藏民回来的更多了,对我们的态度也更进了一步,不但不怕我们,而且喜欢和我们接近,常跑到我们粮委会住的地方来谈话,问长问短,竟无拘束。他们对共产党红军了解的很模糊,但晓得我们对他们很好,送我们东西吃,帮我们补鞋子,也非止一次。我们一两个工作人员,在这区域走来走去,也未遇到什么危险,好似在苏区一样。

五、藏民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

因为我们在藏民中影响的扩大,及藏民与我们关系的进步,我们就扩大的宣传,号召各藏民起来反对汉官军阀的压迫,组织

番民的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宣传得到广大藏民的赞成，于是我们就着手进行组织，召开各部藏民大会，成立人民政府。计前后组织了六个乡人民政府，用民主方式，推举了代表及主席。代表主席胸前都配着红布条，上写“某某主席”或“某村代表”，当主席及代表的均引以为荣。很出力帮助红军，在番民中办事情，有什么事也向我们的地方报告讨论和解决。我记得有一次，不知哪一部分把一个主席的牛赶了几条，这个主席就跑到我们粮委来报告，我们当时把牛交还了他。这主席感激得真不知怎样才好，一般番民也都齐声说好。最后我们召集六个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成立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并还准备建立他们自己的武装。于是瓦布梁子另变了一个模样，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鲜红旗帜。

六、筹粮熬盐

我们在瓦布梁子一带筹集了不少的粮食。办法是采取向藏民中富豪之家“借粮”。番民中有为大家所不满和痛恨的“恶霸”，我们发动藏民去割他田里的麦，割下来藏民一半帮助红军一半。我们自己也组织了割麦队到各处割麦，割下再打出来。参加割麦队的同志有二三百人之多，半个月就完成了筹粮计划。除了筹粮外，我们还在那里进行熬盐，分三个地方熬。因人少，每天只能出五六斤盐，但这也给了部队很大的帮助，使很多部队没有断过盐吃。

七、藏民运粮队

为了供给前方部队的需要,要把瓦布梁子所筹集的粮食,除了经过部队带的而外,还要运到芦花万余斤。这件工作只靠我们部队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动员了六个乡的藏民,组织运粮队,帮助红军把存瓦布梁子的粮食运维古粮食站,再转芦花。参加运粮队的番民有百余人,有男有女有大有小,共分两队,并两个路线运送。这些帮助红军运粮的藏民均表现积极热心,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者。此种情形为黑水、芦花所少见。

八、离开瓦布梁子

当我们离开瓦布梁子时,许多番民不愿意我们走,还有拿着酒壶来送行的。他们说:“你们真好,为什么就走呢?你们走了,我们不晓得将来怎样。”我们都一一抚慰了。在老衙门所存的几千斤粮食,我们走时,一下都发给了藏民。番民有从一二十里路上来背粮的,你争我夺,十分高兴。我们虽然离开瓦布梁子,但是红军在瓦布梁子番民中,是留下很深的印象了。

八月二十二日于定边城

波罗子

■ 童小鹏

在毛儿盖休息几天了,为更能收集大批的粮食,准备新的行动——过草地,于是在天宇暗淡的一天向波罗子出发了。据说那里地方很大,粮食很多,在这个时候,只要向着有粮食的地方,不管他山高路远,谁也会愿意去的。

出门不远,就连翻几座大荒山,很多地方连路也找不到,只跟着先头部队放的路标与踪迹前进。以前似乎是人烟绝迹的地方,走在山中,又尽是湿润的草地,脚踏下去,草底下隐藏着的水,马上就浸没了你的脚掌,难走极了。因此沿途掉队的很多,队伍已不成队了,前前后后陆陆续续三五成群走着。

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了。下了山,就顺着河沟直下,但四边都是阴森森的密林包围着,一条小小的道路,跟着河流在密林中穿去插来,在其中行走,连天空也见不到一点。这种情景,的确使人有点害怕。这样的路约莫走了一二十里,才到达宿营地——卡英。

据说这里到波罗子仅三十里,然而第二天走了一天还没有到,这就是因为没有当地民众,不知道路途的远近。

再走下去,就的确有些与前不同了,沿途都有村庄(可是大都在山上),而且有特别的风味。同志们经常说今年尚未开过

新,连看也没有看过的青菜、豆角、豌豆,就开始吃到了;久未看过的汉文,也看见写成对子贴在门楣上了,尤其看见先来的队伍均来往驮着很多小麦,更使大家看了喜欢。

走了三天才到,真不错,在二条河的合流处,三边的山上均有大的村庄。洋房子似的,平顶两层房屋,在山麓上高低的耸立着。屋前屋后的木架上挂着层层麦穗,山上河边的地里,遍种着菜蔬、玉蜀黍、麦子,特别前面的部队均已收集得许多粮食、菜蔬、猪、羊,这下更使大家兴奋了。

过对岸的桥梁已被破坏,架了三天的桥,仍没有架好,只得就此徒涉过去。

河并没有好宽,也没有很深,但水流却很急。当我们到河边时,虽只过去十多人,但已经被水冲下几个去了!在等前面部队过去的不久的时间,见三个同志正走在中流,就被无情的水冲去而牺牲了!旁边的同志,当然看着着急,怜悯,然而谁也无法去拯救呢?

因为这样,所以就停止徒涉了,只是把骡马,背上骑两个,头上拴一个,尾巴扯两个,其余的人员担子即在河岸露营,待架好桥后再过。

我们百多人,在今天过的仅十余人,其他担子什么也没过来,因此挑水,煮饭,摘菜,煮菜,都要由大家自己动手。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就开始了厨师生活:当班长,当伙夫,打麦子,摘菜,杀羊,挑水,趣味倒有趣味,但是从未做过这套的我们,只做自己吃的饭,就一天忙得不能开交。早饭才吃完,又要准备午饭和晚

饭的材料了，最困难的就是到数里路的山下去挑水！

第二天司令部就下了通令，每个人要准备三十斤麦子。这命令一下，大家都打主意了，要早点完成才好，不然便有饿肚皮的危险。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到打麦场中去，打的打，筛的筛，簸的簸，到田里割的割，晒的晒。本来是一支脱离生产的军队，突然就成为农忙时候的农民了，本来是一块冷冷静静的地方，也突然变为很热闹的场所了。

一个久不参加农事的军人，要弄到三十斤麦子是很困难的，因此便有人想起清闲的办法——找窖。因过去的经验，藏民多把粮食秘密埋窖，做夹墙。这两天曾听到其他的部队已找到有，而且有很多的东西。

老曹平常是最爱偷闲的一个。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向我提议，去找秘密的埋藏。可以偷闲的事当然我也是赞成的，于是便开始了秘密埋藏的寻找。

楼上楼下，房前房后，草里面，牛粪中，神龛下……到处都找遍了，总没有看到丝毫痕迹。

突然老曹在牛栏里喊起来了，他高兴得要死，要我点火去看。火点去时，果然发现牛栏中间有扇由石头新起的墙，上面糊的泥巴，似乎是没有好久的。走到外面看，这牛栏的外墙是很大，而它里面的空是很小，这就是里面有秘密的很好的表现。把那新墙拆开时，的确里面埋满了东西。

我们高兴得跳起来了，大概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高兴些。很多同志也被我们这一高兴的声浪吸引来了。大家都带着

不甘心的态度说：“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也去找一个吧！”

走进时，真是手忙脚乱，不知道搬哪样东西好。几口大铁锅盛着小麦、大麦、玉蜀黍、黄豆、豌豆，特别感兴趣的便是红辣椒。这是很久未曾尝过的宝贵食味。其他如铜器、铁器、马枪、大刀，也有很多，埋藏在里边。这秘密的发现，不但完成了我的任务，而且给了其他的同志一个大的帮助。

由于大家的努力，不几天，就收集了很多的粮食：大麦、小麦、面粉、豆子、玉蜀黍、南瓜、豆角、辣椒、青菜、马铃薯，以及猪羊……因此便举行了一次大会餐，每人半斤面的馍，一共六大碗菜，大家都饱吃了一顿。这是很久没有吃过的，所以有些同志竟大吃特吃，吃得肚里发胀。

在此驻上十天，这一时期可算是丰衣足食。为执行新的任务，就此离开了波罗子。每个人携带十五斤粮，可说是满载而归，然而便加重了每人的负担，回来时，更难走了。

刚过河来，番民便接踵回来，想他们东西已一空，必会无限的怨恨我们。然而因为他们均逃跑，无法与之接近与交易，他们的损失，只有以后可能有机会时再来赔偿吧，而且一定要赔偿的。

波罗子

■ 王辉球

波罗子在松潘的东北,靠近黑水、芦花。那里有条支流,也是通黑水、芦花的下游汇合的,那儿的藏民,与黑水芦花的,在衣食住各方面都相同。

我们第二师奉命由卡龙向波罗子前进,行程只需两天至三天。同样是人烟稀少的路,经过两三天行军,见不到一个藏民。当然路途是山壁小道,爬的是老林,过的是河川。这种行军,虽然是艰苦的,但是已经老早就尝试过了的,所以全体战士是个个勇敢的跟进,并且都准备了干粮,所以不觉得怎样困难也就到了。不,还离波罗子十多二十里,我们第一师还在前面哩!所以我们就在大山的腰上的庄子里(不知地名)住起来了。我现在回忆到那时候的波罗子,的确使我脑子里不会忘掉的。

记得是在八月间吧!说起来应该是不见得怎样冷,但是在那些地带就不同,冷得很。地里的麦子,迟到这时候才熟。一眼望去,满山满地的麦地,好像黄金世界。加上一层一层叠成的蛮房,好像碉堡似的,看不出不开化的蛮子能造四五层的洋房。这种景象,很能引起一种新的快愉,拿卡龙来比,那是差得多哩。

那一带的藏民当然是跑得精光,粮食大部分搬走了。剩下的一点吧,先头部队那还会讲客气的。所以我们到那里的时候,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在这种困难环境下,有钱买不着东西。为了保持部队有生力量,只有不顾一切的利益,“割麦子去!”要晓得麦子是藏民的,麦子又熟了,藏民不在家,等待他回来吗?不行,那只有饿死,等不及了。麦子不割吗?也是会掉落地上生芽的,此时不能不把从来没有违反的民族政策和群众利益破坏了。自己动手,不讲客气的大家都割起来了。一天两顿青稞麦子,肚子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些青稞麦子,不是容易得来的,从指挥员到杂务人员,没有哪一个不参加这一打麦运动,“不参加的请他饿肚子!”这种艰苦生活,不但是不削弱我们战士的情绪,相反的,由于我们从政治上去说明了这一些道理,全体战士是很起劲的,更表示着铁一般的硬。

藏民弱小民族,他们的风俗、习惯、言语、文字,完全与汉人两样。我们住了他们的房子,白白的割他们的麦子,他们站在对岸的庄子里及山上望着,当然是不甘愿的。所以我们的部队在那些地带住着,时刻都要防备藏民的袭击,往来通信,非有相当的武装掩护着是不行的。就是连伙夫去挑水都要防备,不然的话,那只有遭受打冷枪而负伤或牺牲(在这方面我们有些同志也常常被打伤或牺牲的)。以后我们也捉到他们几个,用我们请的通司(即会说藏语的)好好的向他们宣传,说明红军的主张,及对弱小民族的主张和帮助,促成我们来侵犯他们利益的,不是我们,而是汉奸卖国贼,我们是不愿意的。这种罪恶,应该归纳到卖国贼身上,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才能得到我们的解放。另一方面好好的优待他们,叫他们回到藏民大众里

去告诉他们再不要来打我们了。经过这样几次之后,以后就要好多了。

部队虽然住在这种艰苦困难的环境下,仍然是进行各种军事政治教育,特别是提倡纪律六大要求:服从命令,动作迅速,遵守时间,爱护武器,讲究卫生,注意礼节。经过党内外动员后,战士的精神也更紧张了。这里说明只有红军,才能战胜一切困难,环境虽然这样恶劣,但红军是无坚不摧的,在思想上,行动上,是像铁一般的。

隔河相望^①

■ 艾平

在藏民区的行军增加了我们不少的困难,道路地形既不熟悉,又没有向导,全凭依照不完备的简略的陈旧的军用地图做指导。

从在六月份仍积雪数尺的夹金山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之一部取得大会合以后,红军第三军团担负着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取得会合的任务。

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亲率十一团,为完成其艰巨的任务,从黑水、芦花出发,翻山越岭,晓行夜宿,竭尽艰苦,四天之后到达了维古、莫居与以念地域。然而,距石雕楼(敌人盘踞,预期与四方面军主力会合之地)尚有九十里,并且在维古与石雕楼之间横隔着一条水势险陡的大河。

维古是一个不成样子的村庄,当然,在番人地区还算是顶呱呱的上等货色。在河的右岸,背靠着崎岖险峻的高山。先头部队进占了村庄,后续部队还在继续的跟上来。

维古河桥被破坏了。远远地望见,三五成队的人群约十余人,急急地向我方前进着。渐近,慢慢地分辨出红旗颜色与镰刀

① 编者按:本文有删改。

斧头的人们的行装,看着看着接近了,人们的面貌都分辨得很清楚,但由于万马奔腾的河水阻止我们不能互相传话。

站立在对岸的同志的口张得很大,他们的样子是在同我们说话,我们也一样的在嘴巴张得很大,与他们说话,可是只见口动,不听人声。这样的传话,终于没有发生效力,虽然河宽只不过三四十米远。

天然的障碍,总不能战胜聪明人,尤其不能战胜我们历尽人所不能身历的苦难转战万里的无敌红军。终于我们取得联络,知道他们是四方面军的先头团,而后续部队也渐渐的继续地向这里在前进着。

写好简短的信包在石头上掷过河去,河对岸的同志,也照这样掷过河来了。

这里——维古开始架设悬桥。

河的上游一叫以念的地方,据说还有一道桥。彭军团长又亲率一部沿河而上,行程只有四十余里,经莫属只费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绕过高山,到达了以念。

以念也在维古河的右岸,这里河比维古一段要宽些,原有的绳桥,早已被破坏了。两条绳(上下各一条)已被割断一条,剩下的一条也已沉于水中去了。

在到达以念的那天下午,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到达了河的对岸,因绳桥被破坏,也无法取得联络,彼此都知道是红军,然而究竟是红军的哪个部分,终于无法知道。

在维古采用的联络法,用石头包好写的字条,抛过河去的方法,在这又重使用一次。

这里的河比维古要宽些,经过几次的抛掷,都落在河中,终不能达岸。究竟番人的臂力很强,结果是对岸的红四方面军一个带路的藏民才把石头抛过来了。

十余分钟以后,接着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

“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署名彭德怀的字条,从我们这边抛过去了。

联络是取得了,然而,不能讲话,也不能从河渡过来,仍是隔河相望着。

一个绳桥渡人的筐子,用细小的带软性的树条编成的筐子,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坐在筐子里将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一推,渐渐地,从一条绳子的绳桥上,荡过来了,首先便是徐向前同志——四方面军总指挥,以后也就照样地一个又一个的渡过来。

过两天,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对岸架设,终于架成功了。

红四方面军的队伍,一队一队的连续不断地从这悬桥上渡过来了。

红军的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域取得了全部的大会合。

十月十四日于红大

松潘的西北^①

■ 莫休

松潘草地

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纵横几百公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000—4000米以上。其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倾斜,起伏不大,为典型的平坦高原。远远望去,像一片灰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林木,没有村舍,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白河(即葛曲河)和黑河(即墨曲河)由南而北纵贯其间,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水流迟缓。由于排水不良,潴水而成大片的沼泽。漫漫泽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草甸之下,积水淤黑,腐草堆积,泥泞不堪,如胶似漆,浅处齐膝,深处没顶。人畜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否则,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一旦陷入,如无人救助,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甚至遭灭顶之灾。草地水质恶劣,不仅无法饮用,而且稍有不慎,刺破皮

^① 编者按:本文有删改。

肤,泡水后即红肿溃烂,难以医治。草地的气候极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昼夜温差很大。雨雪风雹来去无常,变幻莫测,时而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时而迷雾重重,方向莫辨;时而阴云密布,风雨交加;时而电闪雷鸣,冰雹骤下;时而雪花飞舞,漫天银色。每年5月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年降水量的90%在此期间注入地表,使本已泥泞滞水的草地,更显出“沧海横流”的景象。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这块草地人迹罕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第2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

一、在毛儿盖

如果说在上海待得时间久点的人,即可称作“老上海”,那么“老毛儿盖”我是可以当之无愧了。因我是随先头团最先到达毛儿盖,又是跟最后的掩护枪部队离开它的。以时间计算,在那里足足待了五十天。说起来,这是长征一年中空前未有的大休息,但不知别的同志感想怎么样,以我个人说,对于这个休息,可说是讨厌的,简直讨厌到极点,现在我还诅咒那个休息。

五十天的时间是很长的,自然可以叙说的事件也就不少了,如打仗、开会、部队的整理、教育,对番民的宣传与组织……这些要作一个详细的叙述记载,满可以单成一本书。我不打算那样

做,我只报告一点在这“异域”情调中的私生活。

过了夹金山的雪山到懋功,我们即受粮食威胁着。但在困难中还可以找到玉蜀黍,就是牙齿嚼痛了,有点不好受,但肚子总算免去时时咕咕叫了。进了番民区域后,从卓克基(小金川边)到昌德(黑水附近)饥饿的氛围,就紧紧包围我们了,虽然每天还照例两遍或三遍吃饭号,但在每次号音后,大家所得到的,只是两个漱口杯的嫩豌豆苗和野菜。开始一天,豆苗嫩嫩的,还配了牛肉煮,吃来还不讨厌,或许还觉得新鲜可口,日子一久,那就不是味了。老豌豆茎,硬邦邦地,嚼碎了,也只是满嘴的粗纤维,不咽下去,肚子在告急,咽下去,又担心不得出来。这时所有的一切人们,每天都只有一个思想:找点东西吃,使肚子不饿,赶快走,到有粮食的地方去。

听说毛儿盖是逼近松潘的大地方。大家的心,都飞向毛儿盖了。从昌德两天路程,爬了两座三四十里雪山老林,七月八日我随先头团到达了毛儿盖。行近毛儿盖十余里坡上一块块快成熟的青稞麦,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快乐!

我们一小队人马,被指定在一个山坡下的屋子宿营,却巧门口蹲着一条凶猛的猓狗,恶狠狠的对着这些“不速之客”露着牙齿,谁也不敢接近它,更不能越过它冲进门洞去。这时大家都在抱怨设营员是在故意同我们为难。同猓狗奋斗了许久,终于那根手指粗细的铁链挣断了,它窜向老林去了,我们胜利地得到安身之地。

这条狗,给了我们二十天的美满生活。因为它的护卫,先过

的部队,不敢向这幢房子问津,于是保存下了五六百斤熟粉,千多斤青稞麦和一些酥油^①。这些东西是以前和以后极不易得到的珍贵食品。

我们这个小小的前梯队,人数只有十多个,拥有这一大批珍贵食料,当天晚上,又分到上百斤牛肉。此时部队在与敌人对抗中,工作少到几乎无事做,但我们却也忙,每天总有十几小时为吃而忙。牛肉炖得烂烂的,配着烧饼吃,那是别有滋味的,虽然什么香料调和都没有。有时煮牛肉中加上面坨坨^②,口味也不坏;饼子烤得焦熟地,擦上薄薄的酥油,那更有说不出的“洋”味。可是青稞麦粉是不易消化的,我们又那样漫无节制地不分顿吃,肚子自然要被胀得鼓鼓的。有时胀得坐不好,走不好,睡了也难过。幸好不久就发现了“蛮子茶”^③连枝带叶煮得浓浓地,牛饮一大碗,倒是消胀的灵药。

这个短短的时期,是在毛儿盖五十天生活中黄金时代。

不久,我们的后梯队,大队人马都来了。几百斤的熟粉,大伙儿一吃,每人又分了几斤作干粮。这样一来,我们的“糌粑”“面坨坨”都吃不成了。水磨子都被别的一部分占去了,有了麦子,可是无法变成粉,只好整个儿煮着吃,那种一粒粒的青稞麦

① 将牛奶煮熟,装在木桶中,用木棒舂,到冷时,便成为酥油同黄油一样,是藏民食品中主要的一种。

② 南方人不会做面条,只把调好的面做成团团,大家共起一个名,叫面坨坨,类似淮河南岸的所谓“老鸭头”。

③ 是一种像形茶的灌木,叶大梗粗,煮出后作红褐色,有涩味。专输入给藏民。我们名之为“蛮子茶”。

子,可就有点不是味了!人们一天天瘦下去!此时我们的肚子又似乎特别馋起来,时时都在那告急,巴不得吃饭号响,但是号响了,饭来了,看到那清水中沉淀的一颗颗麦粒子,大家的眉头就打结了。

我们宣传部的几位住在一个比较整洁的“经堂”(每个番民家都有,专供佛像和藏经)内,神龛内除了成捆的藏经外,还摆列着许多供神的祭品,胡桃、枣子、几粒白米、乳酪……最惹我们欣赏的,是那些精巧生动的面捏人兽肖像。

我们因为尊敬藏民的宗教信仰,对于这些祭品,开始是一点不敢亵渎的。一天我到部队中打个转身,回来见这些面捏肖像紊乱,并且还少了,自然要询问加伦兆炳等同志。他们只嘻嘻笑,不给任何答复。加伦忽将一个小铜杯捧给我,满盛着豆沙一样的东西。原来他们因饥肠的告急,把那些祭品吃掉了。

后来我被调到总政治部去,又同定一、伯钊、黄镇同志等合了伙。这时大队到了,有的是过路性质,继续开向松潘去,有的在这停下了。粮食呢,他们都是由黑水、芦花和打鼓一带向这边来就粮的。这里去年存下的青稞麦早已囤如洗了,豌豆苗没有,野菜也很少,只有满山坡青油油的青稞麦,这是我们数万人唯一的“续命汤”。

麦子还是青青的,到成熟期至少还要个把半个月。但人们是不能挨着饿和死亡去等麦子黄熟的。我们割取那已届饱硬的麦穗,放在火上焙焦,再耐心采搓簸扬,于是可以得到一堆混杂着麦秆糠秕的青稞麦,然后再和水煮一煮,吃起来虽然满口是芒

刺,但还是唯一度命的东西。在开始时,因为不熟练,火候不到,麦粒采不下,焙老了,麦粒又枯焦。不但焙有了学问,就是采也成了聪明人的知识了,用力少麦粒不脱,力大了麦粒采扁了,浆子流出来,只剩了一点糠秕了。因为有这样的麻烦,所以一个人尽了一天的时间,也只能得到一斤到两斤的含糖秕的麦子。如果不能全体动员,还是不能达到每人每天吃一斤麦子的规定。后来不得已,实行了不劳动者不得食,每人每天要采两斤麦子交公,余外自己还要积够十五天过草地的二十斤。这个规定,把定一、伯钊我们这一群都赶到麦田里了。每天我们都在忙着抽麦穗,烤,采,簸,两只手是墨黑的,不曾干净过,因为一劳作肚子更易饿,采下的麦粒,就成把的向口里送,于是脸也被染得乌黑的,每个人都变成了周仓。这时候不但糌粑或面坨坨成了梦想的山珍海味,就是没有糠芒没有糊焦气的老青稞麦能得到一小撮也就成了黄金不换的珍品了。

一个多月见不到脂肪和肉类、盐,于是牛皮被发现了。将牛皮烈火上燎一燎,毛烧去了,皮也烧得焦而腥臭的,再送锅中用猛火炖,经过二十四小时或者再多些,于是可以咀嚼了。但人们还不敢那样的“浪费”,立刻就吃掉,还得晾干留作草地的粮。后来听说藏民的四五斤重的一只破皮靴也被人拿去和牛皮一起熬制做干粮。那我可没看见,但我不敢断言那是必无的事。

这是抗日的红军在毛儿盖的生活,现在说来或许有人不相信,即当时我自己亦不能了解什么一种潜在力能够逼着数万人那样去同饥饿奋斗,虽然以前和现在红军所做的事,已经证明

了的。

二、六天草地

第一梯队(中央纵队、一军团和四方面军一部)已经出发了,我又被调动合着文彬、荣桓、周桓等数同志撑起了一个新机关——一方面军政治部,留在毛儿盖等着三军团的到来,队伍陆续到达了,又要采麦子,作其他一些过草地的准备,自然我们这几位也要不分昼夜地参加着。

草地路程,听说有十五天。路上没有人家,连一点柴火都没有。我们的准备,自然适合前途的条条来进行了。首先是采足二十斤青稞麦,再来搬来几个手磨子(约是磨豆腐的小磨),分出一半麦子磨成粉,又自作厨娘烙了几十个四两重的干饼。此外便是找到一根三尺长的棍子搭帐篷用和一捆柴,找到皮毛的还可以把两件军衣合拢来,缝一件羊皮棉衣,以及做一双四不像的牛皮靴。

我们这最后的一队,于八月二十七日由毛儿盖出发了。

临出发时文彬、周桓同志等,分随各团行在途中帮助工作,拓夫同志又由芦花回来作了我们临时的伴侣,因此“牛皮公司”得不至塌台,因他是“京调大家”,在以后泥淖的挣扎中,露营时的寒冷饥饿中,他给了我们笑料不少。

由毛儿盖北行,初是至松潘的大道,过一群“牛屎房子”后,即转西北入山谷中。敌机忽来,向那个空毛儿盖盘旋侦察,害得

我们也要散开隐蔽,延误了许多时间。下午老天突然变脸了,黑沉沉地,随着便是狂风雨和冰雹。此时大家所有雨具已破旧不堪,三分之二的人们,简直连一顶破斗笠都没有。碎石样的冰块把人马打得缩头缩脑的躲在灌木丛中。

暴风雨冰雹过去后,溪水暴涨到了膝盖以上。穿来穿去,水的那种凉,刺到肌肤简直是说不出的难受。过河时那种寒冷那种漩流冲击得简直站不牢,在河里作了冷水浴。我虽然幸免了,但也是牙巴子“嗒嗒”地叫。五点钟到了一个河坝子,叫做腊子塘,队伍停下了露营。虽然先行的部队已替我们留下了一些棚子,但忙着忙着天就黑下来。糟糕的是雨又跟着夜神来袭击了。因为缺乏经验,油布张得不得法,烂斗笠也不济事。高处的水又流来了,大家闹得坐不能站不是,拓夫同志的京调也哼不出来了。自然我们是烧的火,但火柴是早已不见了。在毛儿盖又没有找到火石,此时只有向别个棚子告艰难。人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燃起火,自然不能多分给我们。柴虽然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烧那堆火可够费劲了。这时我和拓夫、荣桓费了一切心机和力量,头都吹晕了,还不能吹起一堆火。一直到了午夜后的一时,我们总算把火烧起了,吃着开水和干饼子,倒也忘记了睡觉那回事。

一夜雨不曾停过,溪水更猖狂的泛滥了。拂晓起,出发号把我们引出校棚子,我们已在孤岛中了,四面都被寒冽的水包围着,虽然是那样寒冷也只得咬着牙根冲出去。从此以后五天的草地,不管昼夜我们的脚都不曾干过。

行不上两里就得过河,水是那样急而冷,一些“小鬼”们叫妈妈了。挑文件箱,挑铜锅的运输员,很有几位被冲倒随流三四丈然后才爬起来的。

过河后,我们踏上真正所谓草地了,首先是山改了样,没有石头,更没有一根树木。原来自懋功北行进入藏民区域后,大家对于老林是惊心疾首的,一行军总脱不了要在森林中穿越那数围的粗杆、狞恶的树枝,如巨灵样在进路周围矗立着,地下是多年腐枝烂叶,透出恶心霉臭。现在这里绝难找出半尺直径的成丛的树,纵有,也只是年生的灌木几根儿列在小河两侧。此外都是草和水。平道是浸在水里,山坡上水也是涌出来,地面又是那样坦平,自然无法奔在小河去,便停蓄着泛滥着成为汪洋一片的长江和黄河的蓄水池。土质是例外松软,一插足至少陷半尺深,有时简直是无底的泥潭,人马一陷下,愈挣扎愈往下沉,没有别人的拖曳,永也莫想爬出来。这样的泥潭不一定在低洼处,表面也没有特别异样,相同一切的地面都是被尺余或数尺高的草与水遮覆着,辨别是比较困难的。开始是有很多人吃过这种苦头,特别是那些抢先的人。后来谁也不敢粗心大意,都提着一颗栗栗的心,只敢从着人马行过的足迹前进,就这样每步也得慎重的举起来,谨慎的踏下去,因为稍一不慎,也可能一足埋在泥水里一两尺,透出几粒冷汗,费点劲儿才能拔出来。

全天的行程都在这种水草泥淖中。下午又落雨,更加多困难。黄昏时前途出现散在各山头的不大的森林。说起露营,树林是求之不得的,但两腿是疲软到简直不愿多走一步路,要上山

就森林,谁个不踌躇呢?幸好队伍上山去,我们被指定在河边露营,不上山即在河岸水滨布置行营了。地面虽然湿的,不过折点枝叶再放上油布,可以勉强坐下去,雨也不似那晚那样狂暴的袭击,只是疏落了一些。糌粑,我们都下肚子了,荣桓同志似乎还感不足,又慷慨倒出一些油麦粉来,拓夫同志又捐出从芦花带来的牛肉粉,我自然不好白食,再凑上一点盐,于是大家动手煮了一面盆面坨坨,饱了一顿盛餐。

清晨出发前,下来命令:每人带一束柴,因今日露营没有一棵树木。这是一件难问题,大家都像病床上初爬起来的身体,十几斤粮食和全副的装备在这海拔四五千公尺的高原上行军,空气的稀薄已闹得“举步维艰”了,实在不愿再增加行军的负重。但一想到数十里的行军后得不到一杯开水润润喉管,权衡轻重,自然也就不敢违抗命令了。我下了大决心,拼着徒步行,捆了数斤柴在马背上。

行约十里,即盘升山背上,这是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地质学家所不清楚的大多水岭——长江黄河的分水岭。我们三十夜露营处的河流,是东南趋南下的注入岷江至宜宾汇为长江。过此分水岭以北,各河流则西北趋青海入黄河。行至岭上时,四面都是草原土山,看不出边际。

下午所行路仍然还是水草和泥淖,但依傍着我们的小河,引起了我们不少的兴趣,倒也解消了一些疲乏苦闷。因为地面特别平坦,河流不能峻直的急下,于是随水势冲刷出一条水道,就曲折得特别可观。在平铺的丛草中,像一条彩带扯成“之”字

形,往往倒上数丈数十丈,或者往复弯曲数道,中间只有尺余土堤间隔着。但土堤亦不坍塌,仍然界划两条水势的对流。

黄昏到后河,算是我们的宿营地。山坡上草是深深的,没有蓄水的地方。可也不能随便即回退,得费点工夫找。雨又作恶的落下了,因为已有了两天的经验,今天帐篷卷得巧妙些,虽然落雨,还可以四五个人蜷伏在草地上不受浸湿。一尺高的树木也找不到,想找一点枯草燃火也不可能。此时方感受七八十里背来的数斤柴的“恩赐”了。

第一日出发的方向是西北,次日即直趋正北,昨日有转向东北。松潘至阿坝(青海边)的商道从东南山口穿出来,同我们来路合拢了,成为横面十余里纵长约五十里的色既坝。坝子是出乎意外的平坦,满铺着野草,望不到头,水中泥淖都没有。几天来两只脚都是浸在水里的,现在行这样的干燥路,特别舒适,行军速度更加快一倍。因为这是出草地的主要商道,在春夏季来往商队比较多,路形被踏得宽广,在丛草中尺余宽的白路,十余条二三十条并列着,线样的直,伸向南北望不尽的平原去。大家三天来紧绷着的愁眉苦脸,此时都舒展开了。可爱的青年同志们,唱着雄壮的或者轻松的各种歌曲。

大休息约一小时,天突然阴暗下来,太阳躲起了,灰暗的云低低地涌起来,风也更可怕了。幸好雨还不曾落下来,再行十余里走完干燥地,小河出现了,虽宽只五六丈但深在三尺以上,水似箭簇一样的奔流,冷得几乎要把人的肌肤咬去。架桥是空想,

因为见不到一棵树,只好大家脱下衣服徒涉,力壮的就一个人闯过去,体弱的上十个牵成一群,抵抗力更强些,中流可免被冲倒;或者三四个牵牢一匹马尾巴这样浮过去,“小鬼”们只有用马驮或由力大勇敢的同志背过去。我感谢一匹孱弱疲瘦的老马将我负过了河。因为还有很多年轻或者体弱的同志也过不来,这匹老马还得放过去。为着等马,自然我更有留在河边帮助指挥的责任。在河边停留约一小时,前后眼见着三个同志中流被冲倒,浮沉一两下便永久成为我们的心灵的伴侣了。已经过来的在我面前即有两人已经僵硬了,一人虽还在抽搐,但已不能算入我们行列了。如果能够烧起几堆火,这些志都可以得救的,但水草茫茫,何处是一根柴枝呢?!

过河后又陷在沼泽中,我总是“且行三五又回头”的。回顾河两岸的同伴们,似在顾念招引他们,又似在向他们骄傲——同志们我已前进了,其实我是强制着说不出的心情。

此时我已落了军,荣桓、拓夫同志等先行各不到一里。突然一个在水泥中挣扎的同志出现了,他全身佝偻着,上下身全都涂了泥水,一杆汉阳造已涂得像一根泥棍,还握在手中。我起怀疑他是跌倒了,想扶他起来,拉起后,他踉跄地移了两步,因他全体重量都依托着我,我有一点不济了,一放手他一点也没有支撑和防备,便面团子一样蹲缩下去了。但汉阳造还紧握着,还是挣扎着像爬。我知道他也不再希望之门了。我不能再给他的任何帮助,他此时需要的不是青稞麦或糌粑,他已没有需要这些可能了。我不能再站下去,心中无端的给一块大石头沉重的坠结着,

仍得赶队伍去。

又行十余里,队伍在上坡停下了。仍然一棵小树也没有,开水吃不成。架好棚子时又落雨了,大家蜷伏在蚌壳样的帐篷内,干咽一些炒青稞麦。我因脑子里浮显着那个没有希望的同志,尤其他那汉阳造终是紧握着,炒麦子更难咽下去。

昨天传出了一个无根无线的消息,说到班佑只有三十里,疲乏透顶的人,东方一发鱼肚白都从来没有的活跃着。在远近十里的山坡上没有开水,没有一星之火,好在天还未冷到结冰的程度,冷水调糌粑尚可以吞下去,干饼子也未到铁的硬度,随便也就啃了两个,于是高兴的又奔向前途了。

却奇怪今天的行程除了过河,都在山坡上。如果在别一省的山坡上,例如福建、广西、贵州或者四川的南部,不管那是什么峻岭苗山,却都是宽阔的石板路,而且在渝郁的竹枝下,走起来虽说不上像林荫公路的舒适,但还有“选胜探幽”的别致。草地的山坡真叫人不忍领教!因它较着水草没胫的沼地,更有令人难受处,水是同样地流出着,外看是实土,踏下去仍然是泥淖,没有路形,在那六十度倾斜面上横着行,不是踏空了“坐汽车”^①,便是一足滑下去尺多远,两手也要抓下去。因长期的给养极端恶劣,体质也羸弱到极点,有些人简直到风吹即倒的程度。在这种极难走的山坡上,更是难上加难,跌跤成为每个人势不可免的

① 天雨路滑,一跌跤要滑走几尺远,我们喊做“坐汽车”。

了。本来在行军中有一个摔跤的可以成为数里路的谈笑资料，可是现在谁也没有这种笑的心情，特别是笑的力量。一方面是“自顾不暇”，另一方面自己同样是笑的对象，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摔跤。

这可恶的山坡，“峰回路转”，一个个连续着大半天，我都是上面摔跤子。

本来说是三十里到班佑，所以纵然跌几跤大家也不大抱怨，因为心里都焦盼着一个着陆点，今天准可到有房子的班佑睡几点钟甜蜜觉！可是三十里过了，再一个十五里，前途还是不大光秃的山，尺把深的粘草和晶明的水，这种失望真个比打一次败仗还令人难受。

再行十余里，山间两旁避让了些，坝子出现了，而且远看去还有密密的丛林，先头的队伍也一群群纷投向林中去。自然这时我们也不妄想什么有房子的班佑了，能够在这样密林中露营，已足够我们如登“天堂”了。

地面是干干的，草是尺把深，极难得的天然的垫褥，繁枝密集，看不出巴掌大的天体，天也特别的恩典，不落雨。谁不舒开眉结，透出乐意的脸神呢！

既然班佑不远，大可不必“数饼而食”了，尽可让肚子例外饱一顿。我的四两一个的干饼子，慷慨一个不剩，拓夫同志的牛肉粉也撮着米袋底，尽所有倾出来。我们吃了漫谈，谈到草地已安然过来的快乐时，再吃，一直吃至十一时。

昨天是失望了,今天到班佑是有把握的。一出发大家的眼睛都瞟着前方,谁都想争得首先发现目的地的“首功”,虽然要过两道河,水既不深,一般路都是干燥燥的地,自然没有什么不高兴。例外的到处发现了鹅卵石,大家都没有什么根据的判断这是到有人烟地方的象征,虽这是极不可靠的判断,但有极大的催眠作用,鼓励着每个人的脚步更跨得迅速有力。

行过十余里,比色既坝更大的平原出现了,广阔的程度暂时还不能估计,但北面、东面的远山,已远得只有模糊的轮廓,小得像镜面上几个豆粒了。一丢下小山,踏上这个平原的边缘时,在广漠的平面上凸出一些,可以断定的建筑物。这时一种得救的快乐,不知比科伦布的孤舟将靠上新大陆时有什么差别?

“闻名强似识面,识面一见轻松。”我们对班佑是抱着如何高大的热望,一行至广原的中心,原来只是望不尽的荒草,所谓班佑也只是周围占地数里的荒草,数百座零乱的牛屎房子,怎不叫人失望!虽然比毛儿盖附近的牛屎房子要高明进步些,有的是用木柱架起的,镶着木板,再涂上牛屎的,但不能达到我们另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此地除牛屎房子外,有的仍只是凄凄的荒草,见不到一粒度命的粮。我们这个梯队昨日即有不小一部分绝粮。

土质是那樣的肥美,黑褐色,饱含磷质的,但可惜没有垦植,只是荒芜的牧场,地毯样的茂草特别茁壮,可想出在这牧场上将有十万头怎样肥壮的壮牛,虽然只看见到处堆集着茂草和牛屎。

牛屎房子,齐头的茂草,从草中爬行的污水沟,这一切看来

都令人失望、愤怒,但另外的发现,却带来一点失望中的满足。原来草丛中堆着很多的野葱(叶似葱,花是韭菜,花可食,姑定名为野葱)。这是被人发现,可以填塞饥肠的,也是在草地五天来大家都在搜寻没有到手的,现在还有什么希望呢!一片望不尽头的青草,于是大家争着掠取野葱花了。

“我×军于昨日在包座消灭敌四十九师两个团,敌之另一个团现正被我包围,在喇嘛寺中。”这些木板上刺眼的字,突然出现在路旁牛屎房子的墙角上。人群中起了欢呼跳跃的紊乱,忘去了饥饿,丢去了今晚不能吃开水的愁虑。

路忽然东转超向山口去,艰难的跳过六七道污泥沟,人流被山口吞噬了。合拢的针松和各种阔叶的无名枝,孤独的成群的矗立路旁。突然换来了另一世界,全是依山傍涧的下坡路,二十里下降起码在三百公尺以上。藏民的寨子出现了,山坡上黄的青稞麦,青的蚕豆、豌豆和萝卜,我们到了阿西。

三、阿西

阿西换去了十天草地,阿西救了北上抗日的红军。

因为松潘西北的地区到现在还是中国地理学家的一个谜,找不出可以注明这带地文的地图,军用图那更不消说。我们找到的仅有的几个通司(能懂汉藏语的翻译)和藏民,对于这带地方的知识,也只是一些没有担保的传闻。因此,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时,只知道至少必须经过十五天荒山积水的草地,什么地方有

居民有粮食,没有任何人敢给一句有把握的回答。但当我们先头部队依据着唯一的“法宝”指北针前进到班佑,因为布置露营的警戒,却意外发现一条东通的大道。根据路形的估计,似乎前途是有人烟的,于是扩大搜索网。可是意外之助,包座敌人似乎有意来接引我们这迷路之客,他们的侦察队却巧巧地把我们的搜索队诱引到了阿西。这一新大陆的路线的发现给我们寻出了入甘的新道。再由班佑直北前进的十天草地,是由岷江源白龙江源的数百里有藏汉的居民区换去了。这不但减少了直驱西北到达抗日最前线的时间,而且在以后可怕的十天草地中,在饥饿寒冷的袭击下,不知我们又有几多抗日英雄的牺牲,这也是免去了。免去了这种无代价的有生力量的牺牲,这是阿西救了抗日的红军。包座的四五个师是在蒋介石的得意指挥下,以为扼守这一军事要点,十拿九稳地拦住红军北上抗日的道路,把红军逼在只有水草的草地中全部消灭,但却意外的作了红军的向导,把红军引到阿西来,接上入甘的大道。这应当是蒋介石和当时坐镇松潘的指挥官胡宗南等现在还不愿回想的。

红军被敌朋友引到阿西后,立刻即以不客气的回敬,向包座之四九师进攻。该师原是十九路军改编的,同红军虽作了多年的敌朋友,也作过几个月的真朋友,现在虽然全部官长都换了,但士兵中的抗日愤火是没有熄灭的。因此接触不久,两团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健儿们便与红军亲密的携起手来,一齐北上抗日。胡宗南将军以后大胆的拒绝蒋介石跟踪追击红军的命令,自然是在不可思议的红军占领阿西与包座战斗中得到足以胆寒的教训了。

绝食的一天

■ 何涤宙

三天来没有看见一间房子,我们真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过日子,诗人们是要大大的颂赞这些日子,可惜我不是诗人,没有诗人那种高情逸趣,不但对这伟大的自然不发生兴味,并且还是厌恶,三天来的风吹雨淋,日晒夜露,任凭自然来欺凌我,不少脆弱的生命为自然夺了去,我们现在正是同自然奋斗着,谁还有心情去欣赏野草闲花!

偌大的一条人流,在草地中,从南向北流着,如果以茫茫的草地来比较,真还不啻沧海一粟,这人流的每个细胞都是曾经二万里的长征英雄,他们为着革命,要经历人类罕有经过的地方——湿草地。

每个人都在一边走一边嚼着炒麦子,炒麦子的味道似乎还胜过巧克力糖。在目前吃的问题是占着人生的第一位,在愈没有吃的时候,是愈想吃,而且是特别吃得多,眼看我的十五天粮食计划,为着想吃多吃,已经破了产!

从毛儿盖出发,每人自己带足了十五天粮食。我的粮食是八十一个,每个约有二两重的饼子,是用粗得像小米一样的青稞麦粉,自己在脸盆里炕成的,另外有两袋炒麦子,一小袋生面,不到二斤;计划着饼子吃十天,每天吃八个,最后五天吃炒麦子,生面

是在可能找到柴水时，做面糊涂吃。

三天来粮食竟意外的超过预算，饼子还剩下二十四个，麦子已吃了一袋，如果长此下去不断，两天就有断粮之虞，草地谁也不能肯定哪天走完，即是走完草地，也不一定马上就有粮食补充，悔不该以前几天太贪吃，以后无论如何要节省，自己觉得对于以前的浪费要加以惩戒，决定明天绝食一天，表示节省粮食的决心。

边走边想，肚子又有些发烧，明天即要绝食，今天一定要吃个饱，饼子留二十个也不为少，麦子还可装一口袋，吃完这个，就要一直等到后天才能再吃。主意打定，在休息时，又从马袋里补充完满，不久，这亲手做的又香又硬半生半焦的青稞麦饼，又开始吃起来了。

真想不到饼子的味道会这样好，虽然粉是粗些，饼里既没有盐也没有糖，更说不上有鸡蛋牛奶，但是从前也曾吃过广东月饼，罐头饼干，都没有这样美，大概炕饼子一定要在脸盆里炕，而且一定要炕得半焦半生，才会有这样美味！

不一时饼子吃完，又很自然的摸炒麦子吃，要不是被雨打湿的话，炒麦子真配得“香脆”两字，可是现在发韧了，好像吃五香豆。

行行重行行，拖泥带水，也不知走了多少里，太阳还老高着就宿营了。不用分房子，各人自找干燥避风的所在，我在十分钟内架起用夹被撒开做成的帐篷，骤然间乌云满天，狂风一起，大雨随着来了，夹被帐篷里挤满了相熟的同伴，大家坐着，看人家

淋雨，青树枝被雨打湿，说不上烧水洗脚。暮色笼罩着大自然，阵头雨改为毛毛雨，挤在帐篷里的同伴们，也就互相依偎着追寻美梦，我为着准备明天绝食，摸出四个饼来，再饱餐一顿，在细雨霏霏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我们就这样又过了一宵。

从毛儿盖到班佑

■ 必武

从毛儿盖到班佑,我们一共走了六天,每天大约走七十八里路。出毛儿盖向北行,路在半山腰渐走渐平坦,到七里桥约二十余里。路的左边,有矮小草房,约莫百十间,远望矮的好像不能容人进出的样子,到了跟前一看,人不昂头才可以进去。这些矮小草房,听说是放牧人屯牛的所在,所以叫做牛房。墙壁是用小木杠支持,隔成许多格子,壁内涂上一些牛粪,不很坚厚,色是黝黑的。在壁旁烧火,壁很容易被火引燃。内面除牛粪外一无所有,不知牧牛的人怎样居住。过这里以后,连牛房也看不见了。经分水岭,系沿着一列的小山头,转过了一个小山头,又是一个山头,数目说不清,大约二十余个,下来才是草地边。

我们初听这个草地名字,以为不过是人烟很少,草木郁密的地方。谁知草地真是草地,在地上看不见泥土,只看见草和水,不但没有人烟,简直没有人迹,所以也没有路,没有树木。山上的树木也少,间或在绿茸茸的丛草间看得见这里一堆、那里一堆黝黑的牛粪。草在水中,确是长得茂盛。

我们所经过的只是草地边。有时走一段地方,两边都是不很高的群山,有时或只一边倚山没有路。草是一丛一丛的长在水中,这一丛与一丛中间,就是很深的水,丛草在水中枯了死了

腐了,就在这腐草上面生长起新的草从来。茂密的青草下面,是重重叠叠的腐草,浸在水里,不知经过了若干年月。所以走在丛草上,脚底下是软软的,但也有点滑,走时若不小心,一踏虚了脚,即没有踏在丛草上面陷入丛草间隙中,要很费力才爬得起来,马竟有爬不起来的呢!山边也看不见泥土,也是重重叠叠腐草上生出的青草,走在上面活活动动,脚板觉得舒服。山上偶然有几片树林,我们宿营能找得有一片树林,那已是喜之不尽了。

离开毛儿盖,第一天,直到晚才走到草地边。我们在一处很好的树林里宿营。第二天也找着一处树林。以后几天,便是在灌木下搭棚子过夜。直到班佑,才在牛房里宿了一晚。有一晚在灌木下搭棚子,到夜晚找不着柴火,竟没有举火,只吃了一点干粮,就睡觉。

过草地边沿那几天,天天都遇着雨,雨下不小。脚在水草丛里走,不待说是湿的。有雨具的人身上稍好一点,可是带有雨具的人不多,没有雨具的人全身都湿透了。不下雨的天气总是阴沉沉的,风割得厉害,气候冷,须着棉衣。我没有遇着一个熟悉此地气候的人,不能一问,每年夏季,是否像我们经过的那几天一样每天都要刮风下雨呢?在草丛上走虽有点滑,比走泥泞路还好得多。

色既坝是一条河流过的地方,河两岸稀疏的长了些树木,两边草地宽广的约一二十里,据说坝有一百里长,我们走过的约四十余里,觉得这块地方很肥沃,为什么没有一家人户?将来人口繁殖,这个坝子怕不能听其然了。

草地大约高出海面在五千公尺以上,所谓雪线地带,气候是很冷的。我们夏天走这上通过,尚非着棉衣不可。一入秋冬自然更要冷些。那里气候虽很寒冷,但草却能那样的茂盛,别种于人类有用的植物,一定在这个地方有能够生长出来的可能。不过我不是研究植物土壤学的人,不能详细来考究,行军中时仓促一瞥,也无暇考察。革命胜利后,有专门人才来这地方考察一次,一定有许多适用于人类的东西发现出来。

通过草地

■ 曙霞

在长征一万八千里,跋涉无数大江峻岭的我们,已觉到无所谓“行路难”了。李太白所谓的“蜀道难”,在我们所经过的川边崎岖小路,看来也不过如此而已。早就听说松潘以西有一片荒凉千里无人烟的草地。在敌军胡宗南等部固守松潘一带,构筑“乌龟壳”,企图与兰州构成封锁线,压迫我们投西的现在,我们为了在战略上取得出敌意表的机动,不免要有绕道松潘抄到松敌后路的行动,因此我们也就早有了通过草地的准备。

据由通司问得的草地调查,松潘西边的草地,多有“蛮骑”出没,草地上经常浸水到膝盖边;四周围看不见人烟,连树林也没有,行人走这里过,非有向导找不到路;路上必须携带充足的干粮,准备充足的皮衣、皮靴、皮袜等,否则不冻死也会饿死,因为草地上没有人家,也没有树木,露营也无处搭棚,夜间寒冷,多雨露。话虽然说得这样厉害,我倒有点不相信。

由卡英筹粮完毕开到毛儿盖(这里有二三百家,是“蛮子”地方,“蛮子”都被欺骗走了)时,我就到×军政治部,找S同志,谈到草地情形。据说只有五天的草地是没有人烟的,再过去到夏河(青海的一个县)一路就有“牛屎房”了。他们都已准备了十天粮食,每人带条木棍,准备搭棚用,又带一把干柴,准备烧

火。我回到校部后,也就立即通知了各部,照样准备。我们带了七天干粮(炒麦子)八天生粮(麦子)。

第一天由毛儿盖出发,时间已经九点多钟。因为前头部队拥挤走不动,经过七星桥(毛儿盖北二十里),再走十多里路,队伍就在一处小河边有稀疏树林的地方停止了。附近有些树枝搭的棚子,我们知道是先头部队在这里露营的遗迹。决定在这里露营,分配了露营地域时,雨刚刚的停止,棚内漏湿得不堪,我们就在一间稀薄见天的棚子里烧火烤。我在棚边找到一处准备睡觉的地方,用油布垫地,打开铺盖,上面用一件“蛮子”皮衣(不镶布面的,皮上有油不易透水),盖着一件油布,头上打开雨伞遮着,吃了两碗用开水冲的炒麦粉,一块“粑粑”(即面粉做的饼子,里面没糖也没盐)之后,天已黑了。我也不管天雨不雨,就睡我的觉了。夜半雨滴由棚上青青的稀稀的树枝上滴下,滴湿了皮衣,只听到雨伞上点滴的声音,这种“草地露营逢夜雨”的味道,总比古诗人所听到的“雨打芭蕉”,“窗外芭蕉窗里打”和“夜雨闻铃肠断声”的声音要沉雄与悲壮些吧!可我已酣然入梦。

第二天,天亮后吃过麦子饭(用没有磨的整个麦子煮的),出发,经过腊子塘。一路上两边还是有高山,有小树,不过地上全是青草,走路有些不便。走了四十多里,路右旁发现一片丛树,“浓荫蔽天”。前面有二十多里处,有大烟冲天,知道先头部队已经在那里露营了。于是我们也就在这浓密而高大的树林内露营。雨暂时止了,夕阳在西边云朵中,露出无力的光芒,树林内湿得很。我搭了一个小棚,和一个姓冯的小同志同住,棚前没

有烧火,冷得厉害,听到后面响了几声枪,派队去查,随后知道有三十余“蛮骑”在后面尾追我们,抢去落伍人员(我们修械处的工人)的几支枪。

第三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身,一直等了点多钟,直到天大亮,才集合讲话。刚刚雨像倒水,一点讲话的声音也听不到,讲完话出发,走了十多里,路旁木牌写着分水岭(先头部队写的)。那里没有一点树木,更没有一家人家。又走了三十多里,走到一处河套中,附近有些矮树,我们就在那里露营。这一次大家因昨夜都没睡着觉,受到切身的教训,所以都鼓起劲来,搭好一座比较密的棚子。我到各科去看他们的棚子,骑兵科多用被单搭布幕,炮兵科用树枝野草等搭草棚,但盖得最密。我便告诉各科,由科长、副科长、教员及能讲课的排长,先行准备一些材料——我们拟讲“防空”问题——分到各个棚内去领导讨论。然后回自己的棚内煮了一碗“疙瘩”(就是面丸),吃得很饱,又喝了一杯浓茶,才在棚边睡下。天上明星点点,这是过草地的第一个良宵。可是才睡到半夜,天忽然被四周飞来的黑云遮住了,幸好还没有下雨。

第四天,天亮出发,这一天过的地方真是“草地”了,举目荒凉,一片草野,四周矮山也不长一棵树木。一路腐质土浸满了污水,没有草根的地方,脚踏下去直没过膝盖,马儿经过处,埋没了四蹄,有时还陷下去拔不起来。我们的脚,从出发以来,都未曾干过。望着天空,总是经常呈着灰黑色,看不到一个鸟儿飞过,也听不到一个虫儿叫声。我们一队走着,雄伟的走着,像是轮船

在大海中,前面不见海岛,可是并不能减低我们前进的勇气,我们的勇气使得像大海一般的草地,一步步向后退去。在路上我和M同志一路闲谈着走着,我说以后要怎样来描写这草地的情景呢?它的特点有点像沙漠,只“水草”和“沙”不同而已。沙漠多旱,没有水,渴得死人;草地多水,没有太阳,冷得厉害;如果有人沙漠上可看到“蜃楼”,那末草地上却绝不能见到“海市”;过草地的人双脚未曾一时干,马的蹄痕也都埋在水草深处,地虽然平坦,走路却很吃力,滑倒的人倒也不少。我们虽然在谈着想着,可是终于因缺乏文学天才和素养,结果,也想不出什么有力的素描。下午到达色既坝,此地是三岔路口,右边可通松潘,左边到班佑,再向北去,一路都是房屋了。这里有很多草棚,草棚附近有屎堆,有死尸,我们都把他掩埋了,另外挖了厕所。“草棚”虽名着“草”字,却都是树枝搭的,我住的一个棚,比较大些,是靠着一棵大树,架了许多树枝,盖上一一些树叶小枝之类而成的“树棚”。棚里睡了一个××K的病员,他赤身盖着一张毯子,皮衣脱下做枕头。他已病到有气无声了,我们想要他搬到另一棚子里去,他不肯搬,自然只得让他睡在一起。费了许久的工夫,在滴滴雨滴之下烧着了一堆火,烧了一壶开水,给这个病员一碗,我自己冲了一碗炒麦粉吃。一个小同志烧热了一盆水,我和他同洗了脚,这是过草地四天中第一次洗脚。夜间晴朗,但起了极大的东南风,冷得非常。

第五天,天亮了,吹着预备号了。因为没有找到柴火,公家不煮饭吃,我用漱口杯烧了一杯水,还没有沸腾,集合号、前进号

接着吹了。队伍已经开始前进,我只得把这杯生水冲下炒麦粉充饥。大家都往着班佑前进。一路污泥很深,要找到有草根的地点,才敢踏脚上去,因此走了大半天才走了大约六七十里路。路上没有看到路牌,也不知是什么地名,或者简直就没有地名。天空中,一阵雨,一阵风,一阵太阳。到黄昏时,雨渐大了,前面还只看到河边一大堆草棚,还不知班佑在哪里,结果只得在那里再行第五夜的露营——我看与其说露营,何不说是雨营恰当?我和W同志及他的特务员,三人挤在一个小棚内,把他的油布和我的雨伞,盖在棚上遮雨。今天更加没有柴火,连热水都没有,晚上W的特务员冒雨到炮科去要了一盆开水,拿回时已经凉了。我和W各冲了一碗炒麦粉吃,原来只准备五天吃的“粑粑”,这一下就吃完了。

第六天一早出发,到下午三时左右,才望到前面远远冒起火烟,草地已渐渐消失,路旁已有小山,并且路边开始见到石头,这使我们欢喜。大家都急着到班佑,可是弯过一个山口,又一个山口,尽走尽看不到房屋。又走了许久,才看到前面隐约有矮房子,正是起烟的地方,但前面部队,并不向着这个矮房子的方向走去,却向左转,向左边矮树林去。据前来的通讯员说,又要在此露营了,大家都感到潮湿与漏雨的威胁,可是两脚仍不自觉的跟着前面的人一个一个跟着走,为了各人都要表现自己是吃苦耐劳的模范,谁也不肯说出怕苦的话来。路旁野花丛里,长着金红色的小果,有玉蜀黍的粒大,一穗穗的结着,又像金红色葡萄,有人摘取来吃。我也摘了几枝尝尝野味,的确不错,一种酸味,

解却几日来不知五味的口闷,并且开了到“蛮子区域”以来吃新果的“新纪录”——虽然是野味。刚走了半里路,又报“到前面‘牛屎房’去宿营”,大家都欢跃起来。

到了班佑,一片“牛屎房”——用牛屎筑的墙(这牛屎且不臭,我们是见过与住过最新式的土敏土筑的洋房子,住过砖墙、石墙、泥墙的旧式房子,又住过苗民区域的茅屋,也住过云南石板盖的屋子,“蛮子区域”的木板屋,现在住到世界上所少知道的“牛屎房”了),里面约有四五十间,有一两间被火烧着,据说是先头部队走后失的火。

在路旁遇到 O.K.(他是有名的师长,被四方面军某部排演到戏文里面的),知道他们住在这里,他到“红大”去找 H 政委。我只问他附近大路的情形,据说此去东二十里地名叫做阿西,有一二千户,粮食富足,房屋也好,并有一间顶大的喇嘛寺。于是我就跑去找 O 同志,想在那里找些东西吃,因为今天路上没有干粮吃,肚子饿得厉害。可是找到了他,却令我大失所望,他们政委到阿西采办粮食去了,这几天他们都在摘青草做菜吃呢!

回到自己的宿营地,通知了各科注意火警,并且要明早出发时,派人专门检查及消灭遗火,一面告诉学员们,已过完草地了。

外面下着密雨,屋内烤起大堆的火,大家围着烤衣服和取暖。我用热水洗了脚,打开铺盖,觉着一身松暖。经过六天的草地,五次的露营,至此才再投到房屋的怀中,也至此才觉到房屋的作用与好处。想身居洋楼大厦的人们,是不会知道这个的,至少他们从没有梦想过没有房屋,又在千里荒芜、一片凄凉、遍地

水草、四无树木的草地中露营的滋味，这就在过过露营生活而没有到过草地的兵大哥们，也不会了解的。

我们过完草地了，我们明天要到阿西去看伟大的喇嘛寺了。无坚不摧的红军，又一度打破天然界的困难，创造下亘古以来所未有的大军通过千里荒凉的草地的新纪录，让那些草地的滋味留给跟踪“追击”我们的胡宗南等部的白军去尝试吧！

番民生活鳞片

■ 觉哉

从宝兴、达维、懋功、抚边、卓克基、毛儿盖，直到甘肃边界，全是狭长沟地。水在乱石中急流，浪花四溅，震耳欲聋。傍岩作路，狭而且危。有些地方，简直没有路。在悬崖上架几根木条，上支木板。有的路被水淹了，须手扶岩石，步步涉水而过，稍一不慎，就有被急浪卷去的危险。记得到卓克基的那天，有一同志被水卷去，幸数丈外有大木横江，得阻住获救，然已淹得四肢无力了。这些地方即所谓大小金川。满清的“十全老人”（乾隆）曾动员二十多万兵，用掉二千多万军费，还杀了两个大臣（张广泗、讷亲）才得这些土司们称臣纳贡。但是这里的文化、生活一点也没有沾染汉化。

先讲它的住吧：尺多厚的墙，筑个四方桶子，高的三四层，少的两层，下层关牲畜，屎尿狼藉；二层较好，安厨灶；三层是佛堂，很干净。门窗壁柜，都很精致，愈北的地方，形式稍有不同，下层也住人，那只是一个土洞，墙厚四五尺，门形转弯，从屋顶漏下光来，没有瓦，覆以木板，总之藏人的住，并不见得比汉人差。

吃呢？糌粑调酥油，味道很不差。青稞麦炒熟，磨成细粉，叫做糌粑。临流有水磨，家中有手磨，两片光石，没有齿，可是番人的麦粉，细得和洋灰面一样。我们在那里没工夫那样磨，连粗

磨也来不及,青稞麦,囫囵煮,颇有点“吃不消”。蔬菜只萝卜、马铃薯。但到了巴西、包座等地,肥大的萝卜和马铃薯,比内地的还好吃得多。碗是木或铜的,瓦器还没输入。木柴燃料,堆积成墙,三四十斤一块。猪子很少,牛羊很多,牛是牦牛,尾如大扫帚,颇肥大。有一种饮料,是树的枝叶,不知何名,我们喊它做“蛮子茶”,烹饮可助消化,免得肚子胀。

藏地高寒,麦熟较迟,但土肥沃,不亚江南,麦蔬豆等都很茂密。

穿呢?有各种毛巾、毡子、毡帽、毡靴,羊皮毛很厚,鞣制不良,一件大皮衣有二三斤重,只有藏人才能穿得起!

.....

总之藏人尚全在“自给经济”阶段,只有盐及少数红布自外来的。虽然有贫富,但穿、吃、住等,似乎不大成问题。

保守性很重,基督教那样厉害,我们经过的丛山深洞,辄看见屹立的教堂,而藏人区域没有。鸦片烟云贵川普遍产物,而藏人不种。据说,邓锡侯曾劝藏民种鸦片,因其地肥,不种麦,拿鸦片到外面换粮食进来,可获厚利,但被藏民拒绝了。帝国主义的货品,本来无孔不入,但到藏民区域碰壁了,连汉人的货,除红布外,也找不出什么。这里看见的现代文明,只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在成都读书,带回来的两架机关枪及若干步枪。

因为如此,所以也不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人躲在山里,不和我们见面。在卓克基找了几个藏民,经过通司和他解释,他懂得了,每天有二三十人,从山上运出粮食卖给我们。妇女们也来了,大概率真可亲。每人身上有把小刀,为杀牲割肉吃之用。

俘虏兵的一束话

■ 周士梯

蒋介石阻止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困死抗日红军于松潘以西绝无人烟的草地的目的，派四十九师^①为先遣队，由平武方面兼程来占领松潘以北的巴西、阿西一带要隘，被英勇无敌的红军消灭二个整团于包座附近。师长伍诚任同学，如不是快一点落荒而逃，也会在这里会面呢！总政治部派我和王盛荣、王观澜二同志到包座做俘虏兵工作。

七八百个俘虏兵，在包座南端空麦田里集合。我们讲了话后，就征求他们的意见：“愿当红军的站到左边，愿回家的站到右边，以各人的家乡远近发路费。”

整齐的四字队形，散乱和嘈杂起来了。有些打开共同的包袱，各取各的衣服与鞋子，有些欠债的在还账，有些互相送东西。过去是很好的朋友，现在都分开了，表现出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意志。

过了三十分钟的光景，站到左边的有十分之七，站到右边的十分之三，当红军的编为三个连，愿回家的编为二个连，都在一

^① 四十九师原是张贞的军队，一九三〇年，十九路军把张贞的军队改编与十九路军抗日先遣队合并，以抗日先遣队司令张突为师长。一九三一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失败，被蒋介石缴械改编，以伍诚仁为师长。

个喇嘛寺里住下。

我和王观澜、王盛荣二同志住在正中的一间房子，他们俩都到俘虏兵中去谈话。我在房子里和一个广东士兵（前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司令部当传令兵，现在团部当传令兵）谈话，渐渐地有十几个都是十九路军的士兵进来。

那个传令兵说话很多，大意是：在福建缴了枪后，就用武装兵硬押下船，经南京来武汉训练，不到两个月又开去打方志敏。此次是经西安来平武。前天打仗，不到二三个钟头，两个团都完全消灭了。师长在后面，带一个团走了。如是缓一点，那个团也是要缴械呢！我这个团死伤很多，二个营长阵亡，一个营长受伤，五个连长阵亡，二个连长受伤，一个连长失踪，一个连长被俘，团长与团副投河死了。我曾对团长、团副说：红军不杀俘虏官兵。他们不相信，我拉都拉不住，他们二人抱着往河中一跃……

一个当班长的说：“我在江西、福建都与红军打过仗，知道红军厉害，打也打不过。前天我们这个连^①守一个山头，枪一响，我就劝连长不要打，缴枪去红军。连长听了我的话，我们这个连一个都没有死伤，如果打起来，还不是一样要缴枪，恐怕又要冤枉死了好多人呢！”

一个士兵说：“十九路军排长以上的官长，都换掉了，放来的都是黄埔生。老团长奉乃武，不知道为什么事，被扣留在松潘坐

① 就是第九连，连长卓权领导全连官兵缴械，得到特别优待。

牢。新团长才来二个礼拜,带来一批官长,又把奉乃武时代的官长换了好多,真是军阀都是培植私人的势力。”

又一个士兵说:“蒋介石不但不相信十九路军官长,就是士兵也不相信。我们在连上时常都有人监视,请假不准,开小差又要杀头,精神上是很痛苦的。生活上更不要说,每天吃二顿麦子饭,每顿每人分两碗,排长还要用筷子刮得平平,都没有一餐饱饭吃。就是杀头,天天也有人开小差,官长也有好多开小差的,我们的团副是开小差了。有一次派一连去运粮,连排长和好多士兵都开了小差,只回来十二个人。”

另一个士兵说:“人家要卖国,还敢相信你这班在上海打过日本的人吗?我们回家没有饭吃,又找不到别个出路,跟着做走狗来打红军,想起来,真是可恨又可耻呢!打方志敏时,我们都是向天打枪。前天我一颗子弹都没打,缴枪时,我叫红军官长看过我的枪筒。”

第一连长(原是一个湖南士兵,今天提起来当连长的)在外边吹笛子唤吃中饭,他们就散去了。

七八个士兵坐在喇嘛寺右侧草坪晒太阳,我也参加进去。

一个安徽的士兵,他是一个贫农,在家中派去做马路,被四十九师拉来当挑夫,后来拨下连去当下等兵。他说:“我的连长说:‘红军三天才吃一顿饭。’现在见红军是一天三餐,恰与他的话相反。他说红军捉到是割耳朵,挖眼睛,开肚子,过去我也相信,现在才了解他们的欺骗。我这个头脑真蠢呵!”他用右手向

头上打一巴掌,七八个士兵和我都笑起来。

“连长那天说:‘红军没有饭吃,杀蛮子来吃。’我也相信,我应该打几个巴掌!”一个士兵笑着向前一个士兵问。

“如果说相信他们的话,就要打巴掌,我怕哪一个都要打几百个巴掌呢!”又一个士兵接着说。

“我就不要打巴掌,我是不相信他们的鬼话的。在武汉出发时,他们说的开去打日本,我就对班长说是假的,一定是开去打那个红军。在平武训话,说了十几个蒋委员长,你们都这样恭恭敬敬地立了十几个的立正,我就偷偷的休息。”一个湖南士兵站起来做立正姿势,又坐下去,继续来说:“他们天天吃酥油,我们只是流口水。我们昨天吃了二餐酥油,今天又吃一餐酥油,如不是到红军来,我们的嘴巴一辈子也不会尝到酥油的味道呢!特务连长打断了腿,四个红军抬回来,医生又上了药,相信红军吃蛮子,挖眼睛,该打该打,你们再打吓吧!”他越说,声音越大起来,口水都喷到我脸上。

十四个十五六岁很活泼的小孩子,有些是当看护兵,有些是当勤务兵,他们都是报名回家的。吃了中饭后,王盛荣同志邀他们到喇嘛寺后面山坡上去玩耍。过了一个钟头,我也去看看他们,走到半路,就看见他们回来。王盛荣同志远远的就对我说:“他们都愿意当红军了。”我暗暗地佩服王盛荣同志,他过去在少共中央工作的经验,又运用到实际上来了。

“我要换一顶红军帽子。”

“我也要换。”

“我也要换。”

“我跟你当勤务兵。”

“我总要跟着你,我不去别处去!”

“我不下连。”

这十几个小孩子,喋喋不休地向王盛荣同志围攻。

“好、好、好! ……”王盛荣同志一边走一边说。

“红军好不好?”我拉着一个当勤务后的小孩子同行。

“好。”

“为什么好呢?”

“红军不打人。”

“还有什么好?”

“官兵平等。”

“还有?”

“官兵都是吃一样饭,穿一样衣服。”

“还有?”

“教我们读书。”

“还有?”

“好玩。”

“还有?”

“没有了。”

就寝后,我要到各连看一看,出了右边的小门,看见二个俘

虏兵在厨房里烤火谈话。

“人家走得，我们也能走得，为什么这样害怕？”

“不光是走路问题，我离家四五年了，我想回去看看。”

“你过不了蛮子地方，一定会被蛮子杀死！”

“我跟红军到汉人地方才走。”

“路费也成问题，我想少是三块钱，多是五块钱，几省的路，怎样走得到？”

“讨饭我也要回家去。”

“我敢说你是回不了家的，半路又要去当兵了。”

“不论如何，我再也不当兵了。”

“我也相信，你不愿再去当兵的，但到没有饭吃，肚子要迫你去呢？”

“我就是当兵也不打红军。”

“话是这样说，那时候是不由得你呢？”

“你讲话真气人，难说我还不知道红军好吗？我敢发誓：一打仗就送枪。”

“我们做了一年多的朋友，我总想大家在一块干事，你硬要回去，由你吧！”

“……睡去……”

一个往正厅——当红军的连走，一个往左侧矮楼上——回家的连走。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

■ 杨成武

自从党中央决定迅速到达西北抗日最前线的新的战略方针后,我野战军为完成这光荣伟大任务,都纷纷向北前进了。先头已于九月十四到达了白龙江边的莫牙寺。

十五号,暗淡黄昏中,师的通讯员又送来了一个继续行动的命令。我第二师为前卫,第四团为先头团,向甘南之岷州前进,以二天行程,夺取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道路上拦阻的敌人。我们接受行动命令后,即进行一切准备工作——找好更熟悉的向导,弄清沿途的路线,造好出发前吃的饭。

起床号音在整个村庄里吹着。在深夜的十一点钟左右,全团的英勇红色英雄,一群一群的向那前进路旁的草坪上集合了,在堆堆的黑影中嘈杂着。战士们的议论:“我们今天又当起先头团来了。”“今天的前卫,无论如何,总走不掉了吧?”大家都异常的高兴。在复杂的声音中宣布行动任务了:“同志们!我们马上就出发了,我们是担任先头团,要以二天的行军,去夺取腊子口,扫除沿途前进道路,迅速到达抗日的最前线,完成抗日救国的光荣任务。”“同志们!能完成这个任务吗?”轰雷般的回答:“能够!”在“坚决夺取腊子口”、“迅速打到西北去”、“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先头团的光荣任务”等口号中,和“打!打!哩

打!”的前进号声中,英勇的红色健儿浩浩荡荡的向着腊子口前进了。

刚刚开始走没有五里,就碰到那崎岖的小路和蛮子架设的独木桥,在这黑暗无星的深夜,这段路的确好不容易走呀!跌倒的真是不少。“爬起来呀!”“注意呀!”“起来呀!”“后面的同志这里要小心呀!”这些话在队列中前前后后的叫出来。虽然这种崎岖难走的夜路,但每个红色的英雄没有一个表现不高兴的,他们的情绪还是异常活泼,都在谈谈笑笑的:“我们这次打腊子口,看看哪个连打的漂亮!”“进蛮子山是我们当前卫,这次出蛮子山又是我们走前头。”正在谈着的时候,忽然“啪! 啪! 啪”的枪声打头上飞过。此时天已放白了,向前一看,是到了棒卡的附近了,是我们的先头连的尖兵与敌人打起来了。尖兵班的同志回了一个排枪,二百多敌人不要命的,向两边的老林里跑掉了。部队也在此休息了一会儿!

又向那深坑老林里前进了,沿途都热闹的唱着各种各色彩曲,《上前线歌》呀,《兴国的山歌》呀,《反攻胜利歌》等等,个个都表现着活泼可爱! 在这种快活的前进中,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卡郎的大山脚下,听到连里中忽然有个人说:“同志们我们又走了五十里了,现在上高山,我们来比赛吧!”大家都同声的说:“来吧来吧!”一股劲,就爬上了四十里的高峰。正当到达山顶时,忽然西面飞来了一张黑云,把那青天白日都淹没了,变成了黑暗的世界,不到三分钟就散下了无数珍珠和白糖粉(冷雹和雪),大家都叫着:“好呀!”“真好看呀!”“大家来吃白糖吧!”极

高兴的叫着,接着就来了一阵狂风暴雨,我们也就开始下山了。在这狂风暴雨中继续前进,等到下完山,天已快黑了,路也差不多走了一百一十里了,仍继续走了十里。后即在这大风暴雨中,在班藏五福附近进入了宿营地,准备在下半夜继续向前迈进。

村子里的番民都跑光了,连老头子也找不到,只听到在周围的附近老林里“噢!噢!”的叫喊声音和零星的枪声。此时全体的战士为了下半夜继续行动,都睡觉了。我们的炊事员同志却在那里忙得一个不停——造饭吃呀!准备下半夜出发吃的饭呀!炊事员同志都说:“我们今天的饭一定要造得好好的,使得我们的指战员吃得饱饱的,明天好去打开腊子口。”“对呀!吃饱了饭打冲锋,走得快,冲得猛呀!”每个炊事员同志都为了争取战斗的胜利,积极的工作着,这只有红色的炊事员,才能这样的努力。

十六号凌晨两点钟,各连队的战士都吃了饭,又继续向腊子口进发。此时的天还是在继续下着毛毛雨,个个都披着雨衣,戴着斗篷,拿着拐杖,在那又小又滑的黄泥小路上走着,通过那密密的老森林。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忽然先头营来报告:“前面没有路了,这条路走完了,周围都是密林。带来的一个六十余岁的向导,她在十年前到过这里一次,现在此地路途都忘记了。”这怎么办呢?另找一个向导吗?这里根本是没有人烟之地,周围都是老林。仍然跟着这条路走去吗?路又没有了。停止吗?延误了时间,任务不能完成。真是急死人,进退两难,如何是好呢?“事到万难须放胆”,只好把指北针拿出来,对着那北面的大隘

口走去。

走不到一点钟,先头又来了一个情报,说我们进行路的左侧发现有敌约一营,正在那里构筑工事。仔细一看是真的!并有一部向我侦察的样子,在此时即以坚决迅速的手段消灭该敌的决心,以一个营沿侧翼前进,隐蔽的接近到敌人的后面,以绝其归路,以一个连在正面突击。“啪啪啪!”的机枪声中,正面的部队已经接近了敌人,“轰轰轰”的几声手榴弹,已打进了敌人新筑的工事里,一大群的白军连跑带嚷的惨败下去了。“杀!杀!”“追呀!快追呀!”在紧张的二十分钟内,进行了一个胜利的战斗。可惜我们的正面冲锋太快了,后侧的包围还未到达,以致没有把他完全扑灭。在集合号音中,队伍又集结了,在队列中的战士们都哈哈大笑着:“打得真痛快!”“该死的白军,不经五分钟打!”“可惜跑得太慢了,没有把他完全消灭!”为了执行原来之任务,队伍即掉转头来继续的向着腊子口前进。

将到黑朵附近时,我便衣队捉到敌之官探三名。审问结果,据说有敌一营在黑朵的前面埋伏在行进路的右侧,企图侧击我军。得到这一情报后,即以一个连伪装前进。一直接近了,那该死的白军仍看不清楚究竟是谁的部队。忽然一阵手榴弹声响了,乌鸦样的一营敌人,满地乱飞,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丢得干干净净。倒霉的鲁大昌,今天一天的工夫受了二次的当头棍了。我们打坍他后,仍跟着敌人继续追击,在追击中俘虏了敌十四师的副官、医生等二十余名。据说腊子口不远了,最多还有十五里。腊子口地形是天险,鲁师长(即鲁大昌,第十四师师长)早

就筑有很多碉堡，并配有守备的兵力。此时我先头营已前进很久了，到午后四点钟，接近了腊子口附近，枪声越打越密，队列中的战士们，都叫着：“打枪的地方就是腊子口了，大家快跟上呀！”“今天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腊子口呀！”全体的战士们，越打越有劲，情绪是紧张到了万分，一接近腊子口，仔细一看，这腊子口确是天险呀！鲁大昌依着这天险，用重兵扼守着，企图阻止我们野战军北进。鲁大昌以为这样天险腊子口的地形，又加上重兵三团的扼守，一定是高枕无忧了。

太阳西沉了，枪声仍在不断的密密的响着，我们即准备今晚进行夜袭。第一营的干部和师的首长等，开始去侦察地形和选择进攻点，另一方面即将全团的部队集结在后面的小森林里休息，与进行夜袭的准备工作。地形侦察的结果，与那俘虏来的副官长所说的是一样，腊子口的两边都是悬岩削壁，无路可通；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中间一条三十余米远的小河，这是白龙江的主源，河水深（三米远以上）而流急，右边河岸是绝壁，河左岸有一条路直通岷州城。此路真讨厌，必须经过那长约三十米达的险要隘口。可恨的鲁大昌，在这险要处筑有无数的碉堡，三团的重兵扼守着（是鲁大昌十四师的第一、二、四团。第三团被我们沿途打坍了，只剩到一部分退进了腊子口）。鲁大昌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来扼守这腊子口呢？不错，这个腊子口是甘南和岷州的天然屏障，如果失了腊子口，那就直出甘南胁威岷州，他当然要用尽他一切精力来扼守的。这当然是不奇怪的。

夺取腊子口的决心在每个战士的心中都定下了。午后七点

钟的前后,各连队在纷纷的讨论着“怎样坚决的夺取腊子口”。“用什么手段来完成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活泼的阶级战士,都争先恐后的发表他们的各种意见,支部大会也开始了,每个党、团员都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党员和共产主义的团员,今晚的战斗,我们不但要自己坚决勇敢,我们的任务还要领导全体的战士们,和我们都一样的坚决勇敢。”“我们的决心,今晚无论如何要夺取腊子口,以战斗的胜利,来拥护党的中央决议。”政治指导员的政治鼓励,也在那里进行着,全体的战士都气愤愤的沸腾着满腔的热血,恨不得一口吞下当前的敌人。在九点钟的时候,我模范的一、二连担任沿右边的石山上爬到敌人侧后去猛袭,配合正面突击的任务。一、二连的战士们,都在一个一个地运动过右岸去了(水深不能徒涉),向那石壁爬上去,壁陡的石岩,怎么爬得上呢?英勇模范的二连连长,他不顾一切的攀上去了,但后面的都没得上,二连长即把自己的绑带解下来,慢慢的把一个个吊上去。十二点钟的时候,我正面袭击的二十个英雄的战士(第六连的)在杨连长(信相)率领着向那险要的隘口进发了,个个都持着光亮的大刀和炸弹。不到五分钟,隆隆的炮声,密放着的枪声,轰轰烈烈的炸弹声,越打越激烈,烟弹炮火打得一塌糊涂,坚决果敢的二十个英雄在枪林弹雨中奋勇的连续冲锋五次,但因地形的险要,和得不到右侧后一、二连的配合,原来规定到齐了一个连,即打一枪白色信号枪;开始攻击时,打一枪红色信号枪,因那时才吊上去一个连,他就错把红色的打出来,结果使得正面与右侧的不能配合,因此五次都未奏效。时间不早了,很快

就要天亮了,如果再延迟不占领,敌人的增援部队可能赶到(据捉敌探说鲁大昌之五、六团从岷州来增援),这时大家都很忧愁的,恐怕有误任务,不能完成的危险。偶然敌人右侧后炸弹连响了八九个,高山顶上第一连的冲锋号音,正在不断的吹着,大叫着“冲呀!快动作呀!”正面的英雄看到右侧的到了,也开始了第六次猛攻。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双方配合着,杀进了天险腊子口的第一关。我宣传棚里的小同志们,热烈的唱“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今朝……开展胜利的进攻,消灭万恶的敌人”的战歌。追了不到二里路,敌人又依着第二个险要扼守着,企图掩护退却。此时右侧石山上敌人还有一个营,退却不及,被我截断。第五连的同志担任消灭该敌之任务,配合着第一连(头天晚上吊上去的第一连)向敌猛攻。在连续的冲锋中,把那可恨的敌人压到悬岩绝壁上缴了枪,大部的军官,跳到岩底下跌死了(因为他还不知道红军是优待白军俘虏官兵,他自己害怕起来)。英勇的一、五连大胜而回。扼守第二个险要的敌人,也在我第六连两次猛冲中和炮兵机关枪的正确的射击下,全部溃败了。我们胜利的全部占领了天险的腊子口,英雄的红色健儿,真是无坚不摧!

敌之残部约二团,即分向岷州惨败。我军以坚决猛追的手段,求得完全消灭击溃敌的决心。我一、二营虽未吃饭,不顾一切的跟着敌人猛追,追得敌人屁滚尿流。沿途丢的枪呀,子弹呀,炮弹呀,伤兵呀,白面粉等粮食呀,漂亮的军毯军衣呀,真是遍山满地。战士们都唤着:“猛追呀!不让敌人跑了!”沿途的

路旁,也写着红红绿绿的鼓动标语:“英勇的战士们快追呀!”“我们今天决定追到岷州去!”“不怕肚子饿,只怕敌人跑!”战士们越追越起劲,那溃败的敌人,仍然企图依靠大刺山的高山(有十里高,是岷州南面最后的屏障)掩护退却,以数门炮向我猛击。我军即分两路,绝其归路。敌看见部队运动,就恐慌起来了,掉转来不要命的就跑。我们仍然不放松的跟着追。该敌估计我军已经追了九十里路了,不会再追了,他就在大草滩休息起来。刚刚一停止,我追击部队赶到了,短兵相接的猛击,打得敌人乱跑乱嚷,死伤满地,东逃西散,惨败不堪。我军又占领了大草滩。此时天早已黑了。

榜罗镇

■ 定一

昨晚的通知,今天清早五点钟,开全支队连以上的干部会。所以挑选这样早的时间,是因为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这些飞机总是九点钟以后在天空出现的。

蒙蒙的细雨,天还没有完全亮,一切都还是暗沉沉的,连稍远一点的房子都遮在阴暗的雾里,更不用说四围的天色。我们——支队政治部的干部们,在街上走,走到会场上去,通过鼓楼的下面时,有人把电筒打亮了,街上的许多房屋中露出灯光,住在那里的同志,大概已经起身,匆匆地到会场上去了。

“支队直属队的在那里集合!”

我们在一个小学的门口排起队来。司令部、供给部、电台等的同志们都来了。集合之后,我们走向会场去。

这是一个露天的空场,是晒麦的场子。四周围着矮的土墙,两个角上堆了两大堆麦草,两堆麦草的中间,放了一张桌子,几个小凳子,桌子前面就排着到会者的座位。这是一捆捆的麦草,以桌子做中心排成弧形。那末一条的弧形,就像半个水浪,向外开拓出去,直到矮墙为止。

一纵队(一军团)的同志们,已经先到了。坐得很整齐,占据了全会场的一边,正在吸着烟和谈笑着。

“你们过了时间。”他们之中有人向我们招呼。

“哪里？还差十分钟才是五点。”我们也有人回答。

于是，久不相见的朋友们，不，同志们，熟识的同志们，共同战胜了无数险山恶水雪山草地的同伴们，互相握手，敬礼，寒暄，直属队的同志们到处乱走乱坐起来。

“不行！不行！直属队的干部同志要守秩序！”

“坐到这边来，把那边让出来，给二纵队的同志们！”

这样的喊声维持了秩序，余下一部分同志仍在谈着。

“五团昨天打开了土围子，只几个迫击炮，土豪就投降了。”

“昨晚我们听到炮声，还以为有什么敌情。你们打土豪围子也不发个通知。”

“哈达铺到这里的部队情形怎样？减员多少？”

“给养是大大改善了，四团他们差不多天天会餐。”

……

很冷，风夹着雨，扑到人们的脸上，钻进袖口和领口里去。许多人露出瑟缩的模样，有些人都挺起胸膛，唱着歌。四周依然是苍茫一片。

二纵队的同志们，宿营在我们的后面，要走三四十里才得到。他们是半夜两点钟就集合出发，走过那极长的山脊——有七八里路，却很平坦，没有树木——因为雨滑，直到六点钟才到。

因为他们走在后面，给养上，没有走在前面的部队好。许多还穿着番人区域里来的“蛮子布”衣服。这种布是用羊毛织成的，不软熟，很粗，有白色的，有赭黄色的，有青灰色的，做成军装

和大衣。纽扣是用铜元包着布做成的。有的还有“蛮子”领口，那是有红棕色卍字花纹的蛮子布。这种衣服，在今天恰是“当令”，因为透不进雨。还有些同志穿着用羊毛缝在布里的“棉衣”，脚上穿着用一块牛皮裁成的“草鞋”，这些都是经过番人区域的纪念品。

在会议上，支队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党的书记洛甫同志和副司令员林彪同志，都讲了话。好在飞机不能来，我们是尽有时间的。

“这样的会，是二次战争以来所没有开过的。……我们经过了番人区域，在那里是青稞麦子、番人、雪山、草地，我们受了自有红军以来从来未有的辛苦……我们突过了天险的腊子口，我们重新进入了汉人区域。我们渡过了渭河——姜太公钓鱼的地方……现在，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苏区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苏区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我们出了潘州城以来，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蒋介石、张学良在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关口。……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比，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

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庄严的空气,团结一致的精神,笼罩着整个的会场,这个露天的,毫无装饰的,风和雨在飞舞着的会场。人人在谛听着领袖们的讲话,热血沸腾着,寒冷悄悄的逃走了。

于是演讲者说到我们部队中的“毛病”,指出要整顿纪律,首先是军纪风纪。“我们在番人区域,因为没有油吃,每个同志都是成天觉得饥饿,成天在吃东西,坐了吃,睡了也吃,走路也吃,甚至上茅厕还在吃。脸上不是因为吃炒粉弄得满嘴白胡子,就是因为炒青稞麦,弄得满脸乌黑。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纪律不好。现在环境不同了,要把纪律大大的整顿,要教育,要不怕麻烦,讲了一遍又一遍,要干部自己做起模范来!”

开完会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才回去,把早饭和中饭并在一餐吃了,二纵队政治部的同志们,受了我们的招待。吃饭的时候,我们谈着陕北苏区的事情。

贾拓夫同志,他是陕北的人,告诉了我们刘子丹同志过去的情形。我们那时仅在沿路取得的国民党报纸上知道一些陕北的事情。那边有二十六军,后来又有个二十七军。鄂、豫、皖来的二十五军像已与他们会合的样子。山西的阎锡山从大连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教训回来的时候,竭力提倡“防共”,说陕北苏区的共产党如何的了不得,有“不用武力而日益扩大之势”。还有所谓“开辟队”,“由一村而开辟三村,三村开辟九村,九村开辟二十七村”。这些神话,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北方的情形,至少土地革命成了北方民众的要求,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它了。

“报告！”一个通讯员大声喊着。

他送来一个命令，我们军明天进驻通渭县城。这是我们进甘肃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城市。

二纵队的同志们辞别了。我们也准备明天出发。

过单家集

■ 翰文

单家集在甘省的静宁县西南,是一个较大且富的市镇,约在四百以上居民,悉是回民。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开头,就在部队中进行着广泛深入的争取回民的宣传解释工作,最主要的是号召全体红色战士,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全体红色战士们互相劝勉说:“在回民前面不要说猪呵!”“不要住清真寺呵!”“我们明天到的单家集就是回民地区。”

五号的那一天,东方光露出鱼肚的白色,“嗒嗒嗒嗒”起床号频吹着,我立时爬起。虽有刺骨的寒风,地面有狗牙式的冰霜,大家也不感觉寒冷。

未几就出发了。我等数人,受领回单家集群众进行宣传调查的任务,先行出发。刹那间便走了二三十里路,进入了纯粹回民的地区。夹道群众笑嘻嘻地提壶送水,迎面而来,向我们慰问说:“同志们,今日走哪里来,辛苦了,喝开水。”“你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的,喝点开水不要钱。”“今年七月间红二十五军经过这里,同你们一样好。”“我们是小教(即回教)。”我等一面走,一面议:“这一带回民群众,对红军的认识很好,受了红二十五军经过此地,纪律严明的洗礼,遵守纪律,是争取群众的一个重要前

提。”一个同志这样的说。

一步又一步上进三十里了，远远看见正前方房屋栉比，烟气接天，人山人海的群众，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箪食壶浆的，提茶荷水的，拥挤成群，我们越走越近，越走越起劲，看见群众的热烈越兴奋，数里路的开阔地，俄顷就走到。我叫了一声：“穆斯林（称呼回民的）吃了饭吧？你们这里是单家集吧？”群众破口大笑答道：“是的。”“我同你们来讲讲话。”观众蜂拥而来，注目倾听。我们说到借宿营地一事，众答：“前几天就知道了，红军会经过敝地，我们自己洒扫恭候！”说到向他们采买粮食菜蔬的时候，咸称尽有尽卖。说到汉奸卖国贼马洪宝等对他们的欺骗压迫，更是怒发冲冠，巴不得红军把这些家伙一手生擒活捉，斩草除根。

我受一个年近耳顺的回民邀入他的家中。他家大小鹄立熟视，长者请我上炕，幼者捧水上来，真是如兄如弟的亲热、和蔼。看看他们衣食住地的清洁，确为普通居民中之罕见。没有面垢不盥、衣垢不洗的人。食物异常干净，用具条理有章。卖了两个馒头给我吃，津津乎有味。

大部队来了，满街塞巷的群众，“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同志们辛苦了”的慰问声，“为回民谋利益，争取回民的解放”的回答声，连成一片。顿时空气紧张，热闹喧天，为红军行入回民地区的热烈的第一遭，使最富阶级友爱的红色战士们，分外兴高采烈，喜跃欢呼，连一个“聋古”（即聋子）的运输员，都发笑不已，挑起担子走跑步。观众见之，莫不敬爱，称赞红军之和蔼友

爱的。

我们的朱主任(瑞)特请来了两员穆斯林,身穿青衣衫,年近半百,嘴蓄挂胡须,头留尿牛松,体格粗壮,精神魁伟,能说汉语,更熟回文,态度敦睦,礼节隆重,与我朱主任谈的是共产党红军对回民的政治主张,以及回民的风俗习惯。因天将黄昏,这两员穆斯林,坚要回去,照常念经,不肯在部餐宿,遂欢送而返。虽近一小时之久,其结果却甚圆满。

转瞬间,过了一晚,部队继续北上。红色战士们,照老例将借来的东西物件(如木板等)均如数奉还,地也打扫清洁,进行热烈的道谢。大家又亲爱的分别了。

不识相

——吴起镇打骑兵

■ 莫休

胜利到达吴起镇

红一方面军在攻占腊子口后，继续北进，越过岷山。接着，继续北进，9月18日先头部队占领哈达铺，主力随后跟进，并在哈达铺地区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哈达铺是甘肃岷县南部（今属宕昌县）的一个镇子。哈达铺是回民聚居地，为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中革军委特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这个守则除了规定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外，还规定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

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红一、红三军团以上干部大会。按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9月23日，陕甘支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一部兵力东进闫井镇，佯攻天水，以调动敌人向该地集中，主力乘机以急行军突然折向西北，摆脱敌重兵阻击，通过了敌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并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于9月27

日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根据在哈达铺从报纸上了解到的情况,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陕甘支队随即召开干部大会,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部署与陕甘苏区红军会合。

10月2日,陕甘支队在静宁以西击溃敌人一部,控制西(安)兰(州)公路东西五公里。

10月3日,中央机关到达静宁县的界石铺。5日,到达隆德县的单家集,进抵六盘山麓。六盘山,位于宁夏南部甘肃东部,海拔2928米,由此向南,逶迤240余公里,为陕北和陇中高原界山,渭河和泾河分水岭。

10月5日至7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向环县方向疾进。然后,红军绕道环县、曲子镇,晓行夜宿,长驱东进。

10月19日,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宣告历时一年,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11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任务。

红军通过了陕甘大道的会宁马路,便被自井冈山以来八九年未离开过红军的毛炳文第八师“欢送”着。大概因为红军是

中国人民救星的缘故吧,从它出生以来,便无时无刻不在国民党军队“欢送”或“欢迎”中:被蒋介石亲自指挥着八十万大军“欢送”出了江西;陈济棠总司令“欢迎”过了广东;何键主席又“食不下箸”、“眠不安枕”的“欢送”出了湖南;白崇禧将军也不辞“降贵”,亲自“欢送”出广西;王家烈主席在被闹得将要下台过上海“瘾民”生活时,还不敢惮劳,来完成“欢送”出贵州的“礼节”。自然“欢送”渡过天险金沙江的“任务”是龙云主席战战兢兢地担当过了。坐拥“天府之国”,享有“刘家天下”的刘湘主席又“欢送”红军出草地,出腊子口(川、甘交界处,在蛮山中,是所经数省唯一的险要地),这一“欢迎”和“欢送”的任务,又临到了甘肃的朱主任(绥靖主任)绍良和他的喽啰毛炳文来不辞辛苦奔波了。终于同红军周旋久了的毛师长识趣些,在他送过了固原当蒋介石苦心练出的自诩可与苏联骑兵媲美的骑兵第六师被回马枪杀得片甲不留时,毛师长也就知难而退,将“欢送”的任务交给了不识相的马鸿宾、马鸿逵等三四个骑兵团来负担了。

红军杀败了骑兵第六师,给了毛师长的“欢送”以不“客气”的回绝,通过了环县附近的何连湾后,每天又被那马家弟兄的数千个螳螂样的骑兵“欢送”着。因为红军一贯是那样的“小气”,“不赚钱不来”,所以对这种“却之不恭”的“欢送”者,也就不愿伸出铁拳,给他们一个惨痛的“握别”。让他们每天在队尾奔跑着吆喝着,替我们作督队者,催促我们的落伍人员归队。这样“宾主不欢”的“欢送”,一直连续了四五天,终于把红军“送到”了陕北抗日苏区的边境洛水起源的吴起镇。

但这些“螳螂兵”也太不“识趣”了,受到了红军的握手“辞谢”(下面交代)还不能看清眼色,自动的“抱头鼠窜”归去。不知是一定要领受红军的铁拳的“握别”,还是想到抗日苏区来参观?因此他们还是依恋着这些不是“亲爱”的客人,停留在门外徘徊“不忍”去。

十月二十日红军在吴起镇西侧列出了不大的队伍,并鸣一些“礼炮”作谢绝“欢送”的表示。这时候,已不是什么“不赚钱不来”的“小气”了,也不是怕什么“螳臂挡车”的顾忌,只是觉得这些疲“螳螂”没有捕捉的必要,让他们去奔捕一些“秋蝉”吧。所以只作了这一点挥手的“不敬”的回示,然而这还不足以警告那些“螳螂”们,他们还在那里“摇旗呐喊”的要“捉朱、毛!”

昨天未打成,这对于长征英雄们是多么不高兴。“到家了,为什么不带点礼物送给闻名不识面的陕北弟兄们呢?……虽然这不是什么大礼物。”因为这种不敬的“欢送”,因为这种想“显身手”的雄心,每个人都在晃动着铁拳,生怕这一群远来的“送客”等不到明天的“握别”,便趁夜“溜之大吉了”。

因为没有必要的任务,所以昨天我只在十二大队阵地后山脚下“观战”。见到那些蚂蚁样的人马,从冲天的烟尘中爬上了山,又竹竿下的鸭群样卷下去,自然我也是心头痒痒的。今天一早,我便讨得了小小的任务,映着露营失眠的倦眼,拖着行过二万里的酸腿,在没有路形中,手攀着松弛的沙土草根,流汗喘息,爬上了二道川的高山。山上的鞍部,坐满了已枯坐终夜的红色英雄们,没有饥冻疲乏,大家只是喑哑的亢奋的抚摩揩拭那黑沉

沉的“汉阳造”、“三八式”和“马克沁”，在静寂微芒的秋气里，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冲锋不落后”的那颗心在跳动振荡，冲激起了他们的不安和焦灼。

这是多么不便作战的北国山峰啊！剃得精光的和尚头样的山顶，尽目力所及，数十里数不出上十株的独立树，没有巴掌大块青色，冬耕农作物针样的几根麦苗，也衔在黄土的牙缝里，露不出头。浓厚的秋云，像是送捷报的快马样奔驰着。天是哭丧着脸，这是预兆那些“螳螂”们“快升乐土”吧！

怕惹起尘土的飞扬，过早暴露目标，我们蹑手蹑脚地再爬上前进二百米的一个“和尚”头。啊！图画展开了：右前方头道川北岸山脊上，马是成群的散缰无笼头地悠闲地啃啮地下的枯草根，人是七横八竖地躺着，淡淡的浮起一些烟雾，不知是烤火抽烟卷或是“过瘾”。正前面较远处山头拱抱着一块平地，依照面积的估计，不下千余人在那隐约蠕动，但目力已不能全辨清那是骑兵或步兵。左前方的目标更近些，但受了一个较高的山头屏障着，看不出全部；只从间隙处，瞧出几个人在那里踱步巡哨。

这些传给鞍部坐着的那些人群时，沉闷打开了，大小尖圆的脸上，一致的敷上快乐的容光，有些跑出了行列，探头探脑的，似在选择哪匹马哪杆枪应该他缴的。事情是突然的变了，左前方那棵独立树边飙起一阵尘雾，间隙处露出了更多的人和马，匆忙着上骑，挥动着马枪或者指挥刀，攢来攢去的。独立树下的山坡上，蠕动着灰暗的人影，一个两个，接着便是数不清的一大串，鱼贯着奔向敌人退路的那棵独立树。那种敏捷迅速沉着，谁都可

以猜想出那是我们的迂回部队。

没有枪声,大地一切仍是死寂的平稳的,只是人影更多的更逼近那棵最高点的独立树下。“快啊!快啊!”我们急躁的狂吼,想把它借着气流的传达,送给那些正在接敌冲锋的红色英雄们。

“嗒……嗒……嗒”,轻机关枪耐不住发吼了,随着便是织成一片分不清的步枪声,喊杀声,很快的左翼首先进入了冲锋。

右翼山上躺卧的人,悠闲啃草根的马,也不那样安闲了,被枪声惊得仓皇失措了。我们右翼队指挥阵地上送出了“嗒嗒嗒嗒嗒嗒嗒”的冲锋号音,一群群的黑影拥上去。那些刚才还“太平无事”的人们,骑上了马的,便马上加鞭飞跑了,来不及骑马的,只好作“马下将军”,练习着三千米的赛跑!不到二十分钟,虽然那边山顶山腰山脚还三三两两的存留一些马,仍在那里啃草根,但是主人显然是另换一批了。

中路钳制队的红色英雄们,清楚的看到枪被别人掳起,马被别人骑上,眼珠凸出了,不能再忍耐下去。失去了统率,失去了指挥,失去了队形,从山顶、从山腹、从断绝地,从一切的地面上扑下去。

虽然骑兵跑得快,但在重绵叠叠的山峰上,必然会受限制的,人伤了,马丢下,马伤了,人赛跑,跑不脱,高高地平直举起手,要求来者的慈仁与宽大。此时当然是“急不择路”了,快,取直线,不管什么峻坂斜坡、水坑、断绝地,冲下去,人仰马翻,像手榴弹轰炸样,飙起浓重的尘雾,腿断了,头破了,脚跛了,压在马

的下面了。能够挣扎起来的还是跑(因他们是同红军初次作战,不了解红军对俘虏的待遇)……跑……跑……跑,一口气跑了五十里,当然这只是留在第二阵地的,拔腿快的三分之二人,也就是“识相”还不迟的那些人。

这一铁拳的挥动,终于辞退了苦苦“欢送”的四团骑兵。当着残存的三分之二的人们正惊恐喘急,马上加鞭的奔跑中,我们长征二万里的红色英雄们,从数十里的山头上,集中收兵。暮色冥茫中,浮起了毫不疲乏的,轻快得意的歌声。

4/4

3	<u>1 2</u>	3	<u>1 2</u>	3	5	3 · 0	3	<u>1 2</u>	3	5	<u>3 2</u>	<u>1 3</u>	2 · 0	
敌	人	的	骑	兵	不	须	怕	沉	着	敏	捷	来	打	
他														
2	<u>6 1</u>	2	<u>6 1</u>	2	2	2 · 0	5	<u>3 2</u>	<u>1 2</u>	<u>3 2</u>	1	1	1 · 0	
目	标	又	大	又	好	打	排	子	枪	快	放	一	齐	
杀														
<u>5 6</u>	1	1	1	<u>6 1</u>	2	2	2	<u>3 6</u>	<u>5 5</u>	<u>5 · 0</u>	3	<u>1 2</u>	3	<u>1 2</u>
我	们	瞄	准	他	我	们	打	坍	他	我	们	消	灭	他
我	们	是	无	敌										
3	5	3 · 0	3	<u>1 2</u>	3	5	<u>3 2</u>	<u>1 3</u>	2 · 0	2	<u>6 1</u>	2	<u>6 1</u>	
铁	红	军	打	坍	了	敌	人	百	万	兵	努	力	再	
学														
2	2	2 · 0	5	<u>3 2</u>	<u>1 2</u>	<u>3 2</u>	1	1	1 · 0					
打	骑	兵	我	们	百	战	要	百	胜					

长征中走在最后头的一个师

■ 周碧泉

英勇善战,无敌不破的五军团十三师,他在长征开始就担任了军委所给他从来不会有人想象到的,艰苦困难环境中的掩护任务。不怕任何困难的十三师,他自接受了掩护野战军安全前进的后卫掩护任务,他就以沉着应战的战斗动作进入战场,接二连三的用顽强抗战的精神,把那绝对多我十倍的周浑元、吴奇伟、薛岳三个纵队一共九个师,再加上湘桂各省军阀的各部堵截部队,在行进道路的战场上,节节抗战与回击,给了敌人不应该有的与他不会估计到的绝大伤亡和损失。

紧张战斗的恶劣环境中一天一夜渡过湘江

还离湘江一百多里路的文市,那一天上午就与尾追敌人,和桂系军阀进行猛烈战斗,同时周、薛吴纵队又赶到,加上七架飞机的联合作战,无敌不破的十三师,为了完成掩护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就在一面包围的环境中,与陆空炮配合作战的敌人战斗一天,以沉着应战的精神,毫不动摇的给了敌人严重打击,使他整天无法前进半步。到了太阳快落山的下午六时,才开始从不必再继续战斗的战场上,俟次撤退下来。

正因为这一战斗是突然的遭遇战,是以前进的行军队形首先与截击敌人作战的,以致全师的给养在后面被遮断,因此先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红色英雄,由劳苦转入饥饿与困难的环境,在一个有效的政治鼓动下面,不怕饥饿与困难的十三师,以急行军一夜跑了一百多里路,安全的渡过了湘江,使得尾追的敌人三天三夜都赶不上来。因此就在紧张战斗的恶劣环境中,一天一夜,这样与尾追敌人开始作了第一个初步的告别。

急跑苦饿的一天两夜,爬过了很少有人走的老山界

刚刚与很难渡过的湘江告别以后,又碰到一个恶劣的环境,就是过老山界。因为桂系军阀由南向北追击,情况万分紧张,沿途房屋和粮食全被敌探烧光,使后头的十三师在一天两夜完全断了粮食,因此就在紧张与饥饿的一天两夜中爬过了天然危险的老山界,这就证明能够战胜天然困难的只有红军。

辛辛苦苦过苗山

如果没有走过苗山的人,他总不会晓得苗山的苦,刚刚脱离了广西与湘南的紧急环境,又进到了我们不会估计到要走的苗山。

几天几夜的行军,沿途找不到一个我们想找到的老百姓,如果你想买点东西,那真是有钱无市。辛辛苦苦的跑了几天几夜,

只是一些密林腐草与怪石。

跟不上队伍的徒手病员碰到有几个言语完全不懂的苗人，有时也要拼个你死我活。如果大队伍一到，他们就逃之夭夭，不见人影。另外一个前面部队不会感到的困难，便是与粮食困难作斗争。因为苗人的思想简单，害怕汉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阀的残杀和压迫之下，怕军队人的心理更加厉害，因此军队一到，苗人总是跑得精光，前面部队把粮食什么都吃光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也就无法使善于行军作战的红军，不得不要放下枪弹，来在宿营地用门板手掌被毯和砖头来磨出红军需要吃的米，不然就要叫你饿肚子。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每一个人都要兼职去做长夫、伙夫的艰苦工作。所以每一个走在最后头的十三师全体军人都尝过了苗山的苦味。

长征中的红五军团

■ 黄镇

空前伟大的宁都兵暴产生了红五军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深夜,在充满了黑暗、沉寂的宁都县的城里城外,忽然翻天覆地的动起来了:枪声,吓坏人的口令声,大街小巷,一队队一阵阵忽快忽慢的脚步声。

天光了,呵!原来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蒋介石依靠来进攻苏区和红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所指挥的两万多人的二十六路军全部暴动了!把宁都城上的国民党的旗帜撕得粉碎,高高的举起了灿烂鲜红的斧镰旗。

今天宁都城里城外的一切,都有了生气,好像都在那里发笑。过去天天苦着脸的人们,不管是工人贫民,城郊的农民……今天都大不同了,一堆一堆的男女老少挤满了大街两边,城门口,大桥头。真奇怪极了,偌大的宁都城,过去几个月总是看不到几个人,怎么一下来了这些!人人欢天喜地的,有说有笑的,很亲爱的叫着:“同志,你们当了红军了,真是光荣极了哪。”

在前面另外又站了一大堆,穿着长袍马褂子的老爷少爷,和红绸绿缎子的太太小姐,不,是昨夜城里的老百姓和我们捉起来的,他们是宁都广大劳苦群众的眼中钉,是地主豪绅反动和官僚,现任和前任的宁都知县,都在里面。

在我们伟大的领袖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红五军团向着我们苏维埃的中心区域胜利的前进了。沿途无数的人民，一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希望，希望着我们拿着我们手中的刺刀，枪炮、为着他们的利益，为苏维埃的新中国奋斗，奋斗，奋斗到底！

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红五军团是在不断的向着铁的红军道路上猛进，虽然发生了个别反革命分子阴谋叛变，但结果仅仅是造就了他们自己深重的罪孽，不但没有丝毫影响红五军团的巩固，相反的使红五军团在共产党绝对的领导之下，更加百倍的团结。

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他是继续不断的增加他的光荣不可丝毫磨灭的战绩。这首先表现在暴动后不到三个月赣州城边的战斗，我红十三军之一部一齐手拿雪白的马刀，赤着脖子，怒吼如猛虎一般冲入了罗卓英师的阵里，横冲直撞，切菜削瓜一样，杀得敌人屁滚尿流，横尸遍野，狼狈逃入赣州城。

一九三二年六月广东水口血战三昼夜，打坍陈济棠精兵十八个团，造成了北上的优越条件，更加表现出了他无上的英勇。

一九三三年一个月内东黄陂两仗，消灭蒋介石主力的主力五十九、五十二、十一师，活捉了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打死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打伤十一师师长萧乾，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它起了极伟大的作用。

抚州的长员庙一仗，我以两团之众与蒋介石的精锐陈诚的十四师六个团肉搏竟日，敌人虽然几次集合官长冲锋，但终于被

我们打坍了,最有力的配合了我三军团在枫山铺消灭了吴奇伟的铁军(?)和孙连仲的残部两团以上,吴奇伟的铁军(?)在我们铁锤面前,也只好变成豆腐军。

光荣的战绩太多了,这只是伟大的长征前主要的一部分哩!

艰苦奋斗的五军团

■ 李雪山

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长征,一开始,五军团就担负着后卫掩护全军的伟大任务!

老是在后面走

队伍太庞大了,前面的几个纵队,总是走不快,老百姓说:“过了七天七夜了,还没有过完。”但每天五军团总是在后面一步一步的由出发地挨到宿营地。

打着火把夜行军

为着避免敌机的侦察与轰炸,每天要夜行军,但漆黑似的夜里,高低不平的山路,只有打着火把,才能走路。五军团差不多每天是这样。

大路上宿营

夜晚前面稍微有一点障碍,全部队伍就走不动了,大家坐在

大路上,把身体斜在山旁,就这样的,好像很甜蜜的睡着了。前面走了,大家揉揉眼睛再行!

打二次土豪

前面的部队已经把土豪打完了,土豪家中,尚留着肉和饭的残余,五军团就再打第二次土豪,捡残余的东西吃。

差不多天天和敌人开火

当后卫不是碰到截击的部队来到,就是追击的部队赶上了。几乎天天都要和敌人打仗,给敌人以铁拳的回击,来迟止敌人和掩护全军的行进!

在这样的艰苦疲劳急行军饿肚子的状态中,但阶级的红色战士,终是能忍受克服过去,每次都能完成他的战斗任务!

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

■ 李治

一、卫生学校的教育

(一)我们在中央苏区开办的卫生学校,学生有七百多名,分为军医班、调剂班、保健班和预科班等。还有一个完备的附属医院、图书室、模型室,标本室、动物实验室、解剖室、细菌检查室和培养室,又有化学室及瓦斯预防研究室等,供学生实习之用。

军医班由一期至五期,调剂班由一期至四期,保健班有三期,看护班有七期,总共有七百多名,在中央苏区早已分配了工作,无用多说。因革命的发展,红军的扩大,所以卫生人员亦要多。在最短时间,造出了大批卫生人员,由各方面来考查,其成绩都不差。

迨至反攻之时,只剩下了二个军医班(六、七期)和一个预科(八期),足足有二百多名学生,一律军事化,随着我们长征,随着我们部队向前进。并包含了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教育队和休养所,我们的红旗飘摇着空中,耀武扬威的南征北伐。

我们学生和教员在路途中克服了一切困难,日夜行军百余里。在休息时,利用短时间,教授各种科学给学生听。行路时,

将药理学编成了各种各样的有趣味的歌曲给学生唱或是口号。到了宿营地,个个洗脚、洗澡,或在森林中睡眠,吸收新鲜空气,消除疲劳。每个学生带着许多的书籍,日间行军在途中上课,夜间行军在室中或森林中上课。

到贵州时,因急行军,遂将学生分配到各军团医院实习。

(二)遵义城的卫生学校开课

遵义是贵州大城市之一,当我们到了该城的时候,城内的群众,成山成海的来欢迎我们红军,满城贴着标语。我们学生就在城内省立第二中学校宿营,第二天即电致前方各军团,调卫生人员,准备开学。约数天内,先后到了二百余人,书籍都齐备,排好了课目表,分各班上课。教育主任王斌,教员李治、孙仪之、俞翰西、胡广仁等,大家努力地教授。在学生方面,没有一个不积极的学习,同时学生间优秀者帮助落后的,不仅医学文化进步很快,而政治教育亦是一样。各种科目择其要紧者和日常最易传染的疾病,为教育中心,所以在短时间,能创造了实用的红色医生,配合了革命的发展。因此我们不管寒天暑日那样的天气,克服了客观上的一切困难,随时随地进行教育。

二、在长征中各个时期的医疗和卫生工作

(一)我们自从土城出发以后,成立一个干部休养连,凡是连长以上的伤病员,都在这个休养连休养,此外还有三个休养连,专收容普通的伤病员。

在这一次的长征中,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路程,跋涉了天险的山川,在这一个长时期中,医疗卫生工作得到良好效果,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健康归队。

(二)夜行军的医疗工作

我们医务人员和看护员等,在出发之前,早准备了外科的卫生材料,看护员上好了药,医生看好了病,发给内服的药。及出发时,每一个休养员随带一个招护员,便于夜间关照,凡有重的伤病员,则医生随之治疗,以免不测。

(三)日间行军的医疗工作

在日间行军时,先派二个看护员,在途中烧开水或稀饭,利用大休息的时间,即为休养员上药看病。没有大休息时,到宿营地上药看病。

在药品一方面,一概用西药,应用的内外科药品及注射、针水,都有相当的准备。在看护一方面,可分为上药班、招护班、消毒班及司药生等。凡是小手术,医生常在临休时,随时行切开,或取骨片或取子弹,有骨折的,多用副木或固定绷带。

(四)途中寄在群众家里的重伤病员

我们在贵州时,常收容很重的伤病员,在急行军当中,往往担架夫不够,或因肠胃传染病,不便于行动者,而有几个寄在劳苦群众家里休养,并给他的休养费、伙食费及内外药品。以后由群众家里休养痊愈,归队者亦不少。

(五)第二次到遵义时,外科手术

当我们第二次到遵义时,住在一个广大洋房内,收容了娄山

关(贵州通重庆的一个险要的关口)战争的重伤员(干部),其中有大腿复杂骨折者,有成盲贯子弹未出者。我们在二天以内,将骨折者行离断手术,盲贯銃创者,行切开取子弹,预后个个佳良,没有一个发生意外的危险。

(六)休养连于黄昏时,遇到飞机

我们休养连都是干部,大多数有马匹和担架,好似一个骑兵连的样子,从来对于飞机的隐蔽是很注意。不料有一天到了一个小地方,刚是下午六点钟的时光,大家估计没有飞机捣蛋了,连长的口令一下,马呀,担架呀,都在那小的村庄前半里许的开阔地,大大休息起来,谈谈笑话。忽然如蚊子叫的嗡嗡声由山背传来,大家举目一望,飞机就到我们的头上了,炸弹、机关枪。在我们周围打得一塌糊涂,我们又无森林遮蔽,遭受一部的损伤,死四人(看护员、特务员等),重伤三人。这种损伤,就是万恶的汉奸卖国贼的毒辣手段,亦是我们自己忽视了错误。

当时的救护:伤及头部和心脏部者,早已不及救了。重伤者,当时注射止血针和强心针,在创口部敷上升汞纱布或碘酒纱布,个个都救活起来,而且治愈了。

(七)夹金山高原的气候

我曾经记得过夹金山(在懋功附近)的时候,刚刚是六月间,未至山顶,忽然一阵大风括来,雨雪交加,俄然又停止,云雾飞扬,弥漫于山顶上。一般同志尚未步及山顶,呼吸增加,成喘息状态,颜容苍白,行路困难,有颠倒不能起者。究其原因,并不是寒冷所致,实乃高原空气薄弱,气压太低的关系。因我们平常

久居于低的地方,而气体很浓厚,气压亦高,不觉得有何变化。现在忽行在气体薄弱的高原之地,而体内与体外的空气,分压高低不同,即我们体内的浓厚的氧和氮要与体外的稀薄氧和氮平均起来,而我们即感觉空气不足,发生高山病。体力虚弱者,亦有死亡的。

(八)过雪山的救护

我们到四川的西北部,除过夹金山高原外,还过了两座大雪山,时在六七月中间,雪积数尺,寒冷冽冽,人马难行,此雪山虽不及夹金山地势那样高,而空气仍是很稀薄。我们在未过雪山以前,怎样来救护,免得冻死或发生高山病,我们预先有一个准备:

- 1.多穿衣服;
- 2.饱吃食物;
- 3.运输员的担子减轻;
- 4.每人要带强心药数包,及济众水一小瓶;
- 5.过雪山时,不可中途过久休息及睡眠;
- 6.此外医生和看护员在休养员后面救护;
- 7.对于体力虚弱者,骑马或坐担架。

以上各点,在未过雪山之前,则与休养员和工作人员准备,所以我们休养连的同志,均未受到天然的危险,个个很安全通过此山。

(九)“蛮子”区域的治疗和给养

A.卓克基的治疗

我们到了卓克基时,有三个休养连。干部休养连驻于土司营房内(“蛮子”的官署),普通休养连驻于喇嘛庙内,整个有四百多名伤病员,共休养了八九天。在这几天内,我们计划治疗和卫生的突击工作:

- 1.病和伤的分类,对于伤和病分班休养,凡有传染病的,另外隔离休养,呼吸气的传染病和消化器的传染病,又分开隔处,免得蔓延;

- 2.医生治疗,要诊断确实,每天往病房内问病人两三次;

- 3.外科材料,要严密消毒;

- 4.医生观察看护上药要细心;

- 5.每天室外打扫一次,室内二次;

- 6.病房内经常有开水吃,病人服药,由内科看护授予,大小便和洗衣服绷带之类,由招护员负责;

- 7.给养问题,每天吃三顿馍,菜蔬少许。

以上各节都照执行了,所以重伤病减轻,轻的出院归队,计算有百分之三十治愈归队,至第九天准备出发前进。

B.过草地的治疗和准备

四川西北部,完全是“蛮人”的区域,即所谓“不毛之地”。自毛儿盖至巴西之间,有一大块著名之草地,周围有千余里,由毛儿盖至巴西的一段,有四百多里,这块草地,无半片茅屋,只见飞扬的烟云和那一些二尺长的青草,到处是污水横流,又无禽兽之声和半里长的干路。一片汪洋,目无举际。但地面虽平,而地势却很高,气候亦寒冷,六七月穿毛衣,人一见心寒。

这样的天险之地,我们负伤的病员怎样才可以经过,我们不得不首先来一个准备。

1.粮食的准备。时在七八月之间,麦子方成熟,全体动员,去割麦打麦,除重伤病员外,无一不去。约一周间,就准备了十天的炒面和少量牛肉干及乳酪。

2.医疗工作的准备。卫生材料在毛儿盖已经准备了,如“雷佛奴”纱布,“二百二”纱布,及碘黄纱布等,一律消毒干燥,贮藏于大口瓶内。对于探针镊子及棉花等,一概用石炭酸水消毒,保存于瓶子内,以便临时应用。

3.衣服的准备。因为个个同志都知道草地很寒冷,而且没有燃料(无一棵树只有青草),要一周时光才能经过这块草地而到巴西,因此每一个同志都做好羊毛衣,同时干粮能够十天之用,那么打破这天险的草地,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4.草地行军的救护。草地到处是污水和腐草,还有许多二三尺深的泥壑,表面现出着青草,稍不注意,往往踏于泥坑中,全身淋漓,恶寒战栗,或呈冻死的形状,多么危险!此时卫生员的救护是怎样呢?即时将他的湿衣服解下,穿干的毛衣,同时全身行干摩擦,给以强心药内服,或注射强心针。

又体力虚弱者,不叫他背东西,随带看护,在后面招护。有许多地方,马亦不能骑,都用竹竿木棍,探察路径之深浅,不陷于泥淖中。

亦有因身体十分虚弱,而营养不良者,牺牲于草地中。这都是没有救护员,或单独掉队在后面,无人招呼的原因。

5.草地露营的治疗。我们休养连每日行军五六十里,到了宿营地,即选察高处草地,或无水之丘陵露营。大家架起围帐幕布,遮蔽风雨,看护员、特务员、招护员等,便去找一些枯枝腐草来烧开水,冲冲干粮,或做面糊来充饥。一方面准备外科卫生材料,餐后各招护员及特务员,点起蜡烛火来,给看护员上药,医生上重伤。全体上完了药,医生再为病员看病、处方、发药。事毕,各自睡眠,不作长久谈话,妨碍睡眠。

长征中的女英雄

■ 必武

十三个月的时间,在不断的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尽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所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我现在要说的是长征中的女英雄。

在中央苏区出发时,原调有三十多个女干部,最大一部分是送总卫生部,几个有病的养病,四个有身孕的在那里休养,做工作的约二十人。卫生部检查了这部分做工作的女同志们的体格,认为不适合于远征条件的留下了五个人,那时候被留下的五个女同志是多么的不高兴啊(后来有两个仍跟随别部分到了陕甘,毫无问题)!移到麻地(距卫生部原驻地六十里),整备行装时,有四个女同志“打摆子”,江西称疟疾,也被留下了。她们一个一个的都哭着脸,要同我们一块儿走。实际上她们病了走不动,又没有担架,结果,就违反了她们的愿望。真正随军出发的还不到三十个女子。

长征中,只卫生部一个蔡医生的老婆掉了队,她不是调出来做工作的,调出来做工作的妇女,没有一个掉队的。

病得很厉害的女同志,在长途中锻炼了一下,转而健康起来了。四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寓中生产。产后一晚半日就

要行动,应有的休养和调理是得不到的。特别一个女同志在“蛮子区”下打鼓生小孩,那时连青稞麦她也不够吃,偶然分得一点羊肉,此外是没有什么营养可说了。产后将息了几天,经过草地,她也平安的到达瓦窑堡。

值得称述的,还是那些工作们的女同志,她们到卫生部是担任照料担架夫和看护病员的工作,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军,又不准点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担架更走不动。担架夫的步伐是不会整齐的,体力不一样,没有抬惯,前后两人换肩走路都不合拍,对革命认识的程度不是一致,有时在路上临时请来的。照料担架夫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跟得着前面一副,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休息时候要防着夫子开小差,夫子可以打盹,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时候,担架夫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瞌睡,宿营地还隔若干里,前后队伍都推着赶快走,这时她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督促和安慰,劝说和鼓励,用一切法子,来推动担架夫往前走。有几次担架夫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体力健强的,就只好代担架夫扛肩。这样干的有四个女同志,她们是怎样的不怕困难,怎样去完成她们所负的任务,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

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是自背行李,包裹一卸,马上又要去做群众工作,这些都和男子一样。有两个女同志真是步行二万五千里,连一下子马也没有骑过。也有一个女同志,在长途

行军中骑过了十三匹骡马,到“蛮子”区时,她的最后的一匹马也滚到山沟里去无影无迹,她还没有骑到目的地呢!其实她这个人,身体最结实,有马也骑得很少,扛担架,扶病人,在紧急时,把病人背上山去,她都出过异常的力!

长征中的医院

■ 徐特立

一、医院中有儿童、妇女、老头、病员、伤员，有五种特殊的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就说到儿童。医院的看护，大部分是儿童，其中有些青年，数量少数。

我们行军大部分是强行军，医院也是一样。每日到达宿营地，看护马上就把自己的包袱、干粮袋、雨伞，向地上一丢，或迅速的挂在壁上，飞跑地去找门板，找禾草，替伤病员开铺，恐怕慢了一点，门板被别人搬去没有了。看护虽然是儿童，他们的脚特别长，跑步特别快，因为迟慢了工作，就要遭失败。眼睛也特别锐敏，将到宿营地，眼睛四射，路上经过的禾草门板，一根一块，都反映在他们的眼睛中。自此，他们养成一种特别的注意力。

铺开好了，伤病员可以减少痛苦了。但是伤病员还要喝水呀，洗脚呀，上药的工具消毒呀，换药呀。快跑快跑，找柴火去吧！找水去吧！哪里有桶呢？哪里有锅子呢？医院中两三连伤病员，用的东西哪里去找呢？快跑吧！捷足先得。炊事员叫着：“开饭呵！”看护又仓忙起来，又叫喊起来，赶快洗，赶快洗！要争洗脚的盆子打菜去！以上这些就是儿童们的宿营忙。

准备出发了，捆禾草送还原地，把门板送回原处上好，借的东西一概送还，打烂了的东西照价赔钱。一切准备好了，出发

吧！还没有，昨天的绷带一大捆还没有洗，怎样办呢？在路上休息时去洗吧！洗好了，背在背上，或挂在伞把上去晒，好好的留意，宿营的时候要用呀！

“小同志呵！前面部队走不通，你们去找河沟洗脚洗脸洗绷带，看护员你另派二三人烧水，昨天还有几个伤员没有换药呢？”医生叫着。

“前途部队走不通，因为桥断了，还没有修好，还有两点钟休息，你们洗好了东西，上好了药，就来上课。”指导员叫着。

以上这些是看护员在行军中的工作，特殊情况下的工作还不在于内，如路上发生急症，担架发生问题，另有临时工作，至于背干粮背米，也是经常的工作。

二、妇女的生活及工作：

出发时组织了一个工作团，其中有二十个妇女两个老头。一个老头五十岁，当该团的主任，一个六十岁当副主任。我就是副主任，还有一个老头五十六岁，中途来的。二十个妇女都是干部，都是党校的学生，都是劳动妇女，都是步行二万五千里，并沿途做工作，从江西到陕北，没有一个掉队的。三个老头也一样，达到了目的地。

先把妇女的工作，可记录者写几件：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沿途雇担架夫子，进行夫子及伤病员教育和关照工作。但雇夫子不够时，自己也曾当过夫子。出发时担架总在后面等候夫子，常常部队出发了两小时，担架才开始行动。担架很笨重，常赶不上部队，有时天雨路滑，夫子跌倒，尤

其是上高山,过急水,转急弯,常发生意外危险。这些困难,招夫担架的妇女,首先遇着,但她们总由自己解决了,举出一些实际例子如下:

出发了。还有三个担架没有夫子。怎样办呢?“主任有一个马,连长也有一个马,拿来给病稍轻的几个同志骑,还有一个担架,一面由刘彩香同志沿路去找夫子,我和邓六金同志暂时来担着。”危秀英说:“不对!危秀英矮小,邓六金高大,一高一矮不好抬,我来吧!我和六金一样高。”王金玉说。秀英就在后面押担架,六金和金玉就自己做起夫子来。这并不是经常的,但两万五千里有过几次。

部队是照路前进,那雇夫子的妇女同志,总是从路的两旁到群众家里去宣传鼓动。因此部队行五十里,她们就走了六十里或六十五里。在二万五千里中,她们就有二万五千五百里,或二万六千里了。

前面高山来了,李伯钊就带几个女同志和儿童,首先登山,在山上唱歌,喊口号,使所有的夫子及伤病员,都愉快的翻过这高山。李伯钊是苏区艺术中明星之一。她的歌曲,大部分是苏联学来的,十分雄壮。同时她也会唱小调,很艺术的革命小调,又十分优美。歌声一起,大家都忘却了疲倦,齐齐呼:“好呵!再来一个!”这也是经常的事。天黑了,全体部队到了宿营地,担架还掉在后面,妇女同志在担架后面跟随着。

三、老头,我是老头之一,就把我的行动为例写一下:

这次长征,我的精神上是愉快的,因为愉快,就克服了一切

困难。为什么愉快,以后再说,先说困难。

夜行军的困难:我们几十个担架,有二三十匹马,有几十个药箱子,集中起来,目标很大,行动很慢,飞机来了,就没有办法。跑吧!担架笨重,隐蔽吧,浅草灌木,不能掩蔽。因此,夜行军就成了经常的行动。

“天雨路滑黑暗,前头部队走不通,我们两人就在这小屋里宿营吧!明天早起赶部队,过茅台酒。”××同志叫我,我却不赞成。我们虽然是老头,自由脱离队伍,是不对的。我还是随队伍去,从十二点钟走到天明,整整的走了六个钟头,回头一看,小屋子还在旁边。××同志早起从屋子里走出来,我还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每小时只走几步或几十步,或站一两个钟头不移动。

当过大渡河前两日,经过“蛮子区域”,一日行一百四十里,天黑下雨。马夫不走,自己牵马,用一手拿着缰绳及雨伞,另一手拿着一根竹棍,在路上拨来拨去,作黑暗中的向导。经过悬崖,马不前进,用力拉,马骤然向前一冲,我就随着马的前足仆下了。伞呢?跌成两块,马上的被毯鞍子均落在地上。悬崖下河流澎湃,危险声在耳边鼓敲着。部队走了,掉了队怎么办呢?还有多少路宿营呢?不知道。从容不必着急,前面没有部队阻我,后面也没有人。我把马鞍上了,捆好被毯与被子,再向前进。足足走了一百四十里,在上干队指挥科宿营,房子小,不能坐或睡,站了几点钟,天明了前进,找自己的部队吧!天明路好走,马夫也赶上来了,替我牵马,走了五里,他不愿走,停止了,没办法,他五十,我六十,他比我更弱,让他吧!我继续前进,赶上了部队。

夜行队不算什么事,天雨路滑黑暗,也是经常的,我们成了习惯,可以抵抗一切。妇女儿童也有同样的抵抗力,并不奇怪,算不得什么事。

过雪山:一共过的三个雪山,第一次是在六月天过的夹金山。过雪山的前夜,在山下露营,这时我没有伞,没有油布,也没有夫子和马。晚上睡在两块石板中间,好像睡在棺材中一样,上面盖上一幅蓝布,晚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还是干的。半晚出发,走到半山上,雨雪齐下,披在身上毛毯全湿了,衣和裤子也全湿了。毫不觉得冷,因为山陡,费力多,体温增加。天明已经下到了半山,雪止了,下行也容易了,但湿衣湿毯,感觉寒冷,用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裤完全干了,这一困难渡过后,精神特别愉快,自己以为抵抗力超过一般的同志,不知不觉骄傲起来。同时也被多数同志称赞说我可活到九十岁。

最后过的雪山,是康猫寺前的一个雪山,上下八十里。在急陡的地方,我总是走十几步到一百步,一休息,不坐下,站之休息。这样的休息法,可以节省时间,又不致过于疲劳。但一到下山,就不停的快步前进,赶到别人的前面了。当达到康猫寺前一日,原指定在马塘宿营,只走七十里,我们在山上望见马塘,就在山上休息一下,摘草莓吃,因此落了伍。一到马塘,看见桥上一个条子:“我前进三十里,到康猫寺宿营。”天已晚了,已行七十里了,途中没有人家,政治科有十余个同志,叫我在马塘露营。我认为我应该做模范,不应该掉队,我一个人单独去赶队伍,但大队伍也在半途露营,没有到达康猫寺。

长征歌(《孟姜女哭长城》调)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雩都河,固陂新田打胜仗。

十一月来走湖南,宜(章)临(武)蓝(山)道(州)一齐占,冲破二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

十二月里来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三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当!

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周薛两师兵。

四月里来向南进,打了贵阳打昆明,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

五月里来泸定桥,刘文辉打得如飞跑,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个英雄姓名标。

六月里来天气热,甲金山上还是雪,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

七月进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那个,为了抗日救中国。

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草地从来少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

九月出发潘州城，陕甘支队东北行，腊子口渭河安然过，打了步兵打骑兵。

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

定一、拓夫合编于吴起镇

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入川歌

庄^正 4/4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5}} \mid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mid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4}} \underline{\dot{3}} \cdot \underline{\dot{0}}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5}} \mid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mid$
天 险 的 金 沙 江 大 渡 河 蛮 荒 的 大 凉 山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4}} \underline{\dot{3}} \cdot \underline{\dot{0}} \underline{\dot{3}} \mid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1}} \cdot \underline{\dot{0}} \mid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7}} \mid \underline{\dot{1}} \cdot \underline{\dot{0}}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6}} \underline{\dot{7}} \mid$
“保保”区 我 抗 日 红 军 真 正 是 无 坚 不 摧 占 领 了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mid \underline{\dot{0}}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6}}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mid \underline{\dot{3}} \cdot \underline{\dot{0}}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2}} \mid \underline{\dot{5}} \cdot \underline{\dot{0}}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6}} \underline{\dot{7}} \mid$
泸 定 桥 建 大 功 我 们 创 造 了 中 国 历 史 新 纪 录 我 们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3}} \cdot \underline{\dot{0}}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mid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5}} \cdot \underline{\dot{0}}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5}} \mid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cdot \underline{\dot{0}}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5}} \mid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cdot \underline{\dot{0}}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3}} \mid$
取 得 了 两 大 主 力 的 配 合 勇 敢 前 进 勇 敢 前 进 消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7}}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4}} \mid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cdot \underline{\dot{0}} \parallel$
灭 敌 人 抗 日 万 岁

定一、戈丽合编于泸定桥

打骑兵歌

轻快 4/4

3 1 2 3 1 2 | 3 5 3 · 0 | 3 1 2 3 5 | 3 2 1 3 2 · 0 |
敌 人 的 骑 兵 不 须 怕 沉 着 敏 捷 来 打 他

2 6̣ 1̣ 2 6̣ 1̣ | 2 2 2 · 0 | 5 3 2 1 2 3 2 | 1 1 1 · 0 |
目 标 又 大 又 好 打 排 子 枪 快 放 一 齐 杀

5̣ 6̣ 1 1 1 · 0 | 6̣ 1̣ 2 2 2 · 0 | 3̣ 6̣ 5̣ 5̣ 5̣ · 0 | 3 1 2 3 1 2 |
我 们 瞄 准 他 我 们 打 垮 他 我 们 消 灭 他 无 敌 的 红 军

3 5 3 · 0 | 3 1 2 3 5 | 3 2 1 3 2 · 0 | 2 6̣ 1̣ 2 6̣ 1̣ |
是 我 们 打 遍 了 全 国 百 万 兵 努 力 再 学

2 2 2 · 0 | 5 3 2 1 2 3 2 | 1 1 1 · 0 ||
打 骑 兵 我 们 百 战 要 百 胜

定一、黄镇合编于毛儿盖

两大主力会合歌

快乐 4/4

5 · 4 3 5 | 2 1 6̣ 5 3 | 1 · 7̣ 6̣ 2 | 2 - · 0 | 6 · 5 4 3 4 |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红四方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

5 · 4 3 5 | 6̣ 1 2 1 6̣ | 5 - · 0 | 6 6 6 5 4 4 4 3 |
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 团结中国抗日运动
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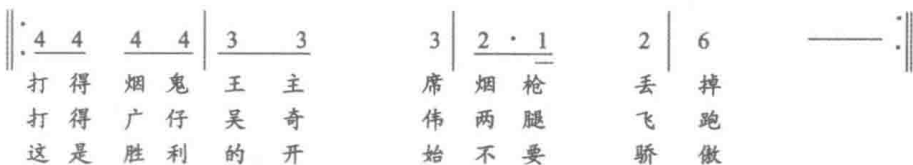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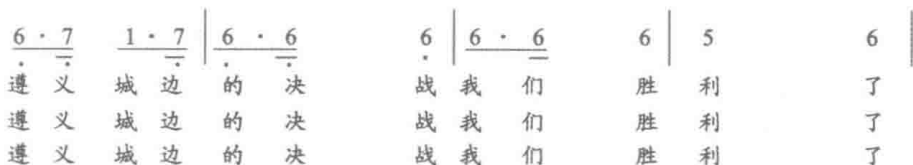
5 5 5 4 3 0 | 6 6 6 5 4 4 4 3 | 5 5 5 4 3 0 |
中心的力量唉! 团结中国抗日运动中心的力
量
巩固的基础唉!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5 6 1 2 | 1 6̣ 5 - 0 ||
坚决与敌决死战
高举红旗向前进

定一编于宝兴,一九三五年六月

再占遵义歌

2/4



莫休作于遵义城边

凯旋歌

D调 4/4

3	—	5	·	<u>5</u>		$\dot{1}$	—	·	2		<u>3·4</u>	<u>5·6</u>	5	<u>43</u>		2	—	·	5		
高		举	起	来		我		们	胜	利	的	红	旗		看						
<u>67</u>		$\dot{1}$	7	6		5	—	4	—		<u>32</u>	<u>12</u>	3	<u>21</u>		5	—	·	3		
日	本	强	盗	和	汉	奸		正	在	死	亡	和	崩	溃		我					
$\dot{2}$	$\dot{1}$	<u>71</u>	$\dot{2}$			5	5	4	—		<u>32</u>	<u>14</u>	3	<u>21</u>		5	—	0	$\dot{2}$		
们	铁	的	红	军	胜	利	了	打	垮	了	卖	国	贼		杀						
<u>67</u>	<u>65</u>	6	6			6	—	·	$\dot{1}$		7	<u>76</u>	7	<u>65</u>		5	—	4	—		
开	条	抗	日	的	大	道		走	上	抗	日	的	最	前	线		去				
<u>32</u>	<u>12</u>	3	<u>23</u>			6	—	5	—	:	$\dot{6}$	5	4	3	2	—	0	5			
我	们	要	争	取	最	终	胜	利		胜	利	是	我	们		勇					
<u>67</u>		$\dot{1}$	7	6		5	—	4	—		<u>32</u>	<u>12</u>	3	<u>21</u>		1	—	·	0	·	
敢	前	进	勇	敢	前	进		红	军	胜	利	万	岁		(第二次末尾)						
															1唱作 $\dot{1}$						

莫休作于二次遵义战斗后

渡金沙江胜利歌

2/4

<u>3 1 2</u>	<u>3 1 2</u>	<u>3 5</u>	3	<u>3 1 2</u>	<u>3 5</u>	<u>3 2 1</u>	2	<u>2 6 1</u>	<u>2 6 1</u>
金沙河	流水	响叮	当	胜利的	红军	来渡	江	不怕他	水深
铁的	红军	勇难	当	胜利的	渡过	金沙	江	帝国主	义吓
亲爱	英勇	同志	们	伟大	任务	要完	成	努力	再打
<u>2 2</u>	2	<u>5 3 2</u>	<u>1 2 3 2</u>	<u>1 1</u>	1	<u>1 6 1</u>	<u>2 2</u>	2	—
河流	急	更不	山	高	路	又	长	我们	真
大恐	慌	蒋介石	弄	得	无	主	张	我们	真
大胜	仗	消灭	更	多	的	敌	人	扩	大
<u>3 3 1</u>	<u>2 2</u>	<u>1 2 3 6</u>	<u>5 5 6</u>	<u>1 1</u>	1	<u>1 6 1</u>	<u>2 2</u>	2	
战	困	克	一	疲	下	决	心	我	要
胜	难	服	切	劳	有	把	握	们	渡
了	运	发	个	局	最	后	的	赤	川
埃	动	展	我	面			胜	化	陕
争	众	我	们	部			利	归	我
取	群	们		队			的	胜	们

彭加伦渡江后三日于四川理合

战斗鼓动曲

4/4

<u>6 5 3</u>	<u>6 5 3</u>	<u>3 6</u>	6 3	5 —	<u>3 · 5</u>	<u>6 5</u>	<u>5 3</u>	2
红色	战士	呱	呱	叫	万	里	长	征
天险的	金沙江	大	渡	河	雪	山	草	地
					粮	食	少	
<u>2 3</u>	<u>2 6</u>	1 —	<u>3 2</u>	<u>1 2</u>	<u>3 2</u>	3	<u>2 3</u>	<u>2 6</u>
艰	来	斗	吁	哎	吁	吁	艰	来
苦	奋	了	嘟	哪	嘟	嘟	苦	奋
一	胜		吁	哪	哪	哪	一	胜
齐	战		吁	哪	哪	哪	齐	战
	胜							胜
	了							了

加伦作于毛儿盖

提高红军纪律歌

5 1	5 1	6 5	6 5	2	2	2 3 2 1	6 5	6	6	6 1 7 6	5 3													
英	勇	的	红	色	指	战	员	们	百	倍	紧	张	起	来	呵	呵	提	高	红	军	铁	的	的	
英	勇	的	红	色	指	战	员	们	百	倍	紧	张	起	来	呵	呵	提	高	红	军	铁	的	的	
1 . 3	2 3 2 1	6 5	3	5	6 1 7 6	5 3	6 6 1	6 5	6 6 1	6 5														
纪	律	保	障	战	争	的	胜	利	军	纪	风	纪	战	场	纪	律								
纪	律	保	障	战	争	的	胜	利	上	级	命	令	坚	决	执	行								
纪	律	保	障	战	争	的	胜	利	遵	守	时	间	动	作	迅	速								
1 3	3 1	2 3 2 1	6 5	5 5	3 2	1 1	6 5	2 1	2 3	1 1	1													
平	时	好	坏	关	系	战	时	胜	利	一	棒	一	件	一	时	一	刻	严	格	遵	守	莫	忘	记
毫	不	动	摇	毫	不	犹	疑	不	打	一	折	一	件	一	时	一	刻	严	格	遵	守	莫	忘	记
整	齐	清	洁	爱	护	武	器	提	高	礼	节	积	极	努	力	松	懈	散	漫	要	努	力	反	对

加伦作于波罗子

到陕北去

4/4

3 3 5 3·2 | 1 2 3 5 2 — | 6̣ 1̣ 3̣ 2 1̣ 6̣ 1̣ | 5̣·3̣ 5̣ 6̣ 5̣ — |

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 创造了十几县 广大的苏区

3 3 5 3·2 | 1·2 3 5 2 — | 6̣ 1̣·3̣ 2 1̣ 6̣ 1̣ | 5̣·3̣ 5̣ 6̣ 5̣ — ||

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 成立了十几万 赤色的军队

||: 6̣·5̣ 6̣ 1̣ 6̣ 1̣ 5̣ 6̣ | 3̣ 5̣ 6̣ 5̣ 1̣·6̣ 5̣ | 1̣·2̣ 3̣·5̣ 2̣·1̣ 6̣·5̣ |

迅速北进 会合红军 廿五 廿六 军 消灭敌人 争取群众

迅速北进 会合红军 廿五 廿六 军 消灭敌人 争取群众

1̣·2̣ 3̣·5̣ 2̣·1̣ 6̣·1̣ | 5̣·3̣ 5̣ 6̣ 5̣ — ||

巩固发展 陕北苏区 建立根据地

高举抗日 鲜红旗帜 插到全国去

彭加伦作于哈达铺

乌江战斗中的英雄

领导此次战斗的主要干部

一营营长罗有保,三连连长毛正华(得红星奖章),机关枪连连长林玉式,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二连青年干事钟锦文,二连二班长江大标,二连连长杨尚坤。

泅水及撑排的

二师师部王家福,四团王有才,四团二连三班长唐占钦,六团机关枪连羽辉明,六团赖采芬。

英勇冲锋顽强抗敌的战斗员

曾传林、刘昌华、钟家通、朱光宣、林文来(新战士)、温赞元、刘福炳、刘家平、丁胜心。

录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的《红星报》

安顺场战斗的英雄

强渡大渡河的十七个英雄

二连连长熊上林,二排排长曾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斗员: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斗员: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名、张万清。

六个模范特等射手

李得才 一营营部机关枪排排长

夏天海 团部机关枪连四班班长

邱神坤 团部机关枪连五班班长

刘桂子、袁行安、宋远海 均团部警备排战斗员

录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战士报》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十月十六日	铜罗湾		山王坝	三〇
十七日	山王坝	梓山	下油	七〇
十八日	下油	唐村	新谢	七〇
二十日	新谢		双荒	六〇
二十一日	双荒	掩相	新田	六〇
二十二日	新田	石背	大坪	九〇
二十三日	大坪	下山	石材圩	九〇
二十五日	石材圩		老界子圩	九〇
二十六日	老界子圩	乌迳	三江口	九〇
二十七日	三江口	小溪	南村	六〇
二十八日	南村	平头坳	义安圩	九〇
三十一日	义安圩	牛皮坑	聂都	九〇
合计				八九〇
十一月一日	聂都	九牛圩	犁壁岭	九〇
二日	犁壁岭	雷岭	陈奢	八〇
三日	陈奢	八丘田	三江口	五〇
四日	三江口	羊牯坳	城口	二〇
五日	城口		新田	六〇
六日	新田	三丛歧	麻坑	八〇
七日	麻坑	猺山	上西坑	九〇
九日	上西坑	大王山	桃竹坑	七〇
十日	桃竹坑	官家桥	彭古岭	七〇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十一日	彭古岭	狮子八奇	三界圩	六〇
十二日	三界圩	唐村	平田	七〇
十三日	平田	花杵下	白石渡	五〇
十五日	白石渡	宜章	梅田	六〇
十六日	梅田	浆水	临武	九〇
十八日	临武	电光铺	羊牯岭坳	六〇
十九日	羊牯岭坳	太平圩	朱家坪	八〇
二十一日	朱家坪	祠堂圩	天堂坪	八〇
二十二日	天堂圩		白水塘	三〇
二十三日	白水塘	柑子园	道州	九〇
二十四日	道州	五里排	蒋家岭	六〇
二十五日	蒋家岭	永安关	巷口	四〇
二十六日	巷口		文市	二〇
二十八日	文市	安山坝	石塘圩	七〇
二十九日	石塘圩	太平圩	绍水	六〇
合计				一五〇三
十二月一日	绍水	梅子岭	大湾	四〇
二日	大湾	清明隘	油榨坪	七〇
三日	油榨坪		四十田	六〇
四日	四十田	白茅隘	站头	四〇
五日	站头	白茅隘	横路口	八〇
六日	横路口		茶元	四〇
八日	茶元	五塘	白竹坪	六五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九日	白竹坪	广南城	平等	七〇
十日	平等	平溪	刘延	七〇
十一日	刘延	双江	金点	八〇
十二日	金点	长古	新都	七〇
十三日	新都	新昌	平查所	六〇
十四日	平查所	黎平	古顿	七〇
十五日	古顿	鳌鱼咀	八嫖	七五
十八日	八嫖	婆洞	河口	六五
十九日	河口	南旁	柳寨	六五
二十日	柳寨		南哨	八〇
二十一日	南哨		剑河	五〇
二十二日	剑河	中斗	上格东	六五
二十三日	上格东	乌鸦铺	偏寨	六五
二十五日	偏寨	平寨	翁古垅	六五
二十六日	翁古垅	白溪	施秉	六五
二十九日	施秉	孙家铺	老塘寨	七五
三十日	老塘寨		余庆	五〇
合计				一五三五
一月一日	余庆	土地坳	龙溪	七〇
二日	龙溪	凉风哨	青港元	五〇
四日	青港元	乌江河	余庆司	六〇
五日	余庆司		双香铺	六〇
六日	双香铺	新龙场	黄家坝	六〇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七日	黄家坝	湄潭	夹子场	七〇
八日	夹子场		鲤鱼坝	六五
十三日	鲤鱼坝	遵义	四朱站	七五
十四日	四朱站	娄山关	桐梓城	六〇
十五日	桐梓城	石牛栏	石门庆	六五
十六日	石门庆	新站	二力子	六〇
十七日	二力子	清水溪	松坎	三〇
二十一日	松坎	箭头垭	石壕	七〇
二十二日	石壕	马家坝	温水	六〇
二十三日	温水	良村	图书城	七五
二十四日	图书坝	丰村坝	土城	八〇
二十五日	土城		猿猴	三〇
二十六日	猿猴	枫林坳	丙滩	五〇
二十七日	丙滩	枫林坳	猿猴	五〇
二十九日	猿猴	老涯沟	马路坝	八〇
三十日	马路坝	店子坝	龙爪坝	七〇
三十一日	龙爪坝	陈家岩	香等坝	七〇
合计				一三六〇
二月一日	香等坝		大寨	三五
二日	大寨		永宁	六〇
三日	永宁		金鹤池	七〇
四日	金鹤池		大坝	六〇
五日	大坝		吴村	二五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六日	吴村	炭场	建武城	九〇
七日	建武城	洛阳河	罗海	五〇
八日	罗海	麻河塘	三口塘	六〇
九日	三口塘		关雄	七〇
十一日	关雄	西河崖	扎西	六〇
十二日	扎西		太平上	六〇
十三日	太平上	分水岭	半崖河	六五
十四日	半崖河	见杨沟	营盘山	七〇
十五日	营盘山	麻线堡	双村	六五
十六日	双村	沙洪沟	木脚屯	六〇
十七日	木脚屯	回龙场	镇龙山	七〇
十八日	镇龙山	石峡口	走马坝	六〇
十九日	走马坝	太平渡	马义沟	六五
二十一日	马义沟	丰材坝	东皇殿	七〇
二十二日	东皇殿	图书坝	大水桥	六〇
二十三日	大水桥	丁谷桥	双龙场	七〇
二十四日	双龙场	九子坝	何村	七〇
二十五日	何村	九坝	栗子坝	六〇
二十六日	栗子坝	桐梓城	虾神庙	六五
二十七日	虾神庙	四朱站	遵义	一〇〇
二十八日	遵义		凉水井	三〇
合计				一六二〇
三月一日	凉水井	罗明城	金刀坑	六五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三日	金刀坑	八流水	遵义	六五
五日	遵义	八流水	才溪	七〇
六日	才溪		底坝	二〇
九日	底坝	子房	长干山	六五
十日	长干山		平家寨	三〇
十二日	平家寨	石坑	田坝	五〇
十三日	田坝	井坝	永安寺	六〇
十四日	永安寺		明广寺	五〇
十五日	明广寺	观音堂	翁石坝	四〇
十六日	翁石坝	观音堂	茅台	五〇
十七日	茅台		草子坝	六〇
十八日	草子坝	三元场	三木坝	七〇
十九日	三木坝	大材	鱼岔	六〇
二十一日	鱼岔	石峡口	烟房沟	八〇
二十二日	烟房沟	林家庙	安青山	七〇
二十三日	安青山	周家场	火石岗	九〇
二十四日	火石岗	新田	四方土	八〇
二十五日	四方土	观音寺	排田	七〇
二十六日	排田	干溪	河底	七〇
二十七日	河底	花马田	底坝	六〇
二十九日	底坝	湾子场	沙土	五〇
三十日	沙土	原山	乌江河	六〇
三十一日	乌江河	牛场	王家坪	五〇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合计				一四三五
四月一日	王家坪		小龙窝	四〇
二日	小龙窝		老鸦河	四〇
三日	老鸦河	白马洞	底窝坝	八〇
四日	底窝坝	马场	羊场	七〇
五日	羊场	林坡岗	高寨	三五
六日		高寨	岗寨	三〇
七日	岗寨		老坝香	七〇
八日	老坝香	观音山	哨官田	九〇
九日	哨官田	混子场	鸡昌铺	八〇
十日	鸡昌铺	上马司	定番城	八〇
十一日	定番城	谷宋	羊毛场	六〇
十二日	羊毛场	格进	苏背脚	六〇
十三日	苏背脚		坝车	五〇
十四日	坝车		猪场	七〇
十五日	猪场	紫云县	腊崖	七〇
十六日	腊崖	坝洞	杨家	八〇
十七日	杨家	盘江	拉芷	八〇
十八日	拉芷	高寨	大蓝	七〇
十九日	大蓝		北乡	八〇
二十日	北乡	屯脚	羊市屯	七〇
二十一日	羊市屯	下坝	观音山	九〇
二十二日	观音山		猪场	八〇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二十三日	猪场	黄泥河	白云青	八〇
二十四日	白云青	小羊场	宽塘	六〇
二十五日	宽塘	营上	溪流水	一二〇
二十六日	溪流水		朱子街	八〇
二十七日	朱子街	马洪冲	鸡头村	八五
二十八日	鸡头村	马龙城	草鞋桥	八五
二十九日	草鞋桥	易龙城	嵩明	八〇
三十日	嵩明	七甲	冷水沟	七〇
合计				二一三五
五月一日	冷水沟		奇马	一四〇
二日	奇马		花桥	一〇〇
三日	花桥	马安山	五渡河	九〇
四日	五渡河		下七里	八〇
五日	下七里		大拉坡	二〇
六日	大拉坡	龙街	马口	一一〇
七日	马口	平地	沙滩	一〇〇
八日	沙滩	中屋山	金沙江边	一〇〇
九日	金沙江边		通安	五〇
十日	通安	望城坳	观音桥	八〇
十一日	观音桥		大桥	四〇
十四日	大桥	分水岭	雪麻湾	六〇
十五日	雪麻湾		金川桥	一〇〇
十六日	金川桥	安子河	德昌	一〇〇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十七日	德昌	假口塘	王水塘	八〇
十八日	王水塘		镇南寺	八〇
十九日	镇南寺	礼州	土官冲	九〇
二十日	土官冲	溪龙	泸沽	八〇
二十一日	泸沽	马房沟	冕宁	七〇
二十三日	冕宁	大桥	拖乌	八五
二十四日	拖乌		小铺子	八〇
二十五日	小铺子	新场	安顺场	六〇
二十七日	安顺场	海尔瓦	田湾	八〇
二十八日	田湾	猛虎岗	磨西面	九〇
二十九日	磨西面	楚民坝	上田坝	一〇〇
三十日	上田坝	下田坝	泸定桥	六〇
三十一日	泸定桥	龙八布	盐水井	八〇
合计				二一六五
六月一日	盐水井	大埡口	三道桥	五〇
二日	三道桥	坭头	胡庄街	六〇
三日	胡庄街	甘竹山	大桥	七〇
四日	大桥	新庙子	石坪	六〇
五日	石坪	小河子	陈家坝	六〇
六日	陈家坝	大深溪	刘家沟	四〇
七日	刘家沟		始阳	二五
八日	始阳	十八道水	芦山县	一二〇
九日	芦山县		混家坝	二五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十日	混家坝	双河场	小关子	七〇
十一日	小关子		宝兴县	六〇
十二日	宝兴县	大池沟	丰东崖	八〇
十三日	丰东崖		大碓磑	八〇
十四日	大碓磑	夹金山	大维	一二〇
十五日	大维		官寨	四五
十六日	官寨		懋功	四五
十七日	懋功	凉水井	八角	六〇
二十三日	八角		抚边	五〇
二十四日	抚边		两河口	七〇
二十六日	两河口		黄草坪	三〇
二十七日	黄草坪	梦笔山	卓克基	一〇〇
二十九日	卓克基	麻木桥	梭磨	八〇
三十日	梭磨		马塘	七〇
合计				一五九〇
七月一日	马塘		康猫寺	三〇
二日	康猫寺	大板岭	寨头	八〇
三日	寨头		苍德	七〇
六日	苍德	打鼓岭	打鼓	七〇
七日	打鼓		拖罗岗	一〇〇
八日	拖罗岗		大杵林	一〇〇
九日	大杵林		黑马寺	九〇
十日	黑马寺		毛儿盖	一〇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二十九日	毛儿盖	帐房	腊子岭	四五
三十日	腊子岭	帐房	毛儿盖	四五
合计				六四〇
八月一日	毛儿盖	卡英	七〇	
二日	卡英	茶力格	小拉麻寺	七〇
三日	小拉麻寺		波罗子	四〇
七日	波罗子		黑水河	三〇
十八日	黑水河	茶力格	小拉麻寺	七〇
十九日	小拉麻寺		卡英	七〇
二十日	卡英		毛儿盖	七〇
二十三日	毛儿盖	七星桥	腊子塘	七〇
二十四日	腊子塘	草地	分水岭	七〇
二十五日	分水岭	草地	后河	八〇
二十六日	后河	草地	大草地	七〇
二十七日	大草地	草地	小森林	八〇
二十八日	小森林	班佑	巴西	五〇
二十九日	巴西		阿西	二〇
合计				八六〇
九月二日	阿西		毛龙	六〇
五日	毛龙	广利	俄界	九〇
十二日	俄界		碛磧寺	五〇
十三日	碛磧寺		蛮地	六〇
十四日	蛮地		瓦藏寺	七〇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十五日	瓦藏寺	石门	莫牙	四〇
十六日	莫牙		黑拉	七〇
十七日	黑拉		腊子口	九〇
十八日	腊子口	大刺山	悬窝	一二〇
十九日	悬窝		鹿元里	三五
二十日	鹿元里		哈远铺	三五
二十三日	哈远铺	荔川	间井	八〇
二十四日	间井		新寺	一〇〇
二十五日	新寺		鸳鸯咀	五〇
二十六日	鸳鸯咀		榜罗镇	九〇
二十九日	榜罗镇		通渭	九〇
合计				一一三〇
十二月二日	通渭	王家河	四子川	六〇
三日	四子川	红四儿	红家大庄	七〇
四日	红家大庄		高家铺	三〇
五日	高家铺	先圣庙	常家集	一〇〇
六日	常家集	黄父子甫	张义铺	七〇
七日	张义铺	青石咀	乃家河	七〇
八日	乃家河	白杨城	布置要岷	七〇
九日	布置要岷		陈家湾	九〇
十日	陈家湾		三岔	九〇
十一日	三岔	黑家元	苏家湾	五〇
十二日	苏家湾		毛家川	一〇〇

续表

行军月日	出发地点	经过地点	宿营地点	里程
十三日	毛家川		真家湾	七〇
十四日	真家湾	陶家河	洪德城	九〇
十五日	洪德城	曹家湾	巩家湾	四五
十六日	巩家湾	庙家河	木瓜城	六〇
十七日	木瓜城	周家小庄	左家要岷	六〇
十八日	左家要岷	田背后	铁边城	六〇
十九日	铁边城	马刑庄	吴起镇	六〇
二十一日	吴起镇	林家导	唐儿湾	四〇
合计				一二二五

说明：

- 一、此表以军团直属队为标准的,各师另有行动,均未列入此表。
- 二、经过地点之空格,因材料早已毁去,难于记忆,故未填入。
- 三、统计长征行程,共为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各个月的行程,表内合计注明。
- 四、除休息外,行军作战时间,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天,十一月二十四天,十二月二十四天。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天,二月二十六天,三月二十四天,四月三十天,五月二十七天,六月二十三天,七月十天,八月十四天,九月十六天,十月十九天。
- 五、七八两月行军时间少,是在毛儿盖波罗子休息的时间为多。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

月日	省份	名山	著水	封锁线及关口	备考
十月十七日	江西	雩水			赣江贡水源
十月二十一日	江西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安远信丰间封锁线,构筑有坚固堡垒,粤军扼守
十月二十四日	江西		信丰河		赣江贡水源
十月二十七日	江西		大庾河		赣江贡水源
十一月二日	江西	雷岭			大庾山脉之支脉
十一月三日	湖南			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汝城与城口之线
十一月七日	广东	苗山			五岭山脉之支脉
十一月九日	广东	大小王			五岭山脉之支脉
十一月十日	广东	大盈山东			五岭山脉之支脉
十一月十三日	湖南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	粤汉路封锁线,有湘军扼守
十一月二十二日	湖南		渡潇水(道州)		湘江之上游
十一月二十四日	广西			永安关	湘桂间之要隘,西面高山,均构筑有工事,桂军扼守

续表

月日	省份	名山	著水	封锁线及关口	备 考
十一月二十六日	广西		渡潇水 (文市)		湘江之上源
十一月二十九日	广西		渡湘水	占领湘桂马路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湘桂马路封锁线
十二月四日	广西		白第隘		瑶区之要隘有民团固守被我第二师攻占
十二月十八日	贵州		渡清水江		沅江上游
十二月二十三日	贵州		巴拉河		沅江上游
十二月二十九日	贵州			紫金关	武陵山支脉系施余间要隘
十二月三十日	贵州		进到乌江南岸		第一团迅速控制乌江南岸渡口
一月四日	贵州		渡乌江		军团分两路北渡乌江
一月十四日	贵州			娄山关	遵义桐梓之间的重要关隘
一月二十六日	贵州		渡赤水河		西渡赤水河,翌日又渡赤水河(猿猴)
二月十九日	贵州		渡赤水河		东渡赤水河
二月二十五日	贵州			娄山关	二次进攻遵义,占领要隘之娄山关有黔军固守

续表

月日	省份	名山	著水	封锁线及关口	备 考
三月十七日	贵州		渡赤水河		再次西渡赤水河,二日后又东渡
三月三十一日	贵州		南渡乌江		以第三团迅速占领乌江北岸渡口,并向敌强渡
四月十七日	贵州		渡北盘江		二师先头占领北盘江渡口架桥
五月四日	云南		控制金沙江渡口(龙街)		我一师先进到龙街作架桥佯动
五月八日	云南		渡金沙江		第二师一天走一百二十里,赶到金沙江渡口
五月二十一日	四川	小相岭			形势险要,为入川之主关隘口,有刘文辉部扼守,被我五团占领
五月二十三日	四川	冕山			蜀山有彝人扼守要口,与我一团抗击后,被我一团通过(用政治工作克服的)

续表

月日	省份	名山	著水	封锁线及关口	备考
五月二十四日	四川		渡大渡河		我一团占领安顺场,击溃守敌,乘胜强渡(十八个英雄)
五月二十八日	西康	猛虎岗			入康之要隘,有川军一营固守,被我四团猛攻占领而追击之
五月三十日	西康		渡大渡河 泸定桥		四团一天一股追敌二百四十里,夺取泸定桥,有川敌扼守
六月一日	西康			花林隘(垭)口——大小垭口	西康要隘,我四团六九连猛攻所获
六月二日	四川	大相岭			经甘竹山,很高(约五十里),荒山,步兵运动亦困难
六月十二日	四川	夹金山(雪山)			即邛崃山,我四团为先头,在邛崃山下与四方面军会合
六月十七日	四川		大小金川		二师进到大金川东岸(抚边屯),其余在小金川沿岸

续表

月日	省份	名山	著水	封锁线及关口	备考
六月二十七日	四川	梦笔山 (雪山)			亦系邛崃山脉,有番兵扼守,被二师击溃而占领
六月二十九日	四川		梭磨河		水势凶猛流速极大
七月二日	四川	长板山 (雪山)			主力经长板山,第六团进至壤口与敌番兵大战,被迫退出战斗
七月三日	四川		渡黑水河		第二师两次渡黑水河
七月六日	四川	打鼓山 (雪山)			仓德与打鼓之间的大雪山
七月七日	四川	抱罗岗 (雪山)			约百里,无人烟,即改露营
七月二十九日	四川	腊子山			山上无人烟,即改构营棚
八月七日	四川		二次渡黑水河		第三团击溃波罗子的番兵
八月二十一日	四川			过草地	二师开始过草地
八月二十二日	四川			过草地	
八月二十三日	四川	分水岭		过草地	草地本系高原分水岭,地势很高,是南分水之处,北流入黄河,南流入长江

续表

月日	省份	名山	著水	封锁线及关口	备 考
八月二十四日	四川			过草地	
八月二十五日	四川			过草地	
八月二十六日	四川			过草地	
八月二十七日	四川			过草地	
九月十三日	甘肃		白水江		一晚连过五次，每座桥梁险要有番兵破坏，但一师动作快，均被我得
九月十六日	甘肃	朶扎里			有甘敌扼守，该山系大山荒林，约四十里高，部队运动困难
九月十七日	甘肃	岷山 (大刺山)		突破腊子口 封锁线	腊子口极为重要，并构筑有碉堡，为甘敌固守，被我击溃，追击经岷山脱离
九月二十六日	甘肃		渭水	通过渭水封 锁线	
十月三日	甘肃			通过陇海铁 路封锁线	被我五团先行占领
十月七日	甘肃	六盘山			经过六盘山，消灭骑兵第七师之一部

续表

月日	省份	名山	著水	封锁线及关口	备考
十月二十一日	陕西				最后粉碎敌人“进剿”计划,胜利到达陕甘边区(苏区)

说明:

一、此表所列均为著名之山水关隘封锁线,次要者未列入。

二、河流最险者为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白水江;高山最险者为大小相岭、猛虎岗及五个大雪山。所列关口及封锁线均极为重要。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

民族区域	经过的时间	占长征时间的百分数	备
汉族区域	246	66.3	
番族区域	92	24.99	<p>川西北与康东地区,多为番族杨。土司属地很大民族信仰喇嘛教,每个大市镇都有喇嘛寺。民族团结心很坚。生活亦很简单。又因地理与气候关系,所有家庭番民均围聚烤火念经。</p> <p>牛羊很多,为其大宗食品。民性甚强。对汉官军阀非常痛恨。边居汉民常遭掠杀。</p> <p>文化落后,土产很多(番布羊皮等)。与汉很少交易,番民自有武器不少。</p>
苗族区域	21	5.66	<p>苗民比番壮瑶都进步。黔南桂北苗民很多。自能耕种玉蜀黍、马铃薯及稻谷(糯米)。生活亦简单。与汉人关系亦不甚好。</p> <p>跑山极快,善渔猎。</p> <p>与汉人接洽多经其边居之苗民(能言汉语者)。</p>
夷族区域	5	1.84	<p>川西西昌冕宁及其以西一带,有此民族。盘江沿岸亦有少数(比较进步的)。汉人骂之为黑骨头。另有白骨头,是口其同化之民族。很少与汉人接近。如遇汉人以不好的待遇。夷人亦自能耕种(与苗相似),房屋以茅草构成,生活简单,没有床铺及其他用品。均披羊毛毡,衣服少而脏。</p> <p>部队经过该地域时,须预派代表接头,否则自有武装扼守要口阻止经过。</p>

续表

民族区域	经过的时间	占长征时间的百分数	备
回族区域	4	1.0	回民性慈善,西北有此民族,在弱小民族中为优秀民族。重清洁,信仰回教。每个市镇都有清真寺文化政治等,都比其他民族进步。风俗习惯与汉人有不同。过去经常受汉官军阀压迫,因此民族仇恨很深。西北军队将领多为回教。
瑶族区域	2	0.52	瑶族很少,多居山地,房屋以茅草构成。一部较为进步的与汉人杂居,自能耕种。其生产不能自供,因此与汉人交易者较多。桂北黔边前有此民族,衣服褴褛,生活穷困,进步者能与汉人通话。
壮族区域	1	0.26	壮民性懦弱,受人欺,比瑶民进步,与汉人同居,能自耕种,与汉同化,能讲汉语(普通的)。
时间的统计	371		

说明:

一、经过的时间以日代表。

二、关于各个民族的特性备考内说明。

三、部分的夷民久入番区早为番所同化。

四、各民族均有文字与言语与汉完全不同,回番信仰宗教非常深刻。

回民是弱小民族中之优秀民族各方面都较为进步西北有此民族(与汉同居的甚多)。番民有与汉交涉时该土司衙门内设有“通事”能说汉语其他民族与汉接洽很少必要时利用其边居者交涉。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

年	项 月 日	行 军				作战	合 计	作 息	合 计
		日行军	合计	夜行军	合计				
一九三四年	十月	16.25.27.28.31.20	6	17. 18. 23.26	4	21.22.	2	19.24.29.30.	4
	十一月	1.2.3.4.5.6.7.9.10. 11.12.13.15.16.19. 21.22.	21	18. 23. 24.	3			8. 14. 17. 20. 27.30.	6
	十二月	2.4.5.6.8.9.10.11. 12.13.14.15.18.19. 20.21.22.23.25.26. 29.30.	22	3.	1	1.	1	7. 16. 17. 24. 27.28.31.	7
一九三五年	一月	1.2.4.5.6.7.8.13. 14.15.16.17.21.23. 24.25.26.27.29.30. 31.	21			22.	1	3.9.10.11.12. 18.19.20.28.	9
	二月	1.3.4.5.6.7.8.9.11. 12.13.14.15.16.17. 18.19.21.22.23.24. 25.26.28.	24			2.27.	2	10.20.	2
	三月	1.3.5.6.9.10.13.14. 16.17.18.19.21.22. 23.24.25.26.27.29. 30.31.	22	12.	1	15.	1	2.4.7.8.11. 20.28.	7
	四月	1.3.4.5.6.7.8.10. 11.12.13.14.15.16. 17.18.19.20.21.22. 23.24.25.26.27.28. 29.30.	28			2.9.	2		

续表

年	项 月 日	行 军				作战	合 计	作 息	合 计
		日行军	合计	夜行军	合计				
一 九 三 五 年	五月	1.2.3.4.5.6.7.8.9. 10.11.23.24.25.27. 28.29.30.	18	14. 15. 16. 17. 18. 19. 20.21.	8	31.	1	12.13.22.26.	4
	六月	1.2.3.4.5.6.7.8.9. 10.11.12.13.14.15. 16.17.23.24.26.27. 29.30.	23					18.19.20.21. 22.25.28.	7
	七月	1.2.3.6.7.9.10.29. 30.	9			8.	1	4.5.11.12.13. 14.15.16.17. 18.19.20.21. 22.23.24.25. 26.27.28.30.	21
	八月	1.2.3.7.18.19.20. 23.24.25.26.27.28. 29.	14					4.5.6.8.9.10. 11.12.13.14. 15.16.17.21. 22.30.31.	17
	九月	2.5.12.13.15.16. 17.18.19.20.23.24. 25.26.29.	15	14.	1			1.3.4.6.7.8. 9.10.11.21. 22.23.28.30.	14
	十月	2.3.4.6.8.9.10.11. 12.13.15.16.17.18. 19.	15			5. 7. 14. 21.	4	1.20.	2
统计		238		18		15		100	

说明：

一、此表系依军团直属队为准的，如各师另有行军作战等，均不在内，但各师行军作战等时间，均比军团直属队为多。

二、反攻战斗时间共为三百七十一天，内有行军二百五十天，作战十五天，（整个军团战斗的）休息一百天。

三、反攻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由江西雩都之铜锣湾出发，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共计十个省，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至陕西延安吴起镇，最后粉碎敌人“追剿”计划，胜利到达陕西苏区，长征就此结束。

四、长征时间中比较长久的休息时间是七月（毛儿盖），八月（波罗子），及九月上半月（俄界），均在番区，而九月下半月的休息期则已最后脱离番区在哈达铺整理训练。

附录：

长征大事记^①

一九三四年

十月份

十二日

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野战军，开始向西南移动。

二十一日 晴

一军团第二师先头占领金鸡，主力在大竹、双荒、金鸡地域，当晚向新田前进。

三军团先头占领百室，固守堡垒之铲匪第二中队百余人，全部被我消灭。第六师十六团十四时占领韩坊。军团主力在邱村温村一带，当晚向固陂前进。

五军团到太平新坡地域。

^① 本文作者为陆定一，据他回忆，这篇大事记是在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保安（现志丹县）由杨尚昆（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提供材料，并让他（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追记的。本来还要写下去，因红军东征而停止了。《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首次整理发表了这份文件。

八军团在黄朱排,其先头师本晚由王母渡立赖圩之间渡信丰河。

九军团之侦察连今晨占领龙布圩,主力在燕湾岗、龙尾口地域。

军委二纵队在仁风小溪。

野战军司令部在荷头。

二十二日 晴

冲破第一道封锁线,击败粤敌。

一军团攻占新田,第一师向石背圩前进,军团主力当晚进至新田。

三军团攻占固陂,第四师向石门追击粤敌,主力进至固陂。

五军团沿一军团道路向双莞前进。

八军团渡信丰河完毕,主力集中于大龙坳头。

九军团进至龙尾口曾村地域。

军委第二纵队移荷头。

野战军司令部移百室。

二十三日 晴

一军团主力与粤敌第一师在安息圩附近激战,俘获敌官兵三百余人,缴轻机枪二挺,步枪及军用品甚多。当晚主力向铁石圩石材圩前进。

三军团先头第五师在大塘铺将粤敌之二个连全部消灭,俘获人枪二百余。主力当晚渡过信丰河,在大江圩小河圩王庄地

域宿营。

五军团到达小岔双荒地域,其一个团进至韩坊。

八军团全部到达凹头,以一部向龙回侦察前进。

九军团到达安息附近,监视安息之粤敌。

军委二纵队不动。

野战军司令部移至古陂东十里之杨坊。

二十四日 阴

一军团主力在石材圩休息。其第二师当晚二十四时向乌径前进。

三军团主力在小河圩大江圩休息。其第五师黄昏后向九渡水江口前进。

五军团休息一天。

八军团在凹头不动,向信丰警戒。

九军团到大坪附近。

军委二纵队移古陂。

野战军司令部在杨坊休息。

二十五日 晴

一军团第二师占领乌径。主力向乌径前进,到达老界子圩附近。

三军团第五师占领九渡水。主力向九渡水前进。

五军团到固陂附近。

八军团向新城前进。掩护野战军右侧。

九军团在一军团后向乌径前进。
军委二纵队在固陂附近休息一天。
野战军司令部到小河圩。

二十六日 晴

一军团主力经乌径到三江口。第二师在乌径附近监视敌人。

三军团主力经九渡水渡大庾河到达新城。敌人望风而逃。
五军团到小河圩。
八军团到贤女埠。
九军团主力通过乌径，一部接替第二师监视敌人之任务。
军委二纵队到小河圩附近。
野战司令部在九渡水宿营。

二十七日 雨

一军团主力经小溪渡大庾河，进至南溪青龙长江之线。
三军团主力到达新溪附近。
五军团到九渡水附近。
八军团向大摆坑杨眉寺前进。
九军团到达三江口附近。
军委二纵队到达九渡水潭塘坑之间地域。
野战司令部到潭塘坑宿营。

二十八日 晴

一军团第二师经石门口大龙山到义安圩及其以西宿营。主

力随后跟进,在下坑石头坝之线宿营。

三军团一部占领崇义城。县长率“铲匪”百余人,二十六日急向大庾逃走。该军团主力在稳下横断地区宿营。

五军团进至新城附近。

八军团,二十三师到达大摆坑,二十一师在杨眉寺。

九军团到达凤凰城青龙圩春秋坝地区。

军委二纵队到达老池口池江街地区。

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王村杨梅城。

二十九日 晴

野战军全部各在原地休息。准备迎击由大庾方面进攻之粤敌。

三十日 雨

各军团均在原地休息。

野战司令部到达新溪宿营。

军委二纵队到达杨梅城附近。

朱总司令命令:我军将进入湘南地区,粤敌现集结于南雄大庾新田地域,湘敌主力正向赣西及湘赣边境集结,六十二师主力正向汝城开动,周浑元纵队之四个师,正向遂川集结,似有在我军未进入湘南时,从两翼夹击我军之企图。

我野战军为取得先机之利,应于十一月一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以突破湘敌在战略上的第一道封锁线。

为保障此命令之正确执行,要求全体指战员,要有最高度之努力。因此必须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救护和收容。

三十一日 雨

一军团分左右两纵队前进。左纵队到达聂都地域,右纵队到达沙溪。

三军团以第四师为右纵队,经黄竹洞古亭集龙,向汝城前进。主力到达新坪地域。

五军团到杨梅城,其三十四师进到横断。

八军团到达过埠石玉地区。

九军团黄昏脱离黄龙之敌,当夜进东坑石头坝,转至义安圩。

军委二纵队进至铅厂田心里。

野战军司令部到密溪圩。

十一月份

一日 雨

进入湖南。

一军团左纵队经九牛塘到犁壁岭。右纵队进到乐洞水湾。

三军团左纵队进至百担丘,塘口,铁炉湾。右纵队进至集拢。

五军团之左纵队进至铅厂。右纵队进至沙溪。

八军团到达上堡,向桂东大汾左岸方向警戒。

九军团主力进到聂都,其二十二师进到龙西村。

军委二纵队进至沙溪。

野战军司令部十三时出发,到达官田。

二日 阴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一军团左纵队经雷岭到陈奢。右纵队(二师)向城口前进,二十时攻占城口。

三军团左纵队迫近汝城,并占领汝城东南之制高点。右纵队经益将,穿风坳,向汝城前进,沿途“铲匪”据险扼守,均被我山炮轰退。

五军团右纵队到官田,左纵队在沙溪地域,担任掩护军委两个纵队并抗击追敌之任务。

八军团进到猪头圩,樟溪地域。有掩护三军团右翼之任务。

九军团缺一个团,进至塘铺里洞地域,留一个团于聂都附近,掩护军委二纵队。

军委二纵队到达聂都以北地域。

野战司令部到文英。

朱总司令命令:迅速通过湘南边境之第一道封锁线,对于野战军今后行动的胜利,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各军团应坚决地执行战斗任务。各纵队后方部队及掩护部队,必须确实执行行军命令。在行军和宿营时,应成纵深的梯队,以便全部能于日间运动,使各梯队不致互相阻碍。

三日 晴

一军团左纵队经八邱田到三江口。右纵队在城口及其以西地区。

三军团包围汝城,以一部附山炮攻敌碉堡,占领敌堡二十余个,打开了敌人封锁线。

五军团向文英前进。

八军团向汝城前进。

军委第二纵队到文英官田之间。

野战司令部到百担邱。

四日 晴

一军团全部在城口及其以西地区。

三军团第四师占领官路下大来圩。主力在汝城西南。

五军团到达文英热水之间。

八军团到达汝城以北。

九军团向东岭岗子坳前进。

军委第二纵队到百担邱。

野战司令部到热水圩。

五日 晴

一军团由城口移新田。

三军团将围攻汝城之任务交与八军团后,即向文明司前进。

五军团到热水。

八军团接替三军团围攻汝城之任务。

九军团到达东岭地域。

军委二纵队到达热水鱼旺。

野战司令部到八丘田。

六日 晴

一军团经三载岐到麻坑。

三军团主力向文明司前进中。

五军团到鱼旺。

八军团转到汝城西南。

九军团向麻坑前进。

军委二纵队到八丘田。

野战司令部到新溪。

七日 晴

一军团经瑶山到上西坑。入广东边境。

三军团主力占领文明司。

五军团到新溪。

八军团到东山桥。

九军团仍向麻坑前进中。

军委二纵队到新溪厚溪之间。

野战司令部到厚溪。

八日 雨

一军团以一部攻击茶寮、九峰。主力在九峰乐昌小道上之上西坑。第一师蒋水源。

三军团到里田界牌岭之线。

五军团到新溪厚溪之间。

八军团仍留东山桥地域、向汝城警戒。

九军团到达麻坑地域。

军委第二纵队到大山、都木江地域。

野战军司令部到大山。

九日 雨

一军团因攻茶寮九峰未得手，主力由大小王山及砖头凹向九峰东北转进，到桃竹坑宿营。

三军团全部到赤石司集结。以第四师为右纵队，直出良田。以第六师全部经摺田袭取宜章。

五军团到大山都木江地域。

八军团向文明司前进。

九军团由麻坑转向石洞前进。

军委二纵队到文明司。

野战军司令部到文明司。

十日 雨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一军团经官家桥到彭古岭。在塘村破敌堡五个，消灭当地团匪，缴枪十余支。

三军团第五师占领良田，黄泥坳，逼近郴州，切断郴宜大道，毁敌堡垒百余个。第六师逼近宜章县城，夜袭未得手。

五军团在原地休息。

八军团到达文明司以东地域。

九军团到延寿圩地域。

军委二纵队在文明司休息。

野战军司令部在文明司休息

十一日 雨

一军团经师子八奇到三界圩宿营。

三军团主力在赤石司,良田,黄泥坳之线休息。第六师拂晓占领宜章城。县长率“铲匪”向砰石逃窜。

五军团十三师在弯刀坳地域阻止追敌。

八军团到文明司。

少共国际师(十五师)在延寿圩与湘敌六十二师激战终日。

九军团向延寿圩增援中。

军委二纵队到赤石司。

野战军司令部到赤石司。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三军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在此次突破汝城和宜郴两道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特于本日电各兵团首长赞扬,并号召各兵团全体指战员学习三军团的模范。

十二日 雨

一军团经唐村到平田。

三军团在郴州宜章大道上未动。粤汉铁路工人大批加入

红军。

五军团仍在弯刀坳扼阻追敌。

八军团向两路司前进。

九军团与第十五师脱离延寿圩敌人，向文明司前进。

军委二纵队到两路司附近。

野战军司令部到樟桥。

十三日 雨

一军团第二师到香花树下。主力在宜章以东之白石渡地域。

三军团第六师在宜章城内。主力向郴州迫进。

五军团仍在弯刀坳地域未动。

八军团到良田。

九军团到赤石司。

军委二纵队到廖家湾。

野战军司令部到黄茅。

十四日 阴

一军团第二师到小溪。主力在白石渡未动。十五师到宜章。

三军团主力未动。第六师由宜章西进至张公潭廖家洞地域。

五军团到达赤石司以西。

八军团主力进到天南溪。二十三师到宝和圩。

九军团到宜章城。

军委二纵队在廖家湾未动。

野战军司令部到安源。

十五日 阴

一军团主力经宜章移梅田,向临武前进。第二师到大坪圩。
十五师在宜章未动。

三军团主力西移,进至清河圩宝和圩地域。第六师向嘉禾城前进。

五军团到黄茅。

八军团进至老铺上新铺上地域。

九军团进至牛头粪。

军委二纵队到安源。

野战军司令部到沙田。

十六日 阴

一军团主力占领临武城。

三军团迫近嘉禾城,在城南架桥,准备渡河。

五军团进到小溪,牛头粪。

八军团到嘉禾城附近。

九军团到达三公桥,电光铺之线,向蓝山前进。

军委二纵队到沙田。

野战军司令部到小湾。

十七日 阴

一军团在临武休息一天。

三军团渡河到清水新塘圩之线。

五军团到渡头、七地圩。

八军团到车头桥附近。

九军团到朱木铺大树脚。

军委二纵队到葡萄湾。

野战军司令部到楚江圩。

十八日 阴

一军团到羊牯岭坳。

三军团到楠木圩。

五军团未动,阻止敌人。

八军团渡河,尾三军团前进。

九军团占领蓝山县城。

军委二纵队到田心铺。

野战军司令部到雷家岭。

十九日 雨

一军团经太平圩到朱家坪。

三军团集结于永乐圩以南,甘露田以东及洪观圩西北地区,与由嘉禾城向洪观圩出击之敌作战终日。

五军团在楠木圩地域,准备参加三军团之战斗。

八军团在黄泥井黄泥铺一带,实行缩编。

九军团向江华城前进。

军委二纵队到蓝山。

野战军司令部在雷家岭休息。

二十日 雨

一军团在朱家坪休息。

三军团在洪观圩休息。

五军团在楠木圩休息。

八军团在黄泥井休息。

九军团占领江华城。

军委二纵队在蓝山休息一天。

野战军司令部到界头铺。

二十一日 晴

一军团经祠堂圩到天堂圩。

三军团到水源洞。

五军团未动。

八军团到新屋地。

九军团在江华休息。

军委二纵队到蓝坪圩附近。

野战军司令部到蓝坪圩。

二十二日 晴

一军团移白水塘。第二师到柑子园。

三军团到风门洞、岭脚、田家之线。

五军团到蓝坪圩附近。

八军团到下灌。

九军团继续在江华休息。

军委二纵队到四眼桥。

野战军司令部在蓝坪圩未动。

二十三日 晴

一军团占领道州城。

三军团在天堂圩附近,准备与周浑元纵队作战。

五军团在蓝坪圩下灌红岭地域,准备协同三军团作战。

八军团到宁善圩。

九军团继续在江华休息。

军委二纵队在四眼桥休息。

野战军司令部到新岩口。

二十四日 晴

一军团占领湘桂交界之蒋家岭。

三军团到桂里元,大欧。先头第四师到葫芦岩架桥(潇水)。在西元击落敌飞机一架。

五军团到四眼桥。

八军团在宁蓝圩拒止敌人未动。

九军团主力在江华休息。九团向永明前进。

军委二纵队到杨林塘。

野战军司令部到咀塘。

二十五日 雨

一军团经永安关到庵口。

三军团到莲花塘。第四师仍在葫芦岩。

五军团向葫芦岩前进,准备接替第四师任务。

八军团到新铺。

九军团在江华休息。九团占领永明。

军委二纵队到莫索湾。

野战军司令部到禾塘。

党中央与总政治部为渡湘江事,发出政治命令。

二十六日 雨

入广西省

朱总司令命令:敌有阻止我军于湘江东岸,并由南北夹击之企图。我军为迅速前出湘江地域,并渡过湘江之目的,决分四路前进。(一)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二)一军团之一个师及五军团缺一个师,野战司令部,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及文市以南前进。(三)三军团、军委二纵队及五军团之一个师,经小坪郑家园向灌阳前进,并相机占领该城。(四)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县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一军团到文市。

三军团到小坪。

五军团在葫芦岩附近拒止追敌。

八、九军团向水明前进。

军委二纵队休息半天，尾三军团前进。

野战军司令部到高明桥。

二十七日 阴

一军团在文市休息。

三军团因郑家园至灌阳无路，改经永安关雷口关至车头新家桥地域。

五军团向蒋家岭永安关前进。

八、九军团到永明。

军委二纵队到雷口关茅铺。

野战军司令部到文市。

二十八日 阴

一军团经鞍山坝到石塘圩。

三军团第四师向光华铺前进。主力进到新圩及其以南。

五军团在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扼阻敌人。

八、九军团由永明折回，向文市水车前进。

军委二纵队一部尾三军团前进，一部尾野战军司令部前进。

野战军司令部到官山。

二十九日 阴

一军团由石塘圩太平圩，渡湘江，占界首、绍水。第二师到朱塘铺，一部向全州迫进。

三军团第四师渡湘江，占光华铺。主力向界首前进。

五军团仍在原地扼阻敌人。

八、九军团到达水车。

野战军司令部与军委二纵队之一部，在官山休息。

三十日 阴

突破湘桂封锁线。（第四道封锁线）

一军团在原地未动。终日与由全州出击之敌人激战。

三军团第四师在光华铺及其以西抗击由兴安出击之桂敌夏威部。主力全部渡过湘水。

五军团主力到文市河西之五家湾。

八、九军团均由水车附近渡河，到青龙山石塘圩地域。

军委二纵队渡河进至界首附近之王家。

野战司令部渡河进到界首西北之大田。

十二月份

一日 阴

敌情：全州之敌，已占领朱塘铺。兴安之敌，已占领光华铺。灌阳桂敌两个师，已进占新圩。周浑元纵队，先头已渡过文市河。

我军星夜向西延山脉地区移动。

一军团经梅子岭到大湾。

三军团主力到洛塘路江圩。

五军团主力渡湘江到咸水圩集结。

八军团在咸水圩地域。

九军团到油榨坪。

军委二纵队到枫木山。

野战军司令部在漕塘。

二日 晴

一军团主力到油榨坪。第二师占领土地凹，扼阻由全州来攻之敌。

三军团主力到阜塘，雷霆州地域。第五师由路江圩扼阻界首方向可能来追之敌。

五军团集结于南宅、田川地域扼阻追敌。

八军团到胡岭。

九军团向土地坳增援。

军委二纵队到余家亭。

野战军司令部到枫木山。

三日 晴

进入瑶民区域

一军团到四十田。

三军团进至千家寺。

五、八军团移枫木山、步竹冲地域。

九军团到小里五排、水竹铺地域。

军委二纵队向水埠塘移动，在老山界脚露营。

野战军司令部向塘坊边移动，在老山界顶露营。

四日 晴

一军团占领白茅隘,到站头。

三军团向中洞前进。

五、八军团过老山界。

九军团在一军团后跟进。

军委二纵队到塘坊边。

野战军司令部到塘坊边。

五日 晴

一、九军团进至社水沐水茶坪地域。三军团到中洞。

五军团进到水埠塘千家寺。

八军团扼守老山界。

军委二纵队随三军团后跟进。

野战军司令部到塘洞。

六日 晴

一军团到茶元。

三军团向河口前进,与桂敌激战终日。

五军团一部与突入千家寺之桂敌作战,主力撤塘洞。

八军团继续扼守老山界,与追敌作战。

九军团扼守红水东南阵地,掩护主力通过。

军委二纵队到塘洞。

野战司令部到花桥。

七日 晴

一军团主力在茶元阻止敌人。

三军团到河口、八滩。

五军团到中洞。

八军团到千家洞。

九军团在皮水隘阻止敌人。

军委二纵队在塘洞休息一天。

野战军司令部到江底。

朱总司令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八日 晴

一军团主力经五塘到白竹坪。二师向通道前进。

三军团进到马蹄河口。

五、八军团进到江底。

九军团到鸡公界，水布蓬地域。

军委二纵队进至黄祥。

野战军司令部进到坳头。

九日 晴

一军团主力经广南城,到平等。二师向通道前进。

三军团到马蹄街。

五、八军团经黄祥,到东寨,水林冲。

九军团进至长安营。

军委二纵队到芙蓉寺。

野战军司令部到杨湾。

十日 晴

一军团主力经平溪至刘延。二师占领通道县城。

三军团到白岩、平寨、石村地域。

五、八军团到昌贝。

九军团到临江口木路口。

军委二纵队到广南城。

野战军司令部到龙坪。

十一日 晴

一军团主力经双江到金点。二师在通道休息。

三军团到长安堡。

五、八军团到麻隆塘。

九军团向通道前进。

军委二纵队到辰口。

野战司令部到平等。

十二日 晴

一军团主力经长古到新都。二师在通道休息。

三军团主力进到黄土塘辰口,先头师进到团头所。

五、八军团经辰口至麻隆塘。

九军团进到通道县城。

军委二纵队到芙蓉市附近。

野战军司令部到芙蓉。

十三日 晴

入贵州省

一军团主力经新昌到平查所。第一师向黎平前进。第二师在通道休息。

三军团到牙屯堡,先头师到播扬所。

五、八军团到土溪。

九军团休息一天。

军委一二纵队在播扬所以北。

十四日 晴

一军团占领黎平。

三军团主力到播扬所,先头至洪洲司。

五、八军团向深渡前进。

九军团向锦屏前进。

军委二纵队到洪老塘。

野战军司令部到洪洲司。

十五日 晴

一军团到八漂。

三军团到中温、平铺地域。

五、八军团到平查所。

九军团继续向锦屏前进。

军委第二纵队到洪洲司。

野战军司令部到地情。

十六日 晴

一军团在八漂休息。

三军团向黎平前进。

五、八军团到洪洲司。

九军团向锦屏前进。

军委二纵队到地情。

野战军司令部到中赵。

十七日 晴

一军团在八漂休息,以先头师向柳霁前进。

三军团主力到鳌鱼咀,四师在黎平休息。

五、八军团进到中赵。

九军团占领锦屏。

野战司令部与军委二纵队到黎平。

十八日 晴

进入苗人区域

一军团经婆洞到河口,先头师到柳寨。

三军团改向西北,到五胡、罗里、抱桐。

五、八军团进到黎平城。八军团进行改编。

九军团在锦屏休息。

军委一、二纵队在黎平休息,举行干部同乐大会。一、二纵队进行合编。

朱总司令命令:(一)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我野战军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区域的决定,目前已是不可能的,并且不适宜的了。(二)根据今后野战军在行动中能取得与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协同动作,及在政治的经济的居民的条件上求得顺利创造新苏区,我野战军应取得川黔边地区,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我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上若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应坚决打击之,以保障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又令:为执行占领川黔地域的作战方针,我野战军部署如下:(一)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之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向上游前进。(二)三、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翁古垅到台拱及其以西地域。(三)野战军到达上述地点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

十九日 阴

一军团经南旁到柳寨,先头师向剑河前进。

三军团分两路进至罗里寨,八马寿地域。

五军团到地西地域,以一部在黎平掩护。

九军团向剑河前进。

军委纵队到勇寨、高常地域。

二十日 阴

一军团到南哨,先头师迫近剑河。

三军团进到南加堡、塘洞、苗光以北地域。

五军团进到罗里地域。

九军团向剑河前进。

军委纵队到上下八里。

朱总司令命令:我军连日在苗区行军,因房舍稀少,露营颇多。各兵团首长,应注意尽量找寻房舍宿营,以节省部队疲劳。

二十一日 阴

一军团占领剑河县城。

三军团进至松岭及其东南地区。

五军团进至小苗光。

九军团到剑河城。

军委纵队到大苗光。

二十二日 阴

一军团沿清水河南岸,向新城汛前进,经中斗,到上格东地域。

三军团到九宜堡、南哨、朗洞地域。

五军团到南家堡。

军委纵队到南寨柳寨。

二十三日 阴

一军团经乌鸦铺,到偏寨。

三军团占领台拱县城。

五军团到南寨柳寨。

九军团在剑河休息。

军委纵队进至上甲东,范排。

二十四日 阴

一军团在偏寨休息,收集渡河器材。

三军团在台拱休息,开团以上干部大会。

五军团到上甲东,范排。

九军团沿清水河北岸前进,限二十六号前占领镇远。

军委纵队到剑河城。

二十五日 阴

一军团欠第二师经平寨,到翁古垅。

三军团主力进至施洞口,向黄平前进。

五军团进至大田角,九坑。

九军团与第十五师会合,向镇远前进。

军委纵队到革东。

二十六日 阴

一军团主力占领施秉。

三军团向新黄平前进。

五军团到台拱。

九军团之第四十三团占领镇远。主力及第十五师向镇远前进。

军委纵队到施洞口。

二十七日 阴

一军团留施秉休息。

三军团进到黄标。

五军团在台拱休息半天。

九军团全部集中镇远。

军委纵队进至新城平寨。

二十八日 阴

一军团主力留施秉休息,以第二师向老黄平前进。第一师之第一团占余庆县城。

三军团攻占新黄平。第四师协同第二师,攻占老黄平。

五军团到平寨。

九军团留镇远,扼阻周吴两敌。

军委纵队到施秉。

二十九日 阴

一军团主力经孙家铺到老塘寨。

三军团第四师向瓮安前进,有相机占领该城之任务,主力留新黄平休息一天。

五军团到翁古垅。

九军团在镇雄关刘家庄之间,扼阻追敌。

军委纵队到带翁铺。

三十日 阴

一军团主力到余庆城。

三军团第四师进至蓝家关,主力到老黄平。

五军团到老黄平。

九军团在施秉附近扼阻敌人。

军委纵队到对牙铺,后洞。

三十一日 阴

一军团主力在余庆不动。第二师进至水老给,及其东北地域,侦察江界河的渡河点。

三军团第四师,攻占瓮安,主力由老黄平向瓮安前进。

五军团在老黄平休息。

九军团在施秉附近抗敌。

军委纵队到猴场。

一九三四年完

一九三五年

一月份

一日 阴

朱总司令命令: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以资慰劳。

一军团第二师进到江界河,实行架桥。第一师进至袁家渡架桥。十五师及军团部到龙溪。

三军团第四师进至平龙,场坝,又州,侦察清水口渡河点,主力进至瓮安城。

五军团进至老坟嘴,蔡家湾之线。

九军团到余庆。

军委纵队在猴场,庆祝新年。

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一部的遵义地区,以粉碎敌人新进攻,因此,政治局对于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有以下的决定:(一)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与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二)必须在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消灭蒋介石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之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提高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指出,新根据地的创造,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下略)



HONGJUN CHANGZHENGJI

ISBN 978-7-5495-9933-2



9 787549 599332 >

定价: 118.00元 (上下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红军长征记 下册

SS号=14343573